

# 乾坤祕劍

孟青 著

# 天虹奇蹟

上卷

宋朝末年，蒙古人大舉入侵，宋末三傑：

文天祥、陸秀夫與張世傑挺身而出，矢志復興趙氏王朝。

三傑遺留的乾坤之祕讓江湖中人明探暗奪，天虹劍出，更是掀起一片血雨腥風。

危急之際，少年奇俠李玄揚橫空出世，是否能斬斷命運的枷鎖，讓漢族再次定鼎中原？





# 乾坤祕劍

孟青 著

宋朝末年，蒙古人大舉入侵，宋末三傑：  
文天祥、陸秀夫與張世傑挺身而出，矢志復興趙氏王朝。  
三傑遺留的乾坤之祕讓江湖中人明探暗奪，天虹劍出，更是掀起一片血雨腥風。  
危急之際，少年奇俠李玄揚橫空出世，是否能斬斷命運的枷鎖，讓漢族再次定鼎中原？

# 天虹奇略

上卷

天虹奇略

上卷

乾坤祕劍

孟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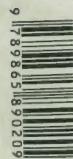
白象

「書神州」

不知何時，謎樣的傳言傳遍武林，  
成了陰謀者的野望，  
也是英雄豪傑心中的曙光。

自小慟別未婚妻及雙親的英雄少年李玄揚，  
身陷囹圄卻巧遇互古忠臣文天祥，  
十數年牢獄之災，僅存一念，反而練就一身絕學。  
他無意涉入江湖與社稷之爭，  
卻因情義之諾，勢尋天虹神劍以號召天下豪傑一同勤王。  
然而，倚靠一柄寶劍真能雪復神州、驅逐異族以安黎民蒼生？  
日月星三大密藏又蘊含何種祕密，  
能成為三傑復興趙氏王朝的寄託？

漢蒙之爭、陰謀詭略、情仇糾葛……  
說不完的忠肝義膽、斬不斷的俠骨柔腸，  
《天虹奇略（上卷）》為您揭開序幕。



白象文化生活館  
<http://www.poststore.com.tw/elephantwhite/>  
ISBN 978-986-5890-20-9 NT\$300



Author

## 孟青

本名郭茂盛，台灣台南人，一九七三年生。

學歷

台南關廟國小、歸仁國中、台南二中、中國文化大學市政學系、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工學碩士。

經歷

曾任職於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並曾於國防部軍備局、透明房訊、新北市不動產仲介公會講授都市計畫專業課程。

現任

永盛都市計畫事務所負責人、中國文化大學兼任講師、新北市不動產仲介公會顧問。

曾經撰寫過許多本計畫書、報告書……，現在，決定開始寫小說。

乾坤祕劍  
孟青 著

# 天 虹 奇 略

上卷





## 自序

終於完成人生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隨著本書付梓在即，內心實在百感交集，沒想到與內子的一句兒戲，竟然成就這部小說……。

每個人都有夢，都有想去完成的理想，而我也一樣。曾想羅貫中一部「三國演義」，千古傳誦，筆墨下栩栩如生的英雄豪傑，令無數世人景仰陶醉；今代金庸大師數部武俠經典，風靡當世，故事中拍案驚讚的俠義柔情，讓多少人回味無窮。這些經典小說讓人怡情養性，也豐富了我們的生活。因此，我曾盼望自己也是一個小說家，今生能成就一部長篇小說作品，但卻總是空想……，從未付諸行動。每當將腦中構思的精彩情節與致勃勃的訴說時，內子總是風涼一句：「寫來再說吧！」於是，再也承受不住刺激的我，回了一句：「好！」終於動筆而書，寫下了這部小說，卻也讓我自己的夢，實踐了……。

我自幼鍾情歷史小說、武俠小說，嘆服一段段的英雄節義，而數十年來卻難以理解，宋末三傑的陸秀夫，為何要抱帝投海而死；正氣凜然的文天祥，卻又為何不惜性命，以待來日復國，畢竟不是古諺有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嗎？直到構思這部小說，深入理解那樣的心境後，我才深深嘆服，那是一種氣節，比英雄更為英雄的氣節。因此，我便以這段令我佩服讚嘆的歷史事蹟，作為本書的開場，也是我對宋末三傑的敬佩與歌頌。

再談我自己，我來自一個平凡的家庭，雙親含辛茹苦養我成人，供我求學念書；幸運的我，高中及大學期間，又幸得蔡青田、李欽漢、陳博雅、蔡添璧四位恩師的苦心栽培與提攜，讓我得有今日的成就；而由於內子鳳廷的激勵與扶持、好友玉屏的直言諫語，才能完成這部長篇小說，在此表達我內心深深的感謝。同時，也感謝白象文化的專業團隊，在他們的用心編輯與斧正下，終於讓這部小說正式呈現給世人。

最後，感謝台灣這個讓我成長的地方，這塊土地上的人，有我的師長、親朋、好友、學生、以及許多饒富人情味的人兒，更有我的偶像，是他們給我許多的溫暖與靈感，讓我創作了這部小說，獻給他們。

子血青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 自序

4

## 目錄

一、三傑護國赤丹心，煙波山莊夜染血	8
二、因緣會初授神功，喪情緣哭斷肝腸	24
三、五派暗會三珠密，黃山掌門得英才	44
四、絕靈聖手鵲橋牽，血掌歷劫平安回	65
五、結環贈伊許終身，血氣成錯摧肝腸	81
六、忘年會英雄相惜，賜神功託江山密	100
七、遇佳人結生死情，解衣袍緣得劍訣	116
八、瞧熱鬧險送性命，共患難互許深情	138
九、蒙漢會初顯身手，初生犢技驚戰神	154
十、傻愣郎結師徒緣，共枕眠心動怦然	170
十一、再續緣伊人重逢，黃公灘掘墳得珠	185
十二、結縞糟糠不離棄，行善拜佛感人腸	202
十三、凶神惡煞臨黃山，天降神兵解危難	217
十四、郎有情卻難傾訴，武林會三珠現世	236
十五、落雁峰千古一人，救峰主初結因緣	260
十六、求藥草佳人斷魂，奪寶珠綠林喪命	278
十七、萬眾矚目神劍出，牛心寺前爭英雄	292
十八、紅蓮教主稱頂峰，蒙古雙雄劫天虹	315
十九、再顯身手驚群豪，少林點化菩提功	328
二十、感天地大夢終醒，尋宋主連峰如願	346





### 三傑護國赤丹心，煙波山莊夜染血

初春之陽，和風中帶點沁骨的涼意，千花百草歷經數月風霜，欣迎這春回大地的日耀容顏。這一日，廣州新會郊外，數戶大宋農家依舊耘土翻田，勤播秧苗，大地雖是歷盡戰火殘摧，但為生活度日，仍需在此春回之時，插秧播種，否則待至歲末寒冬恐又飢寒相迫。這數戶大宋農家只知辛勤耕耘播種，卻不知道數十里外的厓山之處，正有一場天地驚、鬼神泣的大規模海戰，關係著大宋朝的生死存亡。

也許落日過後，明日初昇而起的太陽，它所普照的江山，已非趙匡胤陳橋兵變所建立的大宋，取而代之的或許是另一個王朝。

那一年，自蒙古大將伯顏攻克大宋首都臨安後，張世傑與陸秀夫帶著幼主逃亡，與文天祥等三人，分頭再組宋軍，續抗蒙古大軍，一片至死方休的情義忠心，不為自己安身立命，所求的只是護主衛國。因此，蒙古大軍雖一路追擊流亡的大宋行朝，歷時兩年多仍損兵折將，依舊難以攻滅宋朝抗元大軍。

這一天，趁宋朝大軍移師厓山尚未靠岸，蒙古大將張弘範率軍追擊至廣州新會厓山外海，終將大宋行朝逼至海上。此時宋軍由張世傑統領海軍二十萬人，戰船一千多艘；但元軍只有二萬人，戰船五十餘艘，而蒙古人不習海戰，士兵為暈眩所苦。宋軍戰船因無法靠岸，故張世傑採連環船之計，命士兵將一千多艘

宋軍戰船以大繩環結在海灣內，並將趙昀小皇帝所在的「王舟」安置軍隊中央，以護衛宋帝安全。

宋軍大船連結，防禦固若金湯，元軍採火攻破船，以小船搭載茅草和油脂，乘風縱火直衝宋船，然宋朝戰船周身皆塗泥漿，因此元軍火攻無效，但宋軍船舟依舊無法靠岸。

元將張弘範眼見猛攻不成，又見宋軍靠岸不得，心想宋軍士氣必然削弱不少，打算招降統領張世傑，以徹底瓦解宋軍。因此，轉而改請方才收降的張世傑外甥，先任命他為官，再請他前赴宋營勸降張世傑。

見外甥來勸降，張世傑凜然回道：「我知降了蒙古後，不但可全性命，更有富貴榮華，但是今生此情，只為護主而死，心志難移。你去轉告張弘範，我張世傑既生為宋臣，即使身死而孤魂飄盪，也絕不入他蒙古廟堂。今日只有戰死，絕無他語。」張世傑外甥聞言，無奈離去。

眼見張世傑外甥勸降不成，此時張弘範遂將月前擒獲的文天祥，引渡至伶仃洋的元朝戰船上。元將張弘範對文天祥說道：「文先生，眼前宋朝軍隊被困海上多日，如此頑強抵抗，只是苦了士兵及那幼小皇帝。我大元繼承中原正統，已是天命所歸，為免無辜生命徒然犧牲，張某想請你修書勸降張世傑，在下必當稟報吾皇陛下，為你封官賜爵，不知閣下願否？」話畢命人將紙筆硯墨恭敬置於文天祥面前。

文天祥昂首閉目聆聽，不發一語。見人將紙筆置於自己面前，沉思半晌不發一語，心中突然想起一事，於是面容凜然，提筆直書，在那紙上寫出了四行大字，以明己志：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元將張弘範本以為文天祥願修書招降張世傑，心下正高興萬分，見文天祥書寫完後，取來一讀，不由嘆氣笑道：「唉……是我看輕了文先生，今日張某終知為何我大元軍歷經襄陽血戰，苦攻多年，仍無法消滅宋軍之因。只是……可否請教先生，為何你等願生死護衛那風雨飄搖的小皇帝，卻不願歸順我大元皇朝。」

文天祥冷言說道：「我大宋無不道之君，只因權臣誤國，你等趁虛攻我國都，毀我宗社。我等食大宋祿，暨臨危受命，必當情義護主，如今只有斷頭之將，絕無屈膝之臣。」

張弘範聞言嘆了口氣後，將那紙條置於一旁，不再勉強文天祥，並命人將文天祥囚禁船中。

張弘範心想既然火攻不成，於是封鎖海灣，以陸軍封鎖宋軍取水、補糧的道路，宋軍只得食用船上乾糧十餘日。但宋船之上嚴重缺水，將士口乾舌燥，只得以海水解渴，導致臉部浮腫，大量嘔泄，於是士氣渙散。元將張弘範眼見時機成熟，便趁此時號令元軍水師正面進攻，以布帳遮蔽暗藏伏兵的船樓，衝擊宋軍水寨，宋軍弩箭齊發，卻全數射於元軍大船布帳之上。

不久，張弘範估算宋軍箭矢已盡，便下令撤去布帳，命埋伏船樓的元兵箭石俱發，連破數艘宋船。元軍水師壓制宋軍氣勢後，紛紛躍上宋軍大艦，攻陷宋軍水寨一角。接著，元軍乘勢衝殺宋軍水寨中央，喊

聲震天，殺人斬帆，宋軍潰敗，多數將士只得投降元軍。

此時正值落日時分，海面風雨昏霧，張世傑見狀，心知大勢已去，便抽調精兵入中軍，再派軍士划行小船至小皇帝所在的大船，準備接小皇帝向外逃走。但宰相陸秀夫見來人欲接走小皇帝，憂心來人如降元軍，小皇帝恐遭俘虜，因此不敢交出小皇帝。接應之人只得返回張世傑處覆命，張世傑無奈之餘，只好先率十餘艘戰船，保護小皇帝之母楊太后突圍而去。

張世傑護衛楊太后突圍而去後，陸秀夫則護衛小皇帝繼續督軍浴海血戰，但終究大勢已去，又因陸秀夫與小皇帝所在的「王舟」甚大，且與其他戰船連環鏈結，想駕「王舟」衝出重圍難如登天，決戰至此已入絕境。陸秀夫心想：「逃走已無可能，前皇被俘，備受屈辱，太后託孤於我，如再使陛下被俘受辱，生不如死，我豈不枉為人臣。」

於是，陸秀夫泣告身旁之妻說道：「夫人，今日我大宋亡矣，我身為宋臣，只有一死，為免陛下遭俘後，如當年徽、欽二帝般受盡敵人欺辱，我只能當大宋萬古罪人，背負陛下赴死。眼下我所憂者，夫人遭俘後，蒙古敵軍必對夫人百般折辱，嫁予我令夫人至此絕境，黃泉之下我陸秀夫實難瞑目！」

陸夫人聞言泣道：「夫君深情重義，力保我大宋江山血脈，萬古英雄莫過於此，何人敢言我夫君罪人！妾身隨夫君千里扶持宋主，既已無力回天，妾將為夫君守此全節，使夫君九泉之下無憂。我大宋既有忠臣，更有烈女，妾身就此與夫君永別，願來世與夫君再結連理。」話畢，凜然走到船頭，在陸秀夫眼



前，堅毅無懼的跳落海中，匡山外海增添一條烈女忠魂！

親眼目睹自己夫人投海自盡，陸秀夫英雄無淚，心知自己已是仁至義盡，冷然無助的身影，緩步走入船艙，將小皇帝抱上船頭，叩頭再拜，泣言道：「國事至此已無力回天，陛下當爲國死，勿重蹈前皇覆轍。前皇遠在大都受蒙古屈辱，臣不忍陛下再受他人欺辱。」話畢，陸秀夫含淚無語，淒風迎面，對小皇帝九叩首後，將玉璽拴在一臉稚氣的小皇帝身上，接著背起年僅八歲的小皇帝，凜然立身船頭。

這時，四周仍是殺聲震天，宋軍不願降者，依舊浴血苦戰，只見「王舟」之上，陸秀夫身披戰甲，頭戴軍盔，後頭背著一位幼小皇帝，在蕭颯的海風中獨立船頭，他仰天無語，自知已竭全心，終是天命所定，已難回天。眼前，爲保宋室皇朝的最後一絲尊嚴，自知孤臣寧可背負小皇帝而死，也要證明大宋王朝終究不是屈膝異族而亡的氣節，這是身爲宋朝末代宰相的他，必須保此宋朝全節之天命。

最後，陸秀夫拭去了英雄淚，背著小皇帝趙昀，毅然縱身躍海，正是南宋王朝最後悲壯的一幕。不少後宮和大臣不願俘虜受盡蒙古人凌辱，亦相繼跳海自盡。

此時的張世傑護衛楊太后殺出重圍後，又趕回準備接回小皇帝突圍，豈料宋軍已完全潰敗，丞相陸秀夫早已背負八歲的幼帝投海而死。

張世傑當下仰天長嘯哭道：「我等爲趙氏王朝盡忠，如今已是義盡，先帝流離而亡，再立一君以續宋室，如今又亡，又須再立一帝保存趙氏血脈，真是天意如此嗎？」

張世傑回見楊太后後，告知小皇帝已死，希望奉楊太后之名義，再尋宋朝趙氏後裔爲主，以圖復興宋室。但楊太后聽聞小皇帝死訊，肝腸寸斷，悲痛萬分，隨即投海自盡。不久，張世傑在大風雨中，也溺死於平章山下。

匡山海戰宋軍慘敗之景，被拘於元軍戰船中的文天祥親眼目睹，心如刀割，悲鳴不已。

海風颯颯，浮屍萬頃，一片漆黑的汪洋中，泣訴著忠臣節義的悲歌。明日初昇的太陽，它所普照的江山，再也不是趙匡胤陳橋兵變所建立的大宋，取而代之的，正是蒙古帝國創建的大元王朝。

數月之後，一位漁樵於岸邊捕撈漁獲，心中萬分盼能有大豐收，收網之時，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心想這些魚貨應能賣個好價錢，岸上打理之時，卻見漁獲中參雜一件殘破衣裳，正手挑那破衣甩棄之時，那破衣上掉落一個錦袋，漁樵卻沒瞧見，打理好魚貨後，哼曲小調悠然的前往魚市而去。

片刻之後，路過一位綠林幫門人，姓包，名正，見地上有一錦袋，好奇之餘拾起錦袋，那錦袋雖經海水浸透，但仍可見其華麗刺繡，顯是貴氣之物。包正心疑打開那錦袋往內一瞧，見那袋中一條手巾，包覆一顆明珠，手巾上有字，因海水長期浸透，字跡已稍模糊，但仍可辨識，巾上書著：「日月星聚、乾坤門啓、天虹劍出、一雪神州」，包正不解其義，便收在懷裡，帶回綠林幫。

自此以後，江湖上紛紛流傳著「日月星聚、乾坤門啓、天虹劍出、一雪神州」之偈語，但武林人士均不解其意。



時過三年，福建一戶大宅院落張燈結綵，正歡慶元宵，宅內之人圍爐而坐。座中主人喝下一口熱騰騰的元宵湯圓後，說道：「俊兒，明日我與你義母前往臨安城一趟，武雲陪我前往，莊中一切大小事由你發落。」說話之人，乃煙波山莊莊主，姓江，名天雨。江天雨收了三名義子，大少姓羅，名俊；二少複姓歐陽，名秀；三少姓武，名雲。

羅俊生得白面俊秀，溫文儒雅，聞聽江天雨之言後回道：「孩兒遵命，不知義父此行何時回莊？大小姐是否隨義父同往？」

江天雨說道：「爲父此行快則七日回來，慢則十餘日。至於瑩兒嘛……我看妳就留在莊中好了，免得妳隨我前往這數日，見不著俊兒又犯相思病了！」

那江瑩乃煙波山莊大小姐，江天雨的獨生女，正值豆蔻年華之齡，生得柳弱花嬌，一聽江天雨調侃自己，羞澀說道：「爹，你要去便去，幹嘛嘲笑人家。女兒可沒說不陪您去呀！」

江天雨笑道：「那好，妳陪爲父一同前往，去也不去？」江天雨知江瑩與羅俊感情甚篤，兩人幾乎形影不離，預定年中準備爲他倆舉辦婚事，而正值眾人團圓圍爐，故意消遣這寶貝女兒。

江瑩見父親調侃，也不甘示弱說道：「好，我陪爹爹去，那爹爹一路可不許嫌我嘮叨呦！」

江天雨笑道：「我看瑩兒妳還是好生留在山莊，免得妳犯相思病，整日思念羅俊，爲父可沒心思辦事呀！」

江瑩俏皮模樣回道：「這可是你不要我陪的哦，可不許說女兒不陪你！」

眾人聞言只是哈哈大笑，均知江瑩其實與羅俊形影不離，每次江瑩長期遠行，總是思念羅俊難眠，多次以後，江天雨也就不常帶江瑩遠行。

翌日，江天雨夫婦在武雲陪同下，動身前往臨安，煙波山莊內大小事務，便交由大少羅俊發落。而這一日夜裡，如往常一樣，家丁及丫鬟整理一切雜事完妥，各自回房正要就寢。忽有兩個黑衣蒙面人躍入莊內，縱身前往江天雨書房，對莊內方位顯是熟悉，來到江天雨書房並推開房門後，快速在書房內摸黑搜索良久。因搜索不到意欲之物，其中一人心想莊內眾人應已入睡，遂點燃房內油燈，繼續翻箱搜櫃。

這時，一位尚未入睡之家丁，見莊主江天雨書房油燈亮著，以爲方才忘了熄滅，便來到書房門口，正巧撞見兩名黑衣人，一見黑衣蒙面人在書房搜索，驚慌之餘連忙大喊：「有賊，有賊！」

其中一名黑衣人聞聲，趕緊步出門外，見那家丁二話不說，一掌將他劈死，並立刻回房對另一名黑衣人說道：「不妙，看來已驚動其他人，你繼續搜索，外面來人我自應付。」

果然一陣驚喊後，許多家丁分持棍棒來到書房門前。那黑衣人見家丁前來，逢人便殺，毫不留情，由於黑衣人武功高強，家丁瞬間慘死於黑衣人掌下。這時大少羅俊及二少歐陽秀已趕至現場，羅俊一見黑衣人便怒言道：「你是何人，爲何闖我山莊，又殺我家僕，可惡之甚。」

那黑衣人並不說話，只是嘿嘿兩聲，隨即一掌劈向羅俊，羅俊閃過那掌後，歐陽秀掌運氣勁，與那



黑衣人對抗，但黑衣人武功高強，與歐陽秀過了五招之後，一掌劈中歐陽秀左胸，歐陽秀當場口吐鮮血。羅俊見狀，一式「如意掌」夾帶七分氣勁，凌空往那黑衣人擊去，黑衣人一個側身，縱身躍上半空，一個凌空飛旋，反掌凝氣，往羅俊劈去。羅俊知來者此掌非同凡響，運足全身內力，雙掌與那黑衣人相接，砰……的一震，羅俊往後退了三步，雙手虎口震裂。

此時羅俊心想：「此人武功極高，出手招招斃命，今日暗夜遭逢殺星，恐怕難逃死厄。看來……得先護送瑩妹出莊保命。」

於是，羅俊來到受傷的歐陽秀身旁低聲說道：「二弟，你快帶大小姐離開，這裡由我應付。」

歐陽秀道：「大哥，可是你已受傷，怎有辦法應付？」

羅俊厲聲說道：「快！遲了就来不及了，快去！」

歐陽秀無奈，只好趕緊起身前往江瑩寢房，黑衣人見狀本要去阻擋歐陽秀，但卻遭羅俊以身擋住去路。

黑衣人冷言說道：「今日你們誰也逃不掉。」

羅俊回道：「你究竟何人，我煙波山莊與你有何仇恨，為何如此相逼？」

那黑衣人張揚笑道：「哈哈……本以為神不知鬼不覺，我等搜得物品後，自會離去，但既被你等發覺，只好奉命殺人滅口。所以，今夜不留你煙波山莊任何活口，誰也別想離開。」話畢，黑衣人立時連出三掌直取羅俊命門，羅俊一個仰身避過，出掌與那黑衣人拆招，不出十回合，黑衣人一個綿掌擊中羅俊胸

前，羅俊也是當場口噴鮮血。

這時，歐陽秀已叫醒江瑩，負傷正要帶著江瑩逃離煙波山莊，經過煙波山莊庭園之時，江瑩遠遠望見羅俊口吐鮮血之幕，當下淒厲聲大喊：「俊哥！」轉身要往書房方位奔去羅俊身邊，這一轉身，卻被歐陽秀一手按住臂膀，無法前行。

歐陽秀因受重傷，用微弱的語氣說道：「大小姐，快逃，快，遲了就来不及了。」

江瑩淚眼直流，泣道：「可是……俊哥他……」

不等江瑩話說完，歐陽秀用堅毅的語氣說道：「大小姐，快走，不走，我們全部都會沒命，快走！」轉身拉著哭泣心碎的江瑩趕緊離開庭園，往煙波山莊大門而去。

羅俊胸前中掌後，自知此劫難逃，但為牽制眼前的黑衣人，以便歐陽秀及江瑩順利逃離煙波山莊，於是，即使口中鮮血直流，仍是勉力運動，將畢生所學功力發揮至極致，期能一掌擊傷對方，便可爭取江瑩逃離的時間。

這時，黑衣人見歐陽秀帶人離去，恐留禍根，為求速決，當下雙掌上下交錯，風中氣流旋動，瞬間右掌運動，掌心如火，如野火燎原的氣勁撲向羅俊。兩人近身交手不過三招，黑衣人一掌劈中羅俊天靈，羅俊命喪當場，氣絕而亡！

隨後，黑衣人以急如風的身影，追趕逃離的歐陽秀及江瑩兩人而來。正當歐陽秀將大門拉啓之時，黑



衣人攔住急欲逃離的兩人。

歐陽秀在此逼命時刻，便擋身於前，護住江瑩於後，並對江瑩說道：「大小姐，這裡有我擋著，妳快走！」

江瑩含淚顫抖回道：「二哥，要走一起走。」

歐陽秀心知此劫難逃，絕望說道：「大小姐，快逃命去，越遠越好，我自能保身，快去，遲了，真就來不及了。」於是，歐陽秀使勁將江瑩往外推了出去，以致江瑩跌個踉蹌，但仍是淚泣樣的望著煙波山莊內的人影，一步一步往後而退，最後終究還是無奈的在黑夜中轉身，茫無目的往前奔去。

黑衣人見江瑩逃離山莊，急忙躍身要去追趕，卻被歐陽秀擋住了大門，黑衣人情急之下，掌力八分，單掌行如火龍，直撲歐陽秀天靈；只見歐陽秀竟避也不避，更不接掌，但已運足畢生功力，凝氣於指，急攻黑衣人腰間，準備同歸於盡。

黑衣人掌勁已出，原以為歐陽秀會反手來擋，否則掌劈天靈必死，豈料歐陽秀竟不來擋，視死如歸似的凝指來襲腰間，黑衣人趕忙收掌回防，握住歐陽秀雙指，運足氣勁，將歐陽秀那指折斷，以致歐陽秀痛不欲生，黑衣人順勢劈出一掌擊中歐陽秀左胸，身軀飛出數丈之外，平躺於地滑行而止。

黑衣人見歐陽秀躺平，心想再活不久，轉身要去追擊江瑩，正要跨過門檻之時，後頭歐陽秀使盡最後一絲氣力，又上前抓扯黑衣人左臂，黑衣人使勁一轉身，甩落歐陽秀，由於歐陽秀抓得甚緊，甩落之時，扯破黑衣人右臂半截衣袖，露出手背上烙印著「火」的圖樣。黑衣人一怒之下，一腿踢飛歐陽秀，飛落於

數步之遙。隨後黑衣人自行扯下衣衫一角，將被扯破的手臂包覆好後，隨即轉身趕追奔逃而去的江瑩。

歐陽秀飛落之後，神智已近彌留之狀，氣如游絲，但仍秉著最後一口氣，用斷指鮮血，在地上寫出「臂火」兩字之後，便此氣絕而亡！

此時，江瑩卻像魂飛魄散似的，在黑夜的荒郊中茫然狂奔，她不解此刻究竟是夢境抑或事實，也不知究竟發生什麼事。眼前歷歷在目的，是方才目睹心愛的情郎口吐鮮血那淒慘之狀，讓她不敢置信今夜的事實，但她仍是一路跌跌撞撞地狂奔。

黑衣人身手極快，擊斃歐陽秀後趕緊急追而來，片刻之後，便即追上倉皇驚奔的江瑩，一個縱身攔在江瑩面前，江瑩失望地跌坐於地。

暗夜蕭風，月影孤寂，萬籟俱寂的夜色中，只聽得江瑩淒楚的哭泣聲，衣衫單薄，秀髮散落的江瑩，在月光映照下更顯楚楚可憐。只聽得傷心欲絕的江瑩，微弱的語氣哭泣問道：「為什麼要殺我煙波山莊，為什麼？」

黑衣人冷然無語，為趕時間，全然不予同情眼前淒楚可憐的女子，一個反掌運動，無情的右掌擊往江瑩天靈而去。

黑衣人掌風已到江瑩天靈三寸之前，江瑩絕望閉目面對死劫，電光石火之間，一股宏大的手勁抓住黑衣人手臂，以致那黑衣人動彈不得，隨即內勁氣發，將黑衣人震出數步之外。



江瑩雙眼睜開，立在眼前的正是一位玉樹臨風，氣宇軒昂的書生。那書生修長英挺的身軀，面如冠玉，一身素雅青袍，烏髮飄然，皓月長空下挺然而立。那黑衣人因被人所阻，心下生怒問道：「你是何人，為何插手？」

月光之下，只聽得那書生瀟灑回道：「玉峰派，洛玉波，路見不平。」

那黑衣人方才被他氣震數步，心想：「玉峰派，怎沒聽過此派門，方才震我之力，此人必是絕頂高手，武功可能在我之上。今夜搜索任務不可有失，我看還是先回煙波山莊再說，只好讓此女逃脫了。」於是，黑衣人盤算眼下勝算難料，遂放棄追殺江瑩，縱身離開，急急趕回煙波山莊。

黑衣人回到煙波山莊後，趕緊回到江天雨書房與另一黑衣人會合。另一黑衣人方才在江天雨書房內尋得一個木盒，打開那木盒一看，果有一顆明珠，心下大喜，收入懷中後，搜遍山莊內的大小家丁婢女，盡數殺人滅口，見同伴回來便說道：「東西已得，趕緊離開。」

兩人相互點頭示意後，關上書房房門，隨即躍上屋頂，揚長而去，徒留黑夜染血的煙波山莊。

黑衣人離去之後，江瑩絕處逢生，逃過死劫，卻因驚嚇過度暈厥而去，躺泊於暗夜之中。洛玉波無奈只得抱起江瑩，在暗夜荒郊中走了數十里路，尋到城中一處客棧暫宿。

翌日午時，洛玉波發覺江瑩仍陷昏迷，探其額溫竟是高燒，全身發燙，洛玉波趕忙到城中請個大夫來診治江瑩病情，大夫則開了帖藥方讓洛玉波前去抓藥煎服。

得了藥方後，洛玉波速往城街藥鋪抓藥，並商請藥鋪掌櫃派個人手，陪同他前往客棧煎藥，以便救治江瑩。藥鋪掌櫃正因忙碌，本無人手可前往幫忙，但店內一位約莫十二歲左右的小女孩，髮紮兩條細辮，一雙柳眉靈眼模樣可人，向掌櫃說道：「舅父，我陪這位大叔去好了。」

藥鋪掌櫃回道：「那可得先去問問妳爹，不然有個什麼差池，我可不好對妳爹娘交代。」

洛玉波聞言說道：「掌櫃放心，客棧只在前方不遠處，洛某保證一定護衛小姑娘安全。」

小女孩回道：「大叔您等等，我先進去稟告爹爹，免他擔憂，您先稍後。」轉身進入後堂向其父稟告後，經其父允准，小女孩便陪同洛玉波前往客棧。

那小女孩陪洛玉波來到客棧後，便即備了煎煮之具熬煮那帖藥材，只見小女孩專注熬煮著，洛玉波一旁憂心無語，擔心江瑩病情惡化。

小女孩見洛玉波面有憂容，關心道：「大叔，我看您很擔心夫人，可否請問夫人得了什麼病症讓你如此憂心？」

洛玉波聽她此問，卻輕笑一聲說道：「小姑娘，她不是我夫人，我與她素不相識，只因昨夜她遭人追殺，我順手為她解圍，但她卻暈厥不醒，我現憂心的是她高燒不止該如何是好。」

小女孩羞愧說道：「真是抱歉，誤會您了！不過大叔您真是俠義心腸，這大姐姐還好遇見大叔，否則在這亂世之中，若是遇上蒙古人，後果可就不堪設想了。」

洛玉波回道：「小姑娘，看妳年紀尚小，卻知這亂世紛擾，真是懂事。在下洛玉波，請問小姑娘如何



稱呼？」

小女孩說道：「洛叔叔，我姓孫，名羽珊，常聽爹爹及大人們提及蒙古人欺壓百姓，因此在這世道混亂之下，性命也就格外不值了，所以大姊姊遇您搭救，實是幸運呀！」

洛玉波訝異孫羽珊如此年紀，竟可理解這國家社稷之事，說道：「羽珊實在年幼懂事，將來一定是個才女。……對了，為何藥鋪掌櫃說店裡忙碌，卻允許小姑娘妳前來？洛玉波方才實有疑惑。」

孫羽珊回道：「洛叔叔有所不知，羽珊家居距此約莫二十里之沛坡村，非本地之人，藥鋪掌櫃乃羽珊舅父，遇店內較為忙碌期間，爹娘便會前來幫忙舅父。羽珊對藥理醫術頗有興趣，常陪爹娘來到舅父藥鋪裡打雜，學點藥理經絡知識，洛叔叔要人幫忙煎藥，對羽珊而言自然小事一樁，便就自告奮勇前來了。」

洛玉波回道：「原來如此……」

談話間藥已煎好，於是兩人便將湯藥端至江瑩身邊，洛玉波扶起全身發燙的江瑩，一口一口的餵她喝完那碗湯藥，孫羽珊一旁細心協助。而洛玉波對孫羽珊小小年紀如此懂事細心，心下著實讚嘆佩服。

協助煎藥後，孫羽珊本應回藥鋪而去，但她擔心江瑩湯藥雖已服下，此時仍是昏迷不醒，心想自己離開後洛玉波也不知如何煎藥，索性便暫時留下觀察江瑩病情，也好有個照應。數個時辰過後，江瑩雖仍昏迷，但高燒已退，洛玉波總算放心不少。

這時，見天色已近黃昏，孫羽珊憂心家人擔憂，又恐洛玉波不知如何照料江瑩，遂對洛玉波說道：「洛叔叔，天色已晚，羽珊怕爹爹見我未回而擔心，羽珊幫您再煎一帖藥，晚些讓這大姊姊服用，如果湯

藥涼了再請客棧溫熱，明日羽珊再來探視病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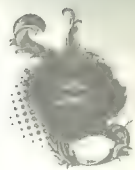
洛玉波見她如此熱心，感動說道：「羽珊，妳真是熱心之人，將來誰娶了妳必是前世千修之緣。洛玉波在此先謝過妳的熱心協助。」

孫羽珊回道：「洛叔叔，您才令羽珊佩服，羽珊自幼敬佩古今英雄，爹爹常說蒙古統治中原以後，我漢人常受蒙古人鄙視欺侮，因此時下之人多懦弱畏縮不敢惹事，只是思盼英雄再起。您是自羽珊懂事以來，所見第一個俠義英雄，敢在這亂世紛擾之時搭救這位姐姐，又如此細心照料她，羽珊才真是佩服您。」

洛玉波聽得孫羽珊如此讚佩自己，不由笑道：「羽珊姑娘，妳過誇了，我此番乃渡海西來尋訪親友，雖知蒙古人已統治中原，但無論它如何改朝換代，江山易主，無礙洛玉波處事為人性格。人既有危，怎能不解；人既病弱，如何不助，此乃本性，若惹得什麼事什麼人，洛玉波自然擔得起。所以，眼前這位姑娘既是昏迷不起，洛玉波只得待她醒來康癒，才能放心離開。」

孫羽珊輕嘆一口氣回道：「這年頭，實難尋得像洛叔叔您這樣真性情之人。……不說了，羽珊得趕緊煎藥，免得晚了爹娘擔心。」話畢便逕自繼續煎藥完後，準備告辭離去。





## 因緣會初授神功，喪情緣哭斷肝腸

洛玉波心下甚為感謝孫羽珊，親送她至客棧門口，此時天色未黑，突見客棧門口三個蒙古大漢，正圍著一位約莫十二、三歲左右的少男，似要索討少男手中之物，但那少男堅持不給。

片刻之後，那三個蒙古大漢強搶少男胸前一個玉珮，少男將玉珮緊握掌中，死命不放，三個蒙古大漢便將那少男毆打在地。那少男顯已受傷，但三個蒙古大漢並不放過他，正要以腳踢他後腦，倘若一腳落下，真是踢中後腦，那少男非死也必定重傷。

孫羽珊在客棧門口赫見此景，當下驚恐大喊：「住手，不要再打，住手！」

孫羽珊才開口喊出「住手」兩字，那三名蒙古大漢其中一名，大腳正往那少男後腦踢落之際，一陣急風而過，只聽得碰的一聲，那名蒙古大漢竟右腳折曲，左腳站立不穩而跪在那少男面前。另兩名蒙古大漢驚呼怒道：「你是誰，膽敢插手。」

原來一聽孫羽珊大喊，洛玉波料想那少男應是孫羽珊友人，立即疾馳而前，提腳踢折那大漢右腳。這時，洛玉波對那蒙古大漢回道：「玉峰派，洛玉波。」

另外兩名蒙古大漢見來者只是一個俊雅書生，輕視喝道：「小子你不識好歹，敢得罪我蒙古人，你是活得不耐煩了，今天不給你點顏色瞧瞧，你不知天高地厚。」話畢，兩人同時一拳擊往洛玉波而來。

然洛玉波何許人也，豈是兩名非練武的尋常蒙古人可敵，那兩人不自量力，一拳使勁擊向洛玉波，只見洛玉波單手一個反掌，半握掌心，掌腕飄動，一式「雲轉峰迴」破風而出，兩名蒙古人瞬間被擊飛跌落於十步之外，倖洛玉波並無殺人之意，出掌未運氣勁，因而兩名大漢只是跌傷，並無性命之憂，起身之後，三名蒙古大漢抱頭鼠竄而去。

孫羽珊急忙將那少男扶起，心有不捨說道：「傷得如何，疼嗎？」

那少男起身拍拍身上塵土說道：「胸口有些疼痛，但還好無大礙。」

孫羽珊深情握住少男手腕，溫柔說道：「你怎會來此，那些蒙古韃子又為何欺負你呢？」

少男回道：「我到藥鋪尋妳不著，孫伯父說妳來幫助人家煎藥，我在藥鋪等候許久見妳未回，憂心妳有閃失，問妳舅父妳往何處後，便一路來此尋妳。豈知這群可惡的蒙古韃子，見我胸前家傳玉珮珍貴，想要索討，我自然不給，硬來搶奪。」

洛玉波聞言，見這對少男少女之言行舉止，足顯兩人感情甚篤，於是問道：「小兄弟，冒昧請問羽珊姑娘是你何人，你對她似乎甚為關愛。」

少男回道：「只顧著與羽珊說話，卻還沒謝謝叔叔相救，真是抱歉！感謝叔叔方才出手相救。羽珊與我從小青梅竹馬，是我未婚妻。因孫伯父憂心羽珊外出未回，所以我便趕緊來尋她行蹤，卻遇那些人挑釁，方才幸得叔叔相救，否則恐怕傷重難免。」

洛玉波笑道：「看來小兄弟也是重情之人，與羽珊姑娘看起來著實登對，果然是佳偶天成呀！」



這時，孫羽珊說道：「洛叔叔，你趕緊先去看看大姊姊，免得大姊姊醒來無人照料，我也得趕緊回家以免爹娘擔憂。我們先行告辭，明日再來探視大姊姊病情。」

洛玉波本要送他倆回藥鋪，但孫羽珊堅持與少男同伴同回，並請洛玉波回去照料江瑩，自與那少男匆匆離去，快步奔回藥鋪。

江天雨回到煙波山莊，見山莊大門開啓未閉，心中滿懷疑惑踏入山莊，見門庭似有打鬥痕跡，心覺不妙之際，赫見數步之處歐陽秀躺於血泊之中。一見眼前歐陽秀死狀，江天雨不敢置信，哀悽說道：「怎會這樣，怎會這樣，發生什麼事！」隨即轉身對隨身的三少武雲說道：「武雲，你趕緊去查探其他地方，看俊兒及瑩兒何在。」

江天雨探歐陽秀已無鼻息，全身冰冷僵硬，應是死去多天，江天雨撫著他身軀，傷心滴淚，突見地上兩個血字「臂火」，顯是歐陽秀死前用最後一口氣寫下的線索，於是江天雨心想：「臂火，……這字難道是秀兒所寫，是何意義？」

正當江天雨恍神之際，武雲匆匆來報，神情驚恐說道：「義……父……，大……哥，大哥也遇害，莊……內……所有家丁，全……全部遇害。」

江天雨一聽噩耗驚跌在地，眼神惶恐，神情慘白，顫抖問道：「那……那……那……瑩兒，瑩……兒呢？」

武雲回道：「義父，我搜遍莊內上下，卻不見大小姐，不知去向。」

江天雨起身後，身形不穩，渾身顫抖的前往羅俊陳屍之處，來到書房門口，見羅俊倒臥於地，死未瞑目，江天雨來到羅俊身邊，用手闔上羅俊雙眼，哀傷泣道：「俊兒，俊兒，怎會這樣，怎會這樣！」江天雨一時難以置信，哀號不已！

驚魂甫定之後，江天雨苦思不解究竟煙波山莊與何人結仇，疑惑為何家丁及羅俊均死於書房門前。此刻……，江天雨突然想起一事，便起身推開書房房門，果見書房內東倒西歪，顯是遭人搜索過之痕跡，江天雨趕緊將左牆架上一個櫃門打開，取出一只木盒，打開後赫見盒內空無一物。這時江天雨總算知道煙波山莊染血的主因，只聽得他口中喃喃說道：「月靈珠，竟是月靈珠惹的殺身之禍。」江天雨呆坐書房良久無語。

隨後，江天雨找來傷心欲絕的夫人商討此事，江天雨對夫人說道：「這江山使命，實非我江天雨所能成就，反致我家破人亡，我想改日邀集部分武林人士，告知這日、月、星珠之江山使命，以便武林人士自去尋找，這也是我所能做的了。」

江夫人回道：「也好，我們既無能力完成這使命，也該公諸於世，讓有緣之人完成這使命，以雪復我大宋江山。」

兩人商議已定，次日遂命武雲料理眾人後事，並打探江瑩行蹤，但卻是毫無任何訊息。



話說孫羽珊離開客棧後，翌日上午，又與那少男一同前往客棧探視江瑩，但江瑩因驚嚇過度，且於逃命過程數度撞傷，因此歷經兩夜仍未清醒。洛玉波見孫羽珊與那少男來到，急忙對孫羽珊說道：「羽珊姑娘，這可如何是好，這姑娘仍未清醒。」

孫羽珊回道：「洛叔叔，以後您還是叫我羽珊就好。至於大姐姐病情，請洛叔叔莫憂，這大姐姐乃受驚嚇而昏迷，羽珊昨日回去與舅父請教後，舅父抓了幾帖藥來給大姐姐服用，我這就去煎藥，或許對病情有助。」話畢便趕緊前去準備煎煮藥方。

等候之時，洛玉波對那少男問道：「小兄弟，昨日見你被那三名惡漢欺負，生命已是萬分危險，卻仍緊握手中之物，不畏強勢，著實骨氣不小呀！」

那少男似有羞愧樣回道：「讓洛叔叔見笑了，實不相瞞，那玉珮乃娘親交給我的祖上傳家寶，我怎能讓它在我手中失落。那些蒙古無賴著實可惡，專門欺壓漢人，我恨不得早日長大將他們打得落花流水。」

洛玉波笑道：「長大了便能將他們打得落花流水！那可不一定呦，你爹能夠將那些無賴打得落花流水嗎？」

那少年皺眉苦笑回道：「不能，爹沒有練武。」

洛玉波微笑道：「是呀，沒有武功怎能將那無賴打得落花流水，怎能保護你未婚妻羽珊呢？」

那少年聽洛玉波這席話，深覺有理，頓時默然無語，陷入一陣沉思，憂心自己如不練武，怎能在這亂世之中護衛家人周全。

洛玉波見他惆悵模樣，突然哈哈大笑，說道：「哈哈，小兄弟，你怎麼啦，怎不說話了？」

少男回道：「深思洛叔叔之言有理，便想此事。」

洛玉波道：「小兄弟，你怎麼稱呼？」

少男回道：「顧著聊天，忘了自我介紹，洛叔叔，我姓李，名玄揚，家居離此約莫二十多里路的沛坡村。」

洛玉波道：「沛坡村！昨日羽珊也說家住沛坡村，你倆同村。」

李玄揚道：「是的，家父與孫伯父乃世交，又是鄰居，我與羽珊從小青梅竹馬，自幼便有婚約。羽珊這次隨她雙親來舅父藥舖幫忙，孫伯父邀我同行來此玩玩，所以便一同前來，預定明日黃昏便要回沛坡村了。」

洛玉波聽他明日便要回鄉，突然心中盤算打量片刻，說道：「玄揚小弟，我見羽珊乖巧懂事，仁心善良，又見你骨氣不凡，對羽珊如此重情，你倆與我有緣，為讓你日後得以護衛羽珊，我教你幾招防身武功招式，並授你幾式口訣，日後你勤加鍛鍊，定可防身不受欺負，如何？」

李玄揚聞言欣喜不已，說道：「當然好！玄揚在此謝謝洛叔叔。」

洛玉波笑說道：「玄揚，雖只是幾式防身招式，那可是我玉峰派絕學『迴雲十二掌』的入門招式呀！因此，一時之間你恐難熟練，但謹記口訣，日後勤於鍛鍊必當有成。」

便在此時，孫羽珊藥已煎好，端進房內，洛玉波便告知孫羽珊欲趁他倆未回沛坡村前，趕緊教授李玄



揚幾式武功。於是便由孫羽珊餵食江瑩湯藥，洛玉波則至房門外客棧中庭，傳授李玄揚「迴雲十二掌」之前三式。

孫羽珊獨自一人在房內照護江瑩，突見江瑩緩緩睜開眼睛，眼神似乎呈現呆滯模樣，孫羽珊見狀立刻說道：「大姐姐，妳終於醒了，太好了。」

江瑩氣虛無力，低聲緩緩問道：「這是……哪裡？」

孫羽珊回道：「這裡是客棧，妳暈倒了，洛叔叔救了妳。」

江瑩聽孫羽珊此言，意識漸漸清醒，想起那夜被迫殺情景，不由臉上開始呈現驚恐表情。

孫羽珊急忙打開房門大喊：「洛叔叔，大姐姐醒了。」又立刻回到江瑩身旁。

江瑩垂淚輕聲喃喃喊道：「俊哥、二哥，在哪裡。俊哥、二哥，在哪裡。」

孫羽珊不知她口中所言俊哥何人，一時也不知如何應答。這時洛玉波與李玄揚已進入房內，來到江瑩身邊。

洛玉波說道：「姑娘，妳醒了，……現在感覺如何？」

江瑩眼神疑惑看著洛玉波，回道：「你是……我想起來了，那日是你，是你將那蒙面人退走。……對了，是你救了我。……你知道俊哥、二哥還好嗎？」

洛玉波搖頭說道：「姑娘，那日黑衣蒙面人離開後，現場只有妳一人，我不知妳家住何處，夜裡也不

知去處，抱妳走了數十里方至此城客棧，只好在此暫住休養，卻不知妳昏迷這麼久，故洛玉波實不知妳口中所言之人如何。」

江瑩欲起身，卻無氣力，哭泣說道：「我要回山莊，我要趕緊回去看看俊哥及二哥是否安好。」

孫羽珊回道：「大姐姐，妳現在身體虛弱，得先休養一下，否則沒有氣力。」

江瑩自知此時自己無力起身，只好躺臥淚泣，不由回想那夜親眼目睹羅俊口吐鮮血及歐陽秀挺身護己之情景，一心懸著羅俊及歐陽秀生死，只能垂淚無語，一旁三人見了不忍鼻酸。

由於時近黃昏，同樣為免家人擔憂，孫羽珊與李玄揚只得先行回藥鋪，只剩洛玉波與江瑩獨留房中。

此刻江瑩心情尚未平復，仍在被窩中哭泣，洛玉波無從安慰，只是一旁靜默無語。數個時辰之後，夜幕低垂，江瑩總算心情較為平復，見洛玉波一人獨坐無語，遂開口輕聲問道：「公子，請問尊姓大名？」

洛玉波簡短回道：「洛玉波。」

江瑩說道：「洛公子，我已昏迷多久？」

洛玉波回道：「那夜我扶妳到此，今夜已是第三夜了，卻不知妳家居何處，無從送妳回去。」

突然，江瑩冷咳嗽聲難停，洛玉波並不忌諱男女授受不親，來到床邊掌心貼她後背，一股暖流瞬間注入體內，江瑩立即止咳。

咳嗽歇止後，江瑩繼續低聲問道：「這幾日都是你照顧我麼？」



洛玉波回道：「是，既然救妳，卻見妳昏迷不醒，只好等妳醒來送妳回家，洛玉波方能心安。如今，妳既已清醒，明日若有體力，我便送妳回去，只是不知姑娘家居何處？」

江瑩回道：「我住煙波山莊，名叫江瑩，先謝過洛公子救命之恩！但……我現在最擔憂之事，乃煙波山莊情形！拜託公子可否帶我回煙波山莊？」

洛玉波聞言回道：「我實非本地之人，路經此地卻遇見妳，我也實不知煙波山莊距此多遠，明日我再向客棧小二詢問煙波山莊位於何處，妳若體力恢復我會立即送妳回去。夜已深，妳早些休息吧！」

這一夜，江瑩輾轉難眠，心所牽掛終是煙波山莊及羅俊生死。

次日上午，孫羽珊及李玄揚依舊來到客棧探視江瑩，並多帶了幾帖藥材。這時的江瑩因一夜未眠，清晨方才入睡，故孫羽珊及李玄揚來到之時，江瑩尚未甦醒。

又李玄揚與孫羽珊午後便要回沛坡村，便將手中藥材交給洛玉波，孫羽珊並將煎煮方式再向洛玉波說明一次，隨後辭別洛玉波說道：「洛叔叔，有機會可到沛坡村找我與玄揚，我請娘親燒幾道好菜招待洛叔叔。」

洛玉波欣喜說道：「好，羽珊、玄揚，他日洛玉波再來中原之時，必當前往。還有，玄揚切記我話，好生鍛鍊自己，日後好好保護羽珊喔！」

李玄揚回道：「我一定好好鍛鍊，洛叔叔，後會有期。」

於是孫羽珊與李玄揚便辭別了洛玉波，回到藥鋪與孫父及孫母一同回沛坡村。

江瑩醒來後，房內不見洛玉波，但自己體力已漸恢復，於是慢慢坐起，接著雙腳著地，正要起身下床行走，豈知身體力勁落於雙足之時，一個劇疼右腳登時虛軟，整個人跌落於床下。原來那日黑衣蒙面人追趕時，江瑩一路跌跌撞撞狂奔之時，不慎失足右腳折傷，因昏迷數日未曾行走，洛玉波根本不知江瑩右腳折傷。

這時，洛玉波推開房門，見江瑩躺坐床下，急忙將她抱起。江瑩突見洛玉波近身將自己懷抱而起，心下一羞，卻又不知如何拒絕，只好任由洛玉波行事。豈知那洛玉波抱起江瑩之時，身手俐落，氣度瀟灑，毫不畏縮男女之親，一個瞬間已把江瑩扶回床上躺坐著。

洛玉波不以為然地說道：「姑娘，妳既無體力，何不先休養身體，再做打算。」

江瑩無奈慚愧回道：「我……，我右腳受傷，無法支撐，才會不小心跌落。」

洛玉波疑惑說道：「右腳受傷，這我倒是未察覺，那日見妳昏迷只將妳抱回客棧，卻不知妳腳上有傷。我來看看……」

一個俐落身手，洛玉波已將江瑩裙襬撩起至膝，手推腳踝受傷之處，江瑩見他撩起自己裙襬，更是臉紅而羞，而當洛玉波手推腳踝之時，江瑩竟是疼得哇哇大叫。只聽得洛玉波喃喃說道：「不好，腳骨折傷。」接著對江瑩說道：「江姑娘，妳這腳骨折傷，洛某雖可將妳腳骨接好，但須抓個方子敷以藥膏治



療，約莫十多日方能行走，恐怕，這一時半刻卻無法送妳回家了。」

江瑩回道，面有憂容說道：「十多日……，不知現在山莊如何，俊哥如何？」

洛玉波道：「方才我已打聽過，妳所提煙波山莊在此城南約二十里之處，前去需數個時辰，本想妳今日體力如有恢復，便送妳回家。可現在妳卻右腳傷重無法行走，一路顛簸恐更加重傷勢，依我之見，只好等妳腳傷初癒後，洛某再送妳回去了。」

江瑩心想，自己右腳完全無力支撐，也只好無奈等腳傷初癒再說了。

隨後，洛玉波至藥鋪買回跌打損傷藥膏後，讓江瑩端坐床上，抓起江瑩右腳踝，正要幫她接續骨折之處，只聽得洛玉波道：「忍著，疼痛無比。」話畢，江瑩尚未有心理準備，洛玉波一個前扯後推，江瑩疼得哇哇大叫，雙目垂淚，洛玉波卻已將骨折之處接好，並將藥膏塗抹江瑩雙腳，手腳相當俐落。

江瑩見他專心塗抹及包紮傷處，心想此人氣質不凡，這幾日卻這樣辛勤照料自己，心中不知洛玉波之意，便問道：「公子，您為何救我，又對我如此照顧？」

洛玉波繼續專心包紮著，回她話道：「路見不平，本該互相扶助。而妳傷勢未癒，親人又不在身邊，我既見妳危弱，如何棄妳不顧。等妳傷癒送妳回家，洛玉波自然無愧於心。」

江瑩回道：「江瑩先行謝過公子，待回煙波山莊，再請爹爹好好答謝公子。」

洛玉波回道：「答謝就免了，洛玉波行事順心而為，妳要謝我，洛玉波自然接受，但要說答謝可就免了。」

江瑩依舊看著洛玉波為自己包紮傷處，心中卻想著怎有如洛玉波此等灑脫率性，卻又古道熱腸之人，也暗自慶幸若非此人，自己早已香消玉殞。

由於江瑩歸心似箭，在洛玉波照料下，江瑩也乖乖聽從洛玉波之言休養，儘量讓自己右腳骨傷處儘速癒合。果然過了九日之後，江瑩右腳已能下床行走，洛玉波便問了路，送江瑩回煙波山莊而去。

話說煙波山莊眾人後事料理完後，武雲到處打探江瑩行蹤，卻無任何訊息。

數日之後，武雲正要出門再去打探江瑩行蹤，門前一輛馬車停了下來，武雲疑惑之際，突見車內一位書生下車後，由車內抱著一位姑娘下車，武雲一眼瞧見，當下驚喜喊道：「大小姐，是大小姐，妳回來了。」急忙向莊內大喊：「義父，義父，大小姐回來了，大小姐回來了！」

洛玉波扶著江瑩，緩步走入煙波山莊，入門之時，江瑩一臉驚恐的看著門庭四周，似乎回想起那夜之事。這門，是最後歐陽秀護她而推她離去之處，此刻她心下急切想知道歐陽秀那日安危如何，急忙問道：

「武雲，我問你，二哥呢，二哥可安好？」

武雲聽她此問，不禁紅了眼眶，尋思：「大小姐難道不知煙波山莊發生何事，她既不知二哥已死，定然更不知大哥已亡，該如何告訴她實情呢？」

江瑩見他不語，更是心慌急問：「武雲，我問你話呢！二哥呢？」

武雲支吾回道：「大哥、二哥，他們，他們……」



這時江天雨聽聞武雲大喊江瑩已回，與夫人急忙趕到前庭，一見江瑩，江天雨紅了眼眶呼道：「瑩兒，瑩兒，是瑩兒，果真是瑩兒！」

一見江天雨，江瑩大呼道：「爹……」一個快步，顧不得自己腳傷尚未痊癒，衝上前緊緊擁抱江天雨，江天雨則緊緊抱住他視為生命的掌上明珠。這一分離，恍如隔世，自那日回煙波山莊見羅俊、歐陽秀雙雙死去情景，江天雨心想未見女兒蹤影，應是凶多吉少，以為今生再也見不著江瑩。如今，活生生的江瑩回到他眼前，他緊抱著女兒，雙目垂淚，心中無限激昂，這是一個父親最大的企盼與寄託，他可以捨棄所有一切，但是卻不能失去自己女兒。

江瑩涕淚縱橫的說道：「爹，女兒回來了。」

江天雨擦乾眼淚，見洛玉波英挺之姿靜立一旁，問道：「瑩兒，這位壯士是？」

江瑩回道：「爹，他叫洛玉波，女兒性命便是他所救，女兒傷重蒙他照料數日，所以今日方回山莊。」

江天雨聞言，急忙拱手鞠躬說道：「在下江天雨，多謝壯士相救我女，大恩大德畢生難忘。」

洛玉波回道：「莊主無須多禮，洛玉波只是路過，路見不平乃人之常性，莊主無須掛念於心。」

江瑩又急忙問江天雨道：「爹，俊哥呢？二哥呢？那日黑衣蒙面人侵入山莊，他們可好？」

原來江瑩尚不知當日羅俊、歐陽秀生死，而江天雨心想還是必須讓江瑩知情，於是嘆道：「瑩兒，為父那日回莊後，見山莊……見山莊慘不忍睹，而且，羅俊……與秀兒……都已喪命。」

一聲「喪命」，如晴天霹靂落於江瑩心坎，她顫抖低語說道：「喪……喪……命」，無法承受她至愛的羅俊已死，江瑩當場暈厥而去。

江瑩正要跌落於地之時，洛玉波風馳電掣的身影微動，一把抱住昏厥的江瑩，免得江瑩跌落於地，但江瑩卻受激過度，一時不醒。

洛玉波沉穩語氣問道：「莊主，江姑娘寢房位於何處？」

武雲忙回道：「洛大俠，大小姐寢房往此處，請隨我來。」匆忙引領洛玉波抱著江瑩前往寢居。

洛玉波將江瑩安置於床後，輕輕搖頭嘆道：「那一夜，她一昏迷就是三天；這一次，我實在怕……筋骨斷傷，我能療治，但神智昏迷……我可真沒辦法！」

突然，洛玉波想起日前孫羽珊離去之時，帶了數帖藥方吩咐他如何使用，於是洛玉波打開行囊，將幾帖藥交給武雲說道：「快，快去煎煮一帖藥方讓她服下。」

武雲遂退下，趕緊吩咐新招募的家丁煎煮藥方。

此時，江天雨將洛玉波請至大廳招待，對洛玉波問道：「江某冒昧請問，不知洛大俠來自何門何派？」

洛玉波回道：「我乃玉峰派掌門，洛玉波。」

江天雨聞言，疑道：「玉峰派……，洛大俠，恕江某寡聞，敢問玉峰派位於何處，江某少與江湖人士



打交道，僅知有五大派四幫門，但卻未聽聞玉峰派。」

洛玉波回道：「我玉峰派非位於中原武林之境，莊主自然未曾聽聞。」

江天雨心生好奇問道：「非位於中原之境，敢問位於何處？」

洛玉波道：「莊主既有興趣，洛玉波便就自我介紹。玉峰派位於台灣島，地處閩東之海，中原人士稱其流求，但島上部分人自稱為台灣。洛玉波先祖原居泉州，以討海為生，一日外海捕魚之時風大船翻，一路漂流至台灣島，幸得島上之人救命，療養期間感於島上之人心純性良，古道熱腸，病癒後遂回鄉攜眷而來，定居於台灣島。其後，洛玉波遷居於玉山之巔，與山中部落結識為友，並因緣際會習得一套劍法，後見玉山雲霧之變幻莫測，便自創一套『迴雲十二掌』。因此，為將己身所學教居民健身防衛，遂創立門派，並嘆服島上『玉山峰』之雄偉壯麗，遂名玉峰派。」

江天雨細細聆聽，方知洛玉波乃練武之人，又問道：「洛大俠既居台灣，何故西渡中原，並於危難之時相救我女？」

洛玉波回道：「洛某平日偶回泉州探視遠親，並結識多位好友，那夜本欲前往臨安尋找友人，因路程估算有誤，以致未及入城歇宿，因而暗夜賞月趕路。豈知行經附近之時，竟見一名黑衣蒙面之人正要擊斃江姑娘，洛玉波自然出手制止。」

江天雨聽他提及黑衣蒙面人要擊斃江瑩，當下心頭一凜，連忙起身再對洛玉波鞠躬深表謝意，語帶些許顫抖的說道：「洛大俠，容江某再對你致上最深謝意，若非你出手相救，恐怕……恐怕江某將失去瑩

兒！」

這時，來人通報江瑩已醒，江天雨及洛玉波兩人遂急忙前往江瑩房間。

江瑩見江天雨進房，放聲大哭道：「爹，俊哥，俊哥怎會……，人呢？人呢？」

江天雨撫慰她說道：「瑩兒，爹不知妳行蹤，已將俊兒及秀兒厚葬，讓他倆入土為安了。」

江瑩泣不成聲，斷續說道：「牌位……俊哥牌位，……我……我要……去……上香。」

於是，洛玉波扶著江瑩，在江天雨引領下前往煙波山莊祠堂。

江瑩一入祠堂，映入眼簾的，正是牌位寫著「羅俊」兩字，江瑩雙腳無力當下虛軟，跪趴於地哭喊：

「俊哥……俊哥……」其聲肝腸寸斷，呼天哀號，搶地而泣。

羅俊，乃戰亂流離孤兒，江天雨見他孤苦無依，收為義子扶養成長，因羅俊懂事，江天雨甚為疼愛，令他教導江瑩，兩人便日久生情，情感至深，並互許終身，江天雨本欲為他倆舉辦婚事，如今羅俊竟暗夜魂斷，天人兩隔，教江瑩如何承受。

這時天色已晚，江天雨便留洛玉波在煙波山莊過夜，並命家丁準備豐盛佳餚答謝洛玉波，但席上只見江瑩失魂無語，黯然心傷，畢竟失去心所愛之人，終是生命中難以承受之事。

這一夜，江瑩徹夜難以入眠，迴盪腦海的是歷歷在目的羅俊身影，如今卻只剩伊人淚濕枕巾。江瑩心傷啜泣著，這時，忽見門外幾個黑影晃動，驚恐的江瑩突然大叫：「救命，救命。」



門外黑影一聽叫聲，立刻破門而入江瑩房間，見人舉刀便要砍殺。只見那人一刀舉起，卻突然聽見手骨折斷之聲，隨後一陣氣流波動，那人身軀竟莫名飛出丈外，當場氣絕身亡。

門外其餘黑影約莫有十個黑衣蒙面人，見同伴突然如此喪命，其中一人惱怒說道：「今夜務必不留活口，全部格殺毋論。」

這時，卻見一條冷然身影，步出江瑩房間，昂步而來，正是洛玉波。原來方才洛玉波一聽江瑩大叫，身影迅速進入江瑩房間，見那黑衣人舉刀正要砍殺江瑩之時，出手便致那黑衣人死命後，回身來尋其他黑衣人。

暗夜之中，只見洛玉波眉頭深鎖，不發一語，正是惱怒之至，那幾名黑衣人亦持刀劍上前圍住洛玉波。

爲首一名黑衣人大聲對洛玉波喝道：「今夜必不留你等活口，納命來。」話畢舞動手中金刀，其刀凌厲夾帶渾厚內力，招招逼命，實乃高手，刀鋒直逼洛玉波而來。

這時江天雨及武雲匆忙來到江瑩房門前，正見此景，江天雨隨即入房探視女兒，武雲則立於門前準備相助洛玉波。

洛玉波依舊冷然而立，雖不發一語，但見彼等黑衣人又闖入山莊驚嚇一次江瑩，洛玉波心中已定，必除此等賊人。見那刀鋒逼近之時，洛玉波身形微動，托掌凝氣，一式「捲雲秋風」，出手三招，左掌將那人手中金刀擊落，右掌夾帶擎天內力，一掌擊斃那人。

其餘黑衣人見狀，立刻舞刀上前砍殺洛玉波，洛玉波急挪身影，步走乾坤八卦位，雙掌錯動，氣凝於掌，氣流波動之際，見他由乾位步入離位，瞬間又旋動於艮位轉入坤位，身影飄忽之間，竟在數招之內擊斃賊人。由於洛玉波那掌勁具滔天之威，黑衣人全數氣絕當場。

將黑衣人攔倒之後，洛玉波隨即轉身步入房內探視江瑩，武雲見洛玉波如此身手，一陣驚呆之後，隨即進入探視江瑩。

只見江瑩渾身顫抖，驚魂未定，見洛玉波進門驚慌問道：「黑衣人呢，走了沒？」仍是驚魂未定模樣。

洛玉波安慰她回道：「江姑娘放心，洛玉波沒讓他們離開。」

江瑩更加顫抖急道：「沒離開，在哪裡，他們在哪裡？」

武雲這時回道：「大小姐請放心，全部被洛大俠當場擊斃。」

江瑩一聽此言，心中雖仍驚恐，但心下稍寬。

武雲繼續說道：「洛大俠武學造詣十分驚人，功力數十倍於我，那掌勁明明未提真氣，卻能在倉促之間一掌致命，實在令人佩服。」

洛玉波回道：「要讓我洛玉波生怒不易，但我好不容易等到江姑娘清醒送她回家，這幫人竟又來驚嚇於她，洛玉波既已生怒，手下絕無留情。」

這時江瑩驚魂甫定，見江天雨一旁默然無語，若有所思，問道：「爹，您在想什麼？」



江天雨回過神後回道：「那黑衣人既奪我月靈珠而去，又回來做甚。且爲父自回山莊後，並未有黑衣人闖入，卻在近日發帖邀約五大派後，黑衣人便又闖入山莊，且此次目的乃爲滅我煙波山莊不留活口。經我細想，必是不讓我透漏日月星珠之訊息，故想滅口。真若如此，這指使之人是何用意，又是何人？……對了，雲兒，你去查明那幫人身上有無留下任何訊息。」

於是武雲隨即查探黑衣人身上，果然發現其身均有一鐵牌繫於腰間，牌上寫著「天道門」，武雲立刻回報江天雨。

江天雨聽聞死者乃天道門後，心想：「看來這月靈珠應是被天道門劫去，天道門又如何知我有月靈珠，此事著實令人納悶！我既無法完成匯聚三珠開啓乾坤門，無論如何必須將這消息告知武林正派人士，否則如落於蒙古人手裡，恐後患無窮。」

但江天雨心中又擔憂自己如前往襄陽城密會五大派時，江瑩孤身安危問題，遂對武雲說道：「雲兒，六日後爲父要前往襄陽城密會五大派，你留山莊保護瑩兒。」

江瑩聞言說道：「不可，爹爹不可獨自前往，武雲一定要陪您前往，以護衛爹爹安全。」

江天雨鎖眉對江瑩說道：「不，眼下不知何人要滅我煙波山莊，雲兒務必要留在莊中保護妳，不然爲父不放心。」

原來武雲乃煙波山莊武功最高者，當年江天雨本雇請武雲當保鏢，因武雲忠心護主，瞻前顧後的護衛江天雨，江天雨也收他爲義子，自此之後，武雲對江天雨更是以命相護。而江天雨憂心江瑩腳傷並未痊

癒，長途跋涉於傷不利，又憂心煙波山莊恐再遭襲，因此才決定讓武雲留下保護江瑩。

正當兩人爲武雲爭執之際，洛玉波開口說道：「江莊主，你自與武雲前去，江姑娘有我護衛，你大可安心。」

江瑩聽聞洛玉波此言，內心突不知是感動還是歡喜，畢竟自那日蒙洛玉波相救之後，只要洛玉波在身旁，她幾乎不會感到恐懼，但自己是黃花閨女，又怎讓一個外人留下照顧自己，一聽洛玉波願意留下護衛山莊，內心自是矛盾萬分。

江天雨說道：「洛大俠，瑩兒已勞煩你多日，豈敢再勞煩你。」

洛玉波回道：「如江莊主所言，洛玉波既已勞煩多日，也不差多勞煩幾日，只是恐得吃你山莊，住你山莊一段時日，怕你介意。」

江天雨笑道：「哈哈，江某乃好客之人，如洛大俠不棄山莊鄙陋，要吃住幾日都是江某榮幸。既然洛大俠願意協助煙波山莊，江某感激不盡。」

眾人商議已定，數日之後，江天雨便在武雲護衛之下，前往襄陽城，洛玉波則暫留煙波山莊作客。





## 五派暗會三珠密，黃山掌門得英才

這時，江瑩腳傷已然痊癒，元氣也已復原，但羅俊之死對她衝擊甚大，終日以淚洗面，心中難以走出死別陰霾。洛玉波見她心傷，自知多言無益無須打擾，便自行在江天雨書房閱讀古書。

這日眾人享用晚膳之時，江母無心之下，命人準備一道「煙醺烤鴨」讓洛玉波品嘗，豈知這「煙醺烤鴨」乃羅俊生前最愛佳餚，江瑩一見之下，睹物思人，當下泣淚哽咽不能自己，晚膳難以下嚥，江母便命家丁扶她回房休息。

洛玉波晚膳用畢後，來到江瑩房間，見她仍獨自心傷，於是對她說道：「江姑娘，洛某見妳數日心傷，實因摯愛死別乃人生至悲，不該多言。但見妳心傷遲遲不能平復，今日洛玉波有一語建議於妳，望妳思慮。」

江瑩拭乾眼淚，慚愧說道：「江瑩慚愧，心傷難抑，讓公子見笑了。」

洛玉波道：「我看今後妳呼我洛玉波即可，我與妳相識已有數十日，妳這樣公子長短的稱呼，洛玉波實感彆扭。」

與洛玉波對話後，江瑩一時忘卻心傷，心情較為平復，回道：「那這樣吧，你年紀約長我十歲，那我稱呼你洛大哥吧！而洛大哥如不介意，便跟爹一樣稱呼我瑩兒吧！」

洛玉波聞言，喃喃複誦說道：「瑩兒，瑩兒！」他想了一下，急忙應道：「不不不……這稱呼太親暱，洛玉波心生疙瘩，不習慣。……我看妳年紀足當我妹，稱妳小瑩好了！」

江瑩回道：「好，今後我叫你洛大哥，你叫我小瑩。對了，洛大哥，你方才有何話要建議我？」

洛玉波說道：「江姑娘，實話……」

江瑩連忙搶言道：「不是要叫我小瑩嗎？」

洛玉波自嘲笑道：「對，對，小瑩，一時尚未習慣。」

江瑩回道：「洛大哥無妨，久之便會習慣。不知洛大哥有何建議小瑩之語。」

洛玉波正色說道：「小瑩，洛玉波實話建議妳，也顧不得恭維之語。這羅俊已死，絕計無法復生，妳當忘卻過去，面向未來斬新人生，方能告慰羅俊在天之靈。」

江瑩細聽，一時無語，因江母也數度如此安慰，但心愛之人頓時離去，江瑩終是難掩心傷。

洛玉波見她無語，轉身看著窗外說道：「人生無常，相識自是機緣，緣起之時，當把握當下率心而為，勿錯良緣。若錯良緣之機，往往需付出渡涉水火、歷盡滄桑的代價，才能追回錯失的機緣；但即使如此，那若是生命的價值，也該用生命去追回。然緣滅之時，也該讓它隨風而去，任水而流，將那一瞬相遇的刻骨回憶永銘於心，而非眷戀。這便是洛玉波的涉世態度。」

洛玉波再回身看著江瑩繼續說道：「因此，我若羅俊，在此機緣已盡之時，見妳仍為我黯然失魂，九泉之下必難瞑目；既因愛妳摯深，死後必望妳歡喜度日，不捨妳失志垂氣。……如妳在莊內終日睹物思



人，難忘舊人，那明日洛玉波帶妳外出賞景，教妳騎馬射箭。願與不願，心門開與不開，僅在一念，妳去思量。」話畢，見江瑩聞言卻獨望窗外明月，一陣愁思並無應語。

數刻之後，洛玉波見江瑩仍是獨望窗外無語，便自告退回房歇息。

夜裡，江瑩輾轉深思洛玉波之語，心想：「洛大哥之言有理，俊哥疼我愛我，必不捨我終日心傷淚泣，但實因莊內一景一物，仿如俊哥活靈身影，教我如何不睹物思人……，爲了不讓俊哥憂心，我確實應歡喜度日，免他黃泉之下爲我擔憂。」如此反覆思量著，江瑩入夢而去。

次日清晨，江瑩格外早起，先至祠堂爲羅俊上香後，步出祠堂，迎面往洛玉波方向走來。洛玉波初次見她臉上紅妝，一身白袍，氣質秀雅不凡，又見她臉上已無憂容，見洛玉波時嘴角竟泛起一絲微笑，並寒暄道：「洛大哥，早。」

洛玉波見狀當下佇立良久，注目訝然，疑惑問道：「妳今日一臉紅妝，莫非要外出？」

江瑩回道：「是呀！洛大哥你不是要教我騎馬射箭。」

洛玉波聞言恍然大悟，心想：「原來她是將我昨夜講的話聽進心裡了，我還以爲小瑩吃錯什麼！」隨即哈哈笑道：「好，好，別的洛玉波不會，騎馬射箭最是在行。走，今日便去。」

於是在家丁引領下，洛玉波至煙波山莊馬廐選了一匹白馬，再去削製木枝自製兩把彎弓及箭矢後，牽馬來至前庭，一把將江瑩抱上馬背後，自己隨即一躍上馬坐於江瑩後方，立即縱馬而去。

江瑩乃黃花閨女，出入均乘花轎或馬車，卻生平第一次與男子共馬而乘，江瑩一時心生害臊，但卻見洛玉波毫無男女生分，立即攬馬奔躍，自己也就無話可說。

來至一片綠野之處，洛玉波下馬並手執馬轡，以讓江瑩練習適應騎馬。

隨後，洛玉波引弓疾射，那真是百步穿楊，弓起、箭出、禽落，江瑩見狀瞠目結舌，連聲讚嘆，洛玉波並讓江瑩練習引弓技巧。

江瑩引弓正要射箭之時，慌張說道：「我不敢，洛大哥，我不敢射兔子啦，我會害怕！」

洛玉波聞言笑道：「我倒忘了妳是黃花閨女，恐怕連隻螞蟻都不敢傷牠，何況是隻兔子。不過這樣怎能練成射箭，射箭除可獵物，亦可防身。」洛玉波隨即思索一番後，說道：「那兔子如果是黑衣人，妳射也不敢！」

江瑩想起黑衣人的可惡恐怖，當下咬牙切齒引弓拉弦，箭矢疾馳而出，雖未能射中野兔，但已讓那黃花閨女克服心中障礙。

不久時至正午，洛玉波便生火烤了飛禽野兔充飢，江瑩本不敢食，洛玉波並不勉強她，只是對她說道：「小瑩，妳雖長期居於煙波山莊，但宜適應求生之力。畢竟月無常圓，偶有晴缺；日無常照，偶有陰雲，人之命運何嘗不是如此。懂謀生，學自立，今後妳爹才不致終日牽掛妳的安危。」

江瑩實不敢吃，但又覺洛玉波之言有理，遲疑回道：「這……，好吧！洛大哥，你既然如此說我，那小妹來試試味道！」江瑩嘗後，雖覺那野兔味道鮮美，但心中難免疙瘩，吃了幾口充飢，不敢再吃。



江瑩並問洛玉波，說道：「洛大哥，你常在外如此烹調進食麼？」

洛玉波回道：「我終日漂浪在外，如此已是稀鬆平常。在玉山峰上，常於山中獵食，已是習慣之至。」

江瑩說道：「對了，那日黑衣人闖入山莊之時，武雲直誇你掌勁未提真氣，卻能在倉促之間一掌致命，這是為何？」

洛玉波回道：「此乃平日慣打山豬所練，也無原因。」

江瑩疑惑說道：「打山豬！」

洛玉波回道：「對，其實洛玉波自居於玉山之巔後，與山中部落好友一樣，食物來源多數是山林裡的飛禽走獸，尤以山豬居多，因此練就一擊致命掌勁。所以妳也該多練習練習射箭，無須近身拚搏，只要百步穿楊，一樣可以防身。」

江瑩回道：「好吧！我會好好練習啦！」

餐後兩人依舊練習騎馬射箭，偶而洛玉波載著江瑩縱馬飛奔，讓江瑩感受馬躍黃沙的速度感，直到日暮餘暉，兩人方回煙波山莊。

這一夜，江瑩入睡之前想著，今日在外，竟真未想起羅俊，心想總算能讓羅俊知道自己可以歡欣度日，免讓羅俊黃泉之下憂心。而由於白日奔波疲累，這一夜江瑩睡得甚為香甜。

如此一連數十日，兩人白日而出，黃昏方歸，在洛玉波陪伴下，江瑩除學會騎馬射箭之術外，更熟悉

野味烹調，且已不再如先前那般為羅俊傷悲，漸漸走出喪痛陰影。江瑩內心深處想著，或許真是洛玉波的豁達灑脫，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態度。

這時，江天雨在武雲陪同下，已來到襄陽城內，並前往「祥悅客棧」用膳，兩人點了幾道菜，正用食之間。

門外走進三人，尋了張方桌，各將手中刀劍平置，並各自坐安後，向店小二點了幾道酒菜。

其中一位乃太陽門門人，名喚楊錨，對另兩名同伴說道：「這襄陽城今日甚不尋常，方才我見著劍雲派掌門郭雲天，及天目派掌門古疏軒，這兩入乃五大派之一的掌門人，怎在這同一時間來到襄陽城內，你們說是不是有什大事？」

另一人回道：「是不尋常！而且方才我聽見他二人言談之間提及日月星三珠，我看……定然與日月星三珠有關。」

一聽鄰桌之人提及日月星三珠，江天雨登時拉長耳朵細聽。

楊錨說道：「這武林早已盛傳日耀珠在綠林幫手中，但近日有一更為重要大事，與三珠有關之消息，你們可曾聽說。」

那兩人興致勃勃問道：「三珠消息……，楊兄不妨說來聽聽。」

這時店小二將酒菜端至桌面。



楊錨喝了口酒說道：「近日聽說月靈珠已出現蹤影。」

那兩人一聽月靈珠，急忙問道：「月靈珠，在哪？真有月靈珠。」

江天雨一聽自己失落的月靈珠消息，更是仔細竊聽。

楊錨乃愛炫之人，並未放低音量，昂聲說道：「聽說那月靈珠落入天道門許平手中，因此，不少武林高手正極力追搶。而且，聽說這許平也來到襄陽城中，這次劍門派及天目派兩大掌門來到襄陽城，我看必與此事有關。」

兩名同伴聞言點頭認同，於是三人繼續享用酒菜佳餚，楊錨則繼續向其他兩人張揚誇說有關月靈珠消息。

而江天雨竊聞楊錨之言後，心想：「今日五大派掌門受我邀約，確實有關三珠之事，但卻不是你等所言乃五大派掌門為追月靈珠而來，此事乃屬巧合，你等卻是誤會。」

又江天雨此行原為密會五大派，卻意外得知月靈珠消息，自己是否應去追尋明珠，心下著時矛盾萬分，尋思又想：「為此珠，斷送俊兒及秀兒之魂，又險喪瑩兒性命，雪復大宋江山之重任，實非我江天雨所能承擔。……算了，我只能將陸丞相交代有關三珠之遺言，告知武林正派人士，讓有緣者尋之以取天虹神劍，至於月靈珠失落，我就無需再去追回了！」

江天雨正思之間，忽然，客棧門口一陣刀劍聲，鏗鏘作響，拼鬥甚是劇烈，楊錨等三人及江天雨與武雲等人，分別付了酒錢，急忙往外探看。

門口正是兩名蒙古壯漢合攻一位身著道袍漢人，楊錨見狀喊道：「是許平，天道門的許平。」

楊錨是個愛炫好奇之人，一時好奇為看個清楚究竟，便踩上一處高處欄杆，以清楚俯觀那三人纏鬥之景。

此時兩名蒙古壯漢持刀上下圍攻許平，許平身手輕盈，舞動手中長劍抵禦，但那兩名蒙古人刀鋒凌厲，氣勢威猛，許平疲於抵禦，毫無進攻機會，顯居下風。

其中一名蒙古壯漢喝道：「快快交出月靈珠，免你不死。」

許平回道：「甬想，此珠乃我天道門辛苦奪來，怎能讓給你。」

江天雨一聽，心想：「果然是你天道門闖我煙波山莊，真是可恨至極！」江天雨本想命武雲上前向許平討問公道，但見許平正與蒙古壯漢交手，便未聲張。

而兩名蒙古人見許平不交出月靈珠，二話不說，揮刀而去，刀劍交鋒之間，光閃如虹，噹……鏘……數十招過後，許平手中長劍飛落，命在旦夕之際。

忽然，楊錨原站立於欄杆之上湊看熱鬧，一時站身不穩而腳底滑落，跌入戰局。

見有人躍入解圍，那許平一臉疑惑看著楊錨，心想：「此人是誰，為何救我？」

那兩名蒙古壯漢見楊錨躍入戰局，喝道：「你是何人，多管閒事。」

楊錨顫抖回道：「在下太陽門，楊錨。」

一名蒙古壯漢以為聽錯，喝聲問道：「你再說一次。」



楊錨便再朗聲回道：「太陽門，楊錨。」

那蒙古壯漢不由笑了出來，說道：「羊毛，我以爲是我聽錯，你乾脆叫豬毛好了，還羊毛咧，不知死活，快閃開。」

楊錨聽他如此侮辱自己姓名，氣道：「你好沒禮貌，侮辱我名。」

蒙古壯漢喝道：「既然你想多管閒事，不差你這條亡魂。」舉刀便要往楊錨揮去。

楊錨急忙喊道：「且慢！且慢！」

蒙古壯漢急停手中大刀，問道：「有何遺言，快說！」

楊錨回道：「我是不小心從那欄杆上滑落下來，無意插手你們。」

那蒙古壯漢又氣又惱，又覺好笑，厲聲喝道：「快滾！」楊錨趕緊離開戰局。

這時因方才楊錨的插入戰局，許平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心想：「被這人無端攪局，眼下該當如何……算了，趕緊離開再說吧！」於是許平拾起地上長劍，立時急速快奔而去！

兩名蒙古壯漢見許平疾馳逃離後，一時遲疑片刻，遂快步追趕許平而去，徒留現場圍觀的群眾，眾人也紛紛議論著原來這月靈珠竟在「天道門」手中，隨後群眾便一一散去。

見眾人離開後，江天雨對武雲說道：「真是天道門闖我煙波山莊，奪我月靈珠，實是可惡至極！」

武雲心有怒氣回道：「義父，是否容孩兒前去追拿許平，奪回月靈珠？」

江天雨雖是恨極，但終是不願再惹武林事，便制止武雲說道：「免了，由它去吧！煙波山莊爲此珠付

出的代價，數十條人命，實在太大了。有緣者自會得之，雲兒，我們走吧！」

於是兩人自回客棧內，當晚並於客棧內歇宿。

翌日午時，祥悅客棧與往常般人來人往，並無異樣，只是西廂外側方桌，坐著一男一女，面相行裝似有不凡的江湖人物，正喝著茶酒，似在候人。

店內一名年約十八的落魄少年，衣衫襤褸，蓬頭散髮，面容饑黃，顯是多日未曾進食，正沿桌叫賣著「平安香水符」。

來到這西廂外側方桌一男一女旁，落魄少年依舊認真地介紹所賣的「平安香水符」，說道：「大叔，姑娘，看看平安香水符，配在胸前可保平安，是否來一個？」

座中紅衣女子拱手作揖回道：「這位小哥，真是抱歉，我們並無佩掛香符習慣，實在沒有需要。」

那紅衣女子身旁年紀略長的白袍道者，見這落魄少年雖是衣衫襤褸，面容饑黃，但觀其容貌濃眉丹鳳眼，眉宇間含藏英氣，卻有將才之姿。白袍道者眼神上下打量落魄少年一番後說道：「小兄弟，看你似已饑餓多日了。」

落魄少年笑笑回道：「大叔，所言正是，我正在籌措餐費。」

紅衣女子說道：「我們這有酒菜，兄弟何妨一同來用。」

落魄少年聽那女子說話之態頗有英氣，心下甚是欣賞，回道：「謝姑娘盛情，丘膺烙實因辛苦所攢銀



兩讓人竊了去，才無奈挨了這幾餐餓，再辛苦點攢錢便是。只是姑娘如此盛情，丘膺烙銘感於心，這『平安香水符』送一個讓姑娘配戴，保妳平安。」

紅衣女子起身說道：「這怎好意思，沒關係，我買一個便是。」

丘膺烙笑道：「姑娘，方才妳若買了，丘膺烙便收下妳銀兩。但此番乃丘膺烙誠心贈妳，除非妳不接受！」

聽丘膺烙此言，紅衣女子只好欣然接受，丘膺烙便將那平安香水符輕輕套在女子頸上，那一近距離的瞬間，丘膺烙突對那紅衣女子生起一股莫名的愛慕。

平安符套好後，丘膺烙說道：「願它保佑姑娘平平安安。對了，冒昧請問姑娘芳名？」

那紅衣女子回道：「我叫陽紫萍，謝謝你的平安符。」

一旁的白袍道者眼神觀察丘膺烙良久，見他已然挨餓卻不接受施捨，心中暗暗佩服丘膺烙的骨氣。

丘膺烙回身而去，向著鄰桌繼續推銷他的平安符。連續推銷了幾桌，有些客人也熱情的購買。

這時丘膺烙來到客棧中央，三名男子正飲著酒，見丘膺烙來到，丘膺烙尚未開口，一名男子便自行取了三個平安符，握在手中。

丘膺烙高興的說道：「願它保佑你們平安。」

那男子回道：「好。」便繼續喝酒與同伴閒聊。

丘膺烙說道：「這位大哥，三個平安符共三文錢。」

那男子卻耍賴回道：「錢，方才那姑娘你不是送她，我們的也用送的。」

丘膺烙和顏悅色說道：「這位大哥，真對不住，那姑娘是我送的，但我這平安符是用來賣的，你們如不想買，還我便是。」

那男子喝道：「你不知死活。」隨後一掌擊往丘膺烙前腹。

丘膺烙一時措手不及，手中平安符全數撒落於地，他忍氣將那撒落的平安符撿起，並再向那男子冷冷說道：「你們如不想買，平安符還我！」

那男子以為丘膺烙應就此轉身離開，豈料竟又要回平安符，當下惱怒道：「小子，你真的不知死活。」話畢，一掌又擊往丘膺烙，丘膺烙閃過那掌，那人見他閃躲，當下起身又是連環數掌，丘膺烙略有身手，左閃右擋一一避過。

那男子數招失手後，登時氣運於掌，絕招上手，瞬間將丘膺烙擊飛落地，震驚客棧內用餐之人。

那男子搶步上前，並將丘膺烙押回桌上，將丘膺烙之頭抵於桌面，怒道：「爺叫陳雄，快跟爺我賠個不是。不然，信不信讓你腦漿當菜餚。」見此情景，客棧內多數客人嚇得付錢速離。

丘膺烙怒目忍氣，並不回話。陳雄更是惱怒，手勁施力似要壓破丘膺烙項上人頭，氣道：「你小子很有骨氣嘛！快說，給爺賠個不是。」陳雄同伴一旁冷聲哈哈大笑。

丘膺烙仍不回話，陳雄惱怒至極，拿起桌上竹筷，使勁正往丘膺烙左腦刺去，說時遲那時快，竹尖將至腦邊卻被一柄長劍架開，正是方才那紅衣女子陽紫萍出手相救。



陳雄見陽紫萍，淫笑說道：「喲，小子，美姑娘來爲你出頭了，那好，爺順道帶回去給幫主當夫人好了，哈……哈……。」

陽紫萍鎖眉冷言道：「無禮之至！快放開他！」

陳雄邪惡笑道：「呵呵，放開他……，爺連妳也一起要。」話畢，陳雄一個搶步上前要抓陽紫萍，陽紫萍一個側身，長劍應式而出。

陳雄見陽紫萍身手不凡，不敢大意，放開丘膺烙，雙掌運氣，一個劈風之勢，掌風直逼陽紫萍而來。陽紫萍以劍破掌，劍影迷離，十數招之後，一個劍影誘掌，讓陳雄攻其右路，左路出其不意急攻陳雄右肩，陳雄中掌。陽紫萍趁機一個回劍，劍鋒正要抵住陳雄咽喉之際，一個老者擋於陳雄面前，雙掌合十將陽紫萍手中長劍緊緊夾住，令陽紫萍手中長劍動彈不得。

那老者乃陳雄同伴，見陳雄居下風立時出手相助。老者氣行於掌，一股冷流隨氣而出，震退了陽紫萍數步。那老者瞬間再轉動右掌，掌色翻紅，夾帶萬鈞氣勁急拍陽紫萍而來，正到陽紫萍胸前五寸之處，突然，砰然一聲。

正是陽紫萍同桌白袍道者出掌，與那老者雙掌相擊，兩人內力交會瞬間，老者掌氣由血紅轉爲冷冽，掌力似要催命。但見那白袍道者接掌之後，氣化兩儀，臉色輕然，神情自若，反觀老者漸露疲象，額冒冷珠。

那白袍道者本就無意交手，瞬收掌勁反震而出，將那老者震退數步。那老者氣血翻湧，咳了數聲，一

陣眩暈，站身不穩，卻未受傷。

白袍道者收勁化開老者掌氣後，說道：「血掌幫冰火掌果然名不虛傳。」

老者落敗心有不甘，哼的一聲，不屑說道：「哼！留名來？」

角落一桌坐著一人，隔桌朗聲而道：「血掌幫只知爲盜作惡，豈不識兩儀玄掌絕學，乃黃山掌門，陽平秋。」說話之人，正是華山派掌門，穆秋震。

陳雄狠話說道：「好個黃山派陽平秋，血掌幫會記得你。」

陽平秋冷目而視，回道：「將那三個平安符還給這小兄弟，陽某便不與你計較。」

陳雄見陽平秋眼神冷冽，便將三個平安符丟於地上，還給丘膺烙後，對丘膺烙摺話說道：「臭小子，還你便是，你現在有幫手，改天你瞧著。」隨後與另一名同伴扶著老者，轉身狼狽而去。

一旁華山派穆秋震掌聲來到陽平秋面前，說道：「面對冰火掌，接掌氣色不紅不喘，陽掌門武功果然名不虛傳，佩服佩服。」

陽平秋拱手作揖道：「陽某在穆掌門面前獻醜，事出緊急，不得已而出手。」

穆秋震轉身對丘膺烙說道：「平安符小兄弟，你遇貴人，不然遇上這血掌幫，那可是江湖上爲非作歹出了名的幫派，你十條命都不夠死。」

丘膺烙一身殘破，英挺趨前，向陽平秋及陽紫萍誠意鞠躬道：「丘膺烙謝過陽前輩及陽姑娘搭救之恩。」



陽紫萍嫣然回道：「這位小哥不必客氣，我爹已將那些個惡人驅走，現在你可好好賣你的平安符了！」

丘膺烙再次感謝過後，轉身離開客棧而去。

陽平秋雙眼凝視丘膺烙許久，直到他離去，心中似有所思。

這時，客棧東廂房之處，江天雨與武雲步出，來到陽平秋及穆秋震面前，拱手說道：「在下江天雨，久聞黃山派陽掌門、華山派穆掌門，今日得見真是榮幸。」

穆秋震回道：「閣下便是煙波山莊江莊主？幸會幸會。」

陽平秋道：「江莊主，幸會，不知江莊主邀約我等有何要事？」

江天雨回道：「其他三派掌門已到，兩位掌門隨我來。」江天雨便引領陽平秋父女及穆秋震，一同前往東廂房內。

那東廂房內，席間正坐三人，乃劍門派掌門郭雲天、霍山派掌門玉霖雙，及天目派掌門古疏軒。

原來江天雨邀約時間為午時，這三派掌門上午已到祥悅客棧，江天雨便邀請眾人前往東廂房入座茶敘。

江天雨請陽平秋父女及穆秋震入座後，便引言說道：「各位掌門人，在下煙波山莊江天雨，今日邀諸位掌門密會於此，實乃與江湖所流傳日月星三珠之事相關。」

劍門派掌門郭雲天道：「近年武林流傳『日月星聚、乾坤門啓、天虹劍出、一雪神州』，莫非就是莊主邀請帖中所提之三珠？」

江天雨點頭回道：「郭掌門所言無誤，日、月、星三珠便是開啓乾坤門，取得天虹寶劍的關鍵鎖鑰。」

這時，天目派掌門古疏軒一聽天虹劍，便興致沖沖問道：「這天虹劍莫非就是岳飛將軍所持之佩劍『天虹』？」

江天雨回道：「正是岳武穆將軍之佩劍！今日江某邀約各位掌門前來會商，便是爲此。」

古疏軒又問道：「數年前，綠林幫眾拾得一顆明珠，並留有『日月星聚、乾坤門啓、天虹劍出、一雪神州』之偈語流傳江湖，但終究無人知曉其義，所謂『乾坤門』，又是何處？」

江天雨道：「這『日月星聚』所指便是日耀珠、月靈珠及星炫珠，只要匯聚三珠便能開啓乾坤門，乾坤門內便藏有天虹寶劍。至於古掌門所言之乾坤門位於何處，江某也不知曉。」

古疏軒聞言詫異問道：「不知曉！既不知曉，江莊主又如何邀約我等討論日月星三珠之事？」

江天雨回道：「實不相瞞，江某原本持有月靈珠，但前些日子江某的月靈珠遭竊，殃及我煙波山莊上下人丁遇害，所以江某自知已無力獨自完成此江山大事。因久仰五大門派威名，便邀集各位掌門前來會商此事。」

原本黃山派掌門陽平秋對天虹劍未感興趣，但聽江天雨有關江山大事之言，疑惑問道：「江山大事，



日月星三珠如何涉及江山大事，江莊主不妨說來聽聽。」

江天雨嘆道：「這事情說來，是在三年前匡山海戰發生的數月前。」

一聽匡山海戰，眾人面色凝然，不由回想起三年前宋朝滅亡的最終戰役，連武林中人也由衷佩服陸秀夫及張世傑不屈異族的凜然志節。

江天雨則是繼續說道：「那時，宋室行朝準備自福建登船前夕，陸丞相與我乃故舊，臨行前特至煙波山莊，將自己所持的月靈珠託付予我，並告知『日月星聚、乾坤門啓、天虹劍出、一雪神州』此言，託付我尋得其他明珠匯集後，再尋宋主以圖大事。」

此時，眾人正屏神凝聽，江天雨喝了一口茶，繼續說道：「陸丞相告知我尋得三珠，取得天虹劍後，並向星炫珠持有人探詢有關宋主的消息，持天虹劍扶持宋主，再現岳武穆神威，忠心護主以雪復神州。而依陸丞相所言，乾坤門的地點，便刻在三珠之上。由於當時陸丞相神情相當匆忙，告知我這些訊息，並交付月靈珠予我後，便匆忙離去。豈知數月之後，爆發匡山海戰之役，陸丞相爲不忍宋主屈膝折辱，負帝投海而死。」

一時，眾人想起匡山海戰的壯烈，仍是心情沉重無語。

江天雨又繼續說道：「當時，我想宋主已死，如何再去尋宋主，又如何去雪復神州，本無意再去尋三珠。但後來江湖流傳三珠之事，江某又想起陸丞相臨終託付之事，卻不得不辦，爲免延誤江山大事，以致蒙古異族蹂躪之下，我大漢民族生靈塗炭，故自此之後，江某便時時留意打聽三珠消息。雖知目前日耀

珠已在綠林幫手中，但畢竟星炫珠杳無行蹤，故江某仍僅是低調查探星炫珠訊息。豈料，江某所持之月靈珠竟遭竊失落，昨日才確認落入天道門手中。」

華山派掌門穆秋震道：「天道門，江湖上鮮少聽聞此門派，不知是正是邪，落入其手中，將不知如何尋得。」

古疏軒道：「至少知道在天道門手中，總比星炫珠不知行蹤要好。」

一旁黃山派掌門陽平秋，憂心蒙族統治，說道：「既無法尋得宋主，江莊主，如今您有何打算？我等又如何協助？」

江天雨拱手說道：「各位掌門，江某實非武林中人，也不知如何處理江山大事，只因陸丞相於危急之時信任託付，又千託萬囑務必暗中行事，切不可落入蒙古人手中。如今，江某卻無力保住月靈珠以致失落，又險些自身家破人亡。江某心知無力完成此江山大事，又不敢張揚此事，故特密邀各位掌門告知此項消息，盼各位能協尋三珠開啓乾坤門，取出天虹劍，再看後續如何讓有德者持劍驅退蒙古人，以雪復我大宋江山。」

此時，陽平秋憂心說道：「這天虹劍削鐵如泥的神威，已是江湖上人人欲奪之物，如今又肩負著九五至尊的聖命，恐怕將惹來不少覬覦者的豪奪，看來未來的武林恐難平靜。」

古疏軒對天虹劍已是興緻萬分，主張說道：「既然江莊主託付我們武林正道五大門派，我等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大家說是也不是！依我之見，不如各派暗自協尋，尋得三珠匯集者，自然可得天虹劍，各位

意下如何？」

眾人聞言，尋思片刻後，郭雲天回道：「眼下一時也無他法，雖知日耀、月靈兩珠分別在綠林幫及天道門手中，但如未尋得星炫珠，一切仍是空談。此事已非中原武林大事，更是關乎我漢族江山之大事，我等武林人士自不能置身事外。郭某願為江山盡一份心力，如有探得星炫珠消息，必邀請諸位共商後事，以讓有德者號召天下共雪神州。」

陽平秋道：「我意與郭掌門同，陽某雖志不在江山大業，但事涉漢族存亡，不容有門派之別，陽某自也不能置身事外，也願盡此一份心力。」

眾人在天目派掌門古疏軒詢問之下，均表贊同，只有霍山派掌門玉霖雙，靜坐不發一語。

古疏軒鎖眉問道：「玉掌門不置可否，不知是否不苟同我等之做法？」

玉霖雙冷言回道：「我霍山派無意見，自無須多言，你等決定便是。」

眾人既表認同，古疏軒便朗聲說道：「既然各位均表贊同，那就請各派暗自協尋，如有尋得星炫珠，再議後事。」

於是江天雨拱手謝道：「感謝各位掌門願意協助，江某也算了一樁心事，免因江山大事誤在我手。」眾人既已獲具共識，用膳完後便各自離去。而江天雨也總算卸下一樁心事，以免三珠之事常懸於心，並深恐自己延誤了江山大事。因此，此番密會之後，江天雨心情登時輕鬆不少。

這時，天色已近黃昏，陽平秋與陽紫萍離開客棧後，行經一處太清宮，陽平秋正要入內參拜太上老君，卻在廟旁遇見正午於客棧初識的少年丘膺烙，正屈居於牆角處製作他所販賣的平安符。

陽平秋走近丘膺烙身旁問道：「與小兄弟又在此相遇，真是有緣。」

丘膺烙起身回道：「原來是陽掌門及陽姑娘，屈身於此讓你們見笑了。」

陽平秋回道：「丘兄弟何故屈身於此，難道無家可歸？」

丘膺烙輕聲嘆道：「遍地烽火，百姓流離，幾人有家可歸。家父死守襄陽之時，戰死沙場，家母悲痛過度而逝，獨留八歲的丘膺烙一人孤身流浪，四處為家。幼時便以家母所傳平安符手藝餬口，實因身上錢財遭人盜去，所以暫此屈身。」

陽平秋聽他乃宋蒙戰爭孤兒，雖是孤身一人，卻言談堅毅，一身骨氣，惜才之餘問道：「陽某近年因蒙古人占領中原，便自創黃山派傳承中原武學。丘兄弟既然四處為家，居無定所，不妨到我黃山來，讓陽某授你健身衛己之術。」

丘膺烙忽聞陽平秋此言，內心頗為感激，頓時紅了眼眶，想起自己飄泊十多年，如今得有容身之所，本想答應，但又恐陽平秋因憐憫自己身世而收容他，一時無語不知如何回答。

一旁的陽紫萍說道：「丘兄弟，我爹之意就是要收你為徒，這可是不容易，我黃山派門人雖眾，奉我爹為師，但我爹只授人武藝道法，鮮少收人為徒，目前爹爹僅有收我及二師弟為徒而已。我爹想收你為徒，必是你有不凡之處，既是我爹美意，你若不嫌棄我黃山，就答應我爹吧，與我們一同回黃山。」陽紫



萍初見丘膺烙之時，已頗有好感，又聽陽平秋之意顯是惜才，遂一旁附和。

聽聞陽紫萍此言，丘膺烙心想自己如此殘破貧寒，身為武林五大派之首的黃山派掌門竟願意收自己為徒，內心百感交集，沉默片刻後說道：「我丘膺烙何其卑微，能蒙陽前輩收容已是蒼天眷憐，怎敢嫌棄黃山派。」

這位不曾乞討，不曾向人屈膝，一身骨氣的丘膺烙，頓時雙膝跪地，眼眶含淚，卻不滴落眼眶的淚珠，對陽平秋叩首說道：「如蒙不棄，丘膺烙在此拜陽前輩為師，望師父今後指點迷津，使膺烙成有用之才，為江山社稷奉獻心力。」

陽平秋自見丘膺烙第一眼起，便對丘膺烙的骨氣甚為欣賞，如今竟可收得丘膺烙為徒，內心自是感動欣喜，攙起丘膺烙說道：「膺烙吾徒請起，自今而後隨我前去黃山，修心養性，勤修文武，俟天下大起之時，便可為江山社稷貢獻心力。走吧！」

於是，三人入宮參拜太上老君後，丘膺烙便隨陽平秋及陽紫萍前往黃山而去。



## 絕靈聖手鵲橋牽，血掌歷劫平安回

自密會五大派掌門，告知日月星三珠之密後，江天雨與武雲兩人便回煙波山莊而去。數日之後的黃昏，江天雨回到煙波山莊，心中甚是牽掛江瑩對羅俊之死難以忘懷，但回莊卻不見江瑩，聽江夫人之言才知隨洛玉波外出。

不久，見門外兩匹駿馬躍馳而來，其中一匹白馬之上，竟見自己愛女江瑩，手攬馬轡，輕鬆英姿的駕馭著那匹白馬，當下又驚又喜。

江瑩下馬，急奔來到江天雨身旁，一句「爹，你回來了！」父女兩人緊緊相擁。

江天雨對江瑩道：「瑩兒竟已會騎馬，為父甚為驚訝！」

江瑩撒嬌道：「爹爹，怎麼樣，我的騎馬技術不錯吧！」

江天雨原以為女兒應陷於羅俊之死的傷悲中，豈知離別二十多日，江瑩此時竟是笑容滿面，心下也就稍寬，笑著回道：「哈哈，我的好瑩兒，方才的騎馬技術，恐怕比為父高明許多，怎麼學的？」

江瑩嬌嗔說道：「爹爹，你說呢？猜猜看我如何學的？」

江天雨對江瑩身後的洛玉波點頭示意感謝後，對江瑩說道：「名師才能出高徒，短短數日瑩兒馬術如此進步，應是洛大俠辛苦指點囉！」

江瑩嫣然笑道：「讓爹爹給驟對了，就是洛大哥教我的，我連射箭的準度也不差喔！爹爹要不要瞧瞧？」

江天雨仍是笑道：「好呀，爲父倒想瞧瞧我的瑩兒真會射箭嗎？」

江瑩信心十足，取出一把箭矢，引弓疾射，射落門庭果樹一顆石榴，令江天雨瞠目結舌。

江天雨誇道：「數十日不見，瑩兒實令爲父刮目相看。」隨後轉身對洛玉波拱手說道：「感謝洛大俠這些日子護衛我女，並教授騎馬射箭之術，瑩兒能在這短短數十日有此成果，洛大俠實是高明之至，江某萬分佩服，更是萬分感激。」

洛玉波灑脫回道：「免去這感謝的俗套，洛玉波只是舉手之勞，授她防身之術而已，莊主無需如此大謝。倒是她因思念羅俊之情，突然轉爲上進之力，才能在此短時之內進步神速，非因洛玉波之功。」

江天雨說道：「洛大俠真乃真性之人，古道熱腸，又不拘俗節，江某佩服。」

當晚，江天雨命人準備豐盛晚宴，除慶賀江瑩武學初成外，也謝洛玉波爲煙波山莊的辛勞。而江天雨自當年受陸秀夫託付月靈珠之後，險些導致家破人亡，如今獲得武林正派允諾協尋三珠，總算心上一塊巨石落地，內心著實輕鬆不少，席間江天雨因內心歡喜，燒酒便也多喝了數杯。

散席之後，江天雨回房就寢，午夜之時，江天雨突然高燒畏寒，頭疼欲裂，及至天明高燒仍是未退。

江夫人憂心之餘，命家丁前往城內請大夫前來診治，並依大夫所開藥方抓藥煎煮，讓江天雨服了數

帖。但一連三日，江天雨仍是高燒不退。

這日，那大夫自認實在診斷不出病因，對江夫人說道：「這莊主之病實在怪異，我已將所有可用藥方盡用，但高燒仍未退去，病情毫無起色，恕我實在無能爲力了！」

江夫人聽大夫之言，心急如焚問道：「大夫，您行行好，無論如何請你傾全力醫治，無論多少代價都行！」

大夫搖頭回道：「唉！夫人，我實在盡力了！」

一旁江瑩惶恐擔心問道：「大夫，如此說來，難道我爹爹之症無法救治麼！」

那大夫回道：「主要是高燒不退才是棘手，如退得了這高燒，倒可慢慢尋根治療，但如今苦尋不著這病根，恐難退高燒，若高燒再持續下去，後果難料。」

眾人聞言不知如何是好，沒想數日前江天雨尚是健壯，如今卻有性命之憂，一時在場眾人莫不慌亂憂心。

洛玉波問道：「大夫，難道沒有任何方法？」

那大夫想了半晌後，回道：「除非尋得那『絕靈聖手仁齋仙』，必定能治。」

江瑩聽他此言，急切問道：「仁齋仙是誰，又在哪儿？大夫，請你快快指點。」

大夫回道：「那仁齋仙，俗名楊士瀛，自號仁齋，一身妙手回春之本領，因施救無數絕症，所以人稱『絕靈聖手仁齋仙』。老朽我也只是聽聞他的本事，未見過其人，據說居於此間北方百里之處的紫雲洞



山，但能不能尋得，也只能靠運氣了。這是我所知唯一的方法，不然我也不知其他法子。」

江夫人謝過那大夫後，大夫開了幾帖藥方讓江天雨暫時服用，便離莊而去。而那大夫特別告知，藥只能穩定病情不惡化，卻無法治癒，警告江夫人務必另尋名醫救治。

眼見江天雨病情加重，偶呈昏迷，雖說北方有神醫，卻又不知如何尋找，正當江夫人憂心不知如何是好之際，洛玉波見狀說道：「江夫人勿憂，我去紫雲洞山尋神醫來。」

江夫人回道：「怎敢一直勞煩壯士，我讓武雲去尋仁齋仙好了。」

洛玉波說道：「莊裡上下都少不得武雲，洛玉波閒人一個，其他事也幫不上忙，所以便可幫江夫人跑這一趟，前去紫雲洞山尋找神醫。」

江夫人不敢一直勞煩洛玉波，內心遲遲不敢應允，這時江瑩說道：「娘，我與洛大哥前去好了，洛大哥之言有理，武雲留莊內打理大小事。」

江夫人也著實無其他更好辦法，只好鄭重致謝洛玉波的相助，於是江瑩及洛玉波兩人便啟程前往紫雲洞山。

洛玉波及江瑩兩人分騎兩匹駿馬，一路快馬往北奔去，遇人便問紫雲洞山之處，但因路途遙遠，當日夜晚不及入城，兩人便在荒郊野外生火夜宿。

由於近月以來，江瑩每日跟隨洛玉波騎馬射箭，燒烤野味，漸漸褪去她那原本黃花閨女的驕矜個性，

對這野外求生已漸習慣。洛玉波將手中烤熟的雞腿遞給江瑩，江瑩因一日趕路肚子正餓，也顧不得窈窕形象，一下子便將那雞腿狼吞虎咽般的吃光。

這時明月懸空高掛，江瑩想起與羅俊一起賞月的身影，不由想起羅俊，但內心卻已無悲傷，望著明月，雙手合十說道：「俊哥，你要保佑爹爹早日康復，也要保佑我前去尋得仁齋仙前來。」

洛玉波聞言笑道：「你在拜誰呀！」

江瑩正經回道：「我在請俊哥保佑爹爹早日康復。」

洛玉波聽她此言，知她確已不再因羅俊之死而憂傷，轉而認真過日以告慰羅俊在天之靈，心中甚覺寬慰，回道：「放心吧，羅俊那麼疼妳，他在天之靈，一定會保佑妳尋得神醫，治好妳爹。」

江瑩聞言，自勉回道：「是呀，俊哥最疼我了，一定會幫我尋得仁齋仙。」

入夜之後，兩人席地而睡，但江瑩雖能適應野外求生，卻是第一次餐風露宿郊外。那入夜之後的夜梟鳴啼聲，不免讓江瑩心生恐懼，雖知與洛玉波總有男女之分，但卻不自覺挪身到洛玉波身旁，以減低那莫名的恐懼感。

突然，一隻夜鷹鼓翅停歇於江瑩腿上，江瑩一個驚嚇於淺眠中驚醒大叫，洛玉波被江瑩這聲大叫瞬間驚醒，只見江瑩驚嚇的緊緊抱住洛玉波，不住顫抖說道：「好可怕，好可怕。」

洛玉波順手將她擁在懷中，輕拍背心緩和驚嚇中的江瑩，安慰說道：「只是一隻夜鷹而已，沒什麼可怕，……看，已經飛走。」

江瑩原本連頭躲入洛玉波懷中，聽他說夜鶯已飛走，仍是緩緩探頭瞄視，確認見不著夜鶯後，才抬起頭來，卻想到自己正躲在洛玉波懷裡，一時臉紅羞澀的急忙離開。

這江瑩自己雖覺臉紅羞澀，但洛玉波心直坦蕩，舉止灑脫，並無任何非分之想，卻沒將這緊抱之事放在心上，反而笑道：「也太膽小了，一隻夜鷹便把妳嚇得驚慌失魂，這一路還不知要露宿幾夜呀！早知不讓妳跟來。」

江瑩羞澀回道：「人家擔心爹爹，想來一同求神醫相助嘛！況且你一個人為爹爹長途奔波，怕你獨身一人孤單嘛！」

洛玉波莞爾笑道：「我洛玉波獨走江湖多年，雲波蒼松相伴，何來孤單。」

江瑩嘟嘴撒嬌，回道：「好嘛！既然都來了，我會適應啦！……沒事了，洛大俠……睡吧！」就這樣，江瑩度過生平第一次的露宿。

翌日天明，兩人仍是快馬急趕，前往紫雲洞山，一連趕了數日，總算來到紫雲洞山近郊。經人指引，來到紫雲洞山南麓一處木屋，正是仁齋仙居處。洛玉波連續敲門數聲，卻未見有人前來應門。

這時，屋前恰有一老婦路過，見洛玉波及江瑩兩人，問道：「你們是來找仙翁嗎？」

洛玉波回道：「是，想請仁齋仙神醫前往救急。」

那老婦說道：「哎呀！真是不巧，仙翁昨日已上山尋藥去了，你們恐怕要改日再來了！」

江瑩一聽緊張回道：「我們千里迢迢來此尋找仁齋仙，他既去尋藥，我們在此等他便是，為何要改日再來？」

老婦回道：「姑娘呀，妳有所不知，我是仙翁鄰居，仙翁近年在整理醫典，每隔一段時日，便會上山尋藥，一入山便是數十日方回，你們在此等候，可不知要等候多久呀！」

江瑩一聽嚇傻，驚道：「數十日！那爹爹豈不是更危險，這可如何是好？」話畢慌張地來回踱步。

洛玉波說道：「莫慌，神醫既然入山，我們去尋他便是。」

這時，洛玉波轉身問那老婦道：「大娘，可知仙翁前往何處，我們前去找他。」

老婦回道：「你們要去找他！那紫雲洞山這麼大，怎麼找得到，你們還是改日再來才不會白費工夫。」

洛玉波冷靜問道：「大娘，無妨，妳只要告訴我神醫往哪裡去便可。」

那老婦指著身後一條小路，說道：「好吧，隨你們！……仙翁昨日就是由此條小徑上紫雲洞山而去。只是紫雲洞山過午之後，飄起山嵐之雲霧變幻莫測，如果不識山路極易迷路，你們要小心。」

謝過那老婦後，兩人將馬拴於木屋門前，便急忙往紫雲洞山而去。

一路上，江瑩問道：「那大娘說，午後山嵐飄起時極易迷路，我們萬一真迷路了怎麼辦？」

洛玉波嘴角微揚而笑，說道：「小瑩，妳知道我洛玉波居住在哪兒嗎？」

江瑩皺眉回想一下，說道：「記得你跟爹爹說過，住在玉什麼之巔的。」



洛玉波回道：「是玉山之巔。」

江瑩道：「對，對，玉山之巔。你住哪兒，跟我們等等會不會迷路有關嗎？」

洛玉波搖頭說道：「那玉山之上，山勢高聳，層峰相連，雲霧長年繚繞，其東北有座奇萊峰，雲波更是詭譎，我洛玉波每日與山爲伍，怎會在山中迷路。」

江瑩聽聞洛玉波此言也覺有理，總算放心，但仍是憂心山林遼闊，如何尋得仁齋仙，於是問道：「可是，這山林如此廣大，我們怎能找得到他。」

洛玉波回道：「那大娘既說仁齋仙往此小徑上山，而慣常行山之人，如遇岔路小徑，多會留下印記以便識別，這一路上如有小徑叉路，我們再仔細瞧瞧，或許可藉此尋得神醫行蹤。」

江瑩恍然大悟，頻頻點頭深感認同，心中卻也不自覺佩服起眼前的救命恩人洛玉波，不但武功高強，更是見識廣博。

而由於山路顛簸，洛玉波雖是山路行慣之人，本是健步如飛，但江瑩畢竟是一個黃花閨女，沒幾步山路便是氣喘不已，因此行走之速變得甚爲緩慢。

不久，一個峰迴路轉之後，見有一處小丘平台，視野開闊，可見紫雲洞山之峻聳及那谷中的蜿蜒細流。兩人因饑餓欲暫時小歇，故洛玉波身輕如燕似的幾個騰步，躍入蜿蜒的溪流中抓了幾隻魚來燒烤果腹。

兩人正食之間，忽見對向山坡小徑之上，一頭猛虎吼聲迴盪山谷，正要攻擊一名老翁，那老翁一見猛

虎當前，早已嚇得跌坐於地，只見那猛虎見那老翁跌坐並未奔跑，疑惑端詳那老翁，並嘶吼示威。

那老翁口中顫抖念念有詞，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如來佛祖顯靈，老虎快走，老虎快走！」

那猛虎幾聲嘶吼示威後，虎口一張露出尖銳利牙，猛力躍前襲擊老翁，只見那猛虎躍上半空，往自己身上撲來之時，老翁心知天命已盡，本能舉起右手抵擋，卻雙眼一閉靜待死神降臨。

片刻之後，一聲虎吟哀號之聲，只見那猛虎跌落於地，驚恐的奔跑而去。那老翁不知所以，只覺怎地猛虎未撲上身，睜眼一看，眼前一個玉樹臨風的身影，宛若如來佛祖降臨，幫自己度過死厄。

原來洛玉波在對向小丘平台之上，聽聞虎吼聲，遠遠見著這驚險之幕，急忙一個輕功躍上空中，幾個騰空翻轉，踩著樹梢借力快速而來，在那猛虎躍上半空之際，洛玉波已先趕到老翁身前，一個「迴雲掌」順勢而出，擊中那猛虎頭部，所幸洛玉波並無傷虎之意，那猛虎一陣眩暈後，便驚恐奔去，老翁便此逃過死劫。

驚魂甫定之後，老翁起身說道：「多謝，多謝，方才真驚煞我也，還好有壯士相救，老朽撿回一命。」

洛玉波回道：「老丈不必客氣，只是這山中猛獸極多，實要小心爲好。」

這時洛玉波突然想到，來此便是要尋仁齋仙，眼前這老翁該不會真是自己要尋的神醫，喜悅之餘試探問道：「老丈，請問您是仁齋仙嗎？」

老翁聽他問語，放下方才驚嚇之事，笑著說道：「老朽便是仁齋居士，不知壯士找我何事？」

洛玉波聽他便是仁齋仙，心中十分興奮喜悅，尋思暗想：「果然蒼天有眼，讓那猛虎吼聲助我尋得這神醫，幸好方才未傷那頭老虎。」

洛玉波對仁齋仙說道：「不瞞神醫，我洛玉波便是上山來尋神醫，想請神醫隨我前往煙波山莊救急。」

爲了答謝洛玉波的救命之恩，仁齋仙當下應允，於是兩人一同走回與江瑩會合，但由於天色已晚，三人便在山中生火過夜。

兩人對仁齋仙說明來意，望他前往醫治江天雨的緣由後，仁齋仙問道：「那高燒已有幾日？」

江瑩回道：「我們離莊之時，爹爹已高燒三日未退，我們來尋神醫趕路已有五天，這會兒爹爹如果高燒未退，恐怕已有八天了。」

仁齋仙又問道：「除高燒之外，有何症狀？」

江瑩回道：「爹爹除高燒之外，主要是頭痛甚劇，肢體疼痛。」

仁齋仙聞言說道：「不妙，此乃寒瘧之症，高燒半月恐有性命之憂。」

江瑩聽他之言，心下甚爲慌張問道：「有性命之憂！爹爹不是染上風寒而已嗎？怎會有性命之憂？仙翁，這該如何是好，無論如何請您救救我爹爹。」

仁齋仙回道：「濟世救人本就是醫者天職，姑娘妳勿憂慮，但令尊此症如果高燒不及時驅退，恐有生命之憂。這樣吧，老朽這身老骨頭，恐怕無法與你們如此趕路，但這症狀需儘快服藥，不得耽擱，明日下午

山，老朽便開立一帖柴胡桂薑湯藥方，你倆儘速快馬回去，務必在六日之內讓他服下。老朽行動較慢，再自行雇匹馬車前往煙波山莊便是。」

於是翌日三人下山，回到仁齋仙住處後，仁齋仙將藥方寫好交給江瑩，並吩咐說：「記得，令尊如果頭痛較甚，則藥方內再加『白蒺藜』；如果寒顫仍甚，加『荊芥穗』；如果肢體還是疼痛，多加『羌活』、『秦艽』。藥方之上我均有載明，你倆速去，老朽慢點便來。」

江瑩回道：「多謝仙翁，我已謹記在心。」

隨後，洛玉波將煙波山莊地點繪圖告知仁齋仙後，兩人便遵照仁齋仙之吩咐，快馬飛奔趕回煙波山莊。

由於時間緊迫，一路上除夜宿、用膳之外，兩人不斷趕路。但江瑩畢竟馬術較差，總是遠遠落後，洛玉波則常等江瑩趕上之後，繼續縱馬在前。

兩人行經雁石鎮郊一個彎路時，洛玉波一樣等候片刻，卻不見江瑩跟來，心下疑惑半晌，回頭來尋江瑩，遠遠來時路竟不見江瑩，洛玉波當下生慌，策馬飛馳尋找，大喊：「小瑩……，小瑩！」

忽見那黃沙大道旁的綠坡上，一行五、六個壯漢，牽著一匹白馬，其中一名壯漢揹著一個布袋，正笑呵呵地往綠坡那頭而去。洛玉波見那匹白馬乃江瑩乘坐之馬，但卻不見江瑩，細瞧之下，見那壯漢所揹之布袋，似乎包捆著一個人正掙扎搖晃著，洛玉波恍然驚知遇上山賊。



於是洛玉波惱怒之餘，縱馬急馳上前，一個縱身空躍，攔在那群大漢之前。

那群大漢本是有說有笑，見洛玉波攔在前方，一名大漢喝道：「哪個渾蛋傢伙！敢攔在你爺爺陳雄面前，你活得不耐煩了。」

洛玉波冷冷回道：「那布袋內裝著何物？」

陳雄以鬚張口吻說道：「那是爺等孝敬幫主的樂子，關你屁事！」

這時袋內之人發出驚恐叫聲：「洛大哥，救我，救我！」正是江瑩。

洛玉波眼神冷冽，對陳雄說道：「放開她！」

陳雄大笑數聲，一旁同伴跟著大笑，陳雄不屑回道：「放開她！要放開她……那我們還抓她做甚！」

洛玉波依舊冷冷說道：「我再說一次，放開她，我不追究，你們可以安然離開，不然，……就別想離開了。」

陳雄仍是哈哈大笑，說道：「哈哈，臭小子，你沒聽過血掌幫吧，你以為我們血掌幫在江湖混假的呀！今天是你別想離開了！」

洛玉波聽畢已是惱怒，但冷冷問道：「血掌幫專做壞事嗎？」

陳雄回道：「壞事？我們哪有什麼壞事，我們都做好事！拿點別人的銀子給兄弟們花用，哪是壞事；找些姑娘讓兄弟們享樂，哪是壞事，你說對吧？」一旁大漢仗著人多，又是跟著哈哈大笑。

洛玉波此時反倒冷笑，說道：「所以血掌幫專長是打劫強盜，擄掠婦女了！」

陳雄跟著笑道：「耶，說得好，那便是我們血掌幫專長，哈哈！兄弟，你該不會也要來搶這妞兒獨享吧，何不乾脆加入咱血掌幫。」

洛玉波問道：「血掌幫在哪兒？」

陳雄正經說道：「噢！兄弟，你該不是真想加入咱血掌幫吧！」

洛玉波笑道：「不，等洛玉波事情處理完，便上血掌幫去，讓它永遠消失江湖。」

陳雄聞言，氣憤說道：「臭小子，你誇口，不想活了。」

話畢，陳雄一掌劈向洛玉波而去，洛玉波輕輕一個側身避過那掌，身影以迅雷之速，急速來到那揹著布袋之大漢前，一掌往那大漢肩頭一震，那大漢臂膀立時喀的一聲，應聲而斷，跪地哀號，手中布袋脫手落地之前，洛玉波順手接過了布袋，並將那布袋放在地上。

這時陳雄同行之人，一名老者乃那日祥悅客棧與陽平秋交手之人，名叫鬼佬兒，見洛玉波這等身手，心知眼前之人乃強敵，不敢大意輕敵，連忙叫其餘同伴使出絕學應敵。

那鬼佬兒的冰火掌功力純熟，其餘同伴冰火掌雖未純熟，但已有七分功力，眾人分立五個方位合擊洛玉波。

因江瑩遇伏，且洛玉波平生最不喜見以強欺弱之人，更兼眼下急迫欲趕回煙波山莊，心中氣惱之餘，洛玉波為求速決，下手俐落。

只見鬼佬兒冰火掌勁力十分，一連八招綿密不絕，直逼洛玉波而來，洛玉波毫不避閃，絕學「迴雲

掌」應式而出，一式「風捲殘雲」與鬼佬兒接掌，那風捲殘雲之式，掌法神出鬼沒，打得鬼佬兒一時無法招架，再與洛玉波對掌一震，鬼佬兒當下五臟俱創，面色駭然。

一旁四人見狀上前搭救，洛玉波一個回掌，掌勁渾厚，瞬間分別擊在其中三人胸前，那三人當場嘔血身亡。陳雄則是逞口舌英雄之人，未敢近身與洛玉波相搏，因此逃過一劫。

陳雄拔出大刀護於胸前，手中發抖，顫抖說道：「臭小子，你給爺記著，血掌幫會來討這筆帳！」

洛玉波冷眼而視，冷漠說道：「不必來討，血掌幫既然無惡不作，洛玉波一定會前去滅你血掌幫。至於你，我已說過，今日別想離開了。」

聽聞洛玉波此言，鬼佬兒心知眼前洛玉波不會手下留情了，因此，當下心思脫逃之計。

突然，陳雄一個長刀壯勢晃動，轉身便要脫逃，洛玉波一個搶步，已來到陳雄面前，一掌正要擊落陳雄胸口之際，那鬼佬兒突然拾起一個石塊，使勁飛擊布袋內的江瑩，氣勁之大欲使江瑩斃命。……電光石火之間，洛玉波以迅雷之速回身布袋之旁，雙掌化去那石塊之勁力，並接於手中。

便在這一瞬間，鬼佬兒早已趁勢去奪江瑩之白馬，連忙上馬倉皇而逃，縱馬飛奔而去。

陳雄嚇得雙腳顫抖漏尿，眼看著自顧逃離的鬼佬兒，語抖喊道：「鬼……佬兒，別丟下我呀，鬼佬兒。」

洛玉波見危機已化解，急忙解開袋口放出江瑩，江瑩一見洛玉波，驚喊：「洛大哥。」雙眼垂淚，緊緊抱著洛玉波，仍是不住顫抖。想起方才自己險些被這等惡賊擄回玷汙，江瑩心中仍是驚駭萬分。

洛玉波安慰說道：「沒事，沒事！」

陳雄見狀，正要逃走，洛玉波回身開口說道：「站住！」

陳雄聞言雙腿一軟，踉蹌跌落於地，忙說：「大俠饒命，大俠饒命！」

洛玉波指著一旁方才被他扭斷手臂，正在哀號的大漢，及地上死去的三人，對著陳雄說道：「帶他離開，饒你們不死。我說過，來日，我洛玉波一定去滅你血掌幫，永絕惡類，到時如果還讓我見到你們兩個，尚未改邪歸正，下場跟他們三人一樣。方才逃走那人，回去轉告他。」

話畢，洛玉波將顫抖不已的江瑩扶上馬，隨後自己躍上，兩人共乘洛玉波的駿馬奔馳而去，留下一臉驚恐的陳雄。

原來方才洛玉波趕在前頭，轉過大路路彎時，一樣在路彎處等候江瑩。而血掌幫專嗜劫財搶奪，擄劫少女，惡名昭彰，故陳雄等一行人，正如往常般於黃沙大路設障，趁勢搶奪過往旅人財物。見洛玉波策馬在前之時，審酌一番後放他而過，卻見後方江瑩乃一女子，立即絆馬攔了江瑩，並把她擄入布袋掩人耳目，一群大漢見江瑩年輕貌美，一路上正談論著如何享樂之際，所幸洛玉波及時察覺趕來搭救，否則慢了一步便將不見江瑩蹤影。

洛玉波載著江瑩繼續趕路之時，江瑩在後方緊緊抱著洛玉波，想著方才那群惡漢輕佻之語，仍是冷汗直冒。一路上閃過她腦際的，是那夜洛玉波暗夜之下的救命英姿，以及方才的即時解圍，彷彿自己的救命天神。因此，她緊緊的抱住洛玉波，雖是防自己跌落馬下，實則是求得內心的安全感。



在歷經驚險之劫後，兩人終於趕回煙波山莊，江瑩見江天雨仍是高燒，且已陷入昏迷的命危之境，早已忘卻自己驚險的遭遇，連忙探詢江天雨的頭疼、寒顫、肢體疼痛狀況後，依仁齋仙之吩咐添加藥方，趕忙命人抓藥煎煮讓江天雨服用。

那江天雨服下仁齋仙所開藥方後，過了六個時辰，高燒果然稍退，於是一連三天服了九帖藥方後，高燒盡退，江天雨並已清醒，只剩肢體疼痛之症，眾人莫不讚嘆藥效神奇。

果在半月之後，仁齋仙終於來到煙波山莊，把脈診斷江天雨病情，又開了幾帖藥方讓江天雨服用，江天雨總算藥到病除，僅剩體力尚未恢復。於是仁齋仙謝過洛玉波打虎救命之恩後，便仙遊四海，繼續研究藥理而去。



### 結環贈伊許終身，血氣成錯摧肝腸

在煙波山莊內，自仁齋仙醫治江天雨離去後，經一個多月期間，莊主江天雨總算完全恢復往昔的氣色神情，驚險度過一劫。於是這晚，江夫人準備了一桌豐盛宴席，宴請洛玉波及家丁等眾人，以答謝眾人平日對江天雨照料之辛勞。

席間洛玉波一語，卻讓江瑩一陣心愁。洛玉波說道：「莊主既已康復，洛某在此也叨擾數月之久，明日便要告辭，前往臨安訪友，順此向莊主及夫人辭別。」

江天雨回道：「洛大俠不再多留數日，好讓江某盡地主之誼。」

洛玉波笑道：「洛某實在叨擾太久，莊主無須再客氣，我明日便將動身啓程。」

江天雨回道：「洛大俠助我煙波山莊甚多，江某還來不及言謝，何來叨擾。不過既然洛大俠有事要走，江某自然不便強留，改日有空，望洛大俠定要前來煙波山莊一敘，再讓江某招待。」

洛玉波自是真性之人，前已答應江天雨外出密會五大派期間，護衛江瑩及煙波山莊安全，見江瑩落淚心傷，順勢引導她心情，讓她改變思念羅俊的角度以遠離哀傷，並隨緣授她射箭騎馬等防身之道。俟江天雨五大派密會回莊後，原本已要告辭而去，卻見江天雨突染怪病，因此便繼續停留數月，待江天雨確已康復，洛玉波總算能寬心離去。

而洛玉波暫居煙波山莊數月期間，江瑩與洛玉波朝夕相處，兩人雖是兄妹相稱，洛玉波自然心如止水，江瑩心愛羅俊，自然將洛玉波當大哥相待，但時間日久，江瑩也就習慣這位大哥帶給她的安全感。

但這時，江瑩一聽洛玉波明日便要離去，她這數月的喜悅，頓時凝結。江瑩心想，眼前的洛玉波，其豁達灑脫的真性，已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態度，有洛玉波在身旁，她的內心是安全的，無懼的。在她心中已然不知，對洛玉波的身影是一種習慣，還是自己已經悄然愛上洛玉波而不自知。因此，一聽洛玉波明日便要離去，一時之間卻默然無語，直到晚宴結束。

先前數個月的夜裡，江瑩每夜均是香甜入眠；但今夜，她又是輾轉難眠。過去，為免九泉之下的羅俊憂心，自下定決心要過得歡欣起，她已不再心傷度日。

但此刻闔上雙眼，浮現腦海的竟不是她刻骨銘心的羅俊，而是風捲黃沙，揚動髮絲衣袖飄動時，玉樹臨風挺然而立的洛玉波身影，她心下不承認愛上洛玉波，她知道這是習慣後的寄託，她不斷反覆地告訴自己並未愛上洛玉波，因為……她自己認為不可以，她是愛羅俊的。豈料，心愈是抗拒，腦海愈是浮現洛玉波的身影，輾轉不能成眠。

星辰轉動，喚醒一夜沉睡的旭日，隨著東昇之陽普照大地，江瑩的心中愈是忐忑不已。

這時，洛玉波整理行裝後，來到大廳向江天雨夫婦及武雲辭行，卻不見江瑩。莊主江天雨說道：「感謝洛大俠這些日子對瑩兒的關照，江某銘感於心。瑩兒尚未起床，洛大俠是否等辭別瑩兒後再離去？」

洛玉波道：「怕她來送我，又不忍送客別離而哭啼，洛玉波就此告辭。」

江天雨回道：「既如此，就請洛大俠一路保重，後會有期。」

江天雨夫婦及武雲，一路由大廳送洛玉波到庭門。辭別了眾人後，洛玉波正要轉身離去，背後一句輕聲呼喊「洛大哥」，正是江瑩一身女紅妝緩步而來。

洛玉波見她來送行，回身來到江瑩身邊，說道：「原以為妳尚在睡夢中，便阻止莊主喚醒妳。」

江瑩故意氣道：「洛大哥好生見外，竟不向我辭別便要離去。」

洛玉波嘴角泛起微笑說道：「是，洛某失禮了。洛玉波就此告辭，望小瑩妳今後仍要歡喜度日，逝者已矣，來者可求，切記我語，勿再眷戀過往。」

江瑩回道：「我會的，我會歡喜過日，免讓俊哥九泉之下掛懷，只是……只是……」江瑩強忍淚水，勉力說道：「只是……洛大哥……要保重自己。」一句想挽留洛玉波的話，江瑩話到嘴邊，終究啓不了口，生硬吞回。

洛玉波仍是笑道：「那洛玉波就此告辭，諸位也多保重。」隨後轉身離去。

望著洛玉波灑然離去的背影，江瑩眼淚已然奪眶而出，腦海一幕幕回想那夜洛玉波臨危救命的情景、在客棧照顧自己的身影，以及兩人騎馬射箭、郊外燒烤的笑鬧聲，與前往尋找仁齋仙時，夜宿野外的種種情景。

這一幕幕的過往，都將隨洛玉波漸行漸遠的身影而成回憶。江瑩心中猶豫不已，不知是否要向前留住



洛玉波，把握這得來不易的幸福，……而淚眼依舊泛流，此刻她已心知，潸然的淚水非爲心愛的羅俊，而是……洛玉波。因爲，她已然知道，迴盪心底深處的，竟是自己……愛上了洛玉波……，但矛盾的內心卻又難以置信……。

終究，洛玉波的身影，……逐漸隱沒在綠草古道的盡頭。

畢竟，洛玉波乃天涯飄泊的俠客，這一離別，江甓能否再見洛玉波，終究只能寄望蒼天的因緣了！

這一方面，李玄揚及孫羽珊自那日在客棧與洛玉波辭別，回到家鄉沛坡村後，李玄揚便勤練洛玉波提點的迴雲掌招式。

一日，對於洛玉波指點之「璇璣穴」不解，便對孫羽珊問道：「珊兒，洛叔叔指點我武功之時，有關璇璣穴我卻不解，其穴位在何處？」

由於孫羽珊自幼喜愛醫術藥理，小小年紀已熟諳經絡之學，並能熟知漢代張機所著之「傷寒雜病論」，因此，李玄揚問她璇璣穴之時，她便回道：「玄揚哥，璇璣位於胸骨前面正中，天突下一寸的凹陷中，端坐姿勢便可取穴。」

李玄揚聽她提「天突」穴，又是一陣混淆，於是孫羽珊索性將人體正經十二經絡及奇經八脈，對李玄揚講解說道：「玄揚哥，人體內六腑六臟共配置十二經，爲正經十二經，爲補助正經十二經，佈奇經脈巡繞周身。奇經有八脈：督脈行後背，都督諸陽脈；任脈行前腹，任養諸陰脈，……」李玄揚因洛玉波指點

迴雲掌後，對經絡奇穴更感興趣，便仔細聆聽孫羽珊講解有關經絡穴位之理。

果然在孫羽珊提點之後，李玄揚功力進步神速，對洛玉波所授迴雲掌第一式，約莫已領略五成。但畢竟洛玉波的武學根基高深莫測，因此，以李玄揚初次習武之人能領略迴雲掌第一式，已是難能可貴。

見李玄揚如此勤練武功，孫羽珊問道：「玄揚哥，自與洛叔叔別後，你便日日勤練武功，這麼認真辛勤練武，莫非想成大俠？」

李玄揚回道：「我不勤練武功，無法保護羽珊。這年頭蒙古韃子當道，若無武學根基，像那日被人欺侮，如何保護羽珊。」

由於兩人自幼相伴成長，雙方父母雖已指婚，但終究尚未過門，然李玄揚總將孫羽珊當成自己妻子，對她百般照顧，如今聽得李玄揚練武爲保護自己，孫羽珊當下感動回道：「玄揚哥，你待我真好。」

李玄揚說道：「珊兒，妳是我娘子，我當然要待妳好！」

孫羽珊嫣然回道：「玄揚哥，我們都還未成親呢，說人家是你娘子，也不怕別人笑話。」

李玄揚昂然說道：「有何笑話，誰人敢笑！孫伯父、孫伯母早將妳許配予我，妳就是李玄揚今生妻子，我哪怕人笑。況且我親手製了一件神秘之物，明天帶來給妳，就當妳我定情之物。」

孫羽珊疑惑，問道：「你製了什麼祕密之物？」

李玄揚語帶玄機道：「既是祕密，當然不能告訴妳囉！」

孫羽珊聽他此言，心知李玄揚之用心，內心暗自竊喜，嫣然而笑。

薄暮之下，只見兩人深情依偎身影，情郎志守愛人直到天荒，閨女許諾今生終至地老，正是少男少女的兒女情長，盼能彼此攜手，白頭共老。但畢竟異族入主下的江山，天地何時變色，人倫何時生離，總是考驗著多少眾生。

李玄揚回到家中，李母見他回來，正高興的端出一盤自己新創的點心讓李玄揚品嚐，那點心上下兩層麵皮，其中包裹內餡紅豆，李玄揚取過來咬了一口，嘗後說道：「娘，這餅好吃，內餡香濃，味道可口，不過……下次麵皮可再焦些，香味必更醇濃。」

李母反回應道：「餅皮太焦會有苦味，還是這樣熟度較好。」

李玄揚爭執說道：「焦度才有香味，不然妳試試。」

李母仍堅持道：「就說焦了會有苦味，這樣熟度較好。」

兩人爭執片刻後，李父本在一旁劈柴，這時冷冷回道：「魚已經焦了啦，再不快去就真會有苦味了！」

李母這才想起方才正在廚房煎魚，趕緊奔往廚房，果然那鍋底香魚已成焦魚，無奈晚餐之時，三人只得吃那半邊焦魚。

翌日，初陽東昇，李玄揚帶著親手自製之物，興高采烈地要出門，突見李母手中持物，匆忙跑至門前

說道：「玄兒，這麵筒餡餅待會兒拿給珊兒品嚐，也順便帶點過去給你孫伯父、孫伯母嘗嘗。」

李玄揚看了那餡餅，皺眉回道：「娘，妳餅皮還是沒烤焦些呀！」

李母仍是嘔氣回道：「我懶得跟你囉嗦，這已夠焦，烤得太焦會有苦味，你偏要爭執。拿去給珊兒吃吃，讓她嘗嘗再說。」

李玄揚不悅說道：「這餡皮沒烤焦又不好吃，送給孫伯父豈不丟臉，我才不要！」

李母氣火說道：「你這孩子，叫你拿去就拿去，不好吃丟老娘的臉沒關係，反正不甘你事！」

李玄揚心有怒氣，「哼」的一聲，應聲甩門而出，便往孫羽珊家去。

李母餘怒未熄，對李父說道：「嫌老娘做的餡餅不好吃，不好吃以後就別吃了，哼！」

李父木訥之人，並未回她話，繼續無語地逕自綁著地上的柴薪，李母對著木訥無語的李父嘮叨半晌後，也覺無趣，便做自己的事而去。

李玄揚出家門後心雖不悅，但仍帶著那麵筒餡餅，出門找孫羽珊而去。到孫羽珊家門口，李玄揚也就忘卻方才與母親的爭執，拿了一個麵筒餡餅讓孫羽珊品嚐，並將其餘餡餅交給孫父及孫母後，兩人便攜手嬉戲而去。

兩人來到常遊舊地，李玄揚歡喜地說道：「珊兒，妳把眼睛閉上，我有一物送妳。」

孫羽珊嫣然笑道：「什麼東西如此神祕？」

李玄揚嘴角微笑，得意笑道：「閉上眼就是。」於是孫羽珊依他之言，闔上雙眼，暗自期待。



李玄揚從懷中掏出一物，正是一只竹編的手環，那竹編手環以五色細竹環編而成，五彩交錯，細緻美麗，環上李玄揚親自刻著大大一個「玄」字。李玄揚將那只手環持於孫羽珊面前，並不意孫羽珊睜開眼睛。

孫羽珊不知所以，睜開眼睛，見那只手環細緻，欣喜說道：「玄揚哥，這是什麼，這是你親手所製麼？」

李玄揚將那只手環套於孫羽珊右手腕上，並說道：「羽珊，請妳當我李玄揚娘子，我要守妳護妳終生，並要妳生生世世當我李玄揚之妻。這手環我花三十多日親自編製，作為妳我的定情之物。」

孫羽珊感動淚流道：「玄揚哥，我既已許你終身，你又何須耗時自製這手環。」

李玄揚將她擁入懷中，說道：「珊兒，妳待我好，我深知道，故製這手環作為我倆定情之物，日月共鑒我李玄揚真心，以此手環為證，偕妳到老。到時兒女成群，讓爹娘及孫伯父、伯母含飴弄孫。」

孫羽珊依偎在李玄揚懷裡，嬌羞拍著李玄揚胸脯，呢喃說道：「你羞也不羞，都尚未成親，就想兒女成群，你壞也不壞？就想欺負人家。」

李玄揚正經回道：「傳宗接代理所當然，有何好羞！」

孫羽珊羞澀道：「你討厭啦，都還未成親，以後再說啦！……這手環我要好好收藏著，看玄揚哥你以後是否好好待我！」

於是李玄揚訴說著自己以後的生活，他想學習李母廚藝，開家小館，與孫羽珊及家人平凡過日，孫

羽珊則立志學醫濟世。李玄揚並問道：「珊兒，妳最想吃什麼菜，到時我將那道菜當我們館子的鎮館名餚。」

孫羽珊回道：「我最想吃伯母燒的那道『椒鹽排骨』，我一想到就垂涎三尺，回味無窮。」

李玄揚說道：「我最愛那道『紹興醉雞』，這樣好了，我倆來將這兩道菜做個對聯，以後張貼在館子門前。」

孫羽珊附和回道：「好，好，這樣十分有趣。那我這道菜你如何做聯？」

李玄揚想了一下，天真地說了上聯道：「那就『椒鹽排骨沛坡香』，如何？」

孫羽珊孜孜笑道：「好似不怎麼經典名句的感覺，這菜名要改個名稱嗎？」

李玄揚正經回道：「椒鹽排骨就椒鹽排骨，改個名稱反而不知是椒鹽排骨，所以就椒鹽排骨吧！」

孫羽珊嫣然笑道：「好吧！那玄揚哥這道菜，我就叫做……『紹興醉雞酒濃醇』好了！」

李玄揚聽完，低聲吟了一次：「椒鹽排骨沛坡香，紹興醉雞酒濃醇。」又自己低聲吟了數次，大聲叫道：「好，極好，我回去將這兩道佳餚好好學透徹。」

兩人嘻笑的討論如何開館子，店名要取「玄珊小館」等等，孫羽珊則偶談自己將如何濟世救人的偉大理想。

直到初暮時分，兩人漫步回家，行經一處大宅門前，突見約莫八個大漢圍成一圈，圈內正有一年輕女

子淒厲大喊「救命」，但四周尚有路人行過，卻未有人敢上前制止，一見那群大漢便即避過。

李玄揚在遠處即聽見那救命喊聲，見無人上前搭救或制止，原不以為意，但近前一看，竟見一蒙古少年在光天化日之下，正要強行非禮那年輕女子。但因那群大漢相貌均是蒙古人，且衣著顯是元朝皇室貴族裝扮，行過之人豈敢惹事，紛紛走避，任由那蒙古少年欺侮那年輕女子。

李玄揚近前之時，那蒙古少年已將那年輕女子壓制於地，並將其衣帶扯斷，正要撕去那女子上衣綢緞，李玄揚上前見狀，大聲喝道：「你們做什麼，竟在欺負這大姊姊。」

那蒙古少年被李玄揚之聲喝止，一旁的幾個蒙古大漢怒目說道：「小子，你不想活了，敢妨礙世子好事。」

那蒙古世子做事從不敢有人干涉，如今竟被一個小子喝止，心中有氣，當下放下那年輕女子，起身走到李玄揚身邊說道：「小子，你可知本世子是誰？」

李玄揚朗聲回道：「我管你是誰，欺負弱女子就是混蛋。」

那蒙古世子冷笑說道：「呵呵，我列里哥從伊兒汗國到中原，一路上不敢有人阻止我任何事，你這小子有眼無珠，不知本世子是誰。好，本世子就在你面前，好好享受這女子讓你看看，看你如何來管。」話畢，又將那年輕女子抓在手中，強行往她臉上吻去，雙手並已將那女子上衣扯落至肩。

只聽得那女子驚嚇叫喊：「不要，不要。」

李玄揚雖知他乃蒙古人，卻不知是何身分，見著他脫去那女子上衣，並已將那女子再度壓制在地，正

要褪去裙襖，按耐不住火氣，惱怒之下，洛玉波傳授之迴雲掌瞬間上手，一個迅雷不及掩耳，一掌往那蒙古少年後腦擊落。

李玄揚這一出手，驚煞在場那些蒙古大漢，眾人以為李玄揚只是個小少年，能有幾兩重，本不以為意，一旁跟著那蒙古世子起鬨欺侮那女子。豈料，李玄揚竟一掌往蒙古世子後腦擊去。由於李玄揚所學乃洛玉波獨門迴雲掌，雖是第一式僅有五成功力，卻是掌勁威力不小，又因那蒙古世子非練武之軀，筋骨脆弱，李玄揚一掌擊落之時，登時腦漿迸裂，當場身亡。

這突如其來的衝擊，一旁大漢不及防備，蒙古世子已被李玄揚擊斃，那八名大漢錯愕之餘，急忙上前將李玄揚制伏，李玄揚畢竟年紀尚小，雖學迴雲掌但未臻熟練，氣力終究不及那八名大漢，當下立刻被制伏押解。

孫羽珊見狀立刻上前阻止說道：「你們快放開玄揚哥！」

一名大漢猛力將孫羽珊推落，孫羽珊跌坐於地。

李玄揚見狀喊道：「珊兒，珊兒，你們不要欺負珊兒。」

一名蒙古大漢因見保護的世子驟死，顫抖語氣說道：「你這小子，竟……竟……然殺死世子。我等保護世子卻讓世子遭殺，真……真是被你害慘。你肯定是不能活命。既然兇手是你，便將你押回伊兒汗國治罪，我等才能脫罪……。」話畢，抱著蒙古世子屍首，並將李玄揚押解而去。

孫羽珊一路哭喊：「玄揚哥，放開玄揚哥！」數度上前拉住李玄揚，卻被那大漢使力推落於地。



一名大漢並對孫羽珊厲聲喝道：「這小子犯下滔天大罪，準備爲他收屍吧！」

孫羽珊聞言慌亂，見那群人已將李玄揚押走，急忙奔回李玄揚家中，將李玄揚被押走一事告知李父和李母。

李父和李母聞言，驚慌失措，急忙前往官府詢問如何釋放李玄揚。

官府之人道：「你兒子恐無生機了，他竟殺了世子——列里哥……，你可知列里哥乃伊兒汗阿八哈的義子，這下你兒子只有死路一條了！方才護衛已將你兒押赴大都，由朝廷親自決定如何處決。他這是重囚犯，恐怕你們要探監也很困難了！」

李母一聽，不敢置信今早方才與她嘔氣出門的愛子，今晚竟已回不了家，當下氣血衝腦，立時昏厥而去。

李父將李母攙回家中，李母甦醒後，見不著愛兒李玄揚悲痛萬分，對李父說道：「我要去找玄兒，我要去大都找玄兒。」

李父雖木訥寡言，但愛子被囚，內心自是悲痛，聽李母要去尋愛子，回道：「昨日官府有說，恐不能探監吶！」

李母泣喊：「不能探，我也想法兒探，生要見人，死……死……也要見玄兒呀！」話至此，李母已是老淚縱橫。

李父安慰說道：「好，好，既然如此，我們明日便動身前往大都。」

夫妻兩老一夜悲痛難抑，徹夜整理行囊。待至黎明，兩老至孫羽珊家中辭別孫羽珊及孫父、孫母。

孫羽珊因一夜哭泣，雙眼紅腫，聽李母要前往大都尋李玄揚，說道：「伯母，羽珊與你們一同去尋玄揚哥！」

李母雖憂心愛兒，但仍保有理智，對孫羽珊說道：「珊兒，玄兒眼下生死不明，妳隨我兩老前去，只是誤了青春。待我倆探得玄兒消息，再告知妳，妳切勿隨我倆前去，而讓父母憂心。」

孫父說道：「珊兒既已許配玄兒，我看讓珊兒陪你們前去，也好有個照應。」

李母說道：「雖是許配，但終未成親，玄兒生死如何，尚未可知，不能誤了珊兒終身呀！你們等等消息，我兩老前去便可。」

拗不過李母的堅持，孫羽珊只得目送李父、李母離開。那兩老畢生不曾離開沛坡村，如今爲尋愛子，背負行囊遠離家鄉，晨光中，只見兩條單薄衰弱的身影相互扶持，步上茫茫未知的尋子之路。

而這一天的夜裡，夜空明月格外圓亮，月光灑落倚窗思君的孫羽珊臉上，只見她仍是雙目垂淚，心繫押赴遠地的李玄揚，這一別，究竟是生離，抑或死別，她已不敢多想。望著昨日李玄揚送她的竹編手環，上頭刻著「玄」字，靜然映入眼簾，孫羽珊不由嗚咽而泣，心想怎地昨日恩愛，一夕如此。此刻……縱然伊人泣盡淚水，斷腸而悲，終究改變不了李玄揚離去的事實。

同樣的月光，在煙波山莊之內，自洛玉波離去後數月，江瑩終日悶悶不樂，眉頭深鎖，想起與逝去的羅俊諸多往日回憶，腦海卻又刻刻浮現與洛玉波相處的歡笑身影。

幾經思索後，她心知縱使深愛羅俊，但卻永遠也喚不醒羅俊，於是……，心中深深思索洛玉波那夜開導之語：「緣起之時，當把握當下率心而為，勿錯良緣。若錯良緣之機，往往需付出渡涉水火、歷盡滄桑的代價，才能追回錯失的機緣；但即使如此，那若是生命的價值，也該用生命去追回。然緣滅之時，也該讓它隨風而去，任水而流，將那一瞬相遇的刻骨回憶，永銘於心，而非眷戀。」於是，江瑩內心有了決定。

翌日，江瑩起個大早，來到大廳，江天雨夫婦正沏茶而飲，江瑩一見雙親，一改洛玉波離去後數月的悶沉，說道：「爹、娘，早！」

江天雨一臉霧然，見女兒臉上紅妝，氣色與昨日之前大不相同，疑惑問道：「瑩兒，早！今兒個怎地起得如此早？」

江瑩回道：「爹、娘，女兒有一事要與爹娘商量，望爹娘恩許。」

江天雨更為疑惑道：「瑩兒，何事說來無妨。」

江瑩說道：「爹，女兒長大了，本想嫁予俊哥終老，如今俊哥已逝，女兒當思歡欣度日，不應讓俊哥九泉之下為我憂心。而俊哥既逝，女兒本已無心再論情緣……，但……女兒總不能永遠依賴爹娘，也應另覓良緣才是……。豈料，那蒼天已然安排好的情緣，我卻錯失了！」

江天雨驚訝回道：「錯失！何來錯失情緣，爹怎不知？」

這時一旁江夫人疑惑片刻後，恍然大悟說道：「洛大俠，不會是洛大俠吧！」

江天雨回道：「洛大俠，洛玉波！」

江瑩點頭說道：「爹，女兒這幾日思索，自他救我，照顧我，開導我，陪我度過最傷痛的時候，我卻能為俊哥活得更快樂，更踏實，就是因為有他。尤其是他給我的安全感，那是……，那是……女兒沒有過的感覺。可是，……」

江瑩突然紅了眼眶，繼續說道：「可是，我卻錯過了，我沒能開口留住他！爹，那是上天安排賜給瑩兒的因緣，但……我卻錯過了……」

江天雨靜默良久，淡淡說道：「早知妳喜歡他，爹也會幫妳留住他！那是難得的英雄。」

江瑩回道：「我沒能將他的話好好思索，他曾開導我說：緣起之時，當把握當下率心而為，勿錯良緣。而我卻在此當下，……錯過了他。」

江瑩眼神突然轉為堅毅，繼續說道：「爹，洛大哥說得沒錯，既然錯過了，只能自己去追回錯失的機緣。即使要付出渡涉水火、歷盡滄桑的代價，我也要去找尋他，那已是女兒生命的價值。」

江天雨一聽江瑩要去尋洛玉波，心下生慌說道：「可妳要如何去尋，依他所言，他居於遠在中原人罕至的台灣島，且目前又不知所蹤，豈非大海撈針。」

江夫人更是心疼女兒，含淚說道：「不，我不准，那台灣島不知在何處，我不准妳去。」



江瑩垂淚跪了下來，求道：「爹、娘，女兒知你們疼我，不忍我有絲毫損傷，但女兒這條命，畢竟是洛大哥救回來的。昨夜深思，女兒心意已定，無論天涯海角，女兒一定要去尋得他。他既在台灣島玉山之巔，待他去臨安城訪友後必回台灣島，女兒便去台灣島玉山峰尋他，望爹爹娘親成全女兒之願。」

江天雨仍是憂心不捨說道：「可那島上情況完全不知，妳如何去……」

江瑩打斷江天雨的話說道：「瑩兒知爹娘不捨，但女兒已經錯失因緣，我只能自己付出代價去找回來，女兒心意已決，請爹娘成全。」

江天雨夫婦知女兒心意已定，又爲自己幸福去尋意中之人，心雖不捨，與江夫人商量後，兩人也只能成全江瑩之願，於是江天雨說道：「既然妳心意已定，爹娘只好許妳，由武雲一路護衛妳去，爹娘才能放心。」

江瑩喜悅回道：「謝爹爹及娘親成全，無論尋得洛大哥與否，瑩兒都會回來向爹娘報安。」

於是，數十日之後，估算洛玉波應已回到台灣島，江瑩便在武雲護衛之下，乘船前往台灣島去尋洛玉波，踏上那迢迢未知的情緣路。

而在錯失蒼天安排的姻緣之機後，江瑩此去能否尋得洛玉波，兩人能否再度重逢，在這亂世之秋的兒女情長，只能寄望蒼天的垂憐了！

江瑩與武雲兩人乘舟破浪，遠渡重洋橫渡那大海峽灣，此刻舟隨波流，江瑩心中所想已是那俠骨柔情的洛玉波，爲了羅俊，更爲自己的幸福，錯過的她便要自己去尋回。而此刻意堅情定的江瑩，看在武雲眼裡，已難想像是過去那驕矜的煙波山莊大小姐，武雲心中也爲江瑩感到高興。

在那漁樵精湛的駕船術下，兩人總算步上台灣島塵土。眼前所見，正是碧海藍天，雲雀飛鳴之景，又見遠處層峰疊疊，雲霧繞頂，一片遼闊之境。武雲讚嘆道：「這便是傳說中的流求，好美的景色！」

江瑩說道：「不，武雲，洛大哥說這是台灣島！」她四周環顧後，低聲嘆道：「他長年居此仙境之地，難怪如此性情灑脫不羈。」

武雲說道：「小姐，我們沿路去尋人問路，探知如何前往玉山峰，走吧！」

於是兩人步行片刻，見一處小村落僅約十多戶純樸人家，見有個老翁正在曬網，武雲上前問道：「這位老丈，請問您可聽過玉山峰？」

那老翁熱情說道：「你們要去玉山峰呀！哪兒很危險的。」

武雲回道：「可我們去找人，須上玉山峰去，還請老丈指點。」

那老翁說道：「哎呀！你們是中土來的吧，可能不知玉山峰之險，還是建議你們不要去的好呀！」

武雲說道：「感謝老丈提醒，可是爲尋人，我們一定得去呀！」

那老翁回道：「唉！好吧，不過上山一定要十分小心呀！看！你們什麼裝備都沒有，怎麼上山？等等吶！」話畢老翁入屋內備了點乾糧，出屋後拿給武雲說道：「這些個東西帶在身上，上山前的路途還很遠的，到了山下還有幾戶家，還要補點乾糧再上山，一路要小心呀！」

原來兩人只知來尋洛玉波，卻不知島上鮮有人居，不似中原處處尋得客棧用餐，銀兩盤纏在此是一無用處，幸得那老翁古道熱腸，讓他兩人帶上乾糧上路，否則一路上兩人將無食糧，更遑論上山去尋洛玉波。隨後經那老翁指引路途，兩人謝過老翁後，便一路往玉山峰前去。

兩人一路往玉山峰而上，山中崎嶇路岔，越往高處，風寒刺骨，一路可眺圓柏、冷杉、鐵杉及雲杉分落而生，絕美景色渾然天成。行了數十日，兩人終於來到一處啞口，見群山高聳入雲，再遠眺玉山峰，見那玉山峰山形高峻，四面陡壁危崖，南北兩側更是千仞峭壁，絕壑深溝。

此刻正值午後時分，兩人雖往玉山峰而來，卻不知如何去尋洛玉波，無助的兩人對目而視。卻在這時，驟然間風雲變色，山嵐瞬間迴盪山間，兩人訝異這風雲怎會如此詭譎之際，不過半個時辰，竟已雲霧繚繞，更兼風吼處處，江瑩見狀一時心驚不已。

武雲說道：「小姐，此處突然風大，又是雲霧蔽日，我們還是找處安全之地歇息再說。」

江瑩回道：「好吧！午前還是晴空萬里，怎地馬上風雲變色！」

武雲說道：「高山風雲常是如此，總不按牌理出牌。小姐，我們走吧，前面那絕崖小徑十分危險，小姐務必小心，過了那危崖有處山凹，我們便到那兒歇息再說。」

於是兩人小心翼翼按原路而回，步經那絕崖小徑之時，突捲刺骨狂風，登時飛砂走石，江瑩心慌之際，步履顫抖，忽然一個不慎，「啊」的一聲尖叫，竟失足跌落腳下迷霧之谷，武雲聞聲回頭淒厲叫喊：

「小姐！小姐！」只見江瑩陡然墜落，消失在那迷霧深谷之中。心慌的武雲只能身貼絕崖聳壁，無助驚慌地大叫：「小姐！小姐！……」，卻再也喚不回陷落深淵的江瑩。

此時群山空谷的萬壑中，只聽得忠心武雲斷腸悲嘯的叫喊聲，一段錯失的因緣，竟是香消玉殞仍換不來，無語蒼天只能默嘆，靜靜看著人世間的兒女情長。

如果那世俗凡人能懂蒼天的細心安排，也無須歷盡水火，捨命追求那刻骨銘心的情緣；可卻也只有刻骨銘心的情緣，才讓世人更懂真情無價，蒼天又豈能知！

風停之後，面色慘白的武雲，驚慌的沿路涉谷以尋江瑩，但那絕壁深淵雖目可視，卻無路可下，武雲一路蜿蜒去尋，卻迷失了路，尋了數天，自然再也尋不得江瑩，失落無助的武雲，只好滿懷愧疚，回煙波山莊報知江天雨。江天雨夫婦聽聞噩耗，傷心欲絕，哭斷肝腸，卻再也見不到心愛女兒江瑩。

江天雨心中懊悔萬分，早知如此，說什麼也不讓江瑩去尋洛玉波；但如今再多的懊悔已無意義，失去最鍾愛的女兒，如今只能終日以淚洗面，了度餘生。





## 忘年會英雄相惜，賜神功託江山密

話說李玄揚自誤殺列里哥後，被一路押解至大都皇城。

由於列里哥乃伊兒汗國君主阿八哈之義子，因此大元朝廷急送文書前往波斯，通報伊兒汗——阿八哈此事，以候阿八哈派員前來接押李玄揚前往伊兒汗國，由阿八哈親自審理處決。

伊兒汗阿八哈獲報得知列里哥被殺之事，甚為震怒，立派將士前往中原接押李玄揚。而為等候伊兒汗國派員接押李玄揚，元廷便將李玄揚暫囚於兵馬司土牢中。

獄卒將李玄揚押入兵馬司土牢後，說道：「小子，其他牢房沒位了，你又只是過客等候押解伊兒汗國，所以在這裡好好待著，珍惜幾天活的日子，可不許給我胡來，等到伊兒汗君主派員來，再押你去赴死吧！……你還真夠大膽的，敢殺世子！真服了你！」話畢，那獄卒搖搖頭，將牢門上鎖後離去。

這時，李玄揚見所囚之土牢昏晦陰暗，同牢之內，有一中年書生當中閉目盤坐。那中年書生雖是鬚長髮亂，卻是面容凜然，毫無憔悴之色。

獄卒走了之後，李玄揚獨自倚坐牆角，懊惱自己的血氣方剛，以致鑄成大錯，今後是否有緣再見雙親及孫羽珊，他心中已無法企盼。

想到這裡，李玄揚不由大嘆一聲：「唉！」

那中年書生聽獄卒之言，已知李玄揚擊殺蒙古世子，此刻卻聽他嘆息之聲，睜眼說道：「大丈夫嘆什氣！枉你有擊殺蒙古世子的豪氣，卻在此哀聲嘆息！」

李玄揚回道：「大叔，您有所不知，我沒要殺他呀！我剛學武，無法控制力道，那掌擊出之後，不知威力如何，豈知竟……唉！我上有高堂須奉養，下有未婚妻之誓約，如今卻因自己的血氣方剛，而身陷囹圄，所以嘆息呀！」

那中年書生回道：「異族侵我大宋漢邦，多少家庭破碎流離，似你這等境遇，未來將不知又有多少！真我大宋子民之難……不過，小兄弟，你有此等勇氣擊殺蒙古世子，也顯氣魄非凡，文某佩服！」

李玄揚道：「唉！是那蒙古世子欺人太甚，光天之下便要欺侮一個大姊姊，我自然氣不過！」

那中年書生回道：「比起屈膝異族的大宋朝臣，小兄弟你夠志氣了！」

李玄揚又道：「對了！大叔，您又怎會囚禁在此？」

那中年書生說道：「這事說來話長，對了，小兄弟，你如何稱呼？」

李玄揚回道：「我姓李，名玄揚，大叔您呢？」

那中年男子說道：「我姓文，名天祥。忽必烈要我歸順，我不從，便將我囚禁於此牢之中。」

李玄揚疑惑問道：「忽必烈是誰？」

文天祥遲疑了一下，回道：「忽必烈是蒙古大汗，現在卻侵我中原，自稱元朝皇帝！」

李玄揚眼神一驚，訝異問道：「皇帝！我只知有皇帝，卻不知皇帝名為忽必烈。皇帝要你歸順，大

叔……，那你卻又為何不歸順呢？」

文天祥道：「玄揚老弟，你願被蒙古統治嗎？」

李玄揚咬牙氣憤回道：「我若願被韃子統治，就不必打死那惡劣世子，以致與家人分離至此了！」

文天祥見他如此氣憤，笑道：「玄揚老弟好骨氣！……那忽必烈要我歸降，以鞏固其統治政權，行其以漢制漢策略。但北朝與武侵略我大宋疆土，文某乃大宋朝臣，豈能歸順他蒙古異邦，何況我大宋將士多少英魂前仆後繼捍衛江山，終是證明我大宋王朝並非屈膝異族而獻江山。大丈夫立於天地之間，應仰不愧天，俯不愧地，自古忠臣不事二主，如今文某寧可斷頭，何言歸順？」

李玄揚望著文天祥佩服說道：「大叔，佩服佩服！我則與你不同，我非不怕死，而是誤殺那世子！您是明知會死，卻寧全志節，因此玄揚佩服！」兩人如此閒聊甚久，直到獄卒送來飯菜才停歇。

經過數日的相處，兩人雖是年紀相差懸殊，但卻無所不聊，閒聊之間文天祥已能了解李玄揚的重情之義，雖知李玄揚因年少而血氣剛盛，但卻是惜情重義之人，於是文天祥心下了決定。

文天祥說道：「對了！玄揚老弟，文某當年於五坡嶺匆忙被俘，經輾轉囚禁於此，未遇識人交代要事，方才突想起此事，今將此要事託付予你，望你有緣尋得我大宋後裔再圖大事！」

李玄揚聞言，一臉疑惑的看著文天祥，淡然說道：「大叔您被關幾年了？」

文天祥回道：「自五坡嶺被俘迄今，已有三年多了，被囚至此也有兩年。」

李玄揚一副無奈之態，冷笑道：「文大叔，你不要說笑了！我殺了蒙古世子，聽說是死罪耶，你將要事託付於我有何用處，我可會比你早死呀！」

文天祥一聽此言，深覺有理，怎會交代一個比自己可能早死之人要事，於是不由也自己發笑。但經仔細思索後，仍安慰李玄揚說道：「玄揚老弟，你話雖不錯，但我還是應將此事交代予你，如我比你早亡，你尚可再交代他人。但是切記，仍不可放棄任何生機，世事往往會有九死一生的轉機。」

李玄揚無奈笑道：「大叔，你又說笑了！我可沒那種有本事刀下留人的皇親國戚可以救我耶！哪有九死一生的轉機！……不過大叔既有要事交代，玄揚謹記便是。」

文天祥將李玄揚叫至身邊，低聲對他說道：「如果玄揚老弟大難不死，則宋室江山尚有興復機會。」

李玄揚也是低聲問道：「元朝已統治，如何有機會？」

文天祥說道：「這事說來話長，是有關日月星三珠開啓乾坤門之大事。我朝太祖趙匡胤以文爲重，不重習武，故歷代兵書、武功祕笈均沒收藏於藏經閣。蒙古軍南下時，我與張世傑及陸秀夫憂心兵書、祕笈落入蒙古人手中，曾商議打造乾坤門收藏兵書、武功祕笈，但卻未付諸行動。」

李玄揚心下好奇問道：「打造乾坤門，那後來你們有付諸行動嗎？」

文天祥回道：「有！其後，蒙古軍攻克襄陽城時，我等三人鑒於大宋曾因北方金人攻克開封而淪陷，如文物重資淪於敵軍之手，則難圖後事。因此，爲確保後起之蓄積，並避免兵書及文物落入蒙古軍之手，遂決議開鑿乾坤門保存資產，以圖後事。乾坤門由張世傑命人派調工匠鑿山開挖，自峨嵋山牛心嶺北麓開



挖，寶物則由我派員護送，護送之人卻不知護送之物為何，且護送完成後，由我炸山封存。而陸秀夫則命人由牛心嶺南麓挖鑿另一端開啓之門，並打造日、月、星三珠，以作爲開啓乾坤門之鎖鑰。如此一來，所挖鑿之工匠均以爲是挖掘帝王陵寢，也就無人知曉乾坤門之密，自能保全宋室資產不落入蒙古人手中而遭摧毀。」

文天祥說得詳細，李玄揚聽得專注，這時，獄卒突然送來晚膳，文天祥立即停話不語。

那獄卒對李玄揚說道：「小子，好好多吃這幾餐，免得到陰間當餓鬼，聽說已經去通知伊兒汗國了，等那邊來人便把你接走。」

獄卒離開後，兩人用過晚膳，文天祥便再繼續說道：「那乾坤門內分日廳、月廳及星廳。我運送寶物時，於大廳，也就是日廳，放置一把天虹寶劍；左有月廳，放置黃金；右有星廳，放置文物資產及兵書祕笈。大廳懸掛天虹寶劍之用意，乃因天虹劍爲岳武穆當年佩劍，威震北域，但自武穆將軍遭害後，寶劍便下落不明，後有一名江湖高人，人稱一筆春秋柳行風，將它送還給朝廷，從此藏於宋廷宮中。由於寶劍鋒利且保存完好，置於乾坤門內明顯處，如因異心之人攻入，奪得名劍後，則自欣喜攜劍離去，不會覬覦另兩項寶物；但如正義之士得劍，則能持天虹雄風，號召仰慕岳武穆精神的正義之士，雪復大宋神州。」

此時，文天祥細細端望牢外，確認無人後，繼續低聲說道：「月廳則藏黃金，作爲未來抗元扶宋之資金。星廳則箱存宮中保存完好之歷代文史資料及兵書武略等，此等文物如落於蒙古軍之手而摧毀，則漢族文化盡失矣，所以最爲重要。」

李玄揚甚爲好奇，便問道：「既然無人知道乾坤門，後人又如何尋得寶物？」

文天祥回道：「這便是我今日要託付你的重點。乾坤門之開啓地點，陸秀夫命人繪刻於三珠之上。這三珠即爲日耀珠，交由張世傑藏收；月靈珠交由陸秀夫藏收；我則藏收這星炫珠。因此，今告知你此事，便是要將我藏置星炫珠之地告知予你，你若幸能生出此牢，便去尋它，以匯聚三珠開啓乾坤門。」

李玄揚這時搖搖頭，嘆道：「生出此牢，唉，文叔，我也希望呀！」

文天祥拍他臂膀安慰道：「聽天由命，但樂觀些！」

這時，李玄揚突然握拳信心回道：「好，文叔，我一定會活下去！」

文天祥聽他此言，不由發笑，笑道：「哈哈，對，就是要如此樂觀有信心，就算要死，也要昂首笑入黃泉。」

李玄揚回道：「好，文叔，砍頭前我一定大笑三聲！不負你所望。……對了，文叔你方才所要託付之星炫珠，藏於何處？我若生出此牢，一定去尋。」

文天祥高興回道：「有你此言，託付要事後，文某可死矣！文某當年於江西對抗蒙古軍時，見情勢危急，爲免自己遭遇不測而失落星炫珠，故於行經黃公灘時，見一處公墓安座數十座墓碑，於是另掘一處墳墓，並取其『惶恐』之義，立碑爲『黃孔』之墓，將星炫珠埋置於墓內。以後你如能生出此牢，記得前去江西黃公灘附近墳場，尋找一個『黃孔之墓』，擊棺取出那星炫珠。當年敵將張弘範押我至伶仃洋上，迫我修書招降張世傑時，我便想起此事，曾將藏置星炫珠之處，隱喻於文詞中，盼張世傑能懂我意。豈料他

竟……唉！他竟早我先赴黃泉。」

這時文天祥又想起三年多前的厓山海戰，回憶起陸秀夫及張世傑殉難之景，不由悲從中來，頓時轉頭仰天，難過無語。

突然，文天祥恍然想起張世傑當時本要再以楊太后之名，再扶宋主之事，於是猛然回身對李玄揚說道：「對了，玄揚老弟，尚有一件更為重要之事，文某險些忘了。你如真能開啓乾坤門取得諸寶物後，去尋宋室後裔，以天虹劍扶持宋室後裔，再顯當年武穆之威，雪復我大宋神州。這宋室後裔乃當年靖康皇帝於北地所生之子趙訓，趙訓逃出北地後所生之六世玄孫，名為趙平，目前居於連峰岡，此乃目前僅餘可尋之宋室血脈。此事務必記得！文某險些忘記這件重要之事。」

文天祥將此重要之事託付李玄揚後，李玄揚當下雖仔細聆聽，但仍心知自己死期不遠，終究將無法完成文天祥託付之事。

此後數個多月時間，兩人獨處於土牢之中，論天說地，文天祥則偶說四書五經，及孔孟之道讓李玄揚明瞭。由於兩人均為死囚，不知何時將死，以及何人先死，便在這兵馬司土牢中，竟此結為忘年之交。

這一日時近中秋，文天祥突想起一事，便對李玄揚問道：「玄揚老弟，你囚禁於此已有多久？」

李玄揚回道：「約莫五個多月了。」

文天祥想了片刻說道：「自這獄卒更換後，未聞此獄卒提及伊兒汗國之事，你所犯既是死罪，時過五

月之久，怎未見來人？」

李玄揚回道：「文叔之言也對，那蒙古人說我殺了阿八哈義子，又說那阿八哈是君主，我必處死罪，要押往伊兒汗國，怎麼現在還未來押我？」

文天祥說道：「所以這事應有蹊蹺，說不定玄揚老弟真有九死一生的機會。」

李玄揚聽文天祥此言，心中甚感奇怪，心想：「我擊殺那列里哥之時，所有蒙古隨從及官府人員均甚慌張，直說要押往伊兒汗國去處置，可是那伊兒汗國卻為何尚未派員來押我，這事甚奇！」

這時文天祥說道：「玄揚老弟，說不定你真洪福齊天，能有絕處逢生之幸。文某突想起一事，欲將兩套我所背誦之武功心法，口述傳授予你。」

李玄揚詫異回道：「武功心法？文叔你也會武功嗎？」

文天祥回道：「文某平日國事煩心，實無暇勤練武藝，以致雖能熟背這兩套絕世武功心法，卻無緣修練。」

李玄揚問道：「哪兩套絕世武功？玄揚很好奇。」

文天祥回道：「一為上乘輕功心法『追雲步』，據說當年達摩祖師以此輕功，一葦渡江，可見其輕功之修為。另外一套，乃修為更高之內功心法——『菩提易筋經』，當年達摩祖師傳授少林神僧『易筋經』後，再悟金剛經文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之深意，研創最後一式『無住菩提』，其功虛實互換，時而虛時而實，虛時如幻如影，實時排山倒海，雷霆萬鈞。由於修練者功體非臻上乘，心未達無所



住之境界者，不可修練，否則必走火入魔。因此，達摩祖師不敢傳授，以免少林神僧誤練而入魔。」

李玄揚問道：「達摩祖師既未傳授，文叔又怎會有武功心法？」

文天祥回道：「當年達摩祖師將『無住菩提』以梵文載於禪宗傳法袈裟，並將那袈裟作為信物傳予慧可法師，又為免慧可法師誤練走火入魔，達摩祖師傳法之時，並未告知此事，心知有緣者自可得神功，而禪宗自六祖慧能法師以後，衣鉢袈裟未再後傳，因此可能無人知曉這神功。」

李玄揚說道：「可那六祖未傳袈裟，那袈裟又流落何方？」

文天祥回道：「當年唐武宗排佛後，六祖袈裟幸得禪宗門人保存收藏，後輾轉保存於宋室藏經閣，我朝當時有位翻譯經典之士，將此袈裟上之梵文譯為漢文，譯經之人並將少林易筋經與『無住菩提』彙集成冊，並將此武功心法命為『菩提易筋經』，載明應於少林易筋經練成後，方可領悟『無住菩提』式。而此神功心法便一直保存於宮廷中之藏經閣。」

李玄揚理解點頭後，又問道：「那文叔你又如何能見得這武功心法？」

文天祥回道：「文某於當年整理藏經閣期間，翻閱經書典籍時，幸見此『菩提易筋經』與『追雲步輕功』兩套武功心法，並將此兩部神功心法熟記，俟將來辛苦練成神功後，期許自己可如岳武穆將軍般，大破敵軍收我山河。唉！奈何國事煩心，無暇修練。今幸遇玄揚老弟年輕有為，將這兩套武功心法口述傳你，如你真能逢凶化吉，生出此牢，便可勤練神功以保家衛國。」

說此緣由後，文天祥便將那「追雲步輕功」及「菩提易筋經」武功心法，詳細背誦予李玄揚，盼李玄揚有機會逃出此牢，修練武功以保家衛國。李玄揚則將文天祥口述傳授的武功心法，經數日時間便全數銘記於心。此時，李玄揚內心也不由開始有些絕處逢生的期待。

果然，時過數月之後，時節已入十二月隆冬，獄卒已換過數次，仍無人前來押解李玄揚，或提刑李玄揚。因此，這段時間，文天祥除常解說四書五經讓李玄揚明瞭之外，李玄揚自己也偶而運功修習菩提易筋經心法。

由於當年孫羽珊曾講解經絡之學讓李玄揚明瞭，故李玄揚對菩提易筋經心法所載之氣息運行，及穴位經絡之理，更為容易理解，因此修習功體漸有成效。

又過數日，這一日乃臘月初八，忽有獄卒引領五位皇宮衛士，前來兩人關押之土牢門前。其中為首位衛士極為禮貌說道：「文先生，陛下有請，煩請文先生移駕，與我等前往晉見陛下。」

文天祥見狀聞言，說道：「不知北朝君主見我何事？」

那衛士回道：「恕我等不知，請文先生隨我等前往晉見便知。」

這時文天祥尋思：「忽必烈必又勸降，前所憂心乾坤門及宋室後裔之事，均已託付玄揚，吾事已了，無須再與他耗日拖磨，今番應讓他徹底放棄勸降之念。」

於是，文天祥來到李玄揚身邊，整理自己的儀容，並對李玄揚低聲說道：「千萬記得我囑託之事。」李玄揚聞言輕輕點頭以示明瞭。而這低聲說話動作，文天祥於整理儀容時做得順勢優雅，因此，衛士並未見著文天祥與李玄揚說話動作。

文天祥走出牢門之時，一名衛士在前引領，其餘三人在左、右、後看守，將文天祥護於中央，前往皇宮而去。而為首那名衛士對獄卒問道：「牢中關押這少年是誰？先前未見過，怎會關押在此？」

獄卒回道：「小的也不知道，前個牢頭大哥交接之時，只說這少年在此等候伊兒汗國派員前來押解，小的只知看守而已，不知伊兒汗國何時要來提押。」

那衛士問道：「他已在此關押多久？」

獄卒回道：「小的來此看守已有三個月了，卻不知他先前已關押多久。」

那衛士說道：「既是伊兒汗國之囚，速去通報兵馬司，或刑部，可先將人押往邊關鳴沙山暫囚，並遣人前去通報伊兒汗國，告知伊兒汗國前往鳴沙山暫囚牢接押即可，可免長途跋涉風險。」

獄卒聞言回道：「是，小的這就去通報兵馬司。」於是那獄卒便依衛士之言，前去通知兵馬司有關李玄揚押解之事。

文天祥隨衛士來至殿中，文天祥見忽必烈高坐殿上，為顯漢人之禮節，對忽必烈拱手作揖，卻不跪拜。

一旁衛士見狀，想強押文天祥下跪，並喝道：「大膽，見陛下還不跪下。」

但文天祥堅持站立不為所動，衛士即使讓他屈膝，文天祥依舊站立而起，耗了片刻後，只聽忽必烈說道：「不必勉強他，你等退下。」衛士只好退下。

忽必烈和顏笑對文天祥說道：「我大元皇朝確已一統中原，文先生何不歸順呢？」

文天祥直言回道：「我大宋君王並非無道，百姓生活安定，只因朝廷母老子弱，聽信權臣之言而誤國，以致用人不當而至如此。你北朝用我朝之叛將、叛臣，才得以攻入我臨安都城，毀我大廟宗室，何能言勇！我文天祥受聖命之託，輔佐大宋於傾危之時，如今宋室已亡，我文天祥理應速死，豈可在此偷生！更遑論歸順！」

忽必烈聞言，說道：「文先生你以輔佐宋朝之心輔佐我，朕可任命你為中樞丞相，一樣可治理天下。」

文天祥堅毅的對忽必烈說道：「我文天祥為大宋朝的狀元宰相，大宋既亡，我文天祥只有一死，不可求生，你若恩准，賜我一死，文某便感激不盡，無須宰相之位。」

忽必烈仍不死心，又說道：「你若不願任宰相，朕可命你為樞密，統領大軍，如何？」

此時文天祥更為堅毅的說道：「除死之外，其他再言無益！」

忽必烈苦勸無效，已經轉為惱怒，喝道：「好，既想尋死，朕便成全你！來人，押回去。」於是衛士又將文天祥押回土牢之中。



翌日早朝之上，有朝臣奏請忽必烈，應將文天祥賜死。就這樣經過多年的勸降無效之後，忽必烈因餘氣未消，終於准奏，並下令即日將文天祥押赴刑場斬首。

不久，獄卒前來通知文天祥，午時即將押赴刑場斬首，文天祥聞言心下終寬，於是取來筆墨，取出腰帶，振筆於腰帶書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並再將那腰帶繫於腰間。

李玄揚自聽得獄卒來告午時文天祥便將行刑，內心悲痛萬分。文天祥安慰他道：「玄揚老弟，文某求仁得仁，當爲我高興，莫爲我悲！」

李玄揚回道：「是，願……願文叔一路好走！」

文天祥笑道：「數月之前，原以爲我送玄揚，如今卻是玄揚送我，可見蒼天有眼，玄揚老弟或許有九死一生的轉機。對了，務必切記文某交代之言，如能活著逃出牢獄，去尋星炫珠開啓乾坤寶物，並交給宋室後裔。如此，文某也算是仁至義至，無愧天地了。但是切記，如果那寶物可能落入蒙古人之手，便寧可讓它永遠塵封，等待機緣之時，也萬不可洩漏。」

兩人說完不久，衛士便前來押解文天祥。文天祥起身離去之時，見李玄揚眼中不捨之情，於是拍拍李玄揚臂膀說道：「玄揚老弟，你乃文某人間最後至友，獨赴黃泉之前能有幸認識你託付要事，文某無憾矣！切記，男子漢，就算要死，也要昂首笑入黃泉！」話畢文天祥轉身離去，衛士並急忙上前押解。這時只見文天祥神情從容，意氣瀟灑自若的離開土牢。

李玄揚望著文天祥單薄堅挺的背影，眼眶沒有掉下淚珠，那是他對慷慨赴義的文天祥，最崇高的敬佩。這時李玄揚想著，雖是再過不久，自己也將步上黃泉之路，但比起文天祥那種重於泰山之死，自己的死，也實在太輕如鴻毛了。心中暗暗立誓，如真有幸能生出此牢，定要爲社稷江山獻上一己之力。

這時，兵馬司土牢內外佈滿衛兵，戒備森嚴，在那冬雪未退的寒風中，上千的市民聽聞文天祥處斬訊息，爭相聚集於街道兩側，探望這位亙古忠臣最後一眼。只見他昂然自若，神情從容毫無懼色，堅毅參天的氣節，見聞路人雖是淚送文天祥，皆讚嘆萬古英雄莫過於此。

到了柴市口刑場，行刑之前，監斬官遲疑而尊敬的問道：「丞相，回奏聖上尚可免死，不知丞相是否有話要說？」

文天祥回道：「文某事已託付完成，如今求仁得仁，刑者刀下勿疑，感激不盡！請問哪邊是南方？」

監斬官爲他指引南方之位後，只見文天祥面南而跪，仰天說道：「臣文天祥竭力而爲，無力保我大宋江山，罪臣有負皇恩，在此領死。」話畢，面南三叩首跪拜之後，力促監斬官行刑。

監斬官見他堅毅凜然之志，終究無法屈其意志，無奈一柄刑刀高舉，一代赤血丹心的忠臣文天祥，從此天人兩隔，遺作「正氣歌」自此萬古流芳。一旁見聞者，無不流涕。

就在現場民眾悲嚎之時，遠方忽有一駿馬疾馳而來，馬上之人亮聲高喊：「刀下留人，聖上有旨，刀

下留人。」

那馬上之人到刑場之時，見大刀早已揮落，終是慢了一步。原來忽必烈昨日見文天祥如此堅毅尋死，卻不歸順他大元皇朝，甚為惱怒，今日早朝大臣又順勢參奏賜死文天祥，忽必烈氣憤未消，故立即下旨即時處死。待聽得衛士回報文天祥已押赴刑場時，忽必烈突又回想起數月前曾問議事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誰是賢能？」群臣回答他「北人無如耶律楚材，南人無如文天祥」之語。所以，忽必烈恍然大悟，此時如處斬文天祥，則錯失賢才，又該如何完成自己「以漢制漢」的統治目標，於是急忙下旨命人前來阻止行刑，但終是慢了一步。

文天祥死後，玄揚獨自一人在獄中無所事事，但也不知自己何時將死，便繼續修習菩提易筋經心法，練到第四式摘星換斗之時，已是文天祥死後一個月了。

這一日，終於有四個兵士進來提押李玄揚，並對李玄揚說道：「小子，刑部下令將你先押往鳴沙山暫囚牢，那兒離伊兒汗國較近，跟我們走吧，一路上可別亂來！」

於是，那四個兵士押解李玄揚，準備前往西域關口之鳴沙山石牢暫囚，以縮短伊兒汗國派員前來押解死囚之往返時間，刑部並已通知伊兒汗國前往鳴沙山暫囚牢押解李玄揚。

押解途中，李玄揚除雙手被銬住外，均徒步自行行走，他心想人生至此最後必死，死前何不放開胸懷欣賞大地風光。

這時，他正欣賞萬里晴空之白雲時，忽然想起文天祥背誦給他的追雲步輕功口訣，於是押解途中，李玄揚不斷以追雲步口訣運氣練功，勤練追雲步輕功。期間，押解將士見他行進間苦練輕功，卻也未加阻止，更彼此笑道：「這小子都死到臨頭了，還練這輕功做甚，唉！難不成黃泉路上要走的快些。」一旁同伴聞言跟著哈哈而笑。

豈知，由於身上枷鎖加添重量，且李玄揚心無旁騖，苦思鍛鍊，竟在這兩個多月路途長遠的押解期間，讓他學成了最上乘的追雲步輕功。





## 遇佳人結生死情，解衣袍緣得劍訣

一行人到了鳴沙山石洞囚牢後，獄卒便將李玄揚暫時關在牢中。這鳴沙山囚牢是大元帝國與伊兒汗國間，因兩國路途遙遠，於邊境所設置之暫囚處，而李玄揚被押至此牢後，便將在此牢中等待伊兒汗王派員前來押解。

話說由於一年前，伊兒汗國君主阿八哈，得知義子列里哥被殺，甚為氣憤，立派一支數十人的衛隊，前往大元帝國押解李玄揚。但因蒙古帝國自忽必烈與其弟阿里不哥爭奪汗位後，四大汗國便此分裂。其中，伊兒汗國支持忽必烈繼承正統，以致與海都統治的窩闊台汗國及察哈台汗國間常有衝突戰爭。因此，伊兒汗阿八哈當時所派人員，竟於過境窩闊台汗國時不幸被殺，也就因此一直無人前來大元朝廷接應押解李玄揚。而便在這事數月之後，伊兒汗阿八哈也突然駕崩，因而伊兒汗國眾臣完全不知有李玄揚誤殺列里哥之事。

又伊兒汗國繼位者為阿八哈之弟——貼古迭兒，雖獲通報李玄揚暫囚鳴沙山等候押解，但新伊兒汗國君主貼古迭兒，不知有李玄揚誤殺列里哥事件，且貼古迭兒因自己推動的宗教改革，正面對著自己姪兒阿魯渾（阿八哈之子）引爆的內戰奪權之憂，根本無暇在意李玄揚之事。

果然不久，阿魯渾推翻貼古迭兒繼位為伊兒汗，阿魯渾更不知其父阿八哈曾收義子，也就不知有李玄揚事件。因此，李玄揚就此一直被關押於鳴沙山石牢之中，也一直沒被提刑，鳴沙山石牢之獄卒也換過數批，便就無人知曉李玄揚所犯何罪。接管獄卒只知李玄揚為死囚，等候伊兒汗王派人親自押解，李玄揚便如此關押於這鳴沙山石牢之中。

花開花謝，春去春來，李玄揚這麼一關，就是九年光景……。九年之間獨自一人囚於牢中面對暗黑石壁的日子，李玄揚也由一名少年逐漸長成為英挺之軀。

李玄揚所囚之石牢，內有四個牢房，兩個為邊境重囚房，一為邊境死囚房、一為女囚房。囚牢入口處為五米見方的看守區，中間一條廊道通往各牢房，廊道前段兩側為兩個重囚牢，專門關重刑犯等待發配邊疆勞改之囚犯，尚有些微光線；再往廊道後段深處，其左側為死囚牢、右側為女囚牢，燈光更形微弱；盡頭處則為密房，專供儲物之用。

李玄揚在死囚牢一關就是九年，今年已經年約二十二了。這九年間，前五年他已把菩提易筋經前十二式練成，但是達摩祖師最後所創「無住菩提」式，李玄揚終究無法成就，他總是無法參透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所謂「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每練此式，依法運氣所產生之沛然內力，頓時不知如何駕馭，因而氣血攻心，險些走火入魔，苦練四年還是難以成就最上乘的「無住菩提」式。就這樣，後四年幾乎每天思索，也忘記自己是一個死刑犯了。

這一天，女囚房突然關進一位青衣女子，年紀約莫二十三、四歲，衣服雖舊，但倒也沒有破損，披頭散髮，臉上顯然是因風沙關係沾滿泥沙，初被關入牢中時，呆坐良久。由於女囚房在李玄揚所關的死囚房對面，這還是李玄揚這九年來第一次見過的女子。

蒙古人押解時均用波斯語對談，那名青衣女子被關入時也都不發一語。直到當天深夜，李玄揚入睡後，忽然聽到淒厲的女子大喊叫聲：「不要，救命呀！救命，不要！」李玄揚當下驚醒，正見六名獄卒露出猙獰喜悅的笑容，欲要非禮對面女囚房內的青衣女子。

只見那青衣女子不斷聲嘶力竭的叫喊著：「救命呀，救命，不要呀，你們這些禽獸！」那女子越是叫喊，那獄卒越是哈哈大笑，立刻把那青衣女子的上衣撕裂，正要撕裂女子長裙之時……

李玄揚見狀，聽那女子的叫喊聲竟是漢語，才知那女子是漢人，情急之下，內力勁發，瞬間擊破了死囚房鐵門，縱身趨前進入女囚房，當下一掌擊斃正要非禮女子的三名獄卒，大聲喝道：「你們這群沒人性的禽獸，欺負一名女子還是人嗎！」

這突如其來的動作有如迅雷之速，其他三名獄卒被嚇得震退數步。其中一名獄卒用漢語喝道：「小子，你不想活了，竟敢妨害老子享樂，等等我去取兵器要你立刻便死。」由於李玄揚頃刻間擊殺三人，另三人已心生恐懼，說罷立即回身去取兵器並通知其他護衛。

這時，青衣女子滿臉驚恐顫抖，李玄揚心想必須趕快逃離，否則其他增援的獄卒或護衛馬上便來，這青衣女子恐怕也是難逃魔爪。於是，李玄揚抱起青衣女子往牢中廊道另一頭狂奔，青衣女子雖是驚恐，但

知李玄揚是漢人，且又挽救自己免於被獄卒侵犯，心便稍寬。

李玄揚抱著青衣女子奔至廊道盡頭，結果盡頭處竟是一間倉庫密室，後頭獄卒已持刀槍追趕而來，情急之下，李玄揚反手關上倉庫之門，獄卒趕到時李玄揚已將那門上鎖。

於是一名獄卒大聲喝道：「小子你快開門，大爺們可以饒你不死，不然，恐怕到時候讓你不得好死，快開門！」

李玄揚將青衣女子平躺放置地面，心想前無出路，這下成了對方的甕中蠶，如不殺出一條生路，恐怕也難以離開此地，忽又想起方才一掌擊斃對方，可能過去幾年苦練之神功真有作用，心想眼下也只好冒險一搏了。

於是李玄揚對那獄卒回答道：「好，你們聽好，我不想濫殺無辜，剛剛是你們一些禽獸要欺負一個女子，我不得已而擊殺，但等會兒我推開門後，若你等有堅持攔阻之人，就別怪我格殺無論了。」

獄卒聞言喝道：「要命你就快開門，別說廢話。」

這時，李玄揚尋思：「無論如何，一定要殺出去，否則身在此地如甕中之蠶，不是餓死，也必定被對方用煙燻死。可是這女子全身衣服已被撕扯得殘破不堪，無法蔽體，身軀已然若隱若現，要如何抱她殺出重圍呢！」

透過一絲微光，李玄揚在倉庫內四處尋找有無廢棄的衣物。這時，青衣女子蜷曲地上臥著，恐懼已較為鎮定，看著李玄揚東翻西找，說道：「你在找什麼？」



李玄揚回道：「找衣服讓妳穿呀！」

青衣女子知道後羞澀說道：「謝謝你。」

李玄揚慌忙回道：「等我們能安然離開再謝吧！」

這時，青衣女子雖是驚魂甫定的平躺，雙眼仍是心有餘悸的呆視倉庫頂板，這頂板實在太高，突然，那女子隱隱約約看到頂板牆角處好似有個東西懸掛著，於是回身向李玄揚說道：「你抬頭看看，頂上好似有個細長的畫軸。」

李玄揚抬頭一看，眼光尋了半晌，果見牆角處隱約懸有一幅細長畫軸，於是恍然一悟，大喜說道：「太好了，這畫軸肯定是用布料製成，至少有布就可以先把妳包起來了！」

但這倉庫上頂實在太高，李玄揚想起在押解前往鳴沙山的路上，自己曾經練過追雲步輕功，不妨試試。於是躍身一縱，竟是不費吹灰之力，飄上倉庫頂上牆角處，輕易取下那幅畫軸。

那青衣女子見狀，心上一驚，說道：「好厲害的輕功。」

李玄揚自己也是一驚，回道：「沒想到這追雲步的輕功如此了得，我也不敢相信。」

兩人高興的打開那畫軸，說也奇怪，他兩人只道是用畫軸之布來包覆身體，暫渡眼前危機，豈知那竟非畫軸，而是一面行軍旗幟，而連同旗幟捲在一起的，竟是一套上等絲綢所製的錦衣長袍。

兩人見狀實是難掩心中喜悅，但因時間緊迫，李玄揚趕忙將衣袍讓那青衣女子套上。由於那衣袍並無腰帶可繫，於是李玄揚旋即將那面旗幟捲成細長腰帶，繫在那女子腰間。

這時門外獄卒已經連續幾次撞擊倉庫之門，並一直不斷咆哮道：「小子，趕快開門，你不想活了嗎，快把那婆娘交出來。」

突然……，李玄揚緩緩打開倉門，並未露出身影，眾獄卒及護衛對這舉動也感疑惑，但敞開的倉門後方，卻未見人影走出。由於燈光昏暗，眾獄卒想起方才三名同伴被擊斃情景，心中惶恐也就莫名而生！

其中一名獄卒喝道：「小子，快出來，不要裝神弄鬼。」李玄揚仍不作聲。

這時，為首一名護衛持一柄長槍，準備進入倉庫，甫一步入門口，李玄揚運盡全功，以菩提易筋經第十二式的內勁，一掌擊中那名護衛。由於那內勁有如排山倒海之威，只見那名護衛由廊道這頭，彈飛到廊道另一頭的囚牢入口，連身撞擊壁牆，全身骨頭碎裂，經脈全斷，撞擊之聲震得整座囚牢砂石部分崩裂，所有人都嚇得目瞪口呆，連李玄揚自己及那青衣女子也是大吃一驚。

原來那李玄揚已練成武林至高的內功心法，菩提易筋經，就算少林易筋經能夠練成十二式的少林派掌門，歷年來也是寥寥無幾。李玄揚不知自己神功威力無邊，為求眼前脫困，驚恐之餘運盡全身神功擊出，而這掌威力之大，就算連武功內力極高之人若被擊中，也是立即斃命，更何況只是一個士兵。

其他獄卒及護衛初見此等情景，嚇得七魂六魄飛散，沒人敢再入內察看。

經過片刻，密室倉庫內外雙方毫無任何動靜，李玄揚心想對方應是心生恐懼不敢進入，於是大聲喝道：「再說一次，我不想濫殺無辜，如果你等堅持要攔阻，休怪我格殺無論。」說罷，右手抬起方才那名

護衛掉落的長槍，左手抱起那名青衣女子，謹慎緩緩的步出倉庫門口。

眾人一見李玄揚，無人敢立於第一個，心生恐懼直往後退。李玄揚見狀提槍往廊道牆壁震擊，產生極大震動，並大聲喝道：「還不閃開！」

眾人驚嚇退到囚牢入口處，李玄揚趁勢快步趨前，來到囚牢入口處，約莫有十二名獄卒及護衛已守在此處，而入口處是片五米見方的空地，已非方才狹窄的廊道無法同時併立數人。

這時因獄卒及護衛人多勢眾，而方才為首護衛已被李玄揚擊斃，於是另一名護衛副領大喊：「大家一起上，殺了這不知死活的小子。」話畢，便有五人立舉刀槍，上前與李玄揚過招，由於李玄揚內力剛猛，三招之間，這五人竟被李玄揚內力震得兵器脫手，旋即被李玄揚刺死於槍下。眾人尚未看清李玄揚如何出招，竟然五名同伴已經斃命，當下更是驚駭連退數步。

而李玄揚由於神功練成後尚未運用，尚不知如何收發自如，直到此時才知自己所學武功，竟至如此境界。

見眾人眼神一片驚恐，李玄揚便趁勢搶步，抱著那女子已經來到囚牢門口，眾人自知不是李玄揚對手，無人敢再上前阻攔，於是李玄揚急忙震開牢門，逃離而去。李玄揚打開囚牢大門後，正欲抱著女子飛奔，見門口一匹駿馬，於是奪了那馬匹讓女子乘坐後，自己並未上馬，牽著馬匹帶那女子快速飛奔而去。

此時，那群獄卒及護衛驚魂方定，但由於為首護衛及獄卒均已被李玄揚擊斃，頓時眾人也不知所措，更不知是否追趕，但又心想囚犯逃脫，恐也免不了上層追究責任，於是眾人只得無奈面面相覷，這些百不

在話下。

卻說李玄揚攜那女子逃脫後，夜空繁星點點，黎明未至，但因時正十二月，天氣寒冷，兩人在夜空下默默無語飛奔良久後慢下來了。

那女子本已心覺李玄揚是正人君子，但竟在這逃命關頭，還如此老實，並未騎馬逃命，而自行徒步奔走，心中納悶良久後，忽然開口說道：「公子，你怎不騎馬奔逃，卻跑得如此累喘！」

李玄揚無奈回道：「老實說，我不會騎馬。」

那女子不禁訝異說道：「原來如此，早知你不会騎馬，方才我就可騎馬載你。」

李玄揚苦笑說道：「最好方才妳知道如何騎馬奔逃，我扶妳上馬之時，妳可是還在發抖哩！」

那女子嬌羞地回道：「這……！方才真的感謝公子相救，若非你出手解圍，我真不知……」

李玄揚聞言感嘆回道：「姑娘無須客氣，那群人實在可惡至極，誰見了都怒不可抑！不過托妳之福，我竟然……我竟然出了那囚牢……」

聽李玄揚感嘆之語，那女子疑惑問道：「公子你被囚禁在此多久了？」

這時，因天候漸寒，李玄揚僅著一件囚衣而已，開始冷得直打哆嗦，那女子見李玄揚如此寒顫，便說道：「公子你上馬來吧，我載你一程。咱們得趕緊找個避寒之地，生火取暖！」

李玄揚因實在冷得寒顫不已，也就順口應允上馬。那女子便快馬加鞭縱馳而奔，寂靜的夜裡，只聽得



兩人茫然馳騁夜空下的馬蹄聲。

黎明時分，一線曙光映照大地，忽然……，映入兩人眼簾的，竟是一片阡陌黃沙，那女子突然勒馬急停，使得李玄揚也瞬間緊緊的抱住那女子以防自己墜馬。

這一抱，不免讓兩人內心有些尷尬，卻也產生了點莫名的情愫。而這一急停，也讓李玄揚心驚一顫，險些摔落馬下，便疑惑問道：「怎麼了？」

那女子回答：「糟糕，眼前怎會一片黃沙？」

這一問，兩人的確是疑惑了，昨夜只知逃命，卻怎知兩人竟在這荒漠之中逃亡。陽光投射在兩人疲憊的臉頰，原是囚犯的兩人，均是蓬頭垢面、灰頭土臉，這時才清楚的看清了對方的模樣，兩人不由相視而笑。

這時李玄揚說道：「這該如何，看來一時之間我們恐難離開這遍野黃沙！」

那女子環顧四周後說道：「前方遠處看來像是有座亭子，我們先去那兒歇息，尋些柴薪生火取暖，再做打算吧！」李玄揚聞言點頭認同，於是女子便縱馬馳騁往亭子而去。

果不其然，進前一看真有一座大涼亭，亭邊竟有一池泉水湖，池的形狀仿若彎月形狀。兩人來到池邊，心中大喜。

因時節方入十二月，風雪未至，幸得那湖水尚未結冰，兩人經昨夜的生死交關，身心極是疲憊，口渴

加上飢寒交迫，見了那池泉水湖泊，兩人自然興高采烈的背對著背，各自飲水並清洗一番。

只見那女子梳理了一番，並將長髮束紮而起，洗盡一夜的疲憊倦容。正當回眸而來的那一刻，李玄揚突然驚見那女子竟是如此清秀脫俗，纖腰似柳，貌如芙蓉，柳葉細眉下明亮深邃的眼眸，正是閉月羞花的絕色容顏。映入眼簾刹那，李玄揚當下一驚，不自覺呆立的脫口而出說：「姑娘妳……妳長得好……好漂亮。」

那女子聽後嬌嗔羞澀的說道：「哪裡，謝謝公子讚美！」

這時，李玄揚呆立中卻想起青梅竹馬的孫羽珊，心想：「這十幾年來不知珊兒過得如何，也不知嫁人了沒。」

那女子見他入神而思，輕拍他肩膀叫道：「公子，你怎麼了？」

李玄揚回過神來，回道：「突然憶起一些往事……對了，妳會餓嗎？」

那女子回道：「老實說，真的很餓！」

李玄揚道：「我們去抓些魚來填飽肚子再說。」

說罷，兩人持手中長槍到湖中刺了幾尾魚，但因兩人都不會抓魚，弄得衣服一身濕後，才在涼亭邊生火烤起魚來，邊烤也邊聊著，這時已是正午時分。

李玄揚問道：「對了，我叫李玄揚，還沒請教姑娘芳名。」

那女子道：「我姓袁，名莫雲，以後你叫我莫雲好了。」

李玄揚又問道：「莫雲，妳怎地被關來此處？」

一聽李玄揚的問語，袁莫雲若有所思的長聲嘆息，說道：「唉……，這事說來話長，先談談你吧，我看你也不是什麼凶神惡煞的，怎會被關於此地，而且看你頭髮、鬚鬚長的，好像已被關了好幾年似的。」

這時，李玄揚比方才袁莫雲更為亮聲地嘆道：「唉……！不是好幾年，是十幾年，可能關了十多年吧，連我自己也算不清關幾年了。」

袁莫雲驚訝的說道：「十多年！你犯了什滔天大罪，怎麼會關得這麼久。」

李玄揚莞爾一笑的回到：「我本來是要關到地獄去的……，但是，說來也真是奇怪，這閻羅王竟然不收留我，還派了個美若天仙的妳，……前來將我救出那不見天日的牢獄。」

袁莫雲聽了更是訝異，追問道：「地獄？難道你是死刑犯？」

李玄揚回答：「是呀，我殺人。」

袁莫雲道：「殺人！關了十多年……，你小時候就殺人了！不會吧，你看來是個老實人呀！」

李玄揚回到：「像昨晚那些人的惡行，該殺嗎？」

袁莫雲聞言，想起昨夜險遭惡人欺侮，仍是心有餘悸，不禁又是駭然心顫，一時默然無語。

李玄揚雖見她餘悸猶存之狀，卻不知如何安慰她，仍是繼續說道：「當年一位蒙古世子欺負鄰家姊妹，行徑跟昨晚那些人簡直一模一樣，光天化日之下那姊妹都被壓在地上了，我見狀當然二話不說，一掌往那蒙古世子頭頂重擊下去，哪知他竟然當場斃命！唉……我也就被抓起來了。」

李玄揚這麼說著，突然一陣鼻酸，想起爹娘，眼淚逕由眼角落了幾滴下來，又繼續說道：「自從被抓走後，我就再也沒見過爹娘，也沒見過我青梅竹馬的未婚妻羽珊。只能每天望著一片漆黑，常想著我爹娘不知是否有人照顧，是否過得安好，羽珊不知是否平安健康，嫁人了沒？但卻又不知自己何時將死，所以每天練功渡日。如今……竟然出現奇蹟讓我逃了出來！」話畢，李玄揚因想起爹娘及自己年少的荒唐，不由內心一陣淒酸，哽咽而泣。

袁莫雲聽他遭遇如此坎坷，不由輕嘆一聲，說道：「唉……，這麼說來，我們兩人都真是天涯淪落人。」

隨後，李玄揚心情較為平復後說道：「真對不住，說起自己遭遇，竟像個女孩家似的這般哭啼，讓妳見笑了。」

袁莫雲回到：「你這等遭遇，算古今以來最悽慘的，你也是因為思念爹娘思念愛人才如此神傷，不打緊，我不會告訴別人的。」

李玄揚反問袁莫雲道：「光說我，妳呢？怎被關了進來？」

袁莫雲這時眉頭微皺回到：「唉，我身世也是坎坷，只是沒有比你來得悽慘。」

李玄揚道：「如何坎坷，我倒想聽聽。」

於是，袁莫雲訴說著：「我本家居雲南，自蒙古統治後，每日總是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有時蒙古官兵姦淫擄掠，隨便關押，便導致許多人家妻離子散。」話畢嘆了口氣，繼續說道：「我夫君原是大宋鑄劍



師，當年襄陽城被元軍圍城五年，糧食本已耗盡，幸得將軍李庭芝派兵攜帶城內急需之物資，突破元軍包圍，使襄陽城內獲得補給，但卻因抵抗元軍所需的弓箭不足，城內更無鐵料可再製箭，於是，我夫君遂在李庭芝將軍之部將護衛下，冒險衝出襄陽，趕赴雲貴一帶趕製兵器。唉！豈料不久後，竟聽聞襄陽守將呂文煥投降蒙古，我夫君錯愕不已，眼見忠臣良將陸續戰死，降臣降將又紛紛為蒙古出謀獻策攻宋，心灰意冷之餘遂隱居於雲南。」

李玄揚聽完此言，心中若有感慨嘆道：「也難為當年文大孤臣怎能守得住這殘破的江山呀！」

袁莫雲聽他提到文大叔，突然問道：「你是說文天祥嗎？」

李玄揚答道：「是呀！」

袁莫雲又問道：「聽你的語意，好像認識文天祥。」

聽袁莫雲這麼一問，李玄揚遂將他與文天祥的識遇，以及如何學得一身武功之經歷，詳細告訴袁莫雲。

聽完李玄揚所說，袁莫雲一臉不可置信的表情端視著他，說道：「所以你的輕功如此了得，昨夜武功如此高強，都是文天祥教你的！」

李玄揚無奈嘆道：「是呀，如果我當年就已練就神功，也不必眼睜睜見著文大叔叔死了。」

袁莫雲回道：「我夫君說當年聽聞文天祥死訊，稱讚他才是頂天立地的真英雄。」

李玄揚道：「剛剛話說到一半，妳夫君隱居雲南，所以才與妳結識成親嗎？」

袁莫雲回道：「是，我夫君年紀比我大二十餘歲，數年前有一日正午，約莫五、六名蒙古士兵來到家中，應是探得夫君的鑄劍巧技，便命我夫君前往蒙軍煉製兵器，夫君未允，那五、六名蒙兵遂把夫君強行押走。不久，當我外出回家後，見夫君失蹤，詢問鄰居後方才知情……」

袁莫雲這時神情突然轉為哀默，且紅了眼眶繼續說道：「我夫君當年曾言，宋軍是蒙古東征西討中最難攻下的國家，原因除宋軍將士的浴血精神外，便是宋軍的兵器及弓箭等均較蒙古人鋒利，所以蒙古軍滅宋後，為了繼續西征，勢必徵召漢人工匠煉製兵器。所以……，他們應是已經打探得知我夫君的鑄劍技能了。……夫君失蹤後，我便到縣衙打聽，但均毫無任何消息。因此，我便離開家鄉，到處打探蒙古軍隊有關的消息，最後得知原來他們要攻打一個波斯西方的國家，因此，夫君可能便是被帶往蒙古帝國的伊兒汗國。」

話到此時，袁莫雲已是淚眼漣漣了，仍是繼續說道：「我不知伊兒汗國在哪，有一日見到一位西域來的商人名叫馬里，運了一車絲綢要回波斯，因此，我便央求馬里讓我跟隨，一路來到了敦煌。那日，正要出玉門關，我因身無通關文件，便藏身絲綢堆中，卻不幸被哨兵查獲，便將我關到這囚牢來。我昨夜還想今後該如何是好之時，豈知，竟見那五、六個獄卒進來，二話不說，就把我……嗚……嗚……，還好好你！」想起自己的夫君，又憶起昨夜的驚恐，這時的袁莫雲已經哭得泣不成聲。

李玄揚見她哭得如此傷心，又看著她那單薄的身影，不由心疼，便將手臂搭在袁莫雲肩上安慰。豈料這一搭肩，袁莫雲竟是哭得更加崩潰，登時想起這數年來千里尋夫，即使深夜傷心哭啼，也無人可為依

靠，僅能自己堅強。而如今眼前這名男子，卻讓她這數年多來無助惶恐的情緒，一時宣洩而出，竟不自覺的依偎在李玄揚懷裡放聲哭號。

李玄揚當下於心不忍，便將她摟抱於懷中，一時兩人無語……。此時，遼闊的黃沙大地，只聽得袁莫雲肝腸寸斷的悲泣聲。

數個時辰後，袁莫雲心情已平復，兩人也因患難結識，又對彼此遭遇心生憐惜，便此互信依賴。而這時天色已近黃昏，兩人正商討著眼下應該何去何從，於是袁莫雲說道：「那兒有座山丘，我到高處看看附近何處可以暫時棲身。」

李玄揚回道：「我去好了。」

袁莫雲反用俏皮的語調說道：「你會騎馬嗎？」

李玄揚被她這麼一笑，回說：「好好好，袁姑娘妳去。」

袁莫雲聽罷，嘻嘻笑了幾聲，遂縱馬而去。李玄揚望著縱馬遠去的袁莫雲背影，心想她如此單薄，卻有這般淒憐的遭遇，心中甚為憐惜。想著想著……，又想起他那十多年未見的未婚妻孫羽珊，也不知這多年間羽珊過的可好，越是想著，心中越是盼著早日歸鄉。

過一會兒，袁莫雲便已查探回來，李玄揚見她歸來便問道：「如何呢？」

袁莫雲回道：「不好，方圓可看到的範圍並無人跡，但遠眺約莫一、二里遠處有座小山，只能期望那

裡有山洞暫時棲身了。」

說罷，兩人便即上馬，袁莫雲載著李玄揚縱馬奔馳而去。

這時，火紅斜陽即將沒入地平線，天色已暗，兩人縱馬騎了半晌，來到一處山下，果然見山下有處山洞，山洞左側有條小溪流，兩人遂生起火把進入洞內察看一番。

原來這山洞是一處石窟所形成之洞穴，因來往商旅寒冬之時常遇暴風寒雪，或來不及趕赴客棧歇宿，均幸得此石窟暫宿棲身。而暫宿之人為感念此石窟洞可救濟臨時路過之旅人，離去之時總會留下一些物品，以供救濟往後的暫宿棲身者。因此，石窟洞內材火、乾糧、藥品等物幾乎一應俱全。兩人見狀後哈哈而喜，心想總算今夜可在此棲身了。

於是，生起火堆取暖後，兩人便商議著明日該如何趕路，前往鄰近城鎮。這時，入夜後更為寒冷，且今夜比起昨夜更加寒冷，而袁莫雲身上所穿乃上等錦袍，足可禦寒，但李玄揚身上所披乃單薄囚衣，此刻已是冷得全身顫抖，雙手掌心不斷摩擦，以生暖保溫。

袁莫雲見他直打哆嗦，遂解下腰間所繫之旗幟布條，以便讓李玄揚披覆禦寒。李玄揚見她寬衣解帶之舉，詫異說道：「妳要做甚？」

袁莫雲見他這等驚慌，疑惑回道：「你這樣直打寒顫，我將這面旗幟布條讓你披上，可禦寒保暖呀！不然你以為我要做甚？」



李玄揚道：「喔，我以為妳怎麼脫衣，都還來不及迴避呢！」

袁莫雲聽他此言，突然心上一陣嬌羞。隨後，便將那面旗幟披覆李玄揚身上，以幫助他禦寒保暖。

忽然……，袁莫雲見那面旗幟中央有個大字，那大字乃用精工刺繡而成，其上繡著一個偌大的「漢」字，大字兩旁卻用毛筆寫了幾行小字。

袁莫雲見狀疑惑說道：「玄揚，你看……，這旗幟上有字，好似用筆寫上去的。」

這一疑惑，李玄揚倒忘卻了寒冷，兩人將那旗幟攤平於地，並靠於油燈旁仔細察看。

那旗幟上有幾行小字寫著：「大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元狩二年記言：本將軍襲武神定軍硯『疾龍劍法』，已成就第二式劍訣，率我大漢神軍擊退匈奴，明日即將班師。本劍法因殺傷力勁猛，善者用之可定江山，惡者用之生靈塗炭，故依武神僅傳有緣人之遺願，特將疾龍劍譜藏於衣袍內層，並捲藏於旗內懸掛於此。匈奴若得此劍訣，不識漢字，則此劍訣便自然消失世間，但他日如因匈奴來犯，我朝奉派將軍迎敵至此，必屬良將，如有緣得見此旗，盼能習成此劍訣，再破匈奴，安我大漢山河。」

李玄揚與袁莫雲兩人讀完此旗幟上之文字，不敢置信的抬望對方，半晌無語……。此旗幟竟是西漢武帝年間，冠軍侯霍去病將軍所持之大漢行軍旗，而旗上所寫，竟是霍去病將軍隔代傳劍法之文書。當年霍去病將此軍旗及錦袍捲藏於此密洞後，因那密洞陰涼不見天日，因而能完整保存千年毫無損毀。

雖說不可置信，這時李玄揚開口說道：「若真是萬古戰神霍去病，那……那這面行軍旗……已經……已經放置了一千年以上！」

袁莫雲目瞪口呆，輕緩搖頭回道：「這……太……不……可……思議了。如此說來……霍去病所載的疾龍劍法，便藏在我穿的錦袍裡！」

李玄揚兩眼直視袁莫雲，眼神從她的雙眼，緩緩移到她的胸口，說道：「看來是的……，但是……，卻必須……脫去妳身上的錦袍！」

袁莫雲聽他之言，又是一陣羞澀，突然兩人四目相接，雙方眼神從注視，到含情默默，一時之間，兩人無語，天雷勾動地火，時空彷彿靜止……。

第一次，這是十多年來的第一次，李玄揚如此接近一個女子。這十多年來從少男長成一位身形俊雅的青年，雖是目前髮鬚尚未清理，無法看清他真正的臉龐，而心中雖是時時惦念著未婚妻孫羽珊，但眼前的袁莫雲……，是這十年間他唯一見過的女子，不由內心產生一股異性的傾慕之情，竟是他自己始料未及的感覺……。而此時的袁莫雲，內心也是心有所想……。

這時，袁莫雲率先劃破靜默的氛圍，說道：「既然這劍譜便藏在衣袍夾層，咱們不如來找找……。」

李玄揚疑惑說道：「可就算藏於衣袍內層，這衣袍拆後倘若破損，妳也沒有衣服可穿了呀！這可如何是好。」

袁莫雲尋思心想：「也對，如果衣袍真破了，我也真沒衣服可穿了，可現在真好奇想看看這所謂的千年劍譜長什麼模樣，該如何是好。……不如他轉過身去，我自己把衣服脫下來察看再說。」心裡這麼想著，袁莫雲卻又心存疑惑，暗想：「但在此共處一室的男子面前脫去衣服，這又成何體統！……算了！反正我

的命是他救的，我的清白也是他保住的，況且……我昨晚衣衫殘破，也不知他是否瞧見……，就這麼辦吧！」

於是，袁莫雲提議說道：「這樣吧，你轉過身去，我自己先把衣服脫下來察看，情形到底如何我說給你聽就是，等我取出劍譜並著裝完畢後，你再轉過身來，這樣好嗎？」

李玄揚回道：「好主意！那我便轉過身去。還有，妳大可放心，我不會轉過身來的！」袁莫雲聽他如此回答，內心自然更爲信任李玄揚。

於是，袁莫雲脫下那件衣袍，身上仍舊穿著原本被撕裂的青衣，仔細察看那件錦袍。原來這件錦袍分內外兩層，外層用上等絲綢編織，內層用羊毛縫製，兩層間則用細細的絲線縫合。袁莫雲向李玄揚說明情形後，便拾起李玄揚放置地上之長槍，輕輕的挑斷縫合處的絲線，那絲線可能是霍去病請人縫製，手法相當細緻，因此，爲了不破壞衣衫，保持衣衫完好，袁莫雲整整花了三個多時辰才將衣袍內外兩層分開。

衣袍分開後，果見內外兩層之間，縫製並固定了一片折疊數折的薄羊皮，上面書寫著武神定軍硯所自創的「疾龍劍法」。

袁莫雲取出那劍譜後，正要告訴李玄揚，但這時的李玄揚，因昨夜迄今均未闔眼，等著袁莫雲挑斷衣衫的縫合線之時，卻已疲累而不自覺熟睡了。袁莫雲見他熟睡之狀，也就不去喚醒。

這時，袁莫雲端詳著眼前這個男人，心中默默想著：「如果沒有他，我此時真不知後果如何……。唉！也不知今後該何去何從……算了，明日醒來再做打算吧！到時再與他一起同看劍譜，同時滿足那好奇

感好了。」

於是，袁莫雲將那內層的衣袍及羊皮劍譜，蓋在李玄揚身上保暖禦寒，自己則裹上外層的衣袍，躺於地上入睡而歇。

黎明又至，天亮甦醒，袁莫雲醒來見不著李玄揚，卻見自己身上覆蓋著那內層衣袍及羊皮劍譜，便起身喊叫李玄揚數聲，遲遲未聞回應，心中突然一陣慌張，心想：「莫非他走了！」

袁莫雲立即起身走出洞外，見那馬匹尚在，眼前大地一片遼闊的黃沙，獨不見李玄揚。這時，袁莫雲有些許失落，便更爲慌張的大聲叫喊：「玄揚……，玄揚，李玄揚。」但卻無人應答。

袁莫雲尋思：「他真走了嗎？不！不可能，如果他就這麼走了，當時就不可能出手救我。」心中想著之時，卻見遠處一條身形俊秀而臉龐陌生的身影快步走來，其速之快，更顯此人的上乘輕功。

袁莫雲頓時心生恐懼，暗想：「這人是誰，怎快步往此而來，到底是善人還是惡人。」心中暗想之時，那人已來到數步之遙的距離，並喊道：「莫雲，妳醒了呦！」

袁莫雲聞言一驚，這熟悉的聲音確是李玄揚無誤，可怎跟昨日完全不是一個模樣，近瞧之下，見他長髮散而不亂，劍眉星目的風姿，實在英挺俊秀，袁莫雲突然當下一愣。

原來李玄揚方才持洞內放置的利刃，自行剃去髮鬚，並紮起紊亂的長髮，因此模樣已然與昨日有所不同。瞧著眼前俊挺的人影，袁莫雲心中想著：「原來他竟長得這等俊灑……！」



這時，見李玄揚身上僅穿了件單薄的囚衣，袁莫雲快步向前問道：「你去哪兒了？穿得這樣單薄不冷嘛！」當下將昨日拆下的內層衣袍，披在李玄揚身上禦寒，關心之情溢於言表。

李玄揚見狀回道：「衣服給我穿，那妳呢？」

袁莫雲一邊幫李玄揚披起衣袍，一邊說道：「這衣袍有兩層，內外均是厚厚的綢緞毛料，你穿一件，我穿一件，這樣咱倆都能禦寒了。對了，方才你去哪兒了？」

李玄揚回道：「我去抓了幾條魚，等等烤來填飽肚子。等吃饱了，我們再來商議往哪兒去。」

袁莫雲回道：「我醒來不見你，原來你是抓魚去了……，昨夜未食，肚子也真是餓了，便依你之言，填飽肚子再來商議往何處去尋路吧！」於是，兩人便生起火來，烹烤那味美的鮮魚。

這時，袁莫雲攤開昨夜拆下的羊皮劍譜，兩人並肩而坐，仔細閱讀那密麻細小的古字，由於袁莫雲識得古字，便將李玄揚不識的部分轉譯讓他明瞭。

那羊皮上前寫著：「疾龍劍法，劍訣分三。第一式，疾風訣，須以行如風之上乘輕功為基，方能有成，神功成就，天下無敵。第二式，千軍破，須再兼有無上內功修為，方能融匯，神功成就，萬夫莫敵。第三式，穹空無劍，本式心法為上，深悟視劍非劍，凝指成劍，幻化無盡穹空為一蒼龍，神功成就，則氣驚天地，劍震九州，非深悟此訣者難成本式。疾龍劍法三式成就，威力足劈天地，善者用之可定江山，惡者用之生靈塗炭，故受此劍法者，依其因緣，僅傳有緣。……第一式，疾風訣，本式……」以下便詳細記

載著「疾風訣」、「千軍破」、「穹空無劍」這三式的劍訣心法。

兩人看完後，袁莫雲卻嘻笑的說道：「氣驚天地，劍震九州耶！李大俠，你如果真練成此劍法，可以去當盤古了。」

李玄揚疑惑道：「盤古？什麼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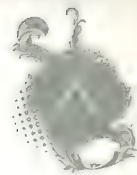
袁莫雲繼續嘻笑說道：「盤古開天呀，這劍法不是說第三式成就，威力足劈天地嗎？」

李玄揚回道：「那第三式練不成呀！妳看，霍去病不也只練到第二式。」

袁莫雲忽然站起，拱手道：「恭喜李大俠，願你神功成就，再現驃騎軍威……」袁莫雲話未說完，外頭竟已開始下起大雪。

李玄揚見狀，皺眉說道：「糟糕！外頭怎下起大雪來了，這下咱們恐怕無法離開此地了……這該如何是好呀！」

兩人正躊躇如何因應之際，豈知那大雪竟越下越大，到了黃昏已是大雪紛飛。兩人無奈，只得續留石窟內暫時躲避風雪，由於不知大雪何時停歇，兩人憂心洞內柴火不足，便在洞內四處察探，竟見洞內柴火、鍋具等器具齊全，暫時安身不成問題，兩人這才安心。搜查之時，赫見一張漠北及西域地圖，兩人欣喜不已，遂商定待大雪停歇後，便立即趕路前往最近的城鎮：敦煌城。



## 瞧熱鬧險送性命，共患難互許深情

原以為這場大雪幾日便停，豈料竟整整下了兩個多月，原本黃沙滾滾的大地，早已被冰雪覆蓋。兩人無奈，只好在這石窟洞內足足待了兩個多月。

在此期間，兩人除閒聊外，每天對練疾龍劍法，李玄揚並指點袁莫雲追雲步輕功及部分菩提易筋經心法，若遇風雪稍歇，兩人便到洞外練劍騎馬。

隨著相識相知的情緣，兩個多月的相處，兩人情感越為深厚，雖說各有伴侶情人，但此刻兩人已然不知對方是生死之交、紅粉知己，還是……真心喜歡了對方……。而這個迷惑的疑團，便就此深深藏在兩人內心深處……。

兩個多月過後，由於李玄揚之「追雲步」苦練多年，已臻上乘極致輕功；內功修為更是了悟易筋經最上乘心法，雖未參透菩提易筋經之最後一式「無住菩提」，但其內力根基已至化境程度。因此，便在此兩個月間，李玄揚竟已練成疾龍劍法第二式「千軍破」，但第三式「穹空無劍」，則仍苦於無法參透視劍非劍之真義，因此一直難以成就，而袁莫雲雖練不成疾龍劍法第一式，卻已有初步根基。

這一天早晨，兩人醒來後，大地竟出現久違不見的陽光。而由於前一夜風雪已停，如今又逢冬陽乍現，兩人見狀大喜，立即整理行裝，離開石窟洞穴，快馬加鞭趕路，到了黃昏果然來到了敦煌城。

袁莫雲因感於李玄揚囚禁十年，可能不識中原風土人情，且自己千里尋夫數年多來，毫無線索，遂自願陪同李玄揚先回家鄉。

李玄揚也承諾如見得雙親及未婚妻，將協助袁莫雲打聽尋找夫婿。因此，兩人便打算在敦煌城歇息一夜後，一路作伴趕回李玄揚的家鄉——沛坡村。

自離開敦煌城後，行了數日，一日午後，兩人行經長安城時，於長安大街找尋客棧之時，見街旁一處廣場聚集甚多人潮圍觀，兩人便過去瞧瞧熱鬧。

那場中約莫十多人正舉行祈福法會，一名身著紅色道袍尊者，手持木劍，口念咒語，正在為案上符咒施法。一旁有位身形魁武，身著白袍，袍上有紅色蓮花之猛漢，在一旁護守那紅袍尊者。

經過一炷香時間，那紅袍尊者顯已施法完成，一旁教眾便將那案上符咒持前，向民眾說道：「各位鄉親，年節將近，為求平安好年，我紅蓮教護教天尊，方才祈求紅蓮神君賜福，並加持符咒，你等將這些符咒帶回於家中安置，可辟邪保安。需要者可上前領取，並歡迎加入我教。」

由於紅蓮教自蒙古入主中原後，便逐漸聚眾成教，十多年來已吸引甚多教眾，每到過年之前，便於各地為蒼生祈福，藉以吸引更多教眾。部分圍觀群眾抱持半信半疑之心，前往領取符咒回家安置。



這時有位虎背熊腰的大漢，上前領取符咒後，高舉那符咒，並在眾人面前撕毀，哈哈笑道：「這等欺騙眾生的伎倆，你們也相信，哈哈！」

這突如其來的挑釁動作，惹惱方才一旁護持尊者的白袍猛漢，當下跳出喝道：「大膽狂徒，敢褻瀆我紅蓮神君！」

挑釁之人說道：「紅蓮神君，簡直招搖撞騙。蒼生為禍人間，摩神最終會降臨，殺戮天下，信我摩神教才可得救贖，趕緊歸降我摩神教。」

白袍猛漢氣憤回道：「呸！我雷彪可不許你侮辱紅蓮神君。你摩神教到處劫掠童子，為禍武林，你如在此繼續搗亂，雷彪今天便要為民除害。」

挑釁之人哈哈笑道：「小小一個紅蓮教地虎堂主，能有什麼本領！紅蓮教下，地水火風，四大堂主，今若是風雷堂主龍燁，倒是令人敬畏，但憑你一個雷彪，我摩神護法葛元，可不是讓人給嚇大的。這符咒本就是騙人伎倆，我葛元可沒胡言亂語！哈哈……」

雷彪雖是心中惱怒，卻一時壓抑情緒，想起教主一再吩咐不可於眾人面前任意逞兇鬥狠，以維護紅蓮教之威信，因此立時忍住氣忿，思索一番後冷笑說道：「算了，你不信我紅蓮神君降世護生，一切由你，你那殺戮摩神，終將被紅蓮神君收服！」

話畢雷彪轉身欲去之時，那葛元施力按住肩膀，雷彪一個手勁將葛元甩開，葛元氣憤一拳往雷彪面門揮擊而去。雷彪閃身避過那拳，退了三步，怒目對葛元說道：「今日你摩神教既到此擾亂，且你摩神以殺

戮為業，我雷彪便在各位鄉親面前替天行道，看你摩神如何殺戮蒼生。」

葛元冷冷笑道：「嘿嘿，既然如此，我葛元便在此尊奉摩神殺令，將你等異教狂徒就地正法。」

話畢葛元朝雷彪揮出數拳，虎虎生風，地虎堂主雷彪身形微動，四兩撥千金一一化去葛元重拳。在場眾人見葛元之拳揮向雷彪，威力萬鈞，本是甚為憂心雷彪，但見雷彪以如此絕妙身手化解，便齊聲讚嘆。

葛元見自己拳拳撲空，越是羞愧轉憤，出拳越是凶猛，不留生機，忽然進攻雷彪上盤，倏忽便轉為襲擊中盤，不斷變換拳路。雷彪幾個身手避過之後，約略知其拳勁路數，兩人交手三十餘招後，雷彪開始轉守為攻。

一旁的李玄揚與袁莫雲原是好奇上前觀看，見紅蓮教作法賜符，知其乃一般宗教法會，本要離去之際，卻見葛元挑釁紅蓮教，及與雷彪爭執之言，又見葛、雷兩人大打出手，為免惹上無端是非，李玄揚與袁莫雲兩人轉身，正要擠出圍觀人潮離去。

這時葛元與雷彪兩人交手已過五十餘招，地虎堂主雷彪一式地虎伏魔掌，掌風飄忽，由左右兩路急攻葛元，葛元明顯招架不住，一個閃身不慎跌了個踉蹌，身子又突失重心，往外飛身摔倒，撞上正要離去的袁莫雲，袁莫雲不慎跌坐於地。

葛元飛身摔落後，一個瞬間急忙起身，由腰間急取一包白粉，等雷彪上前之時，正要將白粉往雷彪身上灑去。豈料，雷彪快了一步，一掌劈中葛元後背，葛元六腑受創，手中白粉脫手掉落，部分飛灑在跌坐

於地的袁莫雲臉上。

葛元受掌重創後，自知不敵雷彪，急忙縱身逃離現場，雷彪本無殺他之意，因此並未上前追擊。

而見袁莫雲突受波及跌坐於地，李玄揚連忙將她攙起，袁莫雲則自己輕輕拍去那撲鼻的白色粉末，不以爲意。

李玄揚說道：「唉！連湊個熱鬧也受波及。難怪我記得娘曾說過，寧可看人吃肉糜，勿要看人劈柴薪，免被木屑濺傷，果然沒錯！」

袁莫雲起身後，竟站身不穩，原是腳踝已經扭傷，因此嘆氣回道：「真是倒楣！早知道如此，便不來湊看這熱鬧。」

於是李玄揚攙著跛腳的袁莫雲，一步一步的離開法會現場。

而自挑釁鬧場的葛元離去後，圍觀民眾對紅蓮教更是好感倍增，紛紛上前索取符咒，紅蓮教雷彪等人則一分發。取符之後，那施法的紅袍尊者，則爲取符信眾灑符水驅邪，更獲民眾認同。

李、袁兩人離開法會現場後，李玄揚檢視袁莫雲腳傷確定無礙後，兩人便來到一處客棧住下，並點了幾道菜餚食用。正用膳之間，忽聽戶外遠處一名母親哭泣呼喊兒名，像是兒子失蹤一般，聲音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一路呼喊尋找失蹤的兒子。

這時李玄揚鄰桌正坐兩人，聽那戶外母親聲聲呼喊，其中一人對同伴說道：「唉！看來又有孩童失

蹤，想必又是摩神教幹的好事。」

另一人回道：「這血掌幫，及摩神教兩大武林惡源，一個到處劫掠錢財及女子，一個到處劫掠童子培養殺手。而血掌幫，幾年前被玉面如來所滅後，已經消失一大惡源，如今還剩這摩神教到處爲禍，不知還要拆散多少家庭呀！」話畢頻頻搖頭感嘆。

而方才聽到遠處那母親的呼喊聲，又聽鄰桌客人談及多少家庭被拆散一事，李玄揚一時默然入神許久，心中一陣鼻酸，眼眶泛紅。

袁莫雲見狀問道：「你在想什麼？」

李玄揚本要回答，但卻一時哽咽，沉澱了心中情緒後，說道：「我想起我娘！」

袁莫雲才知，原來方才聽那戶外母親的呼喊聲，卻讓李玄揚想起自己娘親。

李玄揚心情稍平後，輕嘆說道：「當年我的血氣方剛，讓我娘親失去我，連最後一面都未見著！不知……不知她老人家是如何承受。而因爲我的血氣方剛，拆散了自己的家庭，也拆散了我的姻緣。不知爹……娘……現在……現在如何？」

袁莫雲安慰說道：「你這不是自由了，總算可以母子重逢。」

李玄揚突然顫抖說道：「其實，我很怕……很怕……他們……不在了。」李玄揚雖勉強忍住思親之情，但話到此處，卻紅了眼眶一陣鼻酸，不自覺流下淚來。

在他內心深處，最怕當年血氣方剛的代價，是讓他再也見不著雙親，這是他內心最深最深的期待。想



起當年，爲了麵筒餡餅皮烤焦問題，竟與母親負氣而出門，卻因此險些天人永隔，如今想來，自己實是萬分懊悔。此刻他心中所想，如能讓他再見雙親一面，就算那麵筒餡餅烤成木炭，他也會如甘飴般來品嚐。袁莫雲同情他與親人離散的悵痛，見他如此思親淚流，不住輕拍臂膀安慰，待李玄揚心情平復之後，兩人便各自回房就寢。

天明之後，已近午時，李玄揚不見袁莫雲醒來，心下甚疑，來敲袁莫雲房門數次，都無回應，李玄揚心覺不妙，也顧不得失禮，便推開袁莫雲房門，竟見袁莫雲臉色青綠，印堂發黑，顯是中毒現象。

橫臥於床的袁莫雲，見李玄揚破門而入，以氣若游絲的語調說道：「我……我頭暈……渾身……無力……」

李玄揚見狀心下生慌，急忙說道：「莫雲，妳臉色極爲青綠，怎會如此，昨晚不是還好好的？」

袁莫雲無力回道：「我……也……不……知……道。」

李玄揚說道：「妳在此歇息，我去找大夫來看看，千萬不要亂動，等我回來。」話畢李玄揚急忙前往城中，去尋大夫前來醫治。

約莫經過一個多時辰，李玄揚帶著看診大夫前來。

那大夫對袁莫雲把脈後，問診說道：「姑娘目前有何不適現象？」

袁莫雲回道：「頭暈……目眩，胸……胸口……悶痛。」

那大夫聞言，憂心嘆道：「不妙！面青印堂黑，目眩胸悶疼，……這位姑娘中了『七夜迷』之毒。」

李玄揚慌張問道：「七夜迷，大夫，什麼是七夜迷？」

大夫回道：「此毒乃摩神教獨門劇毒，中毒者會昏迷七夜不醒，七日之內如無摩神教獨門解藥，便會致命。只是這姑娘所中之毒乃輕症，應是吸入七夜迷之毒量不多，所以還能清醒。」

李玄揚驚恐問道：「致命！大夫，那莫雲之症可以治好嗎？」

大夫搖頭說道：「姑娘雖是輕症，但仍有性命之憂，只是不至於七日內喪命，但……三個月內如果再無解藥，恐會陷入昏迷不醒，那時……便有性命之憂，倘若幸運未死，也會永遠昏迷呀！」

李玄揚一聽，驚慌道：「永遠昏迷！怎會這樣。」

大夫仍是搖頭說道：「此毒一般藥石罔治，恕我實在無能爲力，你只能去向那摩神教求取解藥一途，別無他法。」

李玄揚聽聞此言，一時慌亂，六神無主，隨後問道：「大夫，摩神教在哪兒？我又要去哪裡求解藥，怎地我們跟摩神教毫無瓜葛，卻中此毒。」

大夫疑惑回道：「這摩神教專門劫掠童子，惡名遠播，並研創此七夜迷毒藥，用來攻擊敵人，過去已有許多人死於七夜迷之毒粉。可是你們既與摩神教無仇，實在沒有理由以毒藥攻擊你們，這事也甚爲奇怪。」

這時袁莫雲雖無氣力，仍勉力說道：「玄揚，可能是……昨日……的……白粉……。」

聞聽袁莫雲此言，李玄揚想起昨日紅蓮教法會現場鬧事之人，便是摩神教，那鬧事之人葛元，跌撞袁莫雲後，手中掉落的白粉部分飄灑袁莫雲臉上，原來那白粉便是七夜迷，袁莫雲卻因此無辜中毒。所幸袁莫雲接觸白粉之量不多，只是輕症中毒，因此雖是頭暈目眩，病情卻未嚴重惡化。

李玄揚隨後問道：「大夫，你可知摩神教位在何處？」

大夫回道：「這我就不知了。不過小兄弟，你必須趕緊去打聽摩神教，求他們賜給解藥，這姑娘才有救。」

於是李玄揚送走大夫，並將袁莫雲安置歇息後，獨身在長安城內徘徊，四處向人探聽摩神教之消息，但卻毫無任何摩神教之蹤跡。

由於擔心袁莫雲病情，李玄揚每日上街打聽消息，但一連探聽了數十日，均無摩神教蹤影，此時李玄揚心中越加心慌，更擔心袁莫雲的病情惡化。

自兩人相識至今，心中驀然一股情愫，隱於兩人內心。兩人雖各有愛人，但畢竟患難相識，日久生情，那情愫既無從表露，也就各自埋隱於心，只是平日言談舉止間，卻是訴盡綿綿深情。但此刻袁莫雲突染毒病，李玄揚一股悲然之傷從衷而來，數日抑鬱而憂，一籌莫展。

袁莫雲雖是病臥床榻，但見李玄揚憂愁悵然之狀，心中不捨之情油然而生，只能期望自己能得天保佑而痊癒。

這日午後，李玄揚由長安城南，繼續不斷打聽詢問摩神教蹤跡，但多數人均知摩神教為惡，卻不知摩神教總壇位於何處，李玄揚無奈的繼續徘徊街頭詢問，絕不放棄任何一絲可能的機會，只期望能尋得一絲生機，救治袁莫雲。

這時，突然遠處一名中年婦人大喊：「還我兒來！還我兒來！」不住的嘶聲吶喊，前方兩名中年男子急奔，其中一名手中扛著一名孩童，顯是劫掠了那中年婦女愛子，並往李玄揚的方向狂奔而來。

李玄揚遠遠已聽到那嘶喊聲，但一路上卻無人阻擋那兩名中年男子，兩名男子奔至李玄揚面前時，卻被李玄揚擋了下來。

其中一名中年男子名叫楚豹，喘氣喝道：「該死的傢伙，讓開！」

李玄揚心想這兩人是擄掠那婦人之子，心中本是氣憤便要上前搶下那孩童，但突然想起年少時的血氣方剛而誤事，因此，沉住心中怒氣，冷冷問道：「這孩童是那大嬸的兒子嗎？」

楚豹怒道：「是又怎樣？」

李玄揚忍住心中怒火，依舊冷冷而道：「還人家，偷人家小孩是不道德之事，你可知那大嬸失子之痛有多難過！」

楚豹見李玄揚正說道理，氣憤回道：「我摩神教豈管你道不道德，這孩童以後可成為我教摩神護衛，那是她的福氣。」

李玄揚一聽摩神教，心中突然興奮萬分，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急忙問道：「摩神



教，你們是摩神教徒？」

楚豹大聲喝道：「老子便是摩神教神兵，知道了還不讓開。」

李玄揚連忙客氣問道：「這位老哥，請問你有七夜迷的解藥嗎？」

楚豹冷笑回道：「嘿嘿，七夜迷，原來你是來討解藥。」

這時，那中年婦人已追趕上來，見楚豹兩人後，雙目含淚怒視，竭力吼聲說道：「你們這些妖魔，快把兒還給我！」

楚豹冷笑道：「哼！能為摩神效力，是你兒子的福氣，妳還得感謝我呀！」

那婦人哭道：「你們還是人嗎！」話畢猛力上前要抓回自己兒子。

楚豹見狀，一個氣勁把那婦人推倒於地，跟著一個大腳要往那婦人身上踹去，這一踹卻被李玄揚挪腳架開，楚豹險些摔倒。

立身站穩後，楚豹對李玄揚怒目而視，氣憤道：「小子，你找死，敢管老子的事，你還要不要七夜迷解藥？」

李玄揚說道：「七夜迷解藥，我是一定要，但這孩童我可不由你將他帶走，你這一帶走，這位大娘可是會哭斷肝腸呀！」

楚豹回道：「你小子真要管閒事，老子現在身上便有這七夜迷解藥，但就是不給你，連這小孩我也要

帶走，看你能奈我何，走！」話畢兩人正要轉身離去，李玄揚硬是攔住去路。

又見李玄揚攔路，楚豹氣憤之下，猛力一拳往李玄揚面門擊去，李玄揚一改過去血氣方剛個性，忍住怒氣，將那拳輕易撥開。

楚豹見他如此輕易便化解拳勁，一時駭然，當下運足拳勁毫不留情揮擊而來，李玄揚一個側身輕易避過，一把抓住楚豹右臂壓制於地，楚豹動彈不得；另一人見狀扛著孩童，正要逃離，李玄揚放開楚豹，輕輕一掌擊中那人後背，那人一個踉蹌站身不穩，肩上的小男童跌落於地。

那中年婦人見兒子跌落，趕緊上前抱住昏迷的愛兒。

這時楚豹起身正要逃走，李玄揚急忙上前將他拿住，說道：「這位大哥，我真無意傷你，我就只要七夜迷解藥救人，求你賜我解藥。」另一名同伴見楚豹被拿住，自己則趕緊逃離而去。

楚豹雖被擒住，但仍硬著性子說道：「哼，救不救人與我無關，那是你的事！」

李玄揚心中實在憂心忡忡，本是好言請求楚豹賜藥，但見那楚豹竟是毫無同情之心，又想方才擄人孩童的泯滅人性之舉，李玄揚頓時轉為氣憤，說道：「我好言相求，只為救人，你不要惹怒我！」

楚豹仍是冷笑道：「哼！老子我不是被嚇大的，你最好放了我，等等我摩神教派人前來，你可就……

嘿嘿……」

李玄揚見他毫無相救之心，心中已然惱怒，一個使力，喀的一聲，那楚豹右臂應聲而斷，悲聲哀號。李玄揚威脅說道：「實話告訴你，我殺過人，也不差今日再殺你一個，今日我勢必要拿到解藥，快拿

來。」

由於右臂筋骨極疼，楚豹哀號著說道：「饒命，饒命，解藥在這。」在懷中取出一小包藥粉遞給了李玄揚。

李玄揚取過那解藥後，心中暗想：「這人如此歹毒，如果給的不是解藥，我豈不受騙。」他不敢冒著袁莫雲生死的風險，於是對楚豹說道：「跟我回去，等那解藥真有效時，我便放了你。不過……」李玄揚語氣轉為冷毅堅定，說道：「不過，如果你那解藥有詐，……我會讓你永遠後悔。」

這時那孩童已經清醒，婦人抱著愛兒來到李玄揚身邊，不住地感謝李玄揚相救，李玄揚示意一番後，便押著楚豹前往客棧而來。

那楚豹其實所給並非解藥，而是七夜迷毒藥，但一路上楚豹打量著李玄揚方才威脅之語，評估自己毫無逃出李玄揚掌心的任何機會，若真讓李玄揚發覺解藥是假，恐白白賠上自己性命。

因此，一到客棧，楚豹從懷中取出一瓶藥水，語詞閃爍對李玄揚說道：「這位少俠，其……其……其實，這個才是解藥，剛剛……一時恐懼，拿……拿……拿錯了。」

李玄揚不語，冷言對他瞪視，隨後取過那瓶藥水後，說道：「你先喝一點，並告訴我如何服用解毒。」

楚豹擔心性命不保之餘，乖乖自己服用那解藥，並將服用之法告訴李玄揚。而李玄揚擔憂袁莫雲病

情，實在已無他法，只好按楚豹所言之法，讓袁莫雲服用解藥，果然數個時辰之後，袁莫雲氣色好轉，面青印堂黑之現象已然消除。

由於天色已黑，且袁莫雲病情已然好轉，李玄揚便依諾將楚豹放回，楚豹回復自由之身後，懷恨離去。而李玄揚心想楚豹必定回來尋仇，連夜抱著袁莫雲另投客棧而宿，以免楚豹帶人前來尋仇，傷及重病未癒的袁莫雲。

袁莫雲心知李玄揚擔心惡人前來尋仇，而擾她病情及憂心她的安危，一路上李玄揚抱她行走之時，袁莫雲深情的雙眸，細細端詳眼前重情的李玄揚，內心卻是百感錯雜……

而袁莫雲服過七夜迷解藥後，毒性雖已驅除，但因那毒藥已傷心臟，元氣大傷，因此只能躺臥於床休養元氣。李玄揚請來大夫為袁莫雲診治後，開了幾帖藥方療養袁莫雲，李玄揚每日餵藥餵食，細心照料袁莫雲。

一日，袁莫雲見他如此辛勞，說道：「真是勞煩你了！早知如此，那日便不要去湊那熱鬧。」

李玄揚無奈嘆道：「真是莫名其妙，我倆怎會無緣無故惹來這場是非，還險些喪命！」

袁莫雲說道：「你傷了那摩神教徒，他們如果找你尋仇，該當如何？」

李玄揚回道：「摩神教是什教派我不知曉，但他們劫掠孩童的可惡行徑，實是人人得而誅之，那日若不是爲了央求他的解藥，那等惡人實不該饒恕，如果前來尋仇，我也無須對他們客氣了。」

袁莫雲莞爾笑道：「哇！惹怒我們李大俠了。」



李玄揚仍是心有怒氣，回道：「實在是擄人小孩，拆散人倫，簡直罪不可赦！」

袁莫雲說道：「那你如果又不慎誤傷他人，被官府又關押起來，豈不連去尋你未婚妻的機會都沒了。」

李玄揚沉默片刻後，冷然堅毅的說道：「蒙古統治，侵我江山，文大叔至死都不歸順蒙古，而我李玄揚既非北朝子民，又何懼他官府。這次任何人要抓我擒我，便要看他的能耐了，我李玄揚今後再也不會束手就擒。」

袁莫雲聽他之言，心覺李玄揚已從過去少時血氣方剛，意氣用事的個性，轉為心思果敢，俠義真情的男兒。此時她又一次細細端詳眼前的李玄揚，細聲而關心地問道：「我們這一路去尋你雙親及未婚妻，但這十年間畢竟世事變遷，倘若你未婚妻真嫁為人婦，你將如何？」

李玄揚頓時默然無語，不敢想像。畢竟十年的光景，自己當年是死囚之身，從不曾奢望能再見孫羽珊，更不敢期盼孫羽珊等他，只是他內心卻不敢想像孫羽珊嫁為人婦的事實。因此，一股思緒湧上心頭，輕嘆道：「她本就不該等我，我也該祝她幸福！」

李玄揚抑制心中情緒，突然轉問袁莫雲說道：「哎呀！光說我，妳呢？如果妳也尋不著妳夫君呢，如何是好？」

袁莫雲一樣沉默半晌，回道：「不敢想了！看來我們都是天涯淪落人！」

李玄揚這時反倒深情地望著她，想起與袁莫雲認識以來的患難之情，端詳著她那傾國傾城的容顏，內

心不由一股情愫莫名湧上心頭，李玄揚不自覺輕輕說道：「到時如果你真尋不著夫，我又尋不得未婚妻，便此相伴吧！」

此話一出，倒是道盡兩人這數月以來隱藏的心聲，袁莫雲聞言立時羞澀，不知如何回語，頓時雙頰紅潤，更添那絕色的美麗容顏。

雖是患難相逢而萌生情愫，但兩人仍是互相祝福對方，能早日尋得自己朝思暮想的眷侶。

數日之後，袁莫雲已然痊癒，但經此一折騰，兩人卻在這長安城內耽擱了一個多月，整理了行囊後，兩人便繼續往沛坡村而去。



## 蒙漢會初顯身手，初生犢技驚戰神

回家鄉途中，途經臨安城郊，李玄揚與袁莫雲談笑而行，突見兩名男子快步而來，隱約聽得他們對話。

那高者忿忿道：「蒙古韃子簡直藐視我中原武學，當年要不是宋室賊臣亂國，弄得我等淪為亡國之奴，不然憑我中原武林人士聯合，豈是蒙古軍所能敵！」

那矮者回道：「師弟，氣有何用，雖說賈似道等誤國，但國無明君，不能重用能臣，又怎能守得住江山。」

那高者又道：「大師哥，這些韃子著實可惡，等等你要出手麼？」

那矮者道：「等等見勢而為，你也不得魯莽行事，切記。」

那高者低聲回道：「是，謹遵大師哥告誡。」那兩人說罷便匆忙趕入城中。

這時袁莫雲開口對李玄揚說道：「你聽到了嗎？臨安城不知要發生什大事了。」

李玄揚回道：「嗯，好像跟蒙古韃子有關。」

袁莫雲好奇說道：「要不要跟過去看看？」

李玄揚記取前次經驗，疑惑說道：「還要過去湊熱鬧，妳忘了前番險些喪命！」

袁莫雲嫣然說道：「可是這次不知是什大事，好像跟那蒙古韃子有關。不然……，不然這次咱們站遠點觀看好了。」

李玄揚想了一會，自己心下也好奇蒙古韃子有何作為，因此回道：「好吧，去看看什麼大事，不過這次咱們可得站遠點，免得又無端捲入是非。」

於是兩人隨即一同跟入臨安城中。

來到城中一處廟前，廟前有個廣場，四周圍滿了人群，好不熱鬧，似乎都是武林中人，多數人手中持有刀劍等武器。除武林人士外，仍集結不少百姓圍觀湊看熱鬧。

圍觀人群中，約莫有二、三十個蒙古士兵，持刀、劍、弓箭站立一側，士兵前方坐了三個身形壯碩的彪形大漢，三人凜然坐定，面露嗤笑表情。場中央有一名蒙古人與漢人正在過招。不一會兒，那漢人竟被那蒙古人一手劈中腦門，當場斃命，眾人一陣驚愕。

這時突有三人將那死去的漢人抬到一側哭喊：「三師弟，三師弟。」

其中一名綠衣男子回首怒目，對那蒙古人道：「鐵鷹戰神……你……你……竟殺了我師弟。」

那蒙古人名叫鐵鷹戰神，回道：「拳腳無眼，技不如人，也是死有餘辜，哈哈。你既然心有不甘，不如出來較量較量，讓我見識見識你們漢人的繡花拳腳。」說罷，得意的哈哈大笑。



那綠衣男子氣憤難平道：「好，俠刀門陳明袖領教。」隨即拔刀跳入場中，並說道：「鐵鷹戰神，你欺我漢人太甚，今日讓你領教俠刀門武學。」

那鐵鷹戰神見他持刀，遂從容向一旁士兵取了一把彎刀，笑道：「哈哈，俠刀門素以青雲刀聞名，今日如果你持青雲刀，老子尚且怕你三分，但你只拿一把破銅爛鐵，也想與我較量，也太小看我大元帝國的武學了吧！」

兩人說罷便提刀過招。只見陳明袖一刀劈去，咻的一聲，便是一招「虎嘯奔騰」，威力萬鈞，那鐵鷹戰神正要側身避開，陳明袖手中大刀立時轉向，刀鋒已來到鐵鷹戰神咽喉，鐵鷹戰神提刀一擋，噹噹兩聲，兩人刀風迴旋，各自退了三步。

鐵鷹戰神心知陳明袖武功更高於他剛死去的三師弟，為求速決，於是運足三成功力，以「雷劈轟頂」之勢猛攻陳明袖上盤，由於鐵鷹戰神內力深厚，陳明袖以「護龍斬」左右抵擋時，卻震得虎口出血，手已無力持刀。

鐵鷹戰神藐視笑道：「今日讓你俠刀門，滿門含悲！」話畢，冷不防竟雷霆一刀往陳明袖腦門劈去，速度之快，刀鋒之猛，毫不留生機，陳明袖當場身首異處。

在場眾人，本以為鐵鷹戰神勝了便是，卻沒想到竟殺了陳明袖，見這等情景，眾人一陣驚恐。

畢竟俠刀門這幾年來在江湖中也是頗有名望，併稱於五派四幫門，沒想到短短一刻間，竟有兩位門人命喪這鐵鷹戰神手中。

由於鐵鷹戰神下手兇殘，一旁圍觀的武林人士及民眾有人叫囂道：「既然說是蒙漢比武，怎麼變成大屠殺，你們蒙古人未免太殘忍。」

聽聞有人如此叫囂，鐵鷹戰神斜嘴冷笑道：「方才比武前已有言在先，勝負為先，生死不論，有膽量者才上場比武。既然上場，刀劍拳腳自然無眼，死傷也就在所難免了。」

鐵鷹戰神繼續以藐視的口吻說道：「今日在你們漢人臨安城召開蒙漢比武，如果你們漢人贏不得我們四大金剛戰神，那今後你們各門派，就好好向我們大元朝稱臣吧！」此話一出，一旁的蒙古士兵及三名高坐的蒙古彪漢跟著哈哈大笑。

這時，李玄揚與袁莫雲正站在離廣場百步距離高處一座涼亭，正好看見那群蒙古人哈哈大笑，卻不知場中情事。

見這等蒙古人藐視漢人的情景，方才在城外李玄揚遇見的那位高者，突然跳入場中說道：「臭韃子，用我宋朝降臣降將，才滅我宋朝，有何能耐要我等心服稱臣，真是笑話，我華山楊通就不可能心服！」

鐵鷹戰神聽罷，鄙視笑道：「那好，既然不服，我就讓你心服口服，亮招來吧！」

楊通旁的那名矮者見狀，立刻上前擋住楊通說道：「五師弟，你不是他對手，退下吧！」

楊通氣憤的回道：「大師哥，這些韃子藐視我們，我不服氣。」

那矮者知道自己師弟楊通功力不足，不是鐵鷹戰神對手，便回道：「沒關係，你退下，讓我來。」

楊通回道：「大師哥，可是……」

那矮者對楊通使個眼神，示意不可再言，於是楊通無奈退下場去。

這時，那矮者回過身對鐵鷹戰神說道：「在下華山派林成儀，領教。」

鐵鷹戰神回道：「五大門派之一的華山派，我倒想見識見識名聞天下的五大派能耐，不過我想也是浪得虛名吧！」

說罷，兩人提起刀劍過招。林成儀心知對方武功極高，不敢大意，起手式便以華山派的上乘滄浪劍法進攻，劍風氣勢如萬馬奔騰，現場眾人內心莫不驚服果然為五大派高手。由於林成儀出劍快而俐落，頓時鐵鷹戰神只能趨於防守。

忽然，鐵鷹戰神轉守為攻，也不敢大意，運足內力以快刀急攻林成儀下盤，這時林成儀以一式「雲波映光」護守，一時鐵鷹戰神也占不了上風。

但鐵鷹戰神終究是蒙古九大高手之一，為求速決，鐵鷹戰神右手大刀突然迅速轉攻上盤，林成儀以劍迴旋抵禦，可突然間，鐵鷹戰神左手抽出纏繞於腰間的細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往林成儀腰間劃去。

由於這突如其來的陰險絕招，林成儀一時不及閃躲，腰間被畫出一條傷口，鮮血立時噴了出來。鐵鷹戰神抓準契機，以右手快刀正要往林成儀腦門劈去，林成儀因腰部中了刀傷，劍法紊亂，一時不及抵擋鐵鷹戰神劈往腦門的快刀，眼下林成儀即將斃命之際，噹的一聲，震驚了現場眾人。

正是一把長劍而出，掠開了鐵鷹戰神劈往林成儀腦門的一刀。

原來，一位白袍道者見鐵鷹戰神又要趁勢殺人，因此出劍化解了這次的殺戮。由於那劍氣沉穩，掠開鐵鷹戰神厚重的鋼刀，導致鐵鷹戰神跌了個踉蹌，因此氣憤的說道：「你是何人？」

那白袍道者說道：「黃山派，陽平秋領教，陽某方才不及救俠刀門，此人卻不能再死於你刀下。」

眾人驚見黃山派掌門上場，大聲叫好。眾人心想，黃山派乃當今武林五大門派絕世高手，陽掌門上場，已是我漢人武學泰斗出戰，總算有機會出口悶氣了。

鐵鷹戰神聞言氣憤說道：「想要比武剛剛上場便是，怎會趁人比武之時出手，也太不光明了吧！」

陽平秋回道：「閣下比武時出陰招傷人致死，恐怕也不怎麼光明吧！」

鐵鷹戰神不服氣的說道：「既是比武，自然所有兵器都可使用，有何不光明！」

陽平秋回道：「既然如此，勝負既分，閣下也無需殺了華山派這位兄弟吧！」

說罷，陽平秋將林成儀扶到一旁，楊通也上前幫林成儀探傷說道：「大師哥，你還好吧！讓我上去殺了這個韃子。」林成儀示意楊通不可再魯莽，楊通也就未再多言。

鐵鷹戰神這時說道：「既然你們漢人總算來個像樣的高手，那我鐵鷹就讓你們好好心悅誠服。」

陽平秋回道：「既然如此，陽平秋領教。」

這時，三名在座的蒙古彪形大漢中，其中一名起身說道：「鐵鷹，讓我來。」

鐵鷹戰神聞言回道：「二哥，這……」

那蒙古彪漢打斷鐵鷹的話，並在他耳邊低聲說道：「你且暫歇，來者武功非凡，你先前已戰三人，我



等不可輕敵。」

鐵鷹聽罷回道：「是。」便回座位坐了下來。

那出戰的蒙古人棕髮大眼，身形孔武，說道：「貧道銀狼，大元朝蒙戰將軍手下金剛戰神之一，特來領教陽掌門的八卦迷魂劍法。」

陽平秋回道：「我漢人雖已由元朝統治，但中原武學博大精深，需要大智慧的人方能悟透，恐非你等馳騁大漠的虎爪狼牙可以理解！」

這話說完，群眾大聲拍手叫好，讚賞陽平秋總算是在言語上為漢人出了一口怨氣。

但這時，銀狼戰神已皺起眉頭說道：「那貧道倒要見識見識中原武學有如何的博大精深。」話畢，銀狼揮舞手中一把細刀，由於那刀輕盈，一招「落雪斬」迅速往陽平秋攻來。

陽平秋身形微動，提劍破刀，鏘……噹……的幾聲，一式八卦迷魂劍法的「蕩迷蹤」招式，頓時破了銀狼戰神的刀式。

說時遲，那時快，陽平秋又一記「迷魂迴影」，以忽快忽慢的招式，迅速刺向銀狼戰神，兩人刀劍一來一往過招，已過百餘招，仍尚未分高下。

由於陽平秋八卦迷魂劍法忽快忽慢，忽隱忽現，時而快時而慢，每一招都讓在場眾人甚為驚服。但銀狼戰神畢竟為蒙古高手，也未讓陽平秋占得上風。

過招之中，兩人均深知對方武功高強，再不發揮畢生絕學，恐有性命之憂。這時，銀狼戰神運足十成內力以一式「亂刀洪流」急攻，陽平秋也以畢生功力，一式「八卦乾坤」攻守，兩人過招一瞬，刀劍刷……噹……之間，陽平秋略占上風。

這時銀狼戰神一個側身，突然現出一個破綻，陽平秋一劍正要往銀狼戰神右手虎口方向刺去之時，突然間，一根銀針無聲破風而來，速度之快令陽平秋無法閃避，快到連在場眾人也未察覺。只見銀針疾飛刺入陽平秋手掌中指，以致陽平秋刺往銀狼戰神之劍招並未傷及銀狼。甚且，由於銀針含有劇毒，陽平秋頓時手掌一麻無法運劍，手中劍鋒突然轉向杵立地面，危急萬分……；銀狼戰神見機不可失，手中細刀迅速往陽平秋咽喉砍去，眾人見狀一陣錯愕，只見那細刀正達陽平秋咽喉一尺前，眼見陽平秋毫無生機。

突然，如電光石火般，兩聲噹……噹……巨響，令在場眾人一時屏息。竟是一根女子髮簪，急馳打在銀狼的細刀上，細刀立時斷成兩截，那髮簪更不偏不倚射中在座一名蒙古彪漢的椅背上。在場圍觀眾人及場中站著、坐著的蒙古人，都被這一幕情景給震懾……。

待眾人驚魂甫定，那名端坐的蒙古人從容起身，拔出身後椅背上的髮簪，向著百丈外高處的涼亭說道：「在下金獅戰神，何方高手請露面。」

由於金獅戰神內力渾厚，朗朗宏聲迴盪四周，在場眾人聽得清清楚楚。

原來方才銀狼戰神略居下風之時，金獅戰神見陽平秋手中劍鋒正要刺中銀狼，為不使蒙古戰神落敗出

糗，故金獅戰神以極高的內力往陽平秋手掌射出劇毒銀針，由於速度之快，在場眾人幾乎無人察覺。但豈料這根銀針疾射出後，竟有人見此情景，反倒回敬金獅戰神一根內力甚為深厚的髮簪飛鏢，連金獅戰神也甚為驚服。

在金獅戰神問請何方高手之後，眾人目光隨即注視那座涼亭，涼亭中約莫數十人，這時袁莫雲因為髮簪被李玄揚抽走，頓時長髮落了下來，她訝異的呆望著李玄揚說道：「你……」一時卻說不出話來。

竟是方才李玄揚因佩服陽平秋解救林成儀的豪氣干雲，見陽平秋利時生命危在旦夕之際，毫未猶豫及思考，立時拔起身旁袁莫雲的髮簪，並射出髮簪解救陽平秋，也同時射往金獅戰神的座椅。

只見李玄揚向著金獅戰神高聲說道：「閣下好不光明磊落呀，暗下毒手傷人，可讓人看不過去呀！」

由於李玄揚內力深厚，聲音迴盪四周，眾人聽他稱說對方暗下毒手傷人，才知為何陽平秋會突然劍鋒轉向杵著地面，原來是金獅戰神暗下毒手。

這時金獅戰神回道：「閣下豈不知，雙方比武，各施所長，銀狼自有獨門暗器施展，可不算不光明磊落呀！閣下既然插手比武，可得上場說個清楚！」

李玄揚心想：「明明是你金獅戰神發的毒針，竟說成是比武中的銀狼所發，真是陰險狡猾。看來，既已插手干預這事，得上場說個清楚了。」

於是李玄陽回頭對袁莫雲說道：「莫雲，妳在這兒等我。」

袁莫雲憂心李玄揚涉世未深，緊張回道：「你真要上場，對方可都是蒙古高手呀！」

李玄揚拍拍袁莫雲肩膀，安慰說道：「無妨，恐怕現在我也是身不由己了，妳等我就是了，放心，我保證會平安回來。」說罷一個縱身躍入場中。

眾人見躍入場中的竟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都是一副不可思議的神情。

李玄揚入場後，立即扶著受傷而立身不穩的陽平秋說道：「前輩，你還好吧！」

這時黃山派門人約莫四、五人，也上前攙扶著陽平秋。見陽平秋身中銀針劇毒，李玄揚立時點住陽平秋的巨關穴，以減緩劇毒攻心。

陽平秋以氣若游絲的語調說道：「小……兄……弟，要……小心，對方……陰險，武功……高強……。」

李玄揚聞言回道：「前輩，放心，我來便可！」並請黃山派門人護送陽平秋下場，隨後回頭與金獅戰神對話。

金獅戰神見李玄揚回頭後，拱起雙手作揖說道：「請教閣下大名。」

李玄揚回道：「在下李玄揚。」

金獅戰神道：「敢問這位小兄弟插手銀狼與陽掌門的比武，不知是何用意？」

李玄揚見他這等陰險抵賴，反倒點著頭回道：「若說插手，晚輩不敢，但既然是他二人比武，誰勝誰負倒是與我無關，晚輩只是見到陽掌門即將取勝，卻不巧見到大師您的銀針射向了陽掌門，所以起了興



趣，想向大師討教，可不算插手他二人的比武。」

金獅戰神回道：「小兄弟，你誤會了，老夫可沒出手呀！你倒是可以問問在場眾人，有誰看到老夫出手了，那可是銀狼的獨門武器呀，是陽掌門自己不防。」

李玄揚已知金獅戰神要抵賴不認，心想眼下倘若辯解起來，金獅戰神也不會承認，既然是自己打斷了比武，所以轉個話鋒說道：「大師，您有沒有出手也與我無關，我也不想爭辯，方才陽掌門既是拔刀相助那位林成儀大哥，晚輩自然也能相助陽掌門吧！又既是蒙漢比武，自然比比看蒙古人厲害還是漢人厲害囉！所以，晚輩討教討教大師便是。」

金獅戰神方才雖被李玄揚射出那髮簪的深厚內力所震懾，但此刻見來者只是約莫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於是胸有成竹的哈哈說道：「好，好，好，中原武林竟有似你這等氣魄的人，直接要挑戰老夫，老夫倒是要好好領教。」

這時蒙古席座中，一位滿頭金髮的壯漢衝上前，氣憤說道：「小子，你算老幾，你還不夠格跟俺大哥比武，讓俺銅虎先來會會你。」

這時銀狼也在旁說道：「是呀，大哥，讓我來就好了，這小子應該還不用你上場吧！」

只見金獅戰神向銀狼及銅虎兩人說道：「無妨，這位小兄弟既是指名挑戰我，就由我與他試試試試，也好顯出我大元帝國的氣度。」

其實金獅戰神雖見李玄揚年紀輕輕，但方才那飛簪射中椅背的力道，只有金獅戰神最為清楚，那股宏大內勁著實讓金獅戰神震懾，但因不知李玄揚的功力深淺，因此金獅戰神不敢貿然由其他人與李玄揚比試，決定親自出馬一探李玄揚根基。

只見金獅戰神說道：「小兄弟，你拿什麼兵器？」

李玄揚這時回身走向陽平秋身旁，說道：「前輩，借你的劍一用。」

黃山派門人遂將陽平秋佩劍交給李玄揚。李玄揚取劍後，對金獅戰神說道：「用此劍，讓你見識萬古以來，我大漢民族的莫測高深！」

眾人聽聞李玄揚說話的氣勢，莫不心中暗自讚賞。因為自元朝統治以來，漢人受盡蒙古人欺凌後，心生自卑，少有人敢對蒙古人用此等口吻談話。

金獅戰神聽到李玄揚的話後，取出一把厚重長刀說道：「哈……哈……哈，好，年輕人，我蒙古戰神征戰天下未逢敵手，我倒想好好領教領教，大漢民族如何的莫測高深，來吧！」

李玄揚回道：「大師，你我如何分出勝負？」

金獅戰神說道：「你說呢？」

李玄揚回道：「既是比武，正如方才所言，自然是生死不論。因此晚輩如死於大師刀下，自然毫無怨言，但晚輩如勝得大師一招半式，卻也不至於傷得大師毫髮，那該如何分出勝負呢？」

金獅戰神聞言後說道：「好，小兄弟對自己頗有自信，這樣吧，比武中老夫如果這把刀離手，便是老夫輸

了，你說如何？」

李玄揚回道：「好，大師，晚輩三十招內，如果不能讓大師大刀離手，便是晚輩輸了。」

眾人聽到李玄揚的回話後一陣錯愕，內心均想，陽平秋武功如此高深，百餘回合尚與銀狼平手，金獅戰神功力更在銀狼之上，李玄揚怎會說出三十招決定勝負之語，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原來自李玄揚習武後，除於獄中解救袁莫雲外，不曾與高手真正對決，以為三十招足夠分出勝負，因而口出此言，以致令在場眾人匪夷所思。

而金獅聽聞李玄揚三十招便分勝負之語，內心稍有警戒，暗想：「這小子對自己這等有自信，莫非真是來者不善，但三十招便要勝我，也大誇口了，看來我也不可輕敵。」

心裡盤算完後，金獅說道：「好，小兄弟，三十招自是玩笑話。沒關係，無論幾招，只要老夫刀一離手，便是老夫輸了，就此說定，亮招吧！」

只見金獅戰神右手舉起長刀護於胸前，刀光氣映天地，在場習武之人均可感受逼人刀鋒。這時，李玄揚手中長劍斜持於腿側，劍鋒朝地，目光注視金獅戰神。剎時，金獅戰神揮動長刀趨步向前，瞬間刀鋒直劈李玄揚左肩，李玄揚見刀鋒至，略移身影閃過，豈料金獅戰神刀刀瞬時快速旋動，刀鋒挑刺李玄揚下顎，李玄揚往後一個弓步避過。

這時，金獅戰神一式「破空鴻燐」連續十招快攻李玄揚，只見李玄揚用手手中長劍一一掠開逼命刀鋒，

在場眾人見金獅戰神「破空鴻燐」的刀威，如虎嘯生風，心生驚服，每一招都擔心李玄揚命喪刀下，但竟見李玄揚挪步如雲，輕易的便將金獅戰神的逼命刀鋒一一掠開，化去驚險。

只見金獅戰神三個虛招刀法後，突然一個劈空刀鋒急往李玄揚胸膛而來，李玄揚退無可退，閃無可閃，提劍橫擋金獅戰神長刀。眾人見狀屏氣凝神，眼見那長刀瞬間劈中長劍……，只聽得鏘……的一聲清脆響聲……。這一劈，震驚了在場眾人，連金獅戰神自己也面露驚恐。

原來金獅戰神快刀迴旋三個虛招後，運足真氣劈出這致命一刀，那刀鋒劈中李玄揚手中長劍之時，金獅戰神卻彷如感覺劈在巨石一般，回震自己胸口，才讓他驚恐眼前這位年輕人竟有如此深厚的內力。

如此一來，金獅戰神已出手十數招，尚未取得上風。反觀李玄揚，只是迴避護守，尚未施展一招半式，弄得在場眾人一頭霧水。大夥兒心中疑惑著，心想應是金獅戰神快刀逼得李玄揚無法出招，以致李玄揚只能護守。

其實，李玄揚過去僅是自修練功，不曾與高手對決，因此真是一時不知如何出招應敵，但見金獅已然出招揮刀而來，因而只是閃躲護守。而李玄揚畢竟所學追雲步輕功已至化境，心覺金獅戰神刀法雖快，但見其步法與刀法並未融合，因而金獅戰神的每一式每一招，李玄揚都看得一清二楚，故能從容避過，並適時提劍掠開刀鋒。

這時，金獅戰神退了一步說道：「小兄弟，身手不錯，試試老夫的獨門刀法。」話畢，一式「蒼波屠龍」，夾帶萬馬奔騰的氣勢直攻而來。



眼見金獅戰神已發揮絕學，這時李玄揚經過方才的過招，已然領悟如何見縫出手攻擊，於是手腕旋動劍柄，一個側步快如風，劍鋒後發先至，直抵金獅戰神腰間，金獅戰神立時正要回刀來擋，李玄揚一個回身挪移身輕如雲，第二招劍鋒已離金獅戰神咽喉三寸之距。金獅戰神一個移步退後打算閃避，卻見李玄揚劍影旋動，那劍法快得讓金獅幾乎不及招架，李玄揚八招過後，身影迅速回到原位，持劍而立。

李玄揚回到原位後，金獅戰神這才稍稍獲得喘息，心想：「這小子，劍法竟然如此快。」於是，金獅運足十成功力，瞬間運刀十二連環急攻李玄揚，李玄揚側步移動，長劍一擋，立時旋動劍柄，招式其快如電，劍光閃動如虹，正是疾龍劍法之「疾風訣」。

刀劍交揮之際，兩人對招數個回合，只見李玄揚劍鋒即將刺入金獅戰神右手虎口，金獅戰神眼見閃避不及，不得已只得立時放開手掌之刀，以避開那劍鋒。

這時李玄揚劍鋒由金獅手掌與刀柄之間瞬間掠過，一個迴身轉動劍柄，身軀回到原位。

便在李玄揚迴身之時，正巧金獅戰神放開手掌脫手之長刀，隨著重力那刀又自然落回金獅戰神手中，由於眾人被李玄揚遮擋，並未見到金獅戰神長刀脫手。

只見李玄揚氣定神閒，回到原位後說道：「大師，今日之戰，晚輩已出手十八招，大師也尚未讓玄揚斃命，但晚輩原是為救陽平秋前輩而出手，晚輩憂心陽前輩傷勢。今日可否以平手收場，自然也就說不得漢、蒙間誰勝誰負，您說如何？」

金獅戰神這時氣息稍順，心知方才自己大刀已經離手，幸有李玄揚迴身擋住眾人目光，才不致讓自己

在眾人面前落敗，保住了自己顏面，內心暗想：「這小子功力明顯在我之上，再比下去必然露出敗象，到時讓我大元蒙羞，可就不是今日比武之目的。這小子既有意保我顏面，不如順水推舟……。」

於是金獅戰神對李玄揚笑道：「哈……哈……好……好……好……，果然是英雄出少年，能擋住老夫獨門刀法，武功果然不凡。既然你無心比試，老夫就算勝你也不光彩，那今日比武到此結束。」

金獅話畢後，這時在座的銅虎戰神突然衝了上來說道：「大哥，……」金獅戰神卻示意銅虎不可再言，銅虎只好默然回座。

在場眾人聽金獅戰神宣布比武結束，慶幸漢人可沒被蒙古人瞧不起，但卻也不知今日蒙古人精心籌劃的比武大會，為何尚無勝負便就此收場。眾人雖是疑惑，但也彼此議論著陸續離開會場。

# 傻愣郎結師徒緣，共枕眠心動怦然



眾人陸續散場而去之時，李玄揚趕緊來到陽平秋面前，袁莫雲也已由後頭來到李玄揚身邊。李玄揚見陽平秋中毒傷勢不輕，想前去向金獅戰神索討解藥，豈知自宣布比武結束後，四大金剛戰神立即離去，李玄揚因而遍尋不著金獅戰神，回到陽平秋身旁著急對袁莫雲說道：「糟糕，眼下前輩傷勢如此嚴重，該如何是好？」

一旁的黃山派弟子及袁莫雲同樣也是著急萬分。

這時，突然有一衣衫襤褸的少年走來，一副傻呼呼的模樣，以瘋癲的語氣對李玄揚說道：「喂喂喂，大哥大哥，你武功很厲害，教我武功好不好呀，我也來把壞人打光光。」

李玄揚心想，眼前正苦惱陽平秋傷勢，怎會跑出這個瘋癲傻里傻氣之人，於是回道：「這位小哥，真對不住，我現在沒空教你功夫，日後再說吧！」

那人突然高聲說道：「這位小哥你沒空，那我好像也沒空告訴你怎麼救中毒的老頭囉！」

聽聞那人之語，李玄揚眼睛為之一亮，說道：「什麼，你知道怎麼救？」

那人故意不予理會，回道：「這位小哥，這……我要想一想了，好像……想不起來怎麼去救了。」

只見這時陽平秋臉色已轉為青色，可見那銀針劇毒的厲害，李玄揚急忙對那人道：「這位小哥，你好

心幫幫忙，高抬貴手，救救這位前輩吧！」

那人突然歡欣喜悅的回道：「那你要教我武功嗎？」

李玄揚連忙回道：「教……教，一定教。」

那人聽罷更是高興，說道：「好……好……，我阿永要打倒蒙古人，哈……哈，我以後就是天下第一

高手了，哈……哈……哈……」

李玄揚見阿永如此自樂模樣，打斷說道：「可是這位前輩傷勢還沒好，我沒空教你武功呀！」

阿永回道：「走……，我帶你們去見神醫。」

話畢，阿永引領眾人往前行去，眾人也真沒法子救治陽平秋劇毒，只好半信半疑的跟著阿永前行。

一行人整整走了一個多時辰，來到臨安城內一處小街巷內的一家醫坊，門上高掛著「神農堂」牌匾。

這時陽平秋已經昏迷，並由黃山派門人將他所躺的單架抬著進入堂內。

只見屋內約莫有數十人正等著抓藥，卻不見堂上有人看診。一行人匆匆進了屋內後，只聽阿永高聲說道：「快快快，出人命了，快請大夫救人呀！」

這時堂上有位中年人名叫元旺，出來說道：「大夫今日不在！」

阿永聞言回道：「不在，死了，這下死定了，小兄弟，沒救囉！」

李玄揚聽罷急忙向那中年元旺問道：「這位大哥，這位前輩身中劇毒，再不趕緊醫治，恐怕延誤病情，請問大夫何時回來？」



元旺回道：「大夫一家人數日前回鄉，明日才會回來。」

李玄揚聞言著急說道：「糟糕，這可如何是好……」

這時袁莫雲追問元旺說道：「這位大哥，堂中可有人還會看診醫治？」

元旺回道：「姑娘，真對不住，我們神農堂就只有一名大夫。但大夫數日前回鄉而去，預定明日才會歸來，堂上實在沒有人會治病呀！」

袁莫雲說道：「那有沒有什麼解毒藥？」

元旺聽完袁莫雲的話，思索一會，突然想起說道：「對了，你們等等……。」

於是元旺轉身進入內堂，不一會兒拿著一瓶藥水罐出來，說道：「這是緩靈水，我方才想起孫大夫曾說過，此水無法解毒，但能降低血行速度，可延緩劇毒攻心的時間。眼下也只能先延緩劇毒發作的時間，等待大夫回來了。」

眾人實在已無辦法，也只好照此法讓陽平秋先服下緩靈水，延緩劇毒攻心速度，並等待大夫明日的歸來。

這時天色已晚，李玄揚及袁莫雲兩人離開神農堂，到附近找了間客棧歇宿。但由於今日觀看蒙漢比武之人，多為外地來的門派，大夥兒便在這臨安城內暫住一宿，以致兩人接連找了十餘家客棧，幾乎全部客滿。最後來到一處小客棧，僅剩一間小客房，兩人無奈只得暫時入住落腳，共處一室。

那客房空間不大，並無茶几。兩人進入房內後，李玄揚因歷經一日比武及陽平秋一事，身體已經頗為疲憊，兩人來到床邊坐了下來。這時袁莫雲以關心的語調說道：「你今天比武有受傷嗎？」

李玄揚回道：「沒有。」

袁莫雲續說道：「你真是的！讓我擔心萬分，別人比武，你去湊什麼熱鬧。」

李玄揚以輕佻的口吻說道：「妳擔心我贏，還是擔心我輸呀……」

袁莫雲見他這樣挑情的語氣，故意氣呼呼的說道：「我怕你若不是被打死，就是打死人又被關個八年、十年的。」

李玄揚見她如此關心，安慰的說道：「好啦好啦，真對不住，讓妳擔心了。我實在見那陽前輩九死一生，只好出手相救，但卻讓妳如此擔心受怕，真對不住！」

袁莫雲這時才嬌嗔的說道：「這還差不多……，不過爲了救人，這本也應該，只是你突然拔走我的髮簪，我當下真的突然嚇呆了……。對了，你跟金獅戰神怎麼不分勝負就平手結束，那蒙古人刻意安排這場比武大會，就是要挫我漢人顏面，怎會如此善罷干休！」

李玄揚回道：「其實比武之時，我已近身將劍鋒逼得金獅戰神長刀脫手，只是爲了顧全他的顏面，才佯稱平手讓他有個台階能下，不然這場比武如果他金獅戰神顏面盡失，我看以他們狡猾的手段，真不知如何收場！所以我靈機一動，聲稱平手，他也欣然接受，才平息今天這場危機。」

袁莫雲聽罷後，拱起雙手作揖，開玩笑說道：「李大俠，您真是文武雙全，佩服佩服！竟然戰勝蒙戰

將軍手下的四大戰神，您真是武功蓋世呀！」

李玄揚調侃回道：「不敢不敢，蒙您當時解下大衣讓我一窺武功祕笈，才有今日呀，感謝感謝！」

袁莫雲聽他調侃之語，不由心上一羞，臉紅無語。

李玄揚又說道：「對了，莫雲，今夜這床讓妳睡吧，我在門旁席地養神便可，這客棧實在已無其他空房，還望妳不介意。」

袁莫雲聽他這麼一說，內心沉思了一會，心想：「他今日與高手比武，必然身體疲累，又為陽平秋一事奔波，席地養神又如何恢復體力；而今夜天冷，也僅有一件床被，他又如何保暖。況且……，在石窟相處的幾個月，不也睡在同一個洞穴內。」

於是心中一番猶豫後，袁莫雲羞澀的開口說道：「我看你今晚也一同睡這床榻上好了，不然若養神不足，又著了涼，明天怎有體力去探視陽平秋，況且……如果蒙古人又來找你尋仇，你能有體力應戰嗎？」

李玄揚回道：「這……」一時也不知如何回語。

隨後袁莫雲將那頭枕置於床榻中央，說道：「這麼吧，畢竟男女有別，咱倆隔著這頭枕，也好有個區別，免你我兩人憂心這男女有別之禮，你看如何？」

李玄揚因身體甚為疲累，又聽她所言有理，心想兩人也相處已久，於是說道：「好吧！就依妳之言，今夜也只好委屈妳了！」於是兩人便就此同床而眠。

由於經過一整日的折騰，李玄揚已明顯疲累，床榻一躺後不一會兒便立即沉睡而去。因那床鋪不大，

袁莫雲貼近李玄揚身邊，看著李玄揚英挺的臉龐，絲絲入耳的鼻息聲，想著與他這一路來的奇緣，而自己則是已婚之婦，如今竟然與這男人共處一室，同睡一床。內心牽掛著自己去向不明的夫婿，卻遍尋不著行蹤，毫無辦法；而眼前這段奇遇因緣，卻又不自覺日久生情。

明月當空，月光穿透窗台映照在袁莫雲絕色的容顏上，而內心深處的矛盾與困惑，卻一直迴盪在袁莫雲腦海，伴隨著她與不是自己夫婿的李玄揚同床而眠，進入那無邊的夢境。

黎明時刻，一線曙光劃破暗夜長空。

李玄揚因熟睡一夜，體力完全恢復而早起，睜開眼睛，卻見袁莫雲睡在自己身旁，身上未蓋被單，李玄揚看著她那豐圓的胸脯及婀娜的體態，襯托秀雅白皙的臉龐，聽著細細如絲的喘息聲，想著這一路兩人相伴的種種情景，李玄揚嘴角不由泛起一絲微笑，內心盪起怦然心動的情感，突然……，一股想在袁莫雲臉頰上親吻的衝動油然而生，他不自覺的低下頭，正要親吻袁莫雲的臉頰時……，剎時閃過一個念頭，想起小時的青梅竹馬——羽珊，而眼前的袁莫雲則是已婚之婦，自己又怎可欺負人家。

李玄揚一個回神，仍是眼神呆滯的看著睡夢中的袁莫雲。突然……，袁莫雲睜開了眼，正見李玄揚注視著自己，一時兩人四目相接，李玄揚心跳加速，臉上泛起一陣害羞的紅光。

兩人默默無語，李玄揚只是尷尬的將被單蓋在袁莫雲身上，自己逕自手足無措的下床打理行裝。而此時此刻，映入袁莫雲腦海迴盪不去的，卻是剛剛睜眼見到李玄揚那近在咫尺的深情……。



不久，兩人打理行裝後，來到客棧中角落處正用早膳，聽得客棧中央一桌約莫四、五個江湖行裝打扮之人，正討論著昨天蒙漢比武的情形。

一位身著藍袍的青年說道：「昨日比武現場一陣混亂，你們可知道底那年輕人與金獅戰神比武勝負，怎麼會平手收場，那蒙古韃子怎會善罷干休。大師兄，你武功最厲害，我倒想聽聽大師兄你怎麼說。」

一位年紀約莫四十多歲，身著紅袍的白面中年書生回道：「姚清師弟，這次大師兄我可真沒看仔細。我只見得那年輕人李玄揚身手矯捷，金獅戰神似乎傷不得他毫髮，他出劍奇快，金獅戰神回刀也頗猛，可也未見兩人勝敗，但卻不知兩人為何握手言和，這事也著實奇妙。」

這時，在座一位名喚劉儀的壯漢，眼光落在客棧角落的李玄揚身上，一眼便認出了昨日場上比武的李玄揚。

五人立即起了身，由紅袍書生領著眾人來到李玄揚及袁莫雲面前說道：「在下劍門派趙蓮平，昨日李少俠英勇，保我漢人威風，蓮平特來致上敬佩之意。」

李玄揚起身回道：「不敢不敢，晚輩也是迫於救人才出手，實在談不上英勇。」

趙蓮平見他如此謙遜，回道：「李少俠謙虛，自元朝統治中原以來，極盡打壓，意欲折我漢人志節，向其屈服。可我中原武林門派林立，臥虎藏龍，終是蒙古人心頭大患，故以比武方式欲挫我漢人威風。昨日盡是蒙古高手，我劍門五子若能同時聯手應敵，必有勝算，但蓮平自知以一對一，自然武功不如那蒙古戰神。眼看黃山派陽掌門已上場比鬥，竟還勝不得那蒙古戰神，沒想到……卻是李少俠挫了那蒙古人的威風。」

風。」

話畢，趙蓮平向李玄揚介紹他身旁的二師弟劉儀、三師弟陳均山、四師弟張遠銘、五師弟姚清，眾人也向李玄揚致意。

這時，趙蓮平心想，李玄揚既是這般俠義心腸之人，遂將年中武林大會之事向李玄揚說道：「李少俠，再過五個多月，紅蓮教將於聚風坪舉行一場武林大會，會中將共商日月星珠開啓天虹劍之武林大事，……」

話未說完，李玄揚突然打斷話鋒說道：「日月星珠，開啓天虹劍……」

趙蓮平見他神色突然轉變，問道：「少俠知道這訊息嗎？」

這時李玄揚心想，莫非是文天祥所提的乾坤門密穴之事，自出獄以來，自己倒是忘了文天祥交付之事，想必趙蓮平所提日月星珠的武林大會，必與此事有關。

於是李玄揚回道：「小弟也只是聽聞，不知詳情。」

趙蓮平說道：「十多年前，江湖上流傳『日月星聚、乾坤門啓、天虹劍出、一雪神州』一事，自此之後，武林人士便紛紛尋找日、月、星三珠，以開啓乾坤門取出天虹神劍，但十多年來還是無法會聚三珠，尋不得天虹神劍，更遑論一雪神州了。因此，紅蓮教此番於聚風坪召集武林大會，便是邀集各路群雄共商此事。」

李玄揚聞言，點頭說道：「原來如此！」

趙蓮平說道：「看來李少俠似乎不知此事。」

李玄揚回道：「我……我不是武林人士，所以……不知武林事。」

趙蓮平笑道：「哈……哈，李少俠真人不露相，李少俠的俠義心腸，以及那超卓的武功，蓮平實在敬佩。」

這時，趙蓮平突然想起尚有要事必須趕路，因此急忙辭別李玄揚，並邀約李玄揚五個月後武林大會上相見。於是李玄揚應允，雙方便互揖告別。

忽然，外頭一陣打殺聲，李玄揚與袁莫雲到戶外察看，見三名男子正圍攻一位老者，只見那三名男子中，有一人舞動手中蛇鞭，勁力柔中轉剛，瞬間纏繞那老者週身。

這時見那老者揮動手中竹杖，驚險化解那蛇鞭勁力，豈料，另一人手持短劍由那老者後方一個突刺，只見那老者背後似長眼睛，一個低腰旋身避過，手中竹杖與那短劍相接，咯、咯幾聲。突然第三人一個無影神針破空急飛而來，那老者聞風辨位功力已至化境，聽那神針接近之際，一個騰空躍上六尺高空，並在空中轉了三圈後，迅速於幾個箭步之外落地，並以上乘輕功快步奔去。那三人見老者逃離，立時飛身追去。

李玄揚與袁莫雲兩人見狀好奇，為一探究竟，隨即並肩跟蹤而去。

由於那老者快步身輕如燕，一下便穿越臨安城門，來到城外一處竹林，三名男子緊追不捨，跟著追入

竹林中。

這時，那三名男子輕功雖不及老者，但老者畢竟體力稍遜於那三名男子，四人在林中停了下來。

袁莫雲因在河西石窟中有李玄揚教她追雲步輕功，所以兩人一下便追了上來。他兩人見那四人在竹林中停了下來，便躲在一處樹叢觀看。

這時那老者說道：「楚萬心，你百獨門何苦相逼？」

只見楚萬心舞動蛇鞭哈哈說道：「歸末谷，快快交出身上的明珠，可保你長命百歲。」

歸末谷回道：「哈哈，楚老弟，長命百歲我歸末谷可不敢奢望，至於這珠呢？卻是我綠林幫至寶，可由不得老頭我作主就給你呦！」

聽歸末谷這麼一說，那楚萬心登時轉為惱怒說道：「既然你不想壽終正寢，那我等只好讓你享受萬毒攻心的快感了。」

歸末谷笑笑回道：「如果是你們毒王——秋槐仇，那老頭兒我倒是懼怕數分，但憑你們三人，一個楚萬心，一個尤鬼，一個麻多，嘿嘿……，還差得遠咧！」

楚萬心這時已經火冒三丈說道：「尤鬼、麻多，別讓歸老頭活命。」

話畢，楚萬心手中蛇鞭挾帶雷霆萬鈞的氣勁，瞬間揚起漫天沙塵，那蛇鞭分十二路襲擊歸末谷，歸末谷不敢大意，旋動手中竹杖化解。



隨後，尤鬼急馳射出三支長針，歸末谷急忙回杖抵禦，幸得那三支長針射落於竹杖之上。此時手持短劍的麻多，劍抹劇毒，見歸末谷露出破綻之時急刺數劍，但歸末谷身手矯捷從容避過，全然看不出是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四人來回鬥了數十回合，難分勝負。

歸末谷無意戀戰，也無意與百獨鬥結怨，心想必須儘速離開，於是右手抵禦楚萬心的蛇鞭之時，見尤鬼又射出五支毒針，立時翻起衣衫阻擋毒針，身上卻掉落一個東西，五支毒針正好射在衣衫上，歸末谷一個弓步正好踩中那掉落的東西嵌入土泥之中。

爲求脫身，歸末谷立時運足氣勁，將手中竹杖轉向，擊中尤鬼天靈，只見尤鬼當場頭破血流，楚萬心及麻多見狀一個震驚之餘，歸末谷趁勢瞬間一個騰空躍上林端，以草上飛的輕功飛步離開。

楚萬心及麻多見同伴尤鬼傷重，一時慌張，連忙上前扶起尤鬼慌張說道：「尤鬼……尤鬼……」尤鬼因頭顱鮮血直流，顫抖說道：「我……我……恐怕不行了……」

楚萬心慌亂說道：「尤鬼，先別說了！該死的歸末谷……總有一天要你性命……走，麻多，咱趕緊先扶尤鬼回去再說吧！」

麻多回道：「好吧！」於是兩人扶著尤鬼，迅速離開現場，不再繼續追逐歸末谷。

一旁觀看的李玄揚與袁莫雲，兩人均目睹歸末谷方才翻起衣領時，身上掉落了一個東西，但四人卻均未察覺。因此，在四人離去後，他倆便上前察看歸末谷所掉落之物。

只見地上嵌入土泥中的，竟是一顆如拳頭般大小，晶瑩剔透的透明珠球，那珠內嵌著狀似太陽的紅寶石。

李玄揚拾起地上那顆明珠，與袁莫雲兩人互看了一下。李玄揚聳肩對著袁莫雲說道：「打鬥了半天，那歸末谷前輩掉了這顆明珠，他三人卻也沒察覺。結果，我倆在此隔山觀虎鬥，卻得到這顆明珠，天下怪事真是無奇不有！」李玄揚並將那明珠遞給了袁莫雲。

袁莫雲接過明珠回道：「這是什麼珠呀，看起來很重要，讓百獨鬥拼了老命也想要搶過來。我看呐，那歸末谷如果知道明珠掉了，肯定急死。」

李玄揚這時陷入沉思，回想九年前文天祥曾告知三珠齊聚開啓乾坤門一事，於是對袁莫雲說道：「這莫非便是文大叔臨終託付的日月星三珠，用來開啓乾坤門的關鍵鎖鑰。」

袁莫雲聽他這麼一說，一臉好奇的神色問道：「方才劍門派的趙蓮平也是提及爲了日月星三珠召開武林大會，什麼是日月星三珠呀？」

這時，李玄揚正要將當年文天祥託付他有關日月星三珠之事的原委，告訴袁莫雲。忽然遠處傳來極快的腳步聲，正是歸末谷焦急的四處尋找掉落的明珠。兩人遠遠瞧見歸末谷，便揮手示意，歸末谷於是飛步而來，神色慌張的問道：「小兄弟，你們可有看到顆珠子嗎？」

袁莫雲故作神秘的說道：「前輩，珠子我們是沒有看到啦，不過……呀，不過……呀……」歸末谷急忙問道：「不過什麼……，小姑娘呀，妳倒是快說呀，老頭子心臟可不好呀！」

袁莫雲見他如此驚慌，便說道：「不過呀，我們有撿到啦，你看，是這個嗎？」話畢，將那顆明珠遞交歸末谷。

歸末谷見到那顆明珠失而復得，總算放心說道：「謝天謝地，小兄弟、小姑娘，老頭兒我真是謝謝你們，不然呀，我可不知如何對我幫眾交代囉！」

袁莫雲心中好奇未明，開口對歸末谷問道：「前輩，這明珠有這麼重要嗎？看你們打殺的……。」

歸末谷嘆了口氣搖搖頭說道：「天下皆知的祕密，你們都沒聽說過嗎？」

李玄揚聽到這祕密天下皆知，倒是很疑惑的說道：「怪了，天下人都知道了，哪還是祕密呀！前輩，我們倒是很想聽聽。」

歸末谷見他倆這般好奇，反倒吊胃口的說道：「唉呀，也對啦，反正是天下皆知的祕密囉，所以老頭兒也不必說啦！」

袁莫雲聽他語調，顯然是回敬方才吊他胃口之意，於是帶點撒嬌並故作氣憤的說道：「前輩，你這樣算過河拆橋喔，我們還幫你撿到你心愛的珠子，不然它就永遠石沉黃土，永不見天日，你還這樣對待我們，哼！」

歸末谷回道：「好好好，我們小姑娘生氣了。小兄弟，你這媳婦都這麼不溫柔呀！」

李玄揚聽他這麼一說，急忙回道：「前輩，誤會誤會，我倆不是夫妻啦！」

歸末谷見他這等緊張，說道：「小兄弟，你這麼不想跟她當夫妻呀，看你窮緊張的。」

李玄揚已經有點不耐煩的說道：「前輩，我們是不是夫妻不重要啦，快跟我們說說什麼祕密吧！」

歸末谷見他倆如此急切想知，也就不再逗他倆，於是緩緩說道：「其實呀，這祕密武林傳言已久，話說當年宋室亡國之時，陸秀夫率南宋大軍與蒙古人於厓山海戰決戰前，告知好友煙波山莊江天雨：日月星聚、乾坤門啓、天虹劍出、一雪神州。這所謂的日月星，就是日耀珠、月靈珠、星炫珠。」

歸末谷轉動手中明珠繼續說道：「於是陸秀夫將他手中的月靈珠託付江天雨保管，豈知，多年前一個夜晚，煙波山莊遭人攻擊，月靈珠從此失落江湖。江天雨才因此邀集五大派掌門密會共尋寶珠，自此而後，江湖人也就不知這個祕密。當然了，江湖上人人也就因此開始搶奪。」

袁莫雲疑惑問道：「這珠真有這麼重要嗎？」

歸末谷回道：「小姑娘，珠是不重要，誰管它月靈珠、天靈豬，還是普渡豬什麼的，劍才是重點。那可是天虹劍呀，是一把神劍，當年岳飛將軍持天虹劍，以雪靖康之恥為志，打得金軍屁滾尿流的。那寶劍鋒利無比，削鐵如泥，這可是當年岳家軍口耳相傳下來的。不過自從岳將軍被十二道金牌調回，關在獄中被奸臣害死後，自此再也沒了天虹劍的蹤影，直到四十多年前終於再現天虹行蹤。武林人士為奪神劍，於崑崙頂峰整整比鬥了三天三夜，最後由劍怪、詭譎刀、一筆春秋一爭高下，三人武學已至登峰造極，纏鬥了六天六夜，最終由一筆春秋勝出，因此武林便流傳著『劍怪詭譎刀論頂峰，一筆春秋稱英雄』。豈料那一筆春秋奪得天虹劍後，為免武林再陷入你爭我奪之殘殺，便將那天虹劍歸還朝廷。哎呀！武林多少人士想一睹天虹神劍的風采英姿，更想成為那天虹劍的再世主人呀！如今既有天虹劍行蹤，自然要來爭奪，哪管



它什麼珠的！」

李玄揚聞言，點頭稱道：「這一筆春秋前輩真是慈悲之人，若未將那天虹劍交給朝廷，當真是你爭我奪的殘殺。」隨後李玄揚又尋思暗想：「看來文大叔及陸丞相三人，也知天虹劍可喚醒武林人士之注意，自可以此誘導有志之士團結，以扶持宋室後裔，真是好方法。」

李玄揚聽完後，也總算完全瞭解當年文天祥交代之事，畢竟當時李玄揚只是十三歲的少年，對岳飛之事實在所知有限。

而李玄揚雖知文天祥交代之星炫珠行蹤，但卻也尚未親身尋到見到，因此便也不敢貿然告知歸末谷。但因涉及三珠會齊開啓乾坤門後，除天虹劍外，更重要的是文天祥所交代的黃金至寶及文物。因此，李玄揚端詳歸末谷手中的明珠，問道：「前輩，您手中的明珠便是月靈珠嗎？」

歸末谷回道：「不，我這顆是日耀珠，月靈珠自江天雨失落後，不知去向。另外，尚有一顆星炫珠，至今未見蹤影。我這顆日耀珠，可是我綠林幫的鎮幫寶物，當年一位幫眾在海邊偶然撿到，便由老頭兒我保管。」



## 再續緣伊人重逢，黃公灘掘墳得珠

這時，天色已近正午，三人本正聊得起勁之時，歸末谷突想起日落前必須趕回綠林幫，於是急忙向李玄揚與袁莫雲告別後離去。這麼一來，今早他兩人本要探視陽平秋傷勢，但卻因此事耽擱至正午，兩人遂立即快步往臨安城內而去。

用過午膳後，李玄揚與袁莫雲來到了神農堂，見門口排滿人潮，兩人甚為驚奇，心想這大夫難不成真是神醫，怎地求診的病患如此之多。突然，遠處有個人朗聲叫道：「師父，師父，我找你好久呀！」

原來是昨日那瘋癲漢阿永，阿永今晨便來尋李玄揚不得，此時一見李玄揚，便快步跑來，氣喘吁吁的說道：「師……師……父，你跑……跑……哪裡……去了，我阿永找都……找不到。」

李玄揚聽後回道：「阿永，你叫我師父，我怎麼敢當。」

阿永聽李玄揚此言，當下立刻大哭大叫道：「你不教我武功了，你騙我，你說要教我武功的，嗚……嗚……哇……哇……哇……」

李玄揚聽他大哭大鬧，想是昨日救治陽平秋心切，答應教他武功的無心之話，阿永卻認真了，李玄揚不忍讓他失望，遂應允教他武功，阿永這才哈哈大笑了起來，直呼李玄揚：師父，師父的！

這時，昨天堂上那中年人元旺正巧在門口搬運藥材，見了李玄揚便說道：「少俠您來了，昨天夜裡大

夫便已回來，看過陽掌門傷勢後，便以藥方解毒，陽掌門的毒傷已經無礙了。他還在屋裡頭休養，您可以去看看。」

李玄揚回道：「太好了，這大夫真是神醫呀，這位大哥謝謝。」

話畢，元旺繼續工作，李玄揚則請阿永在門外稍候，自與袁莫雲兩人到屋內欲探視陽平秋。

屋內進門處約莫有二十餘張矮凳，坐滿等候看診的民眾，而堂上坐著一名亭亭窈窕的女子，水靈秀目，一雙纖纖玉手正在幫病人把脈看診，李玄揚與袁莫雲見狀，心下才知原來這神醫竟是位年輕女大夫，長得如此麗質清秀。

李玄揚欲進入內堂前往陽平秋休息的床榻，與袁莫雲經過看診處，身子來到女大夫的右後方，與看診的女大夫約有三步之距。正巧李玄揚那眼眸餘光，瞧見女大夫正在把脈的右手腕上，掛著一只綠竹製編的手環，那手環不大，緊緊的套掛在那女大夫的右手腕上，好似要在手臂上留下刻骨銘心的傷痕。

這時，李玄揚忽然停下腳步，內心突然一陣劇烈的跳動，他緩緩往右移了一步接近那女大夫，想要仔細看清那手環。正當那女大夫縮回把脈的右手，拿起案上之筆寫起藥方時，李玄揚這時更清楚的看清那手環上的字。

這一幕，李玄揚的內心已經崩潰，他紅了眼眶，哽咽已然讓他無法言語。是的，這是小時候，他親自做的手環，送給他青梅竹馬的未婚妻——羽珊，他們倆已有婚約，李玄揚當時做這只手環，在手環上親自

刻個「玄」字，套在孫羽珊的手上，要她生生世世當他的妻子。而今，人事已非，他不敢置信的望著這只手環，心想，眼前這位女大夫，真是他這十年來朝思暮想的孫羽珊嗎？

旁人並未注意到李玄揚已紅了眼眶，這時，袁莫雲對他這奇怪的舉動也感到有點莫名其妙。

李玄揚心裡想著，心上一陣鼻酸，突然落下了眼淚，哽咽的在那女大夫背後吟道：「椒鹽排骨沛坡香。」

只見那女大夫突然停下筆，眼神訝異的看著前方，她也一時無語，眾人都都一頭霧水，那女大夫原本平靜無波的心中，登時滔天巨浪，李玄揚所吟的這字句，是她十多年前，最後離別情人時最刻骨銘心的記憶。

須臾間，那女大夫也語帶哽咽的吟道：「紹……興……醉雞……酒濃醇。」她輕輕回眸看見身後的李玄揚，見他那眉宇英挺的模樣，不是她所熟悉的身影，而這時她血紅的眼眶卻已是淚眼漣漣了。

兩人淚眼相對，那女大夫語調顫抖，嗚咽說道：「你……你是……你是……玄揚哥嗎？」

李玄揚語帶顫抖哽咽回道：「是……是的，妳是……妳是……珊兒，妳真的是珊兒……。」

話畢，兩人緊緊的相擁而泣。李玄揚抱著孫羽珊，呼吸中感受到孫羽珊秀髮散發的芳香，腦中一幕幕閃過的是當年因擊斃蒙古列里哥，在孫羽珊面前被強行抓走的生離，以及被囚禁死牢的死別心情。他不敢相信這一刻的真實，在獄中的這十多年來，他不敢奢望過這一刻，想著想著，他更緊緊的抱著孫羽珊。

而孫羽珊哭倒在李玄揚懷裡，緊抱住他，好似深怕李玄揚又離開她身邊，更不敢置信這一刻的真



實，哭泣的開口說道：「玄揚哥，我總算……把你……把你給盼回來了。我不會再讓你離開，再也不會……。」

兩人的悲泣聲令在場眾人動容，袁莫雲這才恍然知曉，原來孫大夫正是孫羽珊，也感動得一旁落淚。

兩人相逢，自是無限欣喜，堂上眾人聽得他倆這番遭遇，也都無限感慨。兩人重逢雖有千言萬語亟欲傾訴，但因堂上等候看診鄉親眾多，兩人也只好等待晚膳之時再互傾情思。於是孫羽珊擦乾了眼淚，告知李玄揚有關陽平秋的傷勢已經無礙後，便只好先繼續為堂上鄉親看診，李玄揚則與袁莫雲進入內堂探視陽平秋。

陽平秋一見李玄揚，立刻下床雙手作揖謝道：「李兄弟，陽某特謝救命大恩。」

李玄揚扶起陽平秋回道：「前輩您客氣了，您的俠心仗義，晚輩實是尊敬。只是未能即時相助前輩免於毒傷，晚輩實感汗顏。」

陽平秋說道：「這要怪陽某技不如人，竟遭人暗算而不自知。幸得李兄弟少年英雄，陽某才免於一死。」

這時陽平秋身旁的陽紫萍說道：「感謝李公子相救父親，紫萍及眾師弟更感謝少俠救我黃山派，也滅滅那蒙古人的威風。」

陽平秋接著說道：「昨日陽某奄奄一息不知後續之事，但方才聽我這幾個徒兒提及李兄弟的武功出神

入化，這可是令陽某相當佩服，不知李兄弟師承何人？」

李玄揚聽他這麼一問，實在不知如何回答，也只好照實說道：「不瞞前輩，晚輩未曾拜師，所學武功乃文天祥大叔口述相傳，晚輩自己苦練而成。」

在陽平秋一旁的陽紫萍，及二弟子姜毅、三弟子丘膺烙、四弟子管治育，聽李玄揚這麼一說，均是一副不可置信的神情。

那三弟子丘膺烙武功屬眾弟子中最高者，說道：「李兄弟比武時身輕如雲，劍招急快如電，莫非便是師父曾提過失傳已久的追雲步？」

李玄揚回道：「是的，玄揚原是將死之人，自知來日無多，閒著無事在獄中練功度日，因此練成這些神功，昨日卻不知這些武功竟可相救前輩，實在是因緣所致。」

陽平秋聽他所言，本欲瞭解李玄揚為何入獄成為死囚，但如此一問恐有冒昧，遂改口嘆道：「唉！李兄弟所言文天祥，乃我大宋英雄，寧死不屈膝蒙古為臣，如果我大宋有你等這般英雄，何愁不能雪復山河……對了，紅蓮教邀集五大門派及各路英雄豪傑，要在聚風坪召開武林大會，會商有關協尋日月星珠開啓天虹劍一事，李兄弟屆時是否願與陽某一同前往？」

李玄揚聽陽平秋又提及日月星三珠，心想原來這日月星三珠竟是武林這等大事，看來自己終必捲入這武林紛爭，但自己已然受文天祥之託，自當忠人之事，眼前既有機會匯聚三珠開啓乾坤門，應當把握時機，遂應允陽平秋之請。

見李玄揚應允，陽紫萍提道：「李公子，到時來我們黃山，讓我們好好款待，以答謝你的恩情。」這時因天色已晚，陽平秋道：「李兄弟，天色已晚，我們就此別過，陽某再次感謝你的恩情，五個月後記得黃山相約。」

李玄揚回道：「前輩保重，玄揚一定如期赴約。」話畢，黃山派眾人便辭別離去。

這一晚，孫羽珊雙親歸來後，見李玄揚大喜，孫母趕緊準備豐盛酒菜招待李玄揚、袁莫雲及阿永三人。席間李玄揚將他這十多年來關押的遭遇，以及遇見袁莫雲因而破獄而出的經過向孫家人詳說。

這時阿永說道：「師父，師父，那我也要被關起來，學武林神功。還有還有，你要教我好多多武功喔！」

李玄揚見阿永雖然呆頭呆腦，但本性純真，模樣天真可愛，回道：「好好好，你以後要乖乖聽話，我才教你武功。」

阿永連忙大聲回道：「好，阿永會乖乖聽話，那師父你要教我很厲害的武功喔！」

李玄揚應允，並怕阿永胡亂插話，遂示意他聆聽就好，不要隨意胡言。

這時李玄揚問道：「對了，我自出獄後，一路趕路欲回沛坡村，結果路經臨安城卻撞見比武會場，才得與你們相逢，你們可知我爹娘安好？」

聽李玄揚這麼一問，孫羽珊及孫父、孫母三人頓時默然，孫羽珊嘆了口氣，說道：「玄揚哥，自從你

被捕後，李伯母思念你肝腸寸斷，又聽官府告知你是死囚，已經押赴大都，遂與伯父前往大都打聽你的下落，想到獄中探望你，伯母心想生要見人，死要見屍，總不能讓玄揚哥你落得……」

說到此處，孫羽珊語帶哽咽的說不出話來。而李玄揚這時已是紅了眼眶，雖是強忍奪眶的淚滴，但仍是鼻酸哽咽，聽到雙親爲他奔波折騰，不禁對自己當年的懵懂而釀成大禍，甚爲懊悔。

孫羽珊心情稍平復後繼續說道：「因此，爲了尋你蹤跡，伯父伯母辭別了我們，前往大都尋你，但這一去……，也是十年了，我們再沒見過他兩老！」

孫羽珊父親孫強則說道：「八年前，我隻身到大都想尋他兩老，順便打聽你的行蹤，可我透過所有關係打聽，獄中卻沒你的蹤影。方才聽聞你的遭遇，原來你竟是關到了邊關去。可他兩老既尋你不到，卻也沒回沛坡村，我們現在也實在不知他兩老下落何方。」

李玄揚自與孫羽珊相逢後，內心原本欣喜萬分，但聽到雙親遭遇，心情突然轉爲失落憂心，眾人也只得無奈地安慰李玄揚。

而一旁的孫母則向袁莫雲問道：「袁姑娘，我看妳也是亂世中的天涯淪落人，如不嫌棄，不如暫時於寒舍暫居，再看看如何尋妳夫君。」

袁莫雲心想李玄揚既已尋得故人，本不該打擾，正要回話謝絕孫母好意，豈料這時阿永答話：「好，大娘，那我們就住下來了，我阿永也要住下來喔！」見孫母一再盛情相留，袁莫雲也就應允暫居。

席間，李玄揚與大夥兒商議著今後何去何從，內心雖憂心雙親行蹤，但天地之大，大都城之大，人海



茫茫卻不知何處尋他雙親。再者，文天祥臨終前交代之事，可是攸關黎民百姓與社稷江山的大事，更是事關五個月後武林大會匯聚三珠之大局。因此，李玄揚將當年文天祥在獄中交代他如有機會出獄，協助尋找三珠，將寶物送交宋室後裔一事，告知孫羽珊及袁莫雲，兩人更驚訝他有如此境遇。

於是經三人商議後，李玄揚打算七日之後，啓程去尋文天祥所說的黃公灘，完成文天祥交代之事後，再尋雙親。

而孫羽珊早已認定自己是李玄揚的妻子，自與李玄揚相逢後，更下定決心今後要與李玄揚行影相隨。因此，便與父親孫強及母親姜怡商定，今後她將隨李玄揚浪跡天涯，行醫江湖。

孫強夫婦念及女兒苦守十年等待的夫婿，竟奇蹟似的平安歸來，自也贊成女兒隨李玄揚而去。

袁莫雲則因無通關文件，自然也無法通過西域前往伊兒汗國尋夫，孫羽珊提議請袁莫雲作伴同行，再共商如何取得通關文件，協助她前往西域尋夫，因此袁莫雲便應允同行。

而阿永是個孤兒，天地爲家，到處流浪，李玄揚不忍見他無依無靠到處流浪，遂帶著阿永，一行四人，於七日之後，一路由臨安往江西而去，前往尋找文天祥藏匿的星炫珠。

這一日，四人經當地人指引，來到一處大江灘頭，見那大江轉折湍急，江面流水衝擊巨石，激盪雪白浪花。見這等情景，孫羽珊說道：「看那江水湍急，行經此處灘頭必是危險萬分。玄揚哥，我們要過江而去嗎？」

李玄揚回想半晌後，說道：「當年文大叔曾說，他將星炫珠藏在黃公灘附近的一處墳墓。至於是哪裡，……我也不知曉。」

袁莫雲道：「這兒的確是黃公灘沒錯，可放眼所見，並無你所說的墳墓呀？」

只見阿永一臉狐疑地說道：「唉呦，師父，你在找墳墓呀，墳墓不會在水邊啦！淹水、淹水、會淹水啦！」

孫羽珊聽阿永這麼一說，也深覺有理，說道：「阿永說的沒錯，我好像也沒見過水邊有墳墓。」

李玄揚抓著頭髮，皺著眉頭無助的問道：「這下我也不知往哪兒尋找，這可是我僅有的記憶了。」

阿永見李玄揚一副無助的神情，問道：「師父，你是要找墳墓喔！」

李玄揚回道：「是呀，我要找一個叫作黃孔的墳墓，但現在不知道哪兒有墳墓。」

阿永聽李玄揚這麼一說，於是自信滿滿，挺起胸膛拍著胸脯哈哈說道：「哈哈，師父，你要找墳墓，找我阿永就對啦！我可是偷過不少墳墓的咧！」

三人聽他這麼說，都是一副訝異的神情。袁莫雲皺眉說道：「阿永，你偷人家墳墓呀！」

阿永回道：「當然囉，很刺激耶！每次如果偷到有金銀財寶的話，哈……哈……哈……，我阿永就可飽餐一頓了。」

袁莫雲見阿永偷人墳墓還如此喜樂狀，厲聲責道：「阿永，掘人墳墓很不道德，對往生者不敬之至，你知道否？」

阿永見袁莫雲如此責備，收起笑臉轉爲一副無辜模樣，低聲道：「莫雲姊姊，我阿永實在餓得發慌，人家吆喝一起去偷我才去的。真的肚子餓才偷呀，肚子餓呀……」話畢，淚珠在眼眶轉了轉，差點掉了下來。

三人見他這副無辜模樣，心疼他自小孤身一人流浪，想必是爲了填飽肚子而受人煽動到處胡作非爲，也就沒對他繼續責備。袁莫雲轉而安慰地對他說道：「乖，阿永乖，以後不要再偷人家墳墓就好了。」

阿永聽了點點頭，袁莫雲繼續說道：「不然，你不怕夜路走多會碰到鬼呀！」

阿永聽到此言，反倒又笑呵呵地回道：「莫雲姊姊，阿永都一直走黑路啊，我都很少走白路，鬼才會怕阿永咧！」眾人知他智能不高，但聽他這副童言童語，也不禁笑了出來。

這時孫羽珊道：「玄揚哥，這裡尋不著你說的墳墓，該如何是好？」

阿永聽聞此言，又大聲說道：「師娘，要找墳墓阿永是專門，你們在這裡等等，阿永來打聽打聽。」

阿永知孫羽珊乃李玄揚未婚妻，因此一路上均呼她師娘，孫羽珊因畢竟未與李玄揚成親，總是要阿永不要稱呼師娘，但阿永總改不了口，孫羽珊也就任由他稱呼自己爲師娘。

李玄揚聽阿永要去打聽，說道：「你怎麼打聽？」

阿永故作神祕回道：「阿永自有辦法，我到附近問問同道人。」話畢，直奔而去，不見蹤影。

阿永離去後，三人在一處樹蔭下等了半晌，終於見到阿永喘呼呼地跑了回來。孫羽珊首先問道：「阿永，問到消息了嗎？」

阿永仍是氣喘如牛，上氣接不著下氣地說道：「師……師……父，有……有……找……找……到……了。」阿永喘息過後繼續說道：「走，跟我走。」

於是一行人由阿永帶路，離黃公灘約莫百丈外有一小徑，沿那小徑緩緩爬上一座小山坡，沿路均是荒煙蔓草，行約半個時辰左右，來到山坡背側，果見一片亂葬崗。

眾人見狀心下大喜，但此時天色灰濛，雲層遮住了陽光，午後的寒風吹來，陰風颯颯，令眾人不覺毛骨悚然。

孫羽珊害怕地說道：「玄揚哥，真的要在這裡找嗎？」

李玄揚回道：「珊兒，我想是的，這兒應該便是文大叔所說的地點。」

袁莫雲應聲說道：「可是，這裡的墓恐怕有數百個，長草甚至淹沒了墓碑，如何尋法？」

袁莫雲此話不假，文天祥藏珠之時，此地只有數十個墓碑，但時過將近十五年，亂葬墓碑已增百倍之多，放眼所見盡是一片荒煙蔓草，實在難以找尋。

眾人正一籌莫展之際，阿永疑惑問道：「師父啊，你要找誰的墓呀！」

李玄揚回道：「我找一個叫黃孔的墓。」

阿永道：「那我去找呀，這對阿永來講太簡單了啦！」

李玄揚道：「眼前盡是荒煙蔓草，如何去尋？」

阿永一副自信滿滿的語氣說道：「師父，太簡單了啦，我都直接在上面跳來跳去的，這個難不倒阿



永。師父你們等我，我去去就來。」

語畢，阿永直接躍入樹叢中，須臾間又轉了回來，微笑道：「師父，阿永不識字哩，你寫給我看好不好。」

於是孫羽珊在地上拾起一塊小石板及小石頭，用小石頭在那小石板上刻出「黃孔」二字，讓阿永攜在身上核對。

阿永這一去，就是三個時辰，三人實在不知如何在這蔓草及亂葬墓上行走，自然無法協助阿永一同尋找，只見阿永偶而在遠處探出頭來，又低下頭去一個一個的核對墓碑，李玄揚、孫羽珊及袁莫雲三人也只能在旁一籌莫展的等待。

天色已近黃昏，寒風颯颯，陰氣森森，孫羽珊因害怕這萬人塚，不由緊緊抓住李玄揚的手而顫抖著。突然，遠處傳來阿永的喊聲：「找到了，找到了，師父，找到了。」

三人聞訊大喜，李玄揚抱起孫羽珊，一躍而去，草上幾個飛步迅速來到阿永身邊，袁莫雲曾學得李玄揚的追雲步輕功，也騰空一躍幾個飛步，來到阿永身邊。

四人見那墓碑題字，果為「黃孔」之墓，下方小字還提了「宋瑞」兩字。孫羽珊曾聽文天祥生平事蹟，便知宋瑞正是文天祥。李玄揚於是更為肯定文天祥當年託付之言是真，勢必要完成文天祥託付之任務。

由於天色已晚，眾人心中難免毛骨悚然，袁莫雲提議道：「天色已晚，既然尋得這墓碑，明日備齊挖掘工具再來。」

李玄揚回道：「也好，那我們先找個客棧休息一宿，明日再來挖掘。」於是一行人便迅速離開亂葬崗，前往客棧暫宿。

翌日，四人用過早膳後，來到市集購買圓鋤、鋤頭等工具，便再前往那黃孔墓碑處。

只見阿永見了墓碑後，提起鋤頭準備對那墓身掘了下去，突然聽得孫羽珊大聲喝道：「阿永……」

大夥兒著實嚇了一大跳，回身見那孫羽珊緊張惶恐的不住顫抖，孫羽珊見眾人盯著她看，低聲說道：「阿永，你這麼掘下去，會不會把那骨頭給弄碎了？」

阿永聽了又是趾高氣昂的說道：「師娘，這妳可不知道了，我阿永挖過這麼多啊，絕對是讓它們完完好好的啦，放心放心啦！」

孫羽珊聽了仍是不安的對李玄揚問道：「玄揚哥，文丞相應不至於為藏明珠而掘墳穴，你真確定藏在墓穴中，會否藏在墓碑下或墓碑旁？」

李玄揚這時遲疑一下，思索後說道：「我記得文大叔叔確實對我說擊棺取珠。」

袁莫雲回道：「如此說來，則必掘墓穴不可了。」孫羽珊仍是一副難以置信的神情說道：「文丞相怎會掘人墳墓而藏珠，實在令人費解。算了，阿永，你就掘吧！」

於是阿永費了一番功夫挖掘，一個時辰過後，已然可見那棺身，阿永回身對李玄揚問道：「師父，要

將它打開嗎？」

李玄揚回道：「好，但細心點，免得壞了那身骨。」

這時，孫羽珊緊張的閉眼躲在李玄揚背後，阿永則輕輕撬開那棺蓋，只見棺內並無人骨，卻隱約可見一件兵器。

於是阿永將棺蓋整個掀開，疑惑說道：「師父，裡面沒有人，怪了，怎麼沒人呢，唉呦，有寶劍耶！」

這時孫羽珊聽得棺內並無人骨，這才鬆了口氣。眾人見那棺內置有一柄寶劍及一個木匣，總算理解文天祥為藏明珠而以空棺藏匿，並非掘人棺木而藏。

李玄揚取出那柄寶劍及木匣，並打開那木匣觀之，果然內有一顆明珠，與那日歸末谷手中所持明珠相同，但珠內所鑲嵌者乃一藍色星形寶石，上面刻著「牛心」兩字。

李玄揚見狀說道：「此珠必是文大叔所言之星炫珠。看來武林大會所尋者，應是此日月星三珠。……咦，這裡有張字條。」

原來那明珠之下放有一張字條，寫道：「宋主飄零，孤臣之罪。天意雖此，天祥與陸秀夫、張世傑仍圖力挽狂瀾以保山河。然運數難測，天祥之命全繫於天，為恐江山易主，文化心血失落，藏我朝至寶於乾坤門，以張世傑所持日耀珠、陸秀夫所持月靈珠及本顆星炫珠，得啟乾坤門至寶，續我宋室江山。另置吾皇尚方寶劍於側，如得天祥託付者，期以此劍誅退異族賊子，復我大宋山河。文天祥。」

李玄揚聽袁莫雲讀完此字條，想起當年文天祥赴義的情景，不禁一陣鼻酸紅了眼眶，仰天說道：「大叔，您的忠義託付，玄揚一定完成。」

語畢，李玄揚突然緊握雙拳，義憤填膺對空喝道：「你們這些蒙古韃子，早晚將你們趕回漠北。」

李玄揚氣憤之聲迴盪山谷，只見阿永聽了李玄揚之言更是氣憤喝道：「對，把你們韃子都殺光光，把你們打得當狗爬，再讓我阿永騎著你們這些蒙古狗逛大街。」

袁莫雲見他倆這副氣憤的模樣，心中油然而升起一股憎恨，冷冷說道：「玄揚，如要消滅蒙古人，算我袁莫雲一份。」

這時，孫羽珊見天色已近正午，眾人卻突然陷入一陣氣憤的惆悵，遂勸道：「玄揚哥、莫雲姊，現在氣憤無濟於事，先離開此地再從長計議吧！」

眾人聽她之言有裡，心情也漸為平復，於是一行人取走明珠及尚方寶劍，並將那墓穴復原後，便離開往城內而去。

這一夜，四人夜宿於雲都城內一處客棧。

明月當空，夜風徐徐夾雜幾許刺骨寒風，悉悉的枝葉扶疏聲中，憑添幾許思念情愁。午夜時分，月光下一條單薄的人影，斜倚客房外的欄杆，呆看那夜空下搖曳的樹影，心中似有無助千愁。那人正是袁莫雲，於冷然無情的夜色中呆然而立，一聲輕嘆後，來到客房外庭院的一處石椅坐了下來，抬頭望著明月默



然無語。

這時，一扇房門輕輕推開，孫羽珊自房內走了出來，緩緩來到袁莫雲身旁坐了下來，輕輕說道：「莫雲姊，妳睡不著？」

袁莫雲收起愁容輕聲回答道：「是，想那月色如此美麗，故來散步走走。羽珊也睡不著，還是我吵醒妳了？」

孫羽珊回道：「心疼莫雲姊姊，故來聊聊。莫雲姊思君之情，羽珊全懂。月若有情，當知姐姐心思。」

袁莫雲聽孫羽珊一言說中自己心思，頓時仰天無語，深深吸了一口氣，卻緩緩的呼了出來，抑制不住內心無助的心酸，失落的語氣淡淡說道：「淚已經哭乾，無盡的企盼，只希望是生是死的一個訊息。但這點小小的奢望，歷盡千辛萬苦，卻不可得。」

孫羽珊牽起並握住袁莫雲的雙手，說道：「這種心情，羽珊體會過，羽珊親歷這種生離之痛，肝腸寸斷，只希望無盡穹空給一個回答。無盡的等待、無盡的盼望，即使望眼欲穿，卻也盼不著。」

袁莫雲嘆道：「難道這真是亂世中，老天所賜給的無法承受的玩笑。」

孫羽珊回道：「莫雲姊勿憂，既已探得妳夫君在西域伊兒汗國，想必蒙古軍為製戰爭兵器，定然不致加害。明日我等即將啓程前往大都，到那兒再尋法子取得通關文件給莫雲姐姐，自然可前去尋找妳夫君。」

聽得孫羽珊如此關心，袁莫雲心情轉為平復，收起愁悵的心情微微笑道：「讓羽珊見笑了，妳等待情郎一等便是十年，莫雲比起妳，可真是小巫見大巫了。想是今日在那掘墓之時，見妳與玄揚兩人如此真情摯愛，不由想起夫君種種。」

孫羽珊嫣然笑道：「那倒是羽珊讓莫雲姐姐見笑了。羽珊得與玄揚哥今生再度相逢，也是莫雲姐姐所賜，不然羽珊可怎盼也盼不得。」

月下兩人彼此傾訴思君情愁，黎明前才回房入睡。

隔日，四人離開寧都城往大都城而去，一來尋找李玄揚雙親訊息，一來探聽如何申請前往西域的通關文件。

## 結縞糟糠不離棄，行善拜佛感人腸



四人自來到大都城後，先向都衙洽詢西域通關文件，並探詢李玄揚雙親訊息，停留大都城至今二十餘日。前幾日向都衙洽辦通關文件時，都衙告知需有經商證及通報進出貨品名稱，始得申請通關文書，但眾人實非經商買賣出關，故無法洽得文件，因而一籌莫展。而後幾日四人則分別拿著一張李玄揚父母之畫像，在城內到處打聽，但彷彿大海撈針一般，全無李父及李母之任何訊息。

由於大都城廓範圍甚廣，又無法確認李父及李母兩老是否居於大都城，抑或流浪異地，因此尋人實難；二來李玄揚託人所繪之父母畫像，乃李玄揚憑印象口述予畫師所繪，實則與本尊不像，自然尋人不得。

這一日，李玄揚由於思念雙親難眠，因此較往常早起。清晨時分，獨自離開客棧到戶外徒步散心，街上冷清路人甚少，忽見大街另一頭聚了約莫二、三十人，李玄揚心下好奇走了過去。原來一中年男子約莫四十多歲，一大清早便在此街角販賣清粥。見這許多人吃得津津有味，李玄揚也點了一碗來品嘗一番。

只見那清粥看來沒甚特別，當李玄揚喝了第一口粥後，那粥當真美味開脾，必是大骨熬湯再以慢火細燉而成，李玄揚暗想：「這粥實在是費盡心血熬煮，真是我這輩子以來所吃過最好的美味呀！但……怎麼來大都城這幾十日，都未見到這小販，今日卻正巧可享口福，應該找珊兒、莫雲及阿永來品嘗品嘗。」想

著想著，那粥不一會兒便即喝光。

這時，李玄揚拿了銀兩正要付帳，說道：「老闆，多少錢？」

那販粥的中年男子卻回道：「小兄弟，免啦！」

李玄揚聽到此言疑惑問道：「免，不用錢？」

這時，有一吃粥客人向李玄揚說道：「劉廣兄不收錢的啦！收起來，收起來。」

李玄揚疑惑地收起銀兩，來到一旁向另一個正要離開的客人問道：「這位大哥，請問這粥煮得這麼好吃，老闆卻為何不收錢呀！」

那客人搭了李玄揚肩膀，將他帶離開那粥攤後，對他說道：「這劉廣呀，煮粥給大夥吃有十多年了，所以呀，有些清早便要工作的人、或是趕路的旅人、或是一些流浪人，吃了他煮的粥，都精神了起來，好吃又開脾。可他，卻從來不收錢，可是個大善人呀！」說話至此，卻突然輕嘆了一口氣，繼續說道：「不過呀，這老天爺也著實太不公平，這麼個大善人卻有著不幸的遭遇。」

李玄揚聽聞此言，問道：「不幸的遭遇，這是怎回事？」

那人回道：「唉！這劉廣夫婦恩愛，過去可是眾人皆知，但十多年前也不知怎地，他夫人不知得了什麼怪病，竟然就整個人沒有知覺，雖說是會睜開眼吃東西的，但就是不會行動，簡直沒有意識，整個人就只是癱瘓床榻之上，看了真叫人鼻酸呀！」

李玄揚回道：「那看大夫沒用嗎？」



那人冷笑回道：「大夫，可不知看過多少大夫了，沒有一個知道得什麼病，這……這……你說，這不就是中邪嗎？好，就說是中邪，你知道劉廣有多愛他妻子嗎？他可是求過多少神，問過多少卜呀！他可是揹著妻子到處求醫，四處求神問卜，整整求了一、兩年，你說怎樣？沒用呀！你說，這老天爺是不是不公平？不公平呀，可是誰有辦法，看了鼻酸難過呀，所以剛剛不敢在劉廣面前跟你講呀！」

李玄揚聽完此言，輕嘆道：「是呀，老天真是不公，這麼個大善人卻……。唉，那他怎會煮粥給大家吃呢？」

那人回道：「這我也不知，自從他妻子發生這事後，大約兩年後，他大概已經束手無策了吧，反而每天清早煮清粥供人食用，大夥兒吃了他的粥都是滿懷感謝的。天亮了以後，他就收攤回家幫妻子打理早膳，之後就到前面那處觀音廟念經，一念就是到中午，才又回家幫妻子打理午膳，下午就到這街上做生意維生。這樣子一過就是十幾年了。我想他大概是想做善事迴向他妻子吧！好吧，小兄弟，我也有事要去忙了，再會了。」話畢兩人便互相告別而去。

這時孫羽珊、袁莫雲與阿永也都起床了，三人因見不著李玄揚正疑惑間，卻見李玄揚一人悠然地散步回來。

袁莫雲見李玄揚這副悠然模樣，調侃說道：「我們李大俠似乎心情不錯，一個人閒情逸致，悠然自得呀？」

李玄揚微笑道：「美味，美味，真是人間美味，此味只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嘗呀！」

孫羽珊見他如此陶醉，問道：「玄揚哥，什麼美味呀，我們怎麼都沒吃到。」

李玄揚這才將自己吃到的清粥，告訴三人是何等的美味。但李玄揚實在將那清粥的美味說的太好，讓三人垂涎三尺。阿永聽完坐在地上大聲叫道：「師父，不夠意思不夠意思，好吃的不帶阿永吃。走走走，阿永肚子餓，現在去吃。」袁莫雲及孫羽珊也同聲讚道。

李玄揚禁不起阿永這麼一吵，連忙說道：「好好好，帶你們去吃。」

於是李玄揚帶著三人，來到方才的販粥攤位，但環顧四週卻不見那販粥的中年男子。李玄揚這才對他說道：「老闆收攤了，那我可沒法子了，你們沒有口福，可怪不了我。」

阿永又吵著道：「那明天吃，明天再來吃。」

李玄揚回道：「可我們已經決定今日起程回臨安，總不會爲了那粥再留一夜吧！阿永，沒關係，以後有好吃的再請你。」

阿永不甘心的回道：「好啦！好啦！師父可不許忘記喔！阿永要吃好吃的。」

這時袁莫雲說道：「這位大俠，阿永好哄，我們兩位姑娘可不好哄喔，這樣就想打發我們呀！」

李玄揚只好無奈回道：「袁大姑娘，這實在是老闆收攤，我也難爲呀！」

袁莫雲仍調侃道：「方才你要自己去享福時，帶我們一同去不就好了。」

李玄揚回道：「冤枉呀，小弟實在睡不著早起散心，巧遇那攤販才吃了碗粥，你們可睡的甜呢！」

孫羽珊答話道：「好吧，原諒你，但下次有好吃的，玄揚哥可要帶我們一起去喔！」

李玄揚回道：「是是是，一定一定，請三位諒解。」  
袁莫雲嫣然一笑說道：「這還差不多。好，饒你方才貪吃之罪。現在就帶我們去吃頓上等好菜，走吧！」

經過此番鬥嘴後，四人遂來到一家餐館，點了一桌豐盛的早點，用過早膳後，正準備出城。途經一座觀音廟，李玄揚想起小時母親常帶他到觀音廟祈求平安，如今父母遍尋不著，自出獄以來亦未曾到過廟宇，於是便進入廟中參拜，以祈求觀音菩薩保佑自己早日尋得雙親。

進入那觀音廟後，因時非初一、十五，廟中香客不多，李玄揚見有一人跪於神壇前，手持一本經書誠心誦讀，那人不是別人，正是清晨販粥的中年男子——劉廣。

李玄揚見他虔心跪於神像前誦讀佛經，想起清晨那位客人對他所說有關劉廣的遭遇，這時見他如此虔心誦經，不由爲之鼻酸。

孫羽珊見李玄揚神情有異，遂低聲問道：「玄揚哥，怎麼了？」

李玄揚這才將劉廣妻子癱瘓的遭遇，以及劉廣煮粥行善，還有在此虔心誦經之緣由告訴他三人，孫羽珊及袁莫雲也都深感憐憫。

孫羽珊說道：「這到底是什病症，我倒想瞧瞧！」

李玄揚回道：「說是所有大夫都看過，均不知原因。不如等等我們等他誦經完後，再問他詳情。或許珊兒能看出點端倪也說不定，像他這等好善人，爲他妻子如此真情付出，真是令人不捨。」

於是四人點香參拜，李玄揚祈求早日尋得雙親，袁莫雲則虔心祈求早日尋得丈夫，四人參拜完便在一旁等候劉廣。

只見劉廣誦完經後，起身走到廟門前，卻見李玄揚走近身來。

李玄揚拱手說道：「大叔您好，今晨謝謝您的清粥，真是好吃。」

劉廣見李玄揚歡欣說道：「小兄弟，是你呀！這煮粥是沒什麼，我是心想清晨時分，一般店家也未能及早提供早膳，但有些趕路人、工人或流浪人清晨肚子可餓著，因而便煮點清粥給大家慰勞。你們是外地人吧，所以沒吃過阿廣的粥。」

阿永搶著說道：「大叔大叔，我阿永想吃好吃的粥，師父都自己一個人吃。」

李玄揚見狀嚴肅喝道：「阿永，不得無理。」阿永聞言便不敢再多言。

劉廣則微笑道：「小兄弟，沒關係，喜歡吃，我阿廣煮給你們吃呀！」

李玄揚說道：「大叔，感謝您的盛情。不過，有件事情想冒昧請教大叔，也略盡我們棉薄之力。」

劉廣疑惑笑道：「哦，什麼事？」

孫羽珊接著說道：「大叔您好，我叫孫羽珊。聽說尊夫人身子有些不適，長期臥床，大夫不知病因，恰巧羽珊懂得一些醫術，感念大叔乃深情之人，想說是否可爲尊夫人診斷試試。」

劉廣聞言，立時收起原先微笑的臉龐，轉爲祈求的眼神說道：「一定是菩薩顯靈，一定是菩薩顯靈，孫姑娘，請……請……妳……爲我……。」這時劉廣泛紅的眼眶，流下了真情男兒淚，話中顫抖不已，突



然跪了下來斷斷續續道：「請……請……妳……爲我……娘子……看看……。請妳……看看她……是怎麼了。我可以代她受罪，只要她……可以好起來。」劉廣說話至此已是嗚咽不已，眾人聽他這短短的幾句話，竟也陣陣鼻酸。

孫羽珊趕緊扶起劉廣說道：「大叔您請起，羽珊承受不起。未見病症，羽珊也不知從何言起。」

五人到一旁坐了下來，等劉廣心情平復。

孫羽珊說道：「大叔，您可以說說尊夫人的病症因何而起嗎？」

劉廣這時已然平復，淡淡說道：「我也不知起因，十四年前某一日，我與內人跟往常一樣到山裡工作，只是當天夜裡，內人突然身子發冷顫抖，我想是得了風寒，隔日便到藥房抓了一帖藥，豈知……」劉廣話停頓了一下，深深吸了一口氣，忍住悲傷的情緒後繼續說道：「豈知，我要喚醒她服藥，只見她睜開了雙眼，卻也叫無知覺，雙眼只是呆呆地看著房內頂板。請來了大夫看病，大夫卻看不出病因。因此，我只好揹著內人到處尋訪名醫，所有的大夫都不解原因，也診斷不出病因。無奈，我只好經人指點，求神問卜，以符法驅邪，但內人卻沒有一點改善。就這樣經過了三年，突有一日，在城內巧遇一位一寧禪師，一寧禪師指點因果隨緣，並指點說『虔誠祈求，立時行善廣結因緣，相信我佛慈悲，終有奇蹟轉圜』，因此，我便抱著最後一絲的希望，開始行善佈施，煮點粥幫助辛苦的人暖暖胃，也每日誦經祈求觀音菩薩顯靈，爲我內人解脫苦難。就這樣日復一日十多年……。」話畢，劉廣顯得神情相當落寞。

袁莫雲說道：「大叔如此深愛夫人，不離不棄，令人感動。」

劉廣聞言淡淡回道：「我們夫妻共同打拼，共同努力，日子雖然辛苦，但互相扶持，生活恬淡無爭，怡然自得，原本相依作伴，如今卻……唉！這苦難，寧可阿廣來受，不該是她，……」一時哽咽再說不出話。

孫羽珊說道：「大叔，一時羽珊卻也聽不出病症，不如我等隨大叔前往探視尊夫人，羽珊診斷試試。」

劉廣聞言立刻起身深深鞠躬謝道：「孫姑娘，劉廣萬分感謝，請求妳無論如何幫幫我娘子。今生今世，劉廣生死以報。」

孫羽珊說道：「大叔，別這麼說，行醫濟世，那是羽珊天職，無論如何，羽珊一定盡最大能力，還煩請大叔帶路。」

話畢，劉廣帶著一行人前往家中。

來到劉廣家中，孫羽珊幫劉廣之妻把脈許久，似乎診斷不出原因，接著又撥開眼睛觀察數次。之後，孫羽珊沉思片刻不發一語。眾人見她沉思，也並未問話干擾她的思緒。

不久，孫羽珊說道：「玄揚哥，你去市集買一顆地瓜回來好嗎？」

李玄揚疑惑回道：「地瓜……，喔，地瓜就好嗎？」

孫羽珊回道：「對，玄揚哥，我只能靠地瓜驗證看看。」

於是，李玄揚問了劉廣市集的位置後，飛快的前往市集。

孫羽珊並對劉廣說道：「劉大叔，請您多拿幾件被單蓋在夫人身上，並在她頭上裹個厚棉頭巾，我想以熱氣逼出大娘頭頂的汗珠來測試。」

劉廣聽了她的話後，便依話行事。

不久，李玄揚買了一顆地瓜飛快的趕了回來。孫羽珊並請阿永將地瓜搗成泥狀取出地瓜汁，並將地瓜汁用碗盛著。

這時，孫羽珊手持一片薄樹葉，輕輕的在劉廣之妻額頭旁及頭頂處，刮下數滴汗珠，隨後將那汗珠滴入地瓜汁中，只見那原本米黃色的地瓜汁，立時由黃轉為藍綠色。

孫羽珊見此情形，眼神突然轉為驚恐，一時說不出話來。眾人因不知怎麼回事，也都一陣默然無聲。

忽然聽得孫羽珊以顫抖的語調低聲說道：「見血封喉，毒箭木！怎麼可能，……」

袁莫雲一聽孫羽珊口說見血封喉毒箭木，神情驚恐地說道：「什麼，羽珊，妳說見血封喉毒箭木，是真的嗎？」

孫羽珊點點頭說道：「是的，這種天然劇毒已經絕跡甚久，如果劉夫人當時有傷口，必是立時斃命。可能劇毒汁液滴落她頭頂，或是什麼原因與頭部接觸，因而麻醉了腦部運作。古來醫典並未記載此種情形，我是突然想起曾有一部野史似曾提及，因此想以地瓜汁液測試，果不其然，真是見血封喉毒箭木之劇毒。」

劉廣聽他二人所言緊張說道：「孫大夫，妳真診斷出來內人的病症，那……那……那這毒有辦法解嗎？」

孫羽珊聽他如此一問，不知如何回答，隨後嘆了一口氣道：「大叔，此乃天地奇毒，也唯有天地間唯一的解藥……紅背竹竿草。但是……這紅背竹竿草也早已絕跡。因此，羽珊只知其因，卻……，唉，卻……束手無策。」

劉廣聽她此言，原本抱著極大的希望，以為尚有一絲機會，但聽到最後一句束手無策時，那顆期待的心，突然似由山峰之頂瞬間跌落深谷，整個人跌坐在矮凳之上，人如槁木死灰，立時無語。

現場一陣默然無聲後，劉廣回了神說道：「孫姑娘，無論如何，阿廣真的很感謝妳，這麼十幾年來，總算是讓我心安了。至少妳給了我目標，我只要找到紅背竹竿草，那麼就可以喚醒我娘子。」

孫羽珊回道：「大叔，大娘一時生命無虞，可是，這紅背竹竿草早已絕跡，古籍記載只有一處可尋此草，便是『落雁峰』，但幾百年來未曾有人知曉。」孫羽珊提及落雁峰時，袁莫雲神情有了轉變。

這時劉廣焦急的問道：「那落雁峰在何處？」

孫羽珊回道：「不知道，自古幾乎無人知曉，古籍也未曾記載落雁峰位於何處，只有記載落雁峰門人偶會出現分發藥草濟世救人。」

劉廣又問道：「那他們出現在哪裡濟世救人？」

孫羽珊回道：「古籍文獻並無記載任何訊息，所以羽珊也不知曉。」



這時，突然聽得袁莫雲低聲淡淡說道：「雲南。」

眾人聽到袁莫雲此言，眼神疑惑地看著她。

李玄揚想起袁莫雲是雲南人，於是驚訝開口問道：「莫雲，妳知道哪裡可以尋得紅背竹竿草嗎？」

袁莫雲沉默良久並未回答。劉廣內心雖然焦急，可是見袁莫雲爲此事困擾而眉頭深鎖，因而眾人也只能乾著急。

此時袁莫雲眉頭深鎖，心下暗想：「或許是天意吧，該是落雁峰應有此劫，只願此事不會擾了落雁峰的寧靜。畢竟落雁峰曾有言，遇見血封喉，渡有緣以濟之。劉大叔與劉大娘如此情深摯愛，劉大叔如此仁心行善，何忍見他如此傷痛。我想，芸香應該會幫助……。」

不久，袁莫雲嘆了一口氣道：「唉，或許是天意吧！羽珊所言不錯，紅背竹竿草長於落雁峰。」

劉廣焦急問道：「在哪裡，在哪裡，袁姑娘，落雁峰在哪裡？」

袁莫雲安慰劉廣道：「大叔，落雁峰在雲南，但是您到不了，也尋不著，自古以來，無人進得了落雁峰。」

劉廣落寞說道：「尋不著，進不去，那……那……不就無解了。」

李玄揚既知落雁峰可尋紅背竹竿草，又見劉廣對其妻如此深情摯愛，不由想起自己雙親，於是說道：「大叔，既然雲南有這解藥的蹤跡，我李玄揚便去幫您尋找，您暫勿絕望失落。」

袁莫雲見李玄揚如此爲劉廣用心，內心掙扎一番後，說道：「大叔，請您寬心，我們一定盡力尋找，

竭盡所能爲您醫治大娘。但落雁峰蹤跡難尋，請容我們必須費點心思尋找……。」

劉廣聽了有點慚愧說道：「真是慚愧，阿廣太心急了，造成諸位的困擾。你等如此古道熱腸，阿廣已是感激不盡，還要麻煩你們尋找藥草，阿廣真是慚愧，慚愧。」話畢向袁莫雲鞠躬行了個大禮。

袁莫雲趕緊扶著他說道：「大叔，不必客氣。應是您的真誠感動了蒼天，不過能否尋得紅背竹竿草還得要看緣份。」話畢，袁莫雲轉身對李玄揚說道：「玄揚，你可能要陪我去一趟雲南。」

李玄揚應允，隨後對劉廣說道：「大叔，我們有重要的社稷江山大事，必須趕赴一場武林大會，會後我等一行再立即趕往雲南尋找藥草，如果幸運尋得，就會送回藥草醫治大娘。這麼來回折騰，可能要三、五個月，還煩請大叔耐心等候。」

劉廣聞言相當高興，拱手謝道：「謝謝你們的大恩大德，反正我已經等十多年了，也沒差這三個月、半年的，老天眼，菩薩顯靈，總算讓我阿廣等到了一線生機。」

孫羽珊提道：「大叔，切記，不能讓大娘有任何傷口，務必切記。」

劉廣回道：「好，我一定謹記在心。對了，大夥兒餓了吧，我來準備幾道小菜答謝大家。」

這時阿永搶話道：「那我可以吃粥嗎？」

劉廣哈哈大笑回道：「好，好，小兄弟愛吃粥，我這就來煮粥給你們吃。」話畢，劉廣便準備了一席

豐盛菜餚，答謝李玄揚一行人。

餐後一行人辭別了劉廣後，便離開大都城而去。

四人來到郊外一處陰涼處歇息著，當時天氣晴朗，阿永見一隻野兔在地上奔跑，隨即追去圍捕野兔，瞬間沒了蹤影，眾人知阿永愛玩，也就隨他自在。

李玄揚好奇對袁莫雲問道：「莫雲，妳是真知道落雁峰在哪兒嗎？」

袁莫雲若有所思，不久回道：「玄揚，老實說，有些事情，我暫時有苦衷不方便細說，這是一種承諾，等你有緣見過落雁峰主後，如得她允許，我再跟你說明細節，好嗎？」

李玄揚點頭說道：「好。」

袁莫雲繼續說道：「劉大叔是宅心仁厚之人，對其妻又是情深至篤，我想峰主應會給藥救人，但是，必須玄揚你的協助陪我上落雁峰，峰主會依祖傳規定考驗你，才能決定是否捨藥供你救人。」

李玄揚說道：「可是，妳方才不是說落雁峰進不去？」

袁莫雲回道：「是，自古以來，非落雁峰門人，無人進得了落雁峰入口，你知道原因嗎？」

孫羽珊也甚為好奇問道：「是什麼原因？」

袁莫雲說道：「因那落雁峰入口，千年之前，有位不世高人，巧用落雁峰周圍的山林河川及巨石奇峰，佈下一種迷陣，自此以後，除落雁峰門人外，無人過得了這迷陣，因此，也就無人進得了落雁峰。」

孫羽珊讚嘆問道：「哇！真是了不得的功力，竟能運用山林巨石佈陣，而讓人過不了迷陣。」

李玄揚也驚奇問道：「對呀，這山就是山，樹就是樹，怎麼可以佈陣呢，是誰佈的迷陣？」

袁莫雲回道：「是，尋常之人不可能。因此，落雁峰也因幸得此高人的佈陣，才能保全千年不受外界

干擾。」

孫羽珊聞言好奇問道：「到底是誰有如此能耐布下這種迷陣呢？」

袁莫雲遲疑半晌後，回道：「這……這我也不知，等玄揚哥如能有緣見過峰主後，再由峰主說給你聽吧！」

孫羽珊疑惑問道：「可是，莫雲姊，既然無人進得了那落雁峰，我們又如何能進入呢？」

袁莫雲回道：「我是雲南人，自有管道進入，因此，依落雁峰規定，只能由玄揚陪同我循路進入，到時只好請羽珊與阿永在客棧等候。」

孫羽珊與李玄揚聽完後點頭同意。但畢竟孫羽珊聰穎機靈，聽了袁莫雲前後之語，心想袁莫雲與落雁峰必有不尋常的關係，但又見袁莫雲似有不便吐露的苦衷，因此也就未加追問，只好抑制心中的好奇心。

正在四人休憩閒聊時，忽見一支元軍隊伍正在趕路，整支隊伍約莫四、五千人，為首一位將軍領頭帶路，中間有一座駕，顯是坐著位高權重之人。

孫羽珊見狀說道：「蒙古軍不知又要攻打何處，這顯然是支邊防軍隊，不像尋常官兵，往南而去，不知是何用意。」

袁莫雲認同孫羽珊之話說道：「是呀，動用軍隊前往內地，難不成要去平亂，否則調動一般官兵即



可，為何調動邊防軍隊，實在令人費解。」

李玄揚說道：「無奈，淪為異族統治，才造成如此任人宰割之境。如果我漢人不能團結恢復宋室江山，這種情景應該會不斷發生。」

孫羽珊道：「可是宋室已亡，群龍無首，又該如何團結恢復江山？」

李玄揚道：「唉！如今只能寄託武林大會凝聚漢人共識，當時綠林幫歸末谷前輩曾言，天虹神劍乃名將岳飛將軍的佩劍。我此刻終於瞭解，文大叔等人之所以將岳將軍的佩劍置於最明顯的大廳，也是為了以宋室名劍凝聚武林人士之共識，希望有勇之武林人士，仿效岳將軍的精神，一雪神州光復宋室。」

袁莫雲道：「但是，武林人士各立門派，如何能有共識光復宋室江山？」

李玄揚道：「我也只能盡力而為，希望在武林大會上，眾人可以共推一位復國使者，持天虹劍凝結有義之士，雪復宋室江山。」

孫羽珊嘆道：「唉！但願一切真能如玄揚哥所願，只是世事難料，……唉。算了，我們也該出發趕路了。」

不一會兒，阿永回來後，眾人又繼續趕路而去。



## 凶神惡煞臨黃山，天降神兵解危難

這一日，距離聚風坪武林大會的日子不到半個月，黎明時分，雲煙飄渺迴盪山間，旭日天光穿梭松葉，奇石蒼松構築一幅仙境之景。一棵巨松之下，一條氣宇軒昂的身影，呼吸沁涼的晨風，輕盈舞劍，彷彿正參透著不朽神功，這人正是黃山派掌門陽平秋。

這時，突有倉皇的腳步聲騰騰而來，見了陽平秋後，急促說道：「師父，不好了，山下一群元兵正準備攻打我黃山派，已有幾位弟子遭蒙古軍殺害，該如何是好？」

陽平秋聽後驚道：「沒想到這蒙古人竟尋仇而來，看來我黃山派難逃此劫。治育你速去通知姜毅，率三個師兄弟堵住松林口，暫時阻止元軍上山，並通知紫萍及其他人速至大殿會商。」

管治育聞言，轉身正要離開，依陽平秋吩咐行事。

這時陽平秋尋思：「這次元兵來犯，恐怕現有人力難敵。」於是又叫回管治育說道：「治育，你通知眾人後，速由後山小路下山，前往通知膺烙速速趕回。」

話畢，管治育應命而去，陽平秋也隨即迅速來到黃山派大殿。

此時元軍兵分兩路進攻黃山，一見清早下山採購的黃山派門人，不問緣由隨即格殺。兩路軍上山後，

會於黃山派入口處的松林峽谷。

爲首一名將軍，向轎中坐駕之人請示道：「銅虎將軍，這裡便是通往黃山派的藏身之處。但眼前這處松林峽谷，小徑寬度僅容一人行走，小徑左側偶有巨松障礙，右側有萬丈深淵，危險萬分，須小心行走，步步爲營。」

這時轎中坐駕走出一名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漢，便是銅虎戰神，聞言說道：「高興將軍，行軍打仗自是你調度指揮，只要見到陽平秋這老道，由俺銅虎來收拾他便是，其餘的俺銅虎聽你調度。」

高興聽聞銅虎戰神此言，便放心指揮調度。當下派十多人爲先鋒，進入松林峽谷，那峽谷小徑長約一里，先鋒隊一行快步趨前，墊後幾人邊走邊觀察峽谷上方及周遭動靜，不久來到峽谷盡頭，連接一處大平台，大平台上立著姜毅等黃山派門人。

姜毅等黃山派門人見元軍至，雙方不由分說便廝殺了起來，由於姜毅武功不弱，元軍先鋒隊數十人站立峽谷，只能一個一個與姜毅過招，不是被姜毅刺死，便是立身不穩跌落峽谷。墊後的三人見狀立刻退回，向高興將軍回報戰況及峽谷情形。

高興聽完先鋒官回報情形，笑道：「哈哈，這些武林人士終究只是一群莽夫，不懂兵法戰略，這等天然屏障如於峽谷上方設局，我軍必然無法深入。見此等情形周遭動態，想是這群人不識佈陣之法。」話畢，自己便在前頭率軍一一進入，並命令後軍暫時按兵不動。

高興進入松林峽谷來到盡頭處，見姜毅等黃山派門人立於谷口，遠處便朗聲說道：「黃山派等人聽

著，我乃大元鎮南將軍高興，奉命剿滅你黃山派，快快讓路投降可免你們無罪，如有抗命，格殺毋論。」

姜毅聽聞來者竟是大元將軍率軍前來討滅黃山派，心想黃山派過去雖心中不服蒙古統治，但這江山畢竟是元朝統治，如果抗命便是叛亂，就算百個黃山派也無法與蒙古軍隊對抗。眼前如果與這高興將軍對抗，便是謀反，如讓他等進入，那黃山派恐怕血流成河，這時心下卻一時拿不定主意。

眼看高興已然來到谷口，姜毅靠近身旁一位師弟，耳邊吩咐如此這般後，仍擋在谷口與高興有五步之距，對高興說道：「高將軍駕到，我黃山派有失遠迎，但因黃山近日連日下雨，土石鬆動，落石阻隔此徑，我等正要搶修，不料……」姜毅話未說完，突有巨石崩落，姜毅立時跳了開來，那巨石堆便落在平台與小徑銜接處，頓時隔開了姜毅與高興兩群人。

高興見狀甚爲憤怒，忽聽得巨石堆另一端姜毅說道：「將軍請務必小心，落石坍塌，我等速去稟明掌門，再尋法子迎接將軍。」話畢，姜毅等人逕自離去。

姜毅等人離開後，高興隨即命兵士數人小心先攀爬過巨石堆，到達那平台上，將那巨石堆一一搬開。這麼一折騰，便耗去元軍數個時辰的時間。

這時，姜毅等人回到黃山派「正德殿」大廳，陽平秋等人正商議如何對付元軍。

陽平秋見姜毅急匆匆回來，便問道：「毅兒，現下狀況如何？」

姜毅自松林峽谷來到正德殿也有一里之遙，因此喘息未定，但仍急促說道：「師父，這下不好，蒙古



人這次是出動軍隊要剿滅我黃山派，並非官府士兵，因此方才弟子不敢貿然與那將軍對抗，以免犯了叛亂之罪。當時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放下落石暫時阻絕元軍，目前他們仍困於松林峽谷。」

陽紫萍聞言怒道：「我黃山派可有犯什滔天大罪，怎會像討逆似的派軍隊前來剿滅我黃山，真是可恨的蒙古人！」

聽得姜毅說來犯者乃蒙古軍隊，陽平秋心中已然有數，但面對此一危機，仍然神情鎮定，緩緩說道：「應是那日臨安城比武之事，蒙古尋仇而來了。看來，這次是我黃山創派以來最大的危機。該來的，也該是躲不過了。」

陽紫萍說道：「爹爹，這該如何是好，元軍來者約有數千人，我黃山派眾僅六十多人，如何與元軍對抗，不如由後山小路先行撤退如何？」

陽平秋道：「眼下全派撤退為時已晚，那巨石路障僅能延緩元軍約莫一個時辰，但後山小路因雨泥濘，我等六十多人若同時撤退，必遭元軍追擊。元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攻打我黃山派，料想就是要讓我措手不及。這樣吧，紫萍，我和毅兒、石群先行與元軍周旋，妳分三批依序安排眾人由小路下山，以保安全。」

陽紫萍聞言激動道：「爹爹，你們如何對付得了元軍數千人，要在一起走。」

陽平秋說之以理，對陽紫萍道：「萍兒，這是逼命的危機，不是爭辯的時候。保全眾人是爹的責任，我們同走，元兵必定追至，到時必是全員命危。眼下只有爹能阻擋元軍，況且我已命治育速去通知膺烙趕

回，到時自能周旋元軍一點時間。放心，你等安然下山後，以爹還有毅兒的功力，要自行逃脫不難。去吧，快，遲了就來不及了。」

陽平秋之言自是有理，陽紫萍身為大師姊，自然必須負起保全眾人的責任，遂含淚應允而去。黃山派門人見師父等要自行留下周旋元軍，本也不肯接受安排下山，但經陽紫萍勸說陽平秋交代之言後，只好應允先行撤退。

果然，那元軍訓練精良，開山闢路已是稀鬆平常，約莫兩個時辰光景，便把姜毅放下阻隔松林峽谷的巨石移開，大軍長驅直入來到黃山派正德殿前的廣場。

只見陽平秋緩步而出，與二弟子姜毅、五弟子張石群等三人，立於正德殿門口，佯裝無事說道：「高將軍大駕光臨，貧道有失遠迎，失敬失敬，不知將軍率軍而來有何指教？」

高興見他遇此危機還能如此鎮定，心下暗自佩服。但畢竟是為剿滅黃山派而來，因此也不容情的說道：「陽平秋聽令，你等占據山頭，聚眾謀反，本將奉蒙戰將軍之令討伐而來。你等如能投降歸順我大元，並立即解散派眾，則免你等不死。如有抗令，格殺毋論。」

陽平秋搖頭道：「將軍言重了，我等立派於此已有數十年，僅為練武強身，修習道法，何來謀反。況且這江山既屬元朝，我等自是臣民，又何來歸順，望將軍明察。」

這時，銅虎戰神向前昂首喝道：「高將軍，不必跟他囉嗦這麼多，今天勢必要滅了你黃山派。陽平

秋，今天銅虎要在黃山立你的墳。」

陽平秋道：「原來是你銅虎戰神率眾而來。若要與陽某一較高下，當日出馬比試便是，今日反倒來尋仇了。」

銅虎聞言怒道：「當日要不是你陽平秋攪局，你們漢人怎會是我們大元的對手，平白又教唆出個李玄揚來攪亂蒙漢比武的結果。這口氣，來找你討回。」

陽平秋見這等情景，心知今日是免不了一場血戰，於是冷冷笑道：「原來是輸不起，找幫手來要面子了。」

銅虎聽他此言怒道：「輸，俺銅虎會輸，要你死像捏隻螞蟻那麼容易。」話未完，手中銅環往陽平秋飛擊而去。陽平秋手中長劍瞬間出鞘抵擋，隔開了銅虎的銅環。

高興見狀說道：「來人呀，上。」一群士兵圍住了姜毅及張石群兩人。

陽平秋自那日比武受傷後，因孫羽珊的醫治，早已完全康復。因此，見對方既已是不留活口的掩殺，自然吩咐姜毅及張石群全力抵抗元軍。

高興一聲令下後，十幾個士兵頓時圍住姜毅及張石群兩人。姜、張兩人背向並肩而戰，姜毅心知不久戰耗費體力，起落劍法盡是畢生所學精髓，不過數招，元兵數人便已傷重而退，第二波元兵順勢遞補續與姜毅廝殺；而張石群劍法雖不及姜毅，但畢竟劍藝精純，遠非一般元兵所能及，須臾間也傷元兵數人。

畢竟元兵以人海戰術輪替交戰，姜毅及張石群終究猛虎難敵猴群，經過二個時辰後，幾番元兵輪替交

戰結果，雖有六十多名元兵重傷，但姜毅及張石群已是元氣耗盡，喘息不已。

反觀陽平秋及銅虎戰神之戰局，兩人皆屬上乘高手，陽平秋知銅虎戰神乃蒙古高手，不敢大意；銅虎人雖粗莽，但知那日陽平秋與其師兄銀狼交戰幾乎平手，因而不敵輕敵。

銅虎戰神自飛擊陽平秋後，收回手中銅環，瞬間搶步來到陽平秋面前，一個銅環旋轉擊向陽平秋左頸而來，陽平秋一個轉身，輕功縱身而起，空中一個迴旋，起劍急刺銅虎左肩，銅虎猛收手中銅環急擋，噹……鏘……一個聲響，擊開陽平秋長劍。這時，銅虎戰神氣凝周身，左手緊縮呈虎爪，運轉手中銅環急旋，威力萬鈞直逼陽平秋，其勢不愧為蒙古戰神；而陽平秋劍走迷蹤，白虹飄渺，急中帶柔，劍氣夾帶雷霆之勢，忽守忽攻，實是武學泰斗之姿。兩人彼此交手數十回合，已過百餘招，一時難分高下。

這時，高興心想：「銅虎戰神與陽平秋約莫五五平手，為求速決，也顧不得銅虎戰神是否阻止與陽平秋單挑戰局，不如助陣銅虎戰神，速速擊退陽平秋，以免久戰生變。」於是高興劍虹出鞘，加入戰局，見銅虎戰神並未阻止，高興手中長劍向陽平秋背心急刺而去。

陽平秋見高興長劍急刺而來，立時回劍而擋，以一對二。雙方約莫交手三十餘招，銅虎左拳擊向陽平秋右胸，陽平秋不及回手，霎那間，一個騰空飛旋在空中，隨後輕飄翻轉落於三步之外，避過那致命一拳。

陽平秋心想：「眼下必須先擊敗銅虎或高興，讓大軍陷於群龍無首之亂，否則今日難逃此劫。」於是，氣凝劍鋒，繞動手中長劍，此時，劍走八卦，迷幻飄忽，虛實而出，正是一式八卦迷魂劍法之「絕魂



迷劍」，此乃陽平秋畢生最上乘武功。一時銅虎與高興兩人應接此招，敗象漸露。

銅虎戰神見狀，舞動手中銅環，獨門絕學「混沌天罡」夾帶飛沙走石的氣勁應式而出，高興見虛運劍急攻，忽然，……

姜毅與張石群兩人力戰氣竭，劍招趨緩，手勁漸弱，一個元兵力大，手中戰刀瞬間劈落張石群手中長劍，一個恍神之際，張石群已身中三刀，鮮血直流。姜毅見狀，一個回身提劍攔擋劈往張石群身上的第四刀，豈知這電光石火之間，一柄利刀瞬間劈在姜毅左腿，刀深見骨，姜毅瞬間失去重心倒了下來，元兵見狀，一把彎刀正要砍下姜毅腦袋，……

這時，陽平秋眼波餘光見狀一個心驚，手中長劍突然轉向，身形急快移至姜毅身旁，劍鋒當下削斷那名元兵右掌，彎刀落地，保了姜毅一命。

然而，高手過招豈容一刻分心，陽平秋此番劍鋒轉向來救姜毅，那銅虎戰神天罡拳，氣勁萬鈞往陽平秋而來，陽平秋不及閃躲，一拳擊中背心，當下吐出一口鮮血，震傷五臟。

姜毅、張石群兩人見狀同聲悲喊：「師父，師父……」

銅虎戰神見陽平秋師徒已然受傷，說道：「陽老道，你的武功果然不錯，俺銅虎算是見識到了。可是，誰叫你那天攪局，搞出個姓李的小子讓我大哥難堪，所以，只好找你算帳，你可死要瞑目呀！對了，怎麼黃山派就你這幾人，其他人呢？」銅虎四下張望著怒道：「其他人難不成跑了？高將軍，你說該怎麼辦？」

高興猶豫片刻，說道：「銅虎將軍，末將只知受命剿滅黃山派，倒不知黃山派有多少人。」

銅虎戰神聞言，抓了抓頭髮疑惑道：「這中原門派，難不成一個門派只有這幾個人？俺管他的，大哥要殺的是陽平秋，幾個就幾個吧！」

這時，遠處突然一條身影急馳而來，大聲叫喊著：「師父，師父！」來者正是黃山派三弟子——丘膺烙。

銅虎戰神聞聲便知又是黃山派弟子，喜道：「哈哈，俺還以為黃山派就這丁點人，果然是還有人，一起來受死，哈哈……」

陽平秋聽見丘膺烙的叫喊聲，心想：「幸得膺烙趕回，尚可耗些時間，否則，如元軍真要追趕，其他弟子不知是否已安然下山。只是，……平添他這寶貴性命！」

丘膺烙來到身旁扶著陽平秋，見他三人重傷神情，驚恐道：「師父，你……你傷勢如何？到底怎麼回事？」

銅虎戰神聽他之言，哈哈樂道：「怎麼回事，送你們到西山老佛那兒快活快活。讓你們師徒作伴，也算是一樁美事。」

丘膺烙聞言回身喝道：「可惡韃子，欺我黃山無人，要死，丘膺烙也要你們陪葬。」話語未完，運氣提劍，一式黃山派禦敵絕招「落雨迷蹤」，瞬間劍鋒冷冽，如寒冰刺雨襲向元兵眾人，霎時銅虎戰神、高

與被那劍氣之威逼退五、六步，前排元兵則退了數十步跌了個踉蹌。

銅虎戰神見狀讚道：「佩服佩服，一個小小黃山弟子竟有如此功力，還真讓俺嚇了一大跳。不過，這等雕蟲小技，還用不著俺動手，高將軍，……」

高興聞言說道：「來人，拿下。」數十名元兵一擁而上擊殺丘膺烙。丘膺烙乃黃山派眾弟子中，武功最高者，最得陽平秋真傳。那數十名元兵上前不過數招，便讓丘膺烙刺個重傷。

第一波元兵受傷後，第二波又立即遞補輪替上陣，丘膺烙左挑右刺，劍走八方，陽平秋所傳八卦迷魂劍法，竟是揮灑得淋漓盡致，連一旁負傷在身的姜毅、張石群，都暗自讚嘆不已。陽平秋則驚訝丘膺烙武功，竟因此次的逼命危機，而更上一層樓。

數十回合之間，丘膺烙竟已擊傷元兵約莫百人，高興此時見狀，為減少士兵傷亡，親自上場與丘膺烙交手。

高興自方才與陽平秋交手後，此時已然充分休息足夠，出劍極快極猛，丘膺烙八卦迷魂劍法仍是凌厲萬分。兩人交手五十回合後，丘膺烙終因體力減弱，劍招偶露破綻。

突然，高興一劍快如電光，急刺丘膺烙左肩，丘膺烙急收長劍來擋，豈料，那高興劍鋒瞬間右彎，刺入丘膺烙右手腕，登時鮮血噴出，血流如注。但丘膺烙忍住極端痛楚，仍然手握長劍，見高興長劍二度急刺而來之時，顧不得手腕傷口之極端疼痛，運起全身內力，長喝一聲悲鳴震天，橫劍力劈高興之劍，由於

氣勁宏大，頓時高興右手虎口震痛欲裂，一時手持不住長劍，那劍竟脫手飛出十尺之外，高興則被那氣勁震退數步。眾人見狀驚呼不已。

此時，丘膺烙幾已力竭，右手又鮮血直流，但仍勉力握劍而立，目光如炬，直視元兵眾人。一時，元兵被丘膺烙這股凜然殺氣震懾。

忽聽得銅虎戰神拍手叫道：「好，好個血性男兒，俺佩服，不如歸順我大元朝效力，俺一定薦你當大將軍。」這銅虎雖是粗人，但見對方英勇剛烈深為佩服，也知爲他大元延攬將才，所以反倒想收服丘膺烙。

只聽得丘膺烙雖是重傷力竭，但仍一副男兒骨氣喝道：「呸！蒙古韃子聽好，我丘膺烙只有戰死，其餘都是廢話。」高興聽得此言，一陣沉思無語。

銅虎原本讚賞丘膺烙之血性英勇，但聽丘膺烙此言氣道：「不知死活！好，不要命，俺成全你們。」話畢，銅虎一式天罡拳迅速擊向丘膺烙，陽平秋見狀急喊：「膺烙小心。」

但丘膺烙畢竟負傷嚴重，正要運動來擋，終是慢了一步，一拳正中左胸，一口鮮血登時噴向天際，身子頓時飛跌於地，落在陽平秋前方。

姜毅驚嚇大喊：「膺烙，膺烙……」也顧不得自身腿上刀傷，拖著身子來到丘膺烙身邊，說道：「膺烙，你……傷得如何……」

丘膺烙氣若游絲的說道：「二哥，我們……死……也總是……死……在一起。」

姜毅回道：「是，黃泉路上，你不孤單。」



隨後銅虎戰神說道：「你黃山派了不得，才四個人折損我們這麼多人，還耗了這麼多時間。高將軍，解決了，準備回去。」

這時，遠處陽紫萍突然急奔而來，一見受傷的陽平秋等人，焦急喊道：「爹……，膺烙……」隨後緊緊扶著受傷的陽平秋，說道：「爹……，李公子，李公子他們趕來相助咱們了！」

陽平秋聞言，說道：「這……這豈不是又連累了人家……」

銅虎戰神見狀，則哈哈笑道：「俺還以為黃山派就這幾隻小貓，果然還真有人呀！來來來，統統出來，俺銅虎要一次將你等全部剿滅，也好向大哥交代，哈哈……」

陽紫萍聞言，厲聲喝道：「你們這些蒙古韃子，我黃山派與你何仇，何故大軍侵犯我派。」

銅虎說道：「哼，只怪你陽平秋在蒙漢比武會上好管閒事，怪不得我！」

這時，李玄揚等人跟隨陽紫萍後方，也已趕到。因孫羽珊非練武之人，腳程較慢，故李玄揚一路攙扶著上山，便在陽紫萍與銅虎對話之時才趕到了現場。

銅虎戰神一見李玄揚竟於此時來到，心中十分詫異，卻也氣憤萬分怒道：「小子，就是你，要找的就是你。」

李玄揚這時低下身去，扶著倒坐於地的陽平秋說道：「前輩，傷勢如何？」陽平秋示意不礙事。陽紫萍見三位師弟負傷，趕緊上前深情地扶著丘膺烙，並慰問姜毅及張石群傷勢。

李玄揚此時難以抑制心中怒氣，起身握拳，對銅虎戰神大聲怒道：「你就是上次比武會上的蒙古人，

今日為何來黃山撒野？」

銅虎見他如此氣憤，又見他眼神兇狠，一時被這殺氣震懾，冷冷回道：「黃山派叛亂抗命，特來剿滅。」

李玄揚氣道：「剿滅，叛亂，如何叛亂，說。」

這時高興挺身說道：「黃山派聚眾叛亂，高興奉命特來剿滅，如不歸順，一律格殺。」

李玄揚聽他自稱高興，腦中閃過文天祥的話，突然似有深仇的眼神，直瞪高興，冷冷說道：「高興，你就是文大叔曾說過的大宋叛將，降了蒙古……你竟還有顏面來滅自己的族人，你真是沒有人格……。」

高興聽聞此言，感嘆自己竟被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說得如此不堪，一時出神默然無語。

此時，銅虎氣憤大喊：「臭小子，不知死活，來人呀，殺了這小子，不必留情。」

高興回過神後，遂命士兵上前擊殺李玄揚。

李玄揚此刻心中義憤填膺，向丘膺烙借了手中長劍，眼見約莫十來個士兵一擁而進，欲來擊殺李玄揚。但轉瞬之間，那十數名士兵已是手上鮮血直流，手中軍刀落地，面容一陣驚恐。

原來李玄揚見陽平秋等受元軍擊成重傷，心中氣憤難平，一式「疾風訣」隨劍而起，那追雲步輕功挪步如飛，劍虹疾快如電，手中長劍劍鋒凌厲，瞬間便已刺傷數十名士兵。

後排士兵見狀輪替而上，但李玄揚情急之下，出劍越發猛快，劍鋒凜凜，步步逼退元兵隊伍，以致元

兵節節後退，噹……喇……鏘聲響之間，不出半個時辰，已傷百餘名元兵。

由於元兵被李玄揚逼得後排退至松林峽谷平台，以致後軍幾乎全隊擠於狹窄的松林峽谷上，無法上前，前隊士兵又因受傷無法交戰，一時間元兵兵源難以補替。於是，高興親自提劍，舞動白虹，上前與李玄揚交手。李玄揚見高興來戰，心中更加氣憤，登時氣勁加強，劍鋒冷冽，兩人交手不出十招，高興突然眼神驚恐，只見李玄揚長劍已然抵住高興咽喉，只稍李玄揚一施力，高興必是魂斷歸天。

只聽得李玄揚對高興冷冷諷道：「哼，你這等曲膝之臣，殺你，汙了李玄揚雙手。速速離開黃山神聖之地，好好去當你的忠狗。」話畢，收起抵住高興咽喉的長劍。

銅虎戰神一旁見李玄揚身手，內心暗自驚嘆。此時，見元兵無一人上前與李玄揚交手，銅虎遂輕輕地拍手說道：「好，好，小子你果然身手不凡，今日，俺要好好領教你的實力，瞧瞧你那日如何能與我大哥戰成平手。」

李玄揚雖是氣憤，但心想：「今日如殺了這廝，這群元兵豈會甘心退兵，但如勝得這銅虎，他日恐又將尋仇而來，如何激得這銅虎心服口服，才能令元軍退兵，又不致心有不甘而上黃山尋仇？」於是李玄揚對銅虎戰神譏道：「你肚量狹小，不守諾言，非大丈夫也，你不配與我交手！」

那銅虎聞言氣道：「俺如何肚量狹小，如何不守諾言，你小子未免欺人。」

李玄揚冷冷說道：「你這人輸了不甘心，會找幫手來尋仇。上次金獅戰神與我約定，雙方信守諾言平手收場。如今，卻是你銅虎肚量小，不守諾言，不敢自己單身前來挑戰我，反倒找了一群軍隊前來，你羞

也不羞，還自稱戰神，我呸！」

銅虎聽他將自己講得如此不堪，簡直氣壞，大聲怒道：「黃山派對抗俺蒙古軍，是大哥派軍要剿滅，以示嚴懲，怎是俺銅虎肚量狹小尋仇。哼！那日是大哥阻止俺，否則俺銅虎早出場讓你哭爹喊娘了。」

李玄揚尋思：「原來是你金獅戰神輸不起，那日是給你顏面，你竟派軍要來尋仇，真是可恨至極。」

又對銅虎譏道：「說得一口勇武，量你不敢與我用命打賭輸贏。」

銅虎戰神大笑道：「不敢跟你打賭！笑話，俺銅虎上山下海，怕過什麼了。來來來，俺銅虎今天跟你賭了。」

李玄揚冷笑道：「不過真賭了也沒用，你也不會信守諾言。」

銅虎戰神聞言又一陣氣憤，拉了高興來李玄揚面前說道：「來來來，高將軍你來作證，看俺銅虎守不守諾言，小子你說，要賭什麼？」

李玄揚說道：「好，既然有人作證，我便與你一賭這輸贏。三招之內，我勝不了你，便在你面前自盡。」

銅虎聽聞此言，不自覺嘆的笑了出來，說道：「小子，你……你……太誇口了，三招，三招，你當銅虎只是小孩童嗎？哈哈！」銅虎繼續笑著。

李玄揚見狀笑道：「哈哈……，所以你不敢與我賭吧！」

銅虎聽他此言，當下趕緊回道：「賭，賭，哈哈……，俺銅虎打得你滿地找牙，你還竟然想三招勝



我。給你三十招好了，看你勝不勝得了我。」

李玄揚回道：「不，就三招，不然就別賭了。」轉身正要離去。

銅虎見狀急忙回道：「好，三招就三招，銅虎與你賭了。」

李玄揚回道：「三招內你若手中銅環未落地，李某當場自盡。你若銅環落地便輸，你若輸了，信守諾言，立刻帶軍離開此地，以後不許再上黃山尋仇。做不到，就別答應便是。」

銅虎回道：「好，俺銅虎答應你。」

這時，一旁的孫羽珊初聽李玄揚三招未勝便自盡之言，當下萬分慌張，憂心的上前說道：「玄揚哥，你……，你若自盡，那我……。」

李玄揚來到孫羽珊耳邊，低聲說道：「珊兒，眼下已無他法脫困，先在一旁暫莫憂心，我自有勝算。」孫羽珊不得已只得退至一旁。

銅虎見他兩人低聲細語，笑道：「哈哈，你自盡後，這美人兒俺銅虎會替你好疼惜疼惜。」

李玄揚聽他如此調戲之言，雖然心中有氣，但忍住一時氣憤並未口出惡言，提起手中長劍厲聲說道：「留神了。」

銅虎見李玄揚提劍，知他身手不凡，不敢大意，運氣七分，氣凝丹田，手中銅環旋動，氣勢雷霆朝李玄揚而來。李玄揚心知只能讓銅虎戰神佩服，才能讓他甘心退兵離開，因此以三招之約，才獲得銅虎戰神的輕易許諾。但眼前，銅虎戰神終究是蒙古高手，功力十倍於方才交手的高興，因此，李玄揚自知，必須

以十成的功力，幾招內便擊敗銅虎。

眼見銅虎戰神威力萬鈞而來，李玄揚劍轉輕盈，菩提易筋經氣匯於劍，以追雲步最上乘之無影飄，瞬間……

只聽得一聲轟天巨響……噹！高手對決，勝負頃刻立判，只見李玄揚長劍力劈銅虎手中銅環，那銅虎眼神一陣驚恐，只覺持環之手被李玄揚那宏大氣勁震得發麻，而在那電光石火之間，李玄揚以追雲步之無影飄，瞬間轉動三個周身，左手氣勁隨之而出，擊中銅虎手臂，那銅環立即飛出幾丈之外。眾人見狀，一陣驚呼。

只見那銅虎戰神驚魂未定，仍是一副難以置信的神情。隨後李玄揚走去撿回那銅環後，交給銅虎說道：「這賭，還算數嗎？」

這時，銅虎默然佇立良久，驚魂未定不發一語，回神後雙目呆滯，冷冷無神的說道：「高將軍，收兵！」

於是，高興依令後軍開始撤退，元軍便陸續自松林峽谷分軍退出。高興墊後正要離去，剛走幾步經過李玄揚面前時，緩緩停下腳步，眼睛注視著前方的夕陽，冷冷地說道：「奸臣當道，蒙蔽昏君，將士縱然力守，但兵糧已盡，援軍不至，英雄末路幾人能知。既然曲膝，再也無回頭之路，既食元廷俸祿，自然效力至死。然蒙古將領統帥剿亂，斬草除根，姦淫擄掠，漢人更無生機；高興領兵剿亂，至少不趕盡殺絕，漢人尚有一線生機，似高興這等在元朝為官者，心聲無人能知！李兄弟，宋室朝臣如真有情有義，

江山不會淪落至此，把江山失落之責讓征戰沙場的將士承擔，太沉重了！他日你我再見，高興一樣不會留情。畢竟，我已沒有回頭路了！」話畢，緩步離去。李玄揚聽他此言，默然思索良久，一時也分不清是非了！

見元兵已全數離去，李玄揚等人將陽平秋師徒四人扶入大廳，孫羽珊趕緊治療丘膺烙、姜毅、張石群三人之傷口，李玄揚則運功幫陽平秋治癒內傷。

而此時管治育也已將其他師弟妹等暫時安置妥當並趕回黃山，見元軍已退，黃山滿目瘡痍，在陽紫萍吩咐之下，又下山召回師弟妹等回黃山打理。

翌日，陽平秋經李玄揚運功療傷，並經一夜休息後，傷勢已趨穩定，正於大廳與李玄揚一行四人道謝。

這時陽紫萍已將孫羽珊所開藥方煎好，端來大廳給陽平秋服用，見陽平秋氣色明顯好轉，欣喜說道：「爹，這次真要感謝李少俠相救，才讓爹爹化險為夷。」

陽平秋應話對李玄揚說道：「確是，確是。李兄弟，陽某二度蒙你相救，真不知如何感激救命之恩。」

李玄揚回道：「前輩，切莫如此多禮。這韃子欺侮我漢人，著實可惡，我輩中人本該互相扶持。」

陽平秋道：「只是……李兄弟怎知我黃山派有難？」

李玄揚回道：「上次在臨安之時，陽前輩盛情邀晚輩前來黃山一遊，並一同前往參加武林大會。由

於，日子將近，晚輩心想提前上山拜訪。豈知，來至山腳下，卻見元軍封鎖山路，心下不解之時，突遇見管師兄神形匆忙，才知原來這蒙古韃子要攻打黃山派。因此，在管師兄帶路之下由那小路上山，途中又遇陽姑娘正撤離黃山兄弟，這才在陽姑娘領路之下，及時阻止韃子的侵犯。」

陽紫萍聞言說道：「爹，我黃山派真與李兄弟情緣不淺。幾番蒙他相助，哪日李兄弟與孫大夫成親之時，咱們可要準備個大禮啊！」

孫羽珊嫣然笑曰：「陽姊姊說笑了，論及婚嫁，我們可還未曾想過呢！」

陽平秋笑曰：「李兄弟，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孫大夫都等了你好多年了，怎還不成了這樁美事？」

李玄揚回道：「唉，不瞞前輩，晚輩年少無知之時，血氣方剛，誤殺蒙古一位少年世子，至今剛出獄不久，最是思念雙親，卻遍尋不著，暫時無心思成親之事。」

陽平秋聽他這番遭遇，也是十分感嘆說道：「亂世江山，骨肉分離，難為李兄弟了，但願你能早日尋得雙親。」

李玄揚回道：「晚輩本想去尋雙親，但實在因文大叔交代之事，攸關社稷江山大事，又恰逢武林人士聚會，正可告知武林人士共扶宋室後人，以忠於文大叔臨終所託。因此，也只好事後再尋雙親了。」

此時，李玄揚也將自己已尋得文天祥星炫珠之事告知陽平秋，又因武林大會僅邀請五派四幫門，加計紅蓮教一派，共有十個門派，憑武林帖始得進入聚風坪，因此陽平秋雖然負傷，但休養十多天後，功體恢復七成，仍將親自攜同李玄揚等人前往參加武林大會。





## 郎有情卻難傾訴，武林會三珠現世

這一方面，孫羽珊單獨來探昏迷的丘膺烙傷勢，丘膺烙逐漸清醒後，一見孫羽珊，體弱氣虛的問道：「我師父及二哥無恙吧！」

孫羽珊回道：「陽掌門傷勢已無大礙，只需時間休養，姜大哥刀傷未傷及腿骨，也無大礙。倒是你的傷勢較為嚴重，手傷可漸復原，但你五臟俱創，一時恐難康復，我開這帖藥你得按時服用，恐需兩個多月方能修復你內傷！」

丘膺烙回道：「孫大夫，我沒關係，治好我師父及二哥要緊。」接著丘膺烙低聲關愛的表情問道：「對了，孫大夫，我師姐還好嗎？」

孫羽珊疑惑問道：「師姐？」

丘膺烙回道：「就是我陽師姐，她還好嗎？」

孫羽珊恍然大悟說道：「你是問陽姑娘呀！陽姑娘是師姐，不是師妹呀？」

丘膺烙說道：「是，我入門較晚，論輩為師弟。我師姐有受傷嗎？」

孫羽珊看丘膺烙關懷的表情，顯是對陽紫萍心有情愫，便語重心長說道：「陽姑娘一切安好，你倒無須掛心，專心將傷養好，才能好好照顧人家。」

丘膺烙被孫羽珊猜中心思，突然一陣心羞，雖是體弱，仍是連忙辯稱說道：「我是關心昨日師姐是否有所損傷，並非孫大夫所想那樣！」

孫羽珊莞爾笑道：「丘大哥，是不是我想的那樣，你自己心裡清楚，羽珊雖是年紀尚淺，但已閱人無數，瞧過的病人可是比丘大哥見過的人還多，丘大哥這點心思羽珊要是看不出，那我還能行醫救世嘛！」

丘膺烙被她一說，登時啞口無言。孫羽珊說道：「丘大哥，喜歡便該懂得去表達心意，不要只是默默關心，否則，如果錯過因緣，那便是椎心之痛。」丘膺烙聞言，一時無言以對，默然無語。

這時陽紫萍正端藥進來，要讓丘膺烙服用，一見孫羽珊，便憂心問道：「孫姑娘，膺烙之傷，可有好轉？」

孫羽珊回道：「五腑俱創，需長期療養，不可動用真氣。陽姑娘，丘大哥之傷可要好好照料，否則難以痊癒。」孫羽珊之話似在牽線搭橋，但卻難懂丘膺烙複雜的心事。

陽紫萍聞言說道：「好，這段時間便讓膺烙好好休息，務必要讓他痊癒。」於是陽紫萍轉身對丘膺烙說道：「來，膺烙，快將這碗湯藥服了。這會兒阿毅正在燉煮雞湯，待會兒再給你補補氣，先喝藥吧！」

丘膺烙聞言，緊張問道：「二哥有傷在身，怎還去燉煮雞湯呀！」

陽紫萍回道：「說是得趕緊讓你補氣血，非得要他親自燉煮才行，深怕別人燉煮的火候不夠。」

隨後只見陽紫萍細心的一口一口餵食丘膺烙，孫羽珊也不打擾他倆，便自告退而去。疑惑的孫羽珊見陽紫萍如此關懷舉動，顯是也對丘膺烙有情，既是郎有情，姊也有意，怎會不成姻緣，因而心中帶著疑惑

離去。

不久，姜毅略跛著腿，端來了一碗熱騰騰的雞湯進房，說道：「來……來，膺烙，這碗人參雞湯趕緊趁熱喝了，補補氣血。」

陽紫萍一聞那香噴噴的雞湯，玩笑說道：「哇！香噴噴的雞湯，我都忍不住想喝了，阿毅，你也太會烹調了吧！」

姜毅雖是愛慕陽紫萍，卻是不懂情調的直樸之人，更不懂如何去討陽紫萍歡欣，躊躇回道：「師姐，這……湯得先給膺烙補氣血……，我……」

陽紫萍見他無奈之狀，笑道：「跟你鬧著玩啦！趕緊給膺烙喝吧！」

於是姜毅連忙將湯端至床邊，對丘膺烙說道：「膺烙，趕緊喝些人參雞湯，你這傷勢得好好調理，否則積成宿疾可就不好。」

丘膺烙則擔憂說道：「二哥，你不是腿傷嘛！何必親自燉煮呢？」

姜毅回道：「腳傷無礙啦，孫大夫敷過藥後好多了，但這雞湯若沒燉好，可就不好喝啦，所以還是我自個兒來。」

丘膺烙見姜毅為他傷勢而親燉雞湯，不由又回想當年初到黃山之時，姜毅便對他百般照顧的過往，嘴裡說著：「謝謝二哥！」眼神直盯著姜毅殷勤的身影，內心卻是無盡而難言的感激。

姜毅則率真的回道：「都兄弟說那什麼客氣話！要不是你及時趕了回來，師父與我恐怕都將性命不

保，來……喝湯吧！」於是姜毅將那人參雞湯一口一口地親自餵食丘膺烙。

其實孫羽珊雖猜透丘膺烙對陽紫萍鍾情的心思，卻不知丘膺烙之二師兄姜毅，也是鍾情陽紫萍。由於當年受陽平秋收留的丘膺烙，自來黃山後，姜毅知他是孤兒，對他關心照顧有加，兩人雖非兄弟，卻情同手足，每有美食佳餚，姜毅總是讓予丘膺烙，每有苦勞差事，姜毅總是挺身自辦。因此，讓自小孤苦無依的丘膺烙，備感溫暖。

而丘膺烙本知姜毅甚為鍾情大師姊陽紫萍，豈料自己竟也因近水樓台之故，悄然愛上了陽紫萍，然心知二哥姜毅早對師姐有意，丘膺烙告訴自己，只能將此情緣永埋於心。

又陽紫萍自那日於祥悅客棧見丘膺烙受血掌幫欺侮，卻仍一身骨氣的志節，早已心繫丘膺烙，但丘膺烙不表白，身為師姊的陽紫萍又怎能示意。而陽紫萍與姜毅自幼相伴習武，兩人情如兄妹，只因姜毅入門較晚，便為二師弟。因此，陽紫萍對待姜毅及丘膺烙之殷勤相同，姜毅自然不知陽紫萍心繫丘膺烙，否則以姜毅關照丘膺烙之赤誠，必然成全他與陽紫萍的姻緣。便是如此，師姊弟三人的情緣糾纏，卻不是孫羽珊所知了。

數日之後，在孫羽珊妙手醫治之下，陽平秋、姜毅、張石群傷勢已然復原，僅丘膺烙內傷尚未痊癒。因此，陽平秋吩咐管治育、張石群兩位弟子固守黃山，照料丘膺烙，自領李玄揚一行四人、陽紫萍、姜



毅，及十多名黃山派門人，往聚風坪武林會場前去。

行約數天，一行人依照武林帖指定地點，來到湖南鄂州南郊一處小山丘，正納悶怎無人跡。陽紫萍疑惑說道：「奇怪了，這武林帖確實標繪此處，怎會毫無蹤跡，莫非武林大會已取消？」

眾人正一頭霧水之時，忽有一人身形魁武，身披白袍，袍上有朵紅色蓮花，以極高輕功飛躍來到陽平秋面前，拱手說道：「在下紅蓮教水龍堂主，凌嘯天，來者可有任何請帖參加聚會？」

陽平秋回道：「黃山派陽平秋，應邀參加武林大會，只是至此卻尋不得會場。」隨即出示一張武林大會邀帖。

凌嘯天見那帖後說道：「原來是黃山派陽掌門，還望陽掌門見諒，為求眾人安全起見，免引起蒙古人誣陷我等聚眾滋事，因此敝教教主特先邀會眾人於此，再依指示前往會場。」

凌嘯天隨即遞給陽平秋一張路圖後，說道：「陽掌門可依此圖，由此小徑上山繞過此山丘，行約半個時辰，即可達聚風坪武林大會會場。」

陽平秋接過路圖後，回道：「梅教主果然設想周到，深諳蒙古人習性，如此佈局確是個好主意，感謝凌堂主引路，陽某在此謝過。」

話畢，一行人依照路圖上山而去，行約半個時辰，果到一處小丘，地勢平坦廣大，群山環抱，廣場四周又有高樹遮蔽，顯是十分隱蔽之聚會地點。

陽平秋一行人一進會場，見約莫有五、六百人已來到會場。這時，華山、霍山、劍門、黃山、天目等五大門派均已到齊，另四大幫門僅剩綠林幫尚未來到。會場中，並見數十位少林高僧也來到現場。

李玄揚見了這偌大場面，內心著時震驚。這可是他第一次見過這麼大的武林聚會，上次誤打誤撞惹上的蒙漢比武，原是蒙古人為了揚他蒙古人之威風，以挫漢人武林人士志氣，進而壓抑部分反動人士，特意召開的蒙漢比武，但多數武林人士不屑與蒙古人較勁而未參加，故只有少數不願見蒙古人意氣囂張跋扈之武林人士前往觀看。因此，那日會場上之武林人士不多，多數仍是看熱鬧的民眾。

而此次紅蓮教所邀集召開的武林大會，乃南宋滅亡以後，第一次有如此大規模的武林聚會，且受邀參加者乃武林五大門派，及四個舉足輕重的幫門，更兼少林派也參與此次聚會，實是武林重要門派之會。

這時李玄揚讚聲說道：「哇！好大的場面，這就是武林大會呀！」

袁莫雲故意開李玄揚玩笑，莞爾說道：「你這牢裡之蛙，總算是見識到大場面了吧！」

李玄揚也不甘示弱，笑笑回道：「這也沒辦法呀，牢裡不見天日，偶有春光外洩調劑枯燥的日子而已呀！可見不著這許多人的大場面。」

袁莫雲聞言臉上一陣羞紅，瞪了李玄揚一眼，想起去年在鳴沙山囚牢中，受人欺侮衣衫殘破，被李玄揚救命之情景。

孫羽珊聞言則疑惑問道：「玄揚哥，你那牢裡會看到春光？怎麼回事？」

李玄揚一時不知如何回答，總不好在袁莫雲面前，說起鳴沙山牢裡那夜的種種，正躊躇如何回答之

時，會場有人正要宣布消息，便轉移了話題。

由於武林大會約定時刻已至，見一身材瘦高俊漢，也是身披白袍，袍上有朵紅色蓮花，來到場中說道：「各位武林好友，歡迎來到武林大會共商大事，在下紅蓮教火雲堂主馮鳴南。本次由我教教主邀請各位武林好友，來尋宋室遺寶天虹劍，目前關鍵的綠林幫未到，所以還請各位稍後。」

那廣場雖大，人聲吵雜，但馮鳴南聲如天雷，音波迴盪，顯見內力深厚，在場眾人聽得一清二楚，各大派高手對這火雲堂主的功力，心下均是敬畏三分。

過了片刻，聽得一人高聲叫喊道：「綠林幫來了。」眾人看那入口處，果見歸末谷帶了四、五十名綠林幫眾來到會場。

現場人聲鼎沸，一片喧囂聲中，只見那火雲堂主馮鳴南又來到場中，眾人見馮鳴南應是要宣布重要訊息，這可是攸關武林人人關心的天虹劍，誰也不想漏聽任何隻字片語，於是瞬間都安靜了下來。

這時馮鳴南說道：「各位武林好友，首先感謝各位賞光，蒞臨這次本教教主召開的武林大會。我想，各位所關心的，無非是有關天虹寶劍尋蹤之事。因此，有關如何共尋天虹寶劍，等等將與各位共商。今日所邀者，有五大派及四大幫門，冒昧請各門派掌門幫主上前，由本教教主來跟各位詳細說明。」

話畢，馮鳴南退至一旁，恭敬的向一位身著紅色錦袍，披著白色披風之人行禮後，那人便緩步而出，行至會場中央，眼神堅毅而意氣風發，氣勢威風凜凜。

那人生得白面斯文，雙眉如鉤，一雙明眸銳眼立於場中亮聲說道：「各位英雄，在下紅蓮教教主梅少龍，今日邀請各大門派與會，為免蒙古人藉故滋事，先冒昧讓各位先至武林帖上的會合點，才派人指引到此處，如有不周之處，尚請見諒。」

劍門派掌門郭雲天回道：「梅教主客氣，深謀遠慮，低調而行，郭某佩服之至。」在場人士有人跟著點頭贊同。

梅少龍繼續說道：「今日邀請各位英雄至此，大家均知是為了天虹寶劍。容在下先向各位做個說明。自蒙古統治中原以來，我漢人被視為第四等階級人種看待，燒殺擄掠，生靈塗炭，這幾十年來，幾乎民不聊生。不把蒙古人驅回大漠，我漢人永無寧日。」話至此處，在場眾人同聲附和。

一位壯漢說道：「這些個蒙古官員，專欺壓百姓，動不動就把人押走，弟兄們無辜受害的不少呀！你這話是說對了，不把蒙古人驅回大漠，我漢人永無寧日呀！」

梅少龍回那壯漢道：「虎幫有嚴幫主坐鎮，蒙古人應該也是忌憚三分。」

那壯漢便是虎幫幫主嚴剛，回說：「好說，梅教主過獎了。」

梅少龍繼續說道：「在此白蓮染血的江山之下，我紅蓮教成立宗旨，就是要驅逐蒙古。可是，自宋室覆亡後，中原群龍無首，以致無法凝聚力量共同擊退蒙古人，所幸當年陸秀夫丞相曾打造乾坤門，並告知『日月星聚、乾坤門啓、天虹劍出、一雪神州』這句迷偈。而多年前，煙波山莊江莊主曾密邀在場幾位掌門，透漏有關匯集日、月、星三珠，便可開啓乾坤門，而這乾坤門內所藏者，正是岳將軍佩劍天虹。」



眾人聞言，眼睛爲之雪亮，屏息凝聽。

梅少龍又說道：「有關三珠之說，江湖傳言自是猜測，但事關一雪神州之大業，這十多年來各大門派及武林豪傑皆在尋找這三珠，而人人皆知綠林幫正握有這其中一顆的日耀珠。」眾人聞言，眼光焦點移往綠林幫幫主歸末谷身上，歸末谷也只是點點頭。

李玄揚這時正站在陽平秋後方，一聽到梅少龍言及歸末谷，才知原來那日所見的歸末谷，正是綠林幫幫主。但因陽平秋身後尚有姜毅及陽紫萍，故而歸末谷並未瞧見李玄揚。

梅少龍繼續說道：「由那迷惘聽來，天虹寶劍事關一雪神州之大業，至今眾人卻也不甚明白。然這可是攸關漢人存亡的關鍵大事，但眾人尋了十多年，卻僅有日耀珠的蹤影，因此，實需我輩俠義中人通力合作協尋。所以，在下想冒昧邀請江莊主出場來做個說明，讓大家能夠更明白。」

眾人一陣喧囂，認同江天雨應該做個說明，因此眾人眼光焦點集中在一旁的江天雨身上。

這時，江天雨緩緩走到梅少龍身旁，向在場各門派掌門幫主拱手作揖說道：「誠如方才梅教主所言，確實匯聚日月星三珠，可開啓乾坤門，而事已至此，爲我大宋江山社稷，江某只好將當年之事向各位作個詳細說明。」

群雄當中有人高喊道：「莊主，這是武林大事，你倒是說來聽聽。」

江天雨緩緩說道：「這事是在十多年前，陸秀夫丞相與江某乃故舊，當年由於蒙古軍攻陷臨安，陸秀夫、張世傑及文天祥帶著趙昰及趙昺兩位小皇帝出逃，先擁立的趙昰皇帝不幸溺水而死，後再立趙昺小皇

帝，繼續抵抗蒙古軍。然而，陸丞相心知，天意如此國祚將終，因此在與蒙古軍的最後一戰，也就是厓山海戰前的數月，前來煙波山莊與江某相談一夜，告知有關乾坤門之事。」

群雄中有人一聽到當年壯烈的厓山海戰，心中不由一陣心酸，想起陸秀夫的護主殉國，文天祥的慷慨赴義，以及張世傑的赤膽忠心，一陣「唉！」的慨然嘆息之聲，此起彼落。

江天雨則是繼續說道：「原來當年陸秀夫、張世傑與文天祥三人，因有靖康之難的前車之鑑，三人爲後續復興宋室，特打造乾坤門收藏宋室宮中的岳飛將軍佩劍，天虹寶劍，那寶劍代表著爲雪靖康恥的忠義之臣。因而，希望後有人能持天虹寶劍，再退異族，故而陸丞相告知江某『日月星聚、乾坤門啓、天虹劍出、一雪神州』之意義。而這三顆珠，自然就由他三人各持一顆，各自傳給有緣人。」

江天雨便將眼光轉到了綠林幫歸末谷身上，並指著歸末谷說道：「而這日月星聚，也就是歸幫主手上的日耀珠，以及陸丞相交給江某的月靈珠。」

眾人聽他持有月靈珠，一陣譁然。有人嘀咕說道：「原來月靈珠在煙波山莊呀！」

但江天雨卻繼續說道：「是的，那月靈珠本在江某身上，但是……數年前，江某煙波山莊一起血案，那月靈珠便已失落。因此，江某當年邀集五大派掌門密商共尋三珠，但消息還是不脛而走，以致眾人皆知。今日，江某便向各位英雄說明如此。」

天目派掌門古疏軒問道：「那乾坤門又在何處呢，尋得了日月星三珠，又到哪裡去尋乾坤門？」

江天雨說道：「這乾坤門的位置，據陸丞相所說，那三珠匯聚後，珠上自有說明乾坤門的地點。但江

某曾看過月靈珠上，僅刻有一個『飛』字，其珠內鑲嵌著一顆黃色的寶石，此外，並無其他特徵。」

俠刀門門主林淨丘說道：「不知綠林歸幫主手上之珠，是否有任何訊息？」由於眾人均未見過日月星三珠的模樣，因此，此言一出，眾人眼光便落在歸末谷身上。

歸末谷則是不為所動的冷言道：「今日，大家召開此會，應該不是只要看老頭我這手上的明珠。梅教主，你是不是該先說說今日的主要目的後，眾人再議。否則，歸某受綠林兄弟之信任，保管這日耀珠，這麼給大夥展示傳閱的，如不慎失落，老頭兒恐性命難保，兄弟們可是不會諒解的。」

一旁一位綠林幫弟兄幫腔說道：「是呀，今日邀約到底是不是已經尋得三珠，問問眾人，這才是重點吧！」在場眾人全是關心三珠是否已尋得，聞聽此言便有人鼓譟說：「說得沒錯，到底三珠尋齊了沒？」

這時，梅少龍輕輕說道：「各位，莫躁莫躁，方才梅某請江莊主說明，是想讓大家了解這三珠的緣由。今日梅某既然召開此會，必是有重要發現。」眾人聽梅少龍此言，眼睛登時雪亮，瞬間現場又安靜了下來。

梅少龍微笑說道：「梅某原也不甚了解這迷傷之真意，但聽了江莊主的說明，可見這天虹劍的重要，並非我輩互相爭奪而已，恐是要挑起雪復神州的重責大任。而半年之前……，梅某得知一重要訊息，也就是江莊主遺失的月靈珠行蹤。」

江天雨訝異道：「月靈珠，在哪兒？」

梅少龍回道：「本教一名教眾，來自天道門，半年前歸附本教，並獻予梅某一明珠，其狀便似江莊主

所提之明珠，其內鑲嵌之物也與江莊主所言一模一樣，卻不知是否為月靈珠，正好請莊主鑑定。」話畢，梅少龍連忙命人取來一顆如拳頭般大小晶瑩剔透的透明明珠，那珠裡面嵌著狀似月亮的黃寶石，梅少龍隨後遞予江天雨鑑定觀視。

江天雨見了那明珠，連忙說道：「是，果然是月靈珠。」尋思暗想：「我那月靈珠，本是天道門許平盜走，如今竟是落於紅蓮教手中，真是世事多變呀！」

眾人爲了往前爭相目睹這月靈珠的模樣，現場又是一陣譁然騷動。

隨後，江天雨將那月靈珠歸還梅少龍。梅少龍收起月靈珠後，繼續說道：「今日梅某邀各位前來，便是與各位商討此事。眼下眾人均知那日耀珠在綠林幫手上，而梅某手中這明珠既經江莊主鑑定確爲月靈珠，則目前便僅剩星珠尚未現世。因此，梅某提議，應號召各大門派協助，尋找另外一顆星炫珠。」

李玄揚自方才一直仔細聆聽，忽聽得梅少龍提及將號召各大派協尋星炫珠，突然一驚，看了孫羽珊及袁莫雲一眼，三人一時均互看了對方幾眼，心有默契均想先看動靜再說。幸好此時阿永正在後頭調皮的捕捉一隻野兔，未在前頭聽眾人對話，否則以他天真無邪的模樣，一定會直接大喊自己已有星炫珠。

這時天目派掌門古疏軒冷言說道：「要如何尋找？自上次江莊主密會五大門派至今，結果搞得天下皆知，也都找了幾十年了，還不是尋不著。」

梅少龍回道：「這便是今日梅某邀請各位前來會商的主要目的。現今這日耀珠在綠林歸幫主手中，月靈珠在梅某手上，而這月靈珠據江莊主所言，原爲他所有。今後，若是有人或哪派門尋得星炫珠，便能開



啓乾坤門取出天虹劍，屆時這天虹劍又該歸誰所有，各位可曾想過？」

梅少龍此言一出，眾人果然一陣議論，持珠之人如均各自據爲己有，便將無法匯齊三珠開啓乾坤門，那這天虹神劍便將永遠塵封。因此，眾人一時之間也沒個主見。

這時，華山派掌門穆秋震亮聲說道：「依照武林規矩，比武勝者，便是這天虹劍主人，眾人應無異議。」此言合乎武林規矩，眾人聞言點頭同聲讚道：「對，有理。」

梅少龍說道：「好，誠如穆掌門所言，比武勝者，自當擁有我大宋至寶。然而，這持珠之人非必然武功蓋世，如自知武功不如，必不獻出明珠，歸幫主，你說呢？」

歸末谷回道：「各位，梅教主所言屬實。我幫眾人自尋得這日耀珠，辛苦保護，如果僅僅比武勝者便能持有天虹劍，我幫兄弟定然不服。」

梅少龍說道：「這樣吧，梅某提議，未來尋得星炫珠，開啓乾坤門之時，屆時召開一場神劍大會，有意參加比武持有天虹劍者，由各門派抽籤成對先行比試，勝出者參與爭劍決戰。而持有三珠之門派無須參加各輪比試，直接參與爭劍決戰，如此則持珠之人自有意願獻珠參與比武，不知此法歸幫主以爲如何？」

歸末谷尋思暗想：「經各輪比賽的各門派，經過一番捉對廝殺後，必然消耗體力，我幫僅需與紅蓮教及尋得星炫珠之人對戰，勝算自然較多，屆時便可得天虹神劍。」歸末谷心中越想，越覺得自己勝算頗大，因此哈哈大笑道：「好，好方法，此法老頭兒認同。」

眾人也覺得此法公道，如此尋得明珠之人自然有意願獻珠參與比試。

此時劍門派掌門郭雲天憂心道：「梅教主此法固然公道，但各大派間多有門派幫誼，雖非情同手足，但多少同心互惜，比武時拳腳無眼，如傷了對方恐也傷了和氣，這也應考慮。」

梅少龍說道：「郭掌門所言甚是。這麼吧，爲免傷了各派掌門幫主間之和氣，梅某建議，各門派自行派出一人出戰，對戰兩人胸前各懸一枚銅錢，如果銅錢被對方所奪，便爲輸方，且比武中不得傷了對方，如不慎傷及對方者，則失去資格。如此折衷之法，不知各位是否認同？」

眾人聽他此言，已是兼顧武林規矩及避免比武傷了和氣的最佳方式，因此，經過一番私下議論後，多數均表認同。

郭雲天點頭說道：「梅教主此法確實免傷了彼此掌門之間情誼，不失爲一個好方法，郭某贊同。」

郭雲天此言，確實讓在場各幫派之掌門幫主認同。自江天雨密會五大派後，多年以來，江湖上人人爭尋三珠，即便自己尋得了，三珠無法匯聚也是無用。但三珠即便匯齊，天虹劍又歸何人所有，更是關鍵問題。因此江湖上人人雖在尋找三珠，彼此均不知誰人尋得，無法共同合作的結果，一切只是徒勞無功。

如今這紅蓮教教主梅少龍，召集此次武林大會，竟能提出如此公平公道的妙法，凝聚眾人的共識，眾人心下雖未明說，但其實內心均暗自佩服這紅蓮教主的遠略。

梅少龍見眾人並未提出任何異議，因此說道：「既然各位英雄前輩沒有其他意見，便表示認同梅某所提方式，在場各位英雄共同見證，未來如果有人不遵從此規則，便是有違江湖規矩。在此，梅某也邀請少

林派普明方丈前來，共同見證武林大會的共同決議。有請普明大師。」

這時，一位身披紅色袈裟，慈眉善目的白眉老者說道：「阿彌陀佛，老衲少林方丈普明，今日有此榮幸與各位英雄與會。我少林派本是與世無爭，非戀得武穆將軍的天虹神劍。我少林雖知一切夢幻泡影，無須執著，且蒙古族漢族眾生平等，只因蒙古族統治，因民俗文化差異而起殺戮，以致生靈塗炭，民不聊生。我佛慈悲，實不忍見蒼生含悲，因此各路英雄好漢既有如此共識，老衲願主持這個公道。但我少林未來就不參加這天虹神劍的比武，盼望未來持劍者能再揚武穆餘威，護佑天下蒼生。」

眾人知少林派本不參與武林紛爭，見少林派願見證主持這比武規則，自然均更為贊同，似乎見到武林英雄團結退蒙古人的一線曙光。

武林大會經此一番商討，已尋得眾人共識，因此，各門各派似乎各自均有盤算，未來將號召門下弟子尋找尚未現世的星炫珠。

李玄揚見武林大會具體討論許多細節，想起文天祥交代匡扶大宋的重責大任，又見眼前這位紅蓮教主雄才偉略，心中頗為佩服，尋思：「這紅蓮教主實屬英才，召集這武林大會共謀三珠大事，天意如此，這大好機會可以匯聚三珠，目前缺少的僅是我手中的星炫珠，此時若告知眾人，那開啓乾坤門一事便可成事。」

而陽平秋知李玄揚手中持有星炫珠，但畢竟珠是李玄揚所有，他既未聲張，自己也就靜觀其變並未發

言。

這時梅少龍說道：「那今日決議就此說定，未來大家共同尋找星炫珠，待尋得之時，再邀集眾人聚會。今日之會到此，感謝各位英雄蒞臨……。」此話未完，忽有一人朗聲說道：「且慢。」

一聲「且慢」，迴盪山谷四周，現場眾人聽得一清二楚，眼光轉移到黃山派掌門陽平秋身上，眾人疑惑之間，只見一條人影由陽平秋背後走了出來，說話之人，正是李玄揚。

現場有些人曾在半年前蒙漢比武會場見過李玄揚，一眼瞧出是李玄揚，便驚呼道：「是他。」

見李玄揚走了出來，劍門派趙蓮平眼光一瞧見，便興奮的說道：「是李玄揚，李兄弟果然也來到會場。」於是，來到掌門郭雲天面前低聲說道：「師父，這位少俠便是徒兒向您報告過，在蒙漢比武會場勇退蒙古人的李玄揚。」郭雲天聞言點頭低聲說道：「果然英雄出少年。」

李玄揚來到場中，而天目派掌門古疏軒，見來者是一位不曾相識的二十多歲少年，竟在眾人面前喝止，嚴厲問道：「你是何門派，為何在此放聲發言？」

李玄揚和顏悅色回道：「晚輩李玄揚，沒有門派。」

古疏軒聞言怒道：「大膽小子，既無門派，膽敢混入武林大會，你不知這是我等各派掌門之會，還在我等面前放肆。」

李玄揚聽他此言，頓時心中有些不悅，心想：「這人畢竟貴為一派掌門，竟如此氣量狹小。」但一時又不知如何解釋自己喝止眾人的舉動。



此時，陽平秋緩步走上前拱手說道：「各位，這位少年英雄乃陽某的救命恩人，是陽某邀他前來參與武林大會，算是我黃山派的貴賓。梅教主請帖上只說憑帖與會，可沒說不能攜帶貴賓。況且這位李兄弟半年前曾在臨安城蒙漢比武會場擊退蒙古人，爲我漢人留住顏面，他既有事要說，各位何不聽聽。梅教主你說呢？」

梅少龍見狀說道：「各位，無須爭論，這小兄弟既是黃山派邀請的貴賓，他既有事要說，我們不妨聽聽，定然有助於我等尋珠。」眾人聞言點頭稱是。

另一頭，有人在後排高聲喊道：「他就是蒙漢比武氣走蒙古人的少年英雄。」

只見古疏軒雙手交叉胸前，一副不以為然模樣，冷言說道：「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能有什麼消息，要說就快說。」

李玄揚看古疏軒這副模樣，自以爲掌門便看輕他人，心中雖然甚爲不歡，怒火中燒，但爲眼前大事，總是抑住心中怒火，不再像過去年少時的血氣方剛。

梅少龍這時說道：「這位小兄弟，不知如何稱呼？」

李玄揚抑制心中怒火，拱手回道：「見過梅教主，在下李玄揚。」

梅少龍道：「李兄弟，不知你喝止眾人，有何要事宣布？」

李玄揚此時心中仍是氣憤，但心想：「我是忠於文大叔交代之事而來，如果意氣用事，反而壞了大局，豈不枉費今日團結氣氛。算了！那人氣量狹小，何必與他一般見識。」於是，深吸了一口氣，抑制心

中怒火，反而和顏悅色慢慢說道：「晚輩今日，專爲三珠而來。」

古疏軒聞言朗聲冷言說道：「簡直廢話，所有人不都是爲三珠而來。」

李玄揚又聽古疏軒如此冷言冷語，心中實在氣不過，冷言說道：「各位，我今日持星炫珠而來，如果輩分不夠在此發言，在下告辭便是。」話畢，轉身正要走向陽平秋身旁。

眾人聽他提到持有星炫珠，一陣驚愕聲，眼睛爲之發亮，梅少龍急忙搭住李玄揚臂膀，說道：「慢，李兄弟，事情緩說。」梅少龍又在李玄揚耳邊輕聲說道：「他本就是氣量狹小之人，何必與他計較，別生氣了。」李玄揚這才止住腳步。

古疏軒一直以來便汲汲營營於尋找三珠，此時聽李玄揚持有星炫珠，心中雖有不甘，但斜頭不發一語。

梅少龍接著向眾人說道：「各位英雄，這位李兄弟說他持星炫珠而來，大家不妨聽聽他怎麼說。」

在場群雄紛紛點頭，此時此刻，眾人內心似乎都充滿期待。畢竟這三珠流傳武林十多年，早有聽聞江天雨失落月靈珠，綠林幫尋得日耀珠，但終究毫無星炫珠消息，眾人苦苦追尋十多年，仍然毫無音跡。如今星炫珠消息曙光初露，顯示天虹神劍即將再現江湖，眾人內心的雀躍與期待自是無法形容。

李玄揚聽了梅少龍之語，深覺有理，何必與古疏軒這種人計較，因此暫抑心中怒火，仍是誠懇向眾人說道：「各位前輩，晚輩手中，確實有一顆文丞相交託給我的星炫珠。但是，在亮出此珠之前，晚輩有幾

句話要先與各位前輩說明。」

場中劍門派掌門郭雲天，聽聞文天祥交代之語，暗自肯定李玄揚，開口說道：「小兄弟，既是文丞相交付你，必是要事，你但說無妨。」

李玄揚見郭雲天如此前輩高人支持，心下放心許多，繼續說道：「文丞相當年在獄中之時，交託我星炫珠去處，這是我與他的緣分，如今我已將珠取來。有關這三珠開啓乾坤門之事，與江莊主方才所言完全一致。但文丞相曾交代，取此劍者，該是天選之護國神將，希望可以扶持宋室後裔，重建大宋王朝，以續揚武穆將軍之精神。」

梅少龍聞言急忙問道：「既然如此，可知宋室後裔目前身在何處？」

李玄揚回道：「這點尚請各位前輩見諒，宋室後裔晚輩尚未尋得，文丞相知蒙古人如知宋室後裔行蹤，必然斬草除根，趕盡殺絕，因此並未告知宋室後裔身在何處。」

其實文天祥確實相信李玄揚之人品，實有告知李玄揚有關宋室後裔之安置地，但因李玄揚尚未自己尋得宋室後裔，為確保宋室後裔的安全，自然全無透漏任何訊息。群雄也知文天祥等為保全宋室後裔，必然藏身安全之處，不會輕易透漏，因此也就相信李玄揚所言。

梅少龍則疑惑問道：「既然如此，又如何扶持大宋王朝？」

李玄揚悵然嘆道：「文丞相曾說，盡人臣之事，而後聽天之命，如果尋不得，就由有德者任之。」

眾人聞言，多數人想起文天祥當年扶危救主，而身陷囹圄，最後終不願屈膝為降臣，慷慨赴義而死，

內心不勝唏噓。如今，又聽他即使囚於獄中，仍不放棄任何一絲機會，為大宋江山用情用義，不由對文天祥由衷佩服。

但此時此刻，既然不知宋室後裔去處，眾人自然用心計較這天虹劍的去處。

華山派掌門穆秋震心急說道：「既然宋室後裔不知去向，不如往後尋得了再議。而眼下既然三珠都已尋得，何不讓眾人瞧瞧，並依方才的決議來進行。」

古疏軒附和道：「沒錯，該讓大家瞧瞧三珠模樣。」

這時，梅少龍走向歸末谷身邊說道：「歸幫主，依照方才議定，你是否也該亮出這日耀珠？」

歸末谷遲疑了一下，笑著說道：「哈哈，既然這三珠已齊，老頭兒自然配合，不過，這小兄弟也非各門各派，不就由他自己比武？」

李玄揚聞言說道：「各位前輩，晚輩不懂這天虹神劍之威，我是忠於文大叔交代之事而來，所以無意比武得劍。因此，你們方才的議論，晚輩自願放棄參賽之權。」

歸末谷聞言錯愕道：「小兄弟，我上次都跟你說這天虹神劍是至寶，你要平白放棄，不會太可惜嗎？」

古疏軒見李玄揚無意比武取劍，又聽歸末谷在勸進李玄揚，心想：「這小子要放棄自然最好，多了一個機會總是好事。」於是朗聲笑道：「歸幫主，這位小兄弟既然無意比武，你又何必勉強人家。」

眾人聽古疏軒剛剛還對李玄揚冷言相向，如今卻又出言相挺，顯是爲了減少爭奪天虹劍的競爭者，心



中暗自譏笑。

此時，李玄揚說道：「各位前輩，晚輩雖不參加比武，但卻有一個要求，希望各位成全。」

梅少龍回道：「李兄弟有何要求，不妨明說。」

李玄揚說道：「未來乾坤門開啓，各位前輩取出天虹劍等兵器後，這三珠晚輩便想收藏起來，不知各位前輩意下如何？倘若不行，晚輩只好參與比武取劍。」

眾人聽他此言，疑惑他為何要收藏三珠，莫非這三珠有何重要祕密，一時卻對這三珠好奇了起來。

華山派穆秋震一直對此寶物非常重視，因此問道：「小兄弟，你為何要收藏這三珠，莫非還有麼重要祕密！」

這時李玄揚心中暗想：「文大叔特別交代月廳的黃金及星廳的什麼文化寶藏，要交給宋室後裔，我可不能洩了這祕密，可是又該如何回答收藏三珠的用途呢？」正躊躇不知如何回答之時，突然，一道女子的聲音，吸引眾人的目光。

正是孫羽珊喊了一句：「玄揚哥……。」由於孫羽珊自小專研各種古書，足智多謀，眼見李玄揚不能說出祕密，卻又不知如何回答之時，她靈機一動，立刻一句發話喊聲，轉移了眾人的注意。

孫羽珊走到李玄揚身邊說道：「玄揚哥，咱也不必害臊，畢竟沒錢辦婚事，也只能靠這三珠的價值，盼能賣個好價錢。」

眾人聽聞孫羽珊此言，現場不由一陣笑聲響遍山谷。

這時，連一旁的陽平秋也笑道：「哈哈，李兄弟，這檔事不必害臊，天經地義，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是需要點聘金。郭兄，你說是吧！」眾人聞言又是一陣大笑。

陽平秋身旁的劍門派郭雲天笑回道：「是，不必害臊。」

這時李玄揚見眾人如此發笑，自己心中也不由一陣苦笑，但又佩服孫羽珊及時解圍，也就順了這話回道：「晚輩實在不好意思開口，這三珠開啓乾坤門後，已無作用，但想說這明珠鑲嵌寶石，必然有其價值，自然就想說用來籌措婚事費用，怕說了又被大家見笑。」

一旁的梅少龍微笑高聲說道：「哈哈，李兄弟，你尋得星炫珠功勞無比，梅某便此擅自做主，如開啓乾坤門取得天虹劍，這三珠歸你所有。不知在場各位英雄，對這李兄弟的要求有無異議？」

現場竟響起如雷的答話聲：「沒有！就歸李兄弟所有。」笑聲仍是此起彼落。

這時，華山派穆秋震仍是急切說道：「既然說定，該讓大夥瞧瞧這三珠的模樣了吧！」此話一出，許多人附和說道：「是啊，讓大夥瞧瞧那三珠的祕密……。」

梅少龍心想時機已然成熟，這三珠匯聚開啓乾坤門之密，終是揭曉之時，於是朗聲說道：「歸掌門，此時，該是亮珠的時候了，你說呢？」

歸末谷也笑道：「既然三珠都已尋得，老頭兒我自然遵照方才所訂規矩。」話畢，取出自己身上的日耀珠。

而李玄揚和梅少龍，也各自取出身上的星炫珠及月靈珠。三人將手中三珠匯聚一起，那珠上總共呈現

四個關鍵字句，正是那日耀珠內鑲嵌紅寶石，其上刻著單一個「雙」字；那月靈珠內鑲嵌黃寶石，其上刻著單一個「飛」字；那星炫珠內鑲嵌藍寶石，其上刻著「牛心」兩字。

眾人初次見識到這三珠模樣，那三珠看來相當珍貴，顯是經過工匠精心打製而成，但眾人最關心的，是那三珠所透漏乾坤門地點的訊息。因此，眾人爭相上前目睹這三珠。

此時，華山派穆秋震見過那三珠後，嘀咕說道：「雙……飛……牛心……，雙……飛……牛心，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眾人與穆秋震有著相同的困惑，紛紛議論著這「雙飛牛心」究竟係指何地，但卻一時無人知曉。

而正值穆秋震嘀咕之間，忽然劍門派大弟子趙蓮平對著其師郭雲天說道：「師父，莫非是峨嵋山雙飛亭前的牛心寺？」

一聽趙蓮平此語，江天雨突然憶起當年陸秀夫曾說了一句「黑白匯牛心」，但因陸秀夫當年交代之時，江天雨並不明白其意，且當時陸秀夫離去時情況緊急萬分，因而江天雨也無暇詳問。如今江天雨聽得趙蓮平說出「牛心寺」，便突然憶起此事。

於是，江天雨說道：「我想應該便是這位趙兄弟所提的牛心寺，當年陸丞相確實曾提及『黑白匯牛心』此語，但卻不知這黑白又是何意！」

劍門派掌門郭雲天說道：「牛心寺位於川境，寺前有雙飛亭，亭下有黑白二水匯流，莊主所提的黑白應是這黑白二水。如此一來，我徒蓮平之猜測如真屬實，那乾坤門該是位於牛心寺附近。」

眼見三珠匯聚，乾坤門之真相已現一絲線索，梅少龍說道：「各位英雄，今日武林之會成果豐碩，對恢復我漢人江山開啓一線曙光。既然三珠匯聚顯像的地點在牛心寺，那就讓各位英雄各自準備，有意參與天虹劍取劍比武者，咱們就相約下月十五日午時，各自前往峨嵋山牛心寺會合，逾時不候。屆時，請歸幫主及李兄弟務必持珠前來。今日之會到此，感謝各位英雄。」

於是，在梅少龍的宣告下，武林大會就此散場，各門派有的仍在場繼續討論著下月十五日比武之事，有的則陸續離去。

而李玄揚因心繫劉廣之妻的解藥，向趙蓮平打了招呼，並辭別陽平秋後，與孫羽珊、袁莫雲及阿永四人，一行匆匆離去，前往雲南去尋落雁峰，希望可以求得紅背竹竿草救治劉廣之妻。





## 落雁峰千古一人，救峰主初結因緣

李玄揚一行四人爲了前往落雁峰尋找紅背竹竿草，但又必須在一個月內趕往峨嵋山，因此，自離開武林大會後，連趕了七、八日路程，終於來到雲南境南的中慶都城內，尋了一處客棧暫時落腳。

由於，如袁莫雲先前所言，自古以來，非落雁峰門人，無人進得了落雁峰入口，且依袁莫雲所言，僅能由李玄揚陪同進入，孫羽珊及阿永不得前往。因此，孫羽珊雖不知原因，但仍依袁莫雲之言，與阿永獨自留在中慶城內的客棧等候，由李玄揚與袁莫雲兩人自去落雁峰。

而數日來，孫羽珊早已察覺袁莫雲神色有異，卻不知原因，因此兩人臨去之前，孫羽珊便低聲告訴李玄揚說道：「玄揚哥，莫雲姊姊這幾日似乎有點不尋常，夜裡我與她同枕之時，總覺她夜不成眠，難以入睡，我一時猜不透是何原因，你一路上要多加注意。」李玄揚聽得孫羽珊此言，一直謹記心中。

翌日，袁莫雲與李玄揚兩人，雇了兩匹體型壯碩的馬，一路趕往落雁峰而去。

這一路高山、縱谷、河流山景渾然天成，美不勝收，李玄揚與袁莫雲自離開客棧後，連趕了三天路程，來到落雁峰山下，天色已是黃昏，由於人跡罕至，無處投宿，袁莫雲帶李玄揚來到一處古廟，那古廟廢棄已久，兩人於是決定在此過夜，明日再上落雁峰。

進入古廟中，兩人生火烤了剛剛抓來的幾隻小魚裹腹，這幾日袁莫雲沒有先前的笑容，反而臉上帶著

幾許憂容。李玄揚也看得出她臉上的憂愁，原本心想應是袁莫雲憂心落雁峰主不給紅背竹竿草，但又想起數日前孫羽珊於客棧叮嚀之語，連孫羽珊也看出袁莫雲似有不尋常，看來應是有特別的憂愁之事。

於是李玄揚帶著心中的不解問道：「莫雲，妳這幾日爲何總是悶悶不樂，莫非是擔心落雁峰主不給我們解藥？」

聽李玄揚這麼一問，袁莫雲抬起頭，靜靜地望他一眼，沒有言語，眼神中流露出一股真情，像是訴說綿綿心意，李玄揚看著她那深情的眼眸，內心不由一股心動之情，宛如平靜波水泛起陣陣漣漪。兩人四眼相對，深情而無語。

片刻後，袁莫雲淡淡的說道：「玄揚，你一定可以拿到紅背竹竿草……，因此，如果羽珊診斷無誤，便可救治劉大叔之妻。」

李玄揚聽她此言，本該高興劉廣之妻有救，但卻疑惑問道：「莫雲，既然可取得解藥幫助劉大叔，爲何未見妳高興的樣子？」

袁莫雲冷言淡淡說了一句：「如果今天你是我夫君，我就會很高興。」

李玄揚不知她爲何說出此言，心想或許是她思念失蹤已久的夫君，心中更加疑惑，因而靦腆說道：「妳希望我是妳夫君，……這怎麼說？」

袁莫雲聽他此言，知他不知如何言語，嫣然笑曰：「我胡亂說的，人家羽珊妹妹可是等你十多年了，我可不敢有此念頭呀！」隨後嘆了一口氣道：「玄揚，謝謝你當時救了我，跟你相處將近一年的日子，我

很快樂，雖然我時時懸著一顆思君的心，但是，認識你後確實與前些年不同，我一個女人家內心不會無助、孤單，甚至不會夜夜惶恐。說實話，真感激你。」

李玄揚抓了抓頭皮，一頭霧水問道：「怎麼突然客氣了起來？我也是因為妳才能逃脫牢籠，因此我也要謝謝妳呀！妳是不是想去尋妳夫君了？或許是我的事情耽擱妳太多時間，真抱歉。」

袁莫雲回道：「都這麼多年了，既然尋不著，也不急於這一時了。」

李玄揚說道：「那又是為何讓妳如此悶悶不樂？」

袁莫雲深深嘆道：「玄揚，我跟你說了吧……我先問你，你覺得我漂亮嗎？」

李玄揚毫不遲疑回道：「漂亮，在鳴沙山那座湖畔旁，我第一眼清楚見到妳的模樣，那時，我內心只覺得妳美若天仙，雖然我沒見過天仙，但我想天仙也未必比妳貌美，這是真話。」

袁莫雲回道：「那你如果上了落雁峰，便會知道，我並不是最美的了。」

李玄揚疑道：「此話怎講？」

袁莫雲道：「你還記得我曾跟你說過，那落雁峰入口，在千年之前，有位不世高人，巧用山林河川及巨石奇峰，佈下迷陣這件事吧！」

李玄揚回道：「記得，但卻不知那陣是何人所佈。」

袁莫雲此時似將李玄揚當成自己親人般，語調深情，而毫無隱藏的說道：「玄揚，我也不當你是外人，便跟你說了吧！此迷陣乃八陣圖迷陣，正是三國蜀漢丞相諸葛武侯所佈，而這落雁峰之名，也是武侯

所賜。」

李玄揚聞言，疑惑問道：「諸葛武侯……，這……，他怎會在此佈陣呢？」

袁莫雲回道：「此事說來話長，因落雁峰所選之峰女，均是居住大理、雲南一帶的民女，峰女各個傾國傾城，國色天香，因此，當年諸葛武侯驚見峰女之姿，便讚嘆落雁峰門人各個皆有沉魚落雁之容顏，因此把峰女世居之地，取名為落雁峰，落雁峰之名便一直流傳至今。……而我，……就是出身自落雁峰。」

乍聞袁莫雲說出自己出身自落雁峰，李玄揚一時甚為訝異，疑惑了片刻說道：「妳出身自落雁峰？難怪……難怪妳進得了落雁峰，那麼妳們落雁峰是什麼門派？」

聽李玄揚如此好奇，袁莫雲也不瞞他，細細說道：「落雁峰並不是什麼門派，我們只是代代供奉瑤池金母，以求天地無災。自第一任峰主感於天地災疫頻仍，蒼生苦難，於是挑選絕色峰女開始供奉金母，以求掌管災疫的王母娘娘護佑蒼生，如此代代相傳。但由於峰女各個美如天仙，不少好色之徒常上山騷擾，因此供奉之地不斷遷移，以避騷擾之徒。」

由於眼前的火光漸熄，袁莫雲折了幾根樹枝丟入那火中以增焰火，並繼續說道：「就這樣，一直傳到了第六代峰主，有一日正逢諸葛丞相率軍征討南蠻，由於南方瘟疫瘴氣多，蜀軍將士南征途中，許多將士身中見血封喉劇毒及瘟疫，經當地人指引，諸葛武侯前往請求第六代峰主惠賜解毒藥解救將士，我第六代峰主見諸葛丞相仁義參天，為蒼生福祉如此鞠躬盡瘁，內心深深感動，除提供解毒藥方外，並命全體峰女竭力醫治將士之毒，並提供解毒藥丹讓蜀軍隨身攜帶，以備不時之需。諸葛丞相對峰主及所有峰女的相



助感動不已，又聽我供奉之地常受外人侵犯干擾而不斷遷移，遂在當時供奉地之山腳下，親自以山林巨石佈下那八陣圖迷陣，從此，再也無人能過得了那八陣圖迷陣。同時，諸葛丞相見峰女各個美如天仙，傾國傾城，讚嘆有沉魚落雁之美，遂將此峰命名為落雁峰。自此以後，落雁峰再也不受外人干擾。而諸葛丞相所佈下的八陣圖迷陣，連一般的峰女也無法識得，一般峰女通常約需走了五年時間，才會認得迷陣如何通過。我自十歲入落雁峰，十九歲離開落雁峰，當了九年峰女，所以識得那八陣圖迷陣之通路。」

李玄揚聽完她話，點頭說道：「原來如此，這麼說來，妳是因要再次進入落雁峰而悶悶不樂嗎？」

袁莫雲心中一時有說不出的苦衷，但仍壓抑心中的惆悵，儘量表現出快樂模樣。此時，她內心實有一件事須瞞著李玄揚，方能取得紅背竹竿草，因此爲了讓李玄揚能配合以順利取得紅背竹竿草，袁莫雲突然嫣然笑說：「是呀，近鄉情怯，畢竟離開落雁峰已經多年了。對了，玄揚，明日你與我上峰，有件事你務必謹記，落雁峰自諸葛丞相佈陣以來，千年以來除諸葛丞相外，從無一個男子進入落雁峰，你可能是千年以來的第一個。因此，入峰之後，你不可跟任何人說一句話，而且一定要誠心與我共同參拜金母娘娘。而你是男子會安排住在客房，直到你拿到紅背竹竿草後，再開口謝謝峰主芸香仙子，千萬記得我說的話。」

李玄揚見她如此謹慎叮嚀，點頭允諾說道：「好，我一定照妳的話去做。」

這時夜色已深，兩人也已疲倦，爲養神蓄積體力，便各自席地而睡。

睡到午夜時刻，突然袁莫雲一聲淒厲尖叫：「玉郎，玉郎……」這淒厲叫聲劃破寂靜的夜空，驚醒了沉睡中的李玄揚。

李玄揚急忙來到袁莫雲身邊，見她睜開眼睛，面容驚恐，全身不時顫抖，淚流滿面，顯是做了一場惡夢。袁莫雲見眼前是李玄揚，突然緊緊抱住他大哭了起來，嗚咽啜泣的說道：「玄揚，我……我夢到夫君玉郎，他……他遭人殺害……」話畢，整個人惶恐蜷縮在李玄揚的懷裡顫抖，李玄揚抱著撫慰她說道：「別怕別怕，妳只是做惡夢，有我在。」袁莫雲繼續在李玄揚懷裡啜泣著，李玄揚也這樣抱著她，兩人就不知不覺又各自睡著。

天色漸亮，古廟門口飛來幾隻雲雀，吱吱的音波擾醒了睡夢中的袁莫雲。袁莫雲睜開眼睛，竟發覺自己睡在李玄揚懷中，心中疑惑不已，頓時羞澀連忙起身，卻也驚醒了李玄揚。而李玄揚睡眼惺忪的睜開眼，卻見袁莫雲正羞澀的看著他。只聽得袁莫雲低聲輕問：「我怎麼會睡在你身邊？」

李玄揚伸展手臂挺直腰骨，舒展身子起身說道：「妳忘記了喔？」

袁莫雲臉頰泛紅的問道：「我……我不記得。」

李玄揚搖頭說道：「妳做惡夢，惡夢，夢到妳夫君被殺，半夜把我給嚇醒。我還以爲是蒙古人追來了，那叫聲太像了！」

袁莫雲聽他如此回答，心中突生疑惑問道：「什麼叫聲太像？」

李玄揚輕嘆了一口氣，繼續搖頭說道：「慘叫聲，那慘叫聲實在太像。」

袁莫雲聽他此言更爲疑惑，問道：「慘叫聲，像什麼？」

李玄揚正經說道：「像那夜在鳴沙山囚牢裡的慘叫聲，與那一夜驚醒我的慘叫聲一樣，昨夜裡把我給嚇醒了。半夜驚醒，我還以為蒙古人真的追來了！」

袁莫雲聽完，不由一陣羞澀，也不由嫣然一笑。腦海裡想起那一夜因自己差點被蒙古獄卒欺侮，而李玄揚出現相救，兩人因而相識的種種，憶起這段因緣，袁莫雲嘴角泛起一絲微笑。但又想起此時將上落雁峰，這微笑便漸漸轉為苦笑，李玄揚卻未察覺。

兩人在古廟外的溪畔，梳洗打理了一番後，遂啓程往落雁峰的山路而去。來到一處岔路口，見有三條岔路，兩人下馬而立。袁莫雲說道：「這裡就是落雁峰入口。」

李玄揚左右前後查看了一下，不覺有何奇特之處，於是疑惑問道：「這入口就是諸葛孔明佈下的八陣圖嗎？……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奇特。」

袁莫雲回道：「對，就因無奇特之處，因此，無論你如何走，進入三個時辰後，還是會回到這個叉路口。因而自古以來，不曾有外人進入過落雁峰。」

李玄揚讚道：「如此真佩服諸葛孔明的神通。既然會回到原點，我們也是由此而入嗎？」

袁莫雲回道：「正是，但須謹慎注意每處樹、石、花草、江水的排列變化，否則錯過八陣圖之良位路口，就又会回到原點。我們走吧！」話畢，兩人沿其中一條小徑，牽著馬匹循徑而上。

兩人一路遇樹而轉，逢溪涉水，幾番轉折之後，約莫走了一個時辰，終於見到一處人間仙境般的山谷。

這時正值初秋時分，遍谷翠菊色彩繽紛，綠野山坡映碧藍天色，偶而飄來一縷如煙的雲霧，彩蝶悠然飛舞花叢之間，見此仙景如畫，李玄揚不由讚嘆：「世外桃源，仿如世外桃源，簡直如仙境一般。」

袁莫雲回道：「這裡就是落雁峰，玄揚，你務必記得，我自依落雁峰門規而行，無論我如何應答，你都不可回話，三日後定會取得紅背竹竿草。」李玄揚應允後，兩人繼續前行。

來到一處池邊，池中端坐一尊瑤池金母雕像。忽有四名妙齡少女身著白衣，飄然而來，見有男子進入，臉色忽而轉為惶恐戒慎，又見到一旁的袁莫雲，心中才稍放下戒心。其中一名少女道：「雲姊，原來是你回來了，真是許久不見，妳身旁這位公子是……」

袁莫雲回道：「小津，這是我夫君，我們有急事須見仙子。」

李玄揚見那四名少女長得國色天香，果真如袁莫雲所言，本正訝異之間，卻聽見袁莫雲稱自己是她夫君，心中一愕而疑惑的看著袁莫雲，但想起袁莫雲特別叮囑不可多言，才想起應是與落雁峰門規有關，於是便順著袁莫雲的話，暫時充當她夫君。

那名峰女小津說道：「雲姊，既有急事，又與夫君結伴而來，煩請這位公子潛心參拜金母，並以此仙池水滌淨手足後，我等再引領雲姊入宮。」

袁莫雲說道：「莫雲在此謝過，煩請小津通報仙子。」小津隨後依言吩咐身旁一位少女，前去通報落雁峰主。

袁莫雲示意李玄揚參拜端坐池中的瑤池金母，同時自己也很虔誠的跪地參拜，並喃喃而語良久，似乎



在對瑤池金母訴說心中的懺悔，而此時袁莫雲的心情無人能知，似乎只有瑤池金母了解她的苦衷。  
李玄揚見她如此虔誠，也就跟著參拜。參拜完後，李玄揚以池水滌淨手足後，那小津便引領兩人前往落雁峰主所在的「奉瑤宮」。

來到奉瑤宮前，袁莫雲於門外頂禮虔誠跪拜，李玄揚雖不知所以，但仍跟著袁莫雲的動作跪拜。這時，袁莫雲九拜之後，手足貼地，頭頂黃土，等候通報。

不久，宮內出來一位成熟侍女，告知袁莫雲道：「莫雲，仙子有請，請與這位公子一同入宮。」

袁莫雲謝過那位侍女後，帶著李玄揚一同進入奉瑤宮。只見那宮內大廳雪白明亮，兩側各立八位峰女，每位峰女均是身形窈窕，氣雅秀色，雙頰白晳中呈現潤紅，果有傾國之色。

大廳正位正是一尊瑤池金母聖像，其像莊嚴，樣貌慈祥，袁莫雲見金母聖像，立即頂禮跪膝，三拜後起身，李玄揚一樣跟著照做。

這時，居中正座一位妙齡少女年約十八，左右各有一位貌美的成熟侍女在旁，那妙齡少女生得冰肌玉骨，細眉鳳眼，深邃的眼眸顯其尊貴靈氣，樣貌美若天仙，雖飛燕貴妃猶嘆弗如，李玄揚才一眼與她四目相接，竟為她的美色所震懾，此色應為天境有，人間實難偶逢。一時，李玄揚低下了頭不敢直視。

那妙齡少女見袁莫雲參拜金母起身後，細語如燕的說道：「莫雲姊，自妳離開落雁峰後，芸香已許久不見莫雲姊，心中很是思念，不知莫雲姊婚後一切可好？」

袁莫雲聽她問候婚後情形，一時語拙不知如何應答，急忙回道：「一切尚好，謝謝仙子關心。」

芸香仙子說道：「妳是落雁峰千年以來，第一個攜夫回峰之人，也是我落雁峰自諸葛丞相佈陣以來，第一次有男子進入。莫雲姊此番回峰，應是有要事。」

袁莫雲回道：「正如仙子所言，此次莫雲回來，實有要事請求仙子。」

芸香仙子問道：「莫雲姊，有何要事，直說無妨。妳既非獨身回峰，且依祖傳規定攜夫婿同入奉瑤宮，並未觸犯落雁峰規不得獨身入宮的禁忌，妳夫婿即是我落雁峰姻親，芸香自可接見你們，有何需求芸香一定盡力幫妳。」

見芸香仙子誠意協助，李玄揚聞言心下稍寬，心想芸香仙子應會賜藥相救，如此劉廣之妻應是有救；但又解讀芸香仙子話語，李玄揚心中疑惑，尋思：「這芸香仙子所提何謂獨身入宮的禁忌，難道莫雲是爲了這個原因才謊稱我是她夫君？算了，這應是落雁峰的規矩，就依莫雲之言，我還是不說話，免得觸犯了落雁峰門規。」

這時，袁莫雲既聽芸香仙子願意相助，本應欣喜，但此時袁莫雲卻言語顫抖說道：「莫雲感激仙子允諾相助，依我落雁峰門規，奉瑤宮爲供奉聖母仙境之地，男子之身實不宜久留，可否請仙子先將我夫君安排至客房暫歇，莫雲再細說請求仙子相助之事。」

芸香仙子回道：「莫雲姊終究還是比芸香更熟悉落雁峰門規，那就請小津引領這位公子先至客房暫歇。」

小津領命，遂引領李玄揚離開奉瑤宮。入峰之時袁莫雲已告知李玄揚聽她之言行事，因此，李玄揚自

隨小津前往客房暫歇。

李玄揚離開後不久，奉瑤宮大廳中的袁莫雲，突然在芸香仙子面前跪了下來，懺悔說道：「仙子，莫雲爲求紅背竹竿草而來，以搭救一位百姓。」

芸香仙子對她突然下跪之舉感到疑惑，連忙說道：「救人本是我落雁峰本分，芸香自當相助，莫雲姊何需下跪？我雖是峰主，但芸香自小蒙莫雲姊細心教導，對莫雲姊感恩於心，莫雲姊無須與我尊卑禮儀，請起。」

此時，袁莫雲淡淡說道：「莫雲觸犯落雁峰祖傳門規，在聖母尊前，仙子駕前，跪請領罪。」

芸香仙子不知所以，疑惑問道：「莫雲姊如何觸犯門規，離峰之女，不得單獨返宮，而妳與夫君共同入宮，且妳夫君入宮前也已淨身，並無褻瀆聖母，如何觸犯門規，又領何罪，芸香不知。」

廳前兩位成熟侍女，及立於兩側之峰女，對袁莫雲之語也甚爲疑惑。過了片刻，只聽得袁莫雲嘆了口氣，淡淡說道：「那位公子，並非我夫婿。」

此語一出，震驚了在場眾人，芸香仙子更是雙目無助，露出惶恐的神情，如果李玄揚並非袁莫雲之夫君，那袁莫雲真是犯了落雁峰絕不可犯的門規。

由於芸香仙子年紀比袁莫雲稍小約莫五歲，當年袁莫雲於一年一度落雁峰外出濟事，挑選峰女之時，挑選了當時孤苦無依的芸香回落雁峰，兩人自幼相伴成長，袁莫雲自然教導芸香仙子許多道理。由於芸香

仙子美貌冠全峰之女，因而被選爲落雁峰第六十二代峰主。但因自幼兩人感情甚篤，芸香仙子也就稱呼袁莫雲爲姐姐。

而袁莫雲於一次落雁峰例行外出濟世途中，巧遇石玉清，兩人一見鍾情。因此，依落雁峰祖訓，離開落雁峰嫁與石玉清爲妻。如今再回峰，眾人以爲她依祖訓規定攜夫婿同入奉瑤宮，並未觸犯落雁峰仙凡之戀的禁忌，如今卻驚訝那入宮的李玄揚竟非她的夫婿。

芸香仙子身爲峰主，見袁莫雲觸犯如此重大門規，而與袁莫雲情深至篤的她，一時卻不知如何，慌張說道：「莫雲姊，他既非妳夫婿，妳又爲何要帶他入宮？」

袁莫雲回道：「離峰之女不得獨身返宮，因此，不攜他入，無法入宮見仙子，自然無法求得紅背竹竿草救人。」

芸香仙子急忙說道：「那姐姐可找妳夫君一同前來呀！何必找這位公子。」

袁莫雲淡淡說道：「仙子，我夫君失蹤，莫雲如浮萍四處飄零，險遭惡人欺侮，幸得這位公子搭救，莫雲才不致受人玷汙。這位公子宅心仁厚，見一位大叔對其妻用情至深，不離不棄，心中不忍，不遠千里尋求解藥，莫雲萬死也願報答這位公子恩情。」

芸香仙子聽她語意如此堅定，自幼也知袁莫雲個性爲念情之人，於是語帶難過地回道：「莫雲姊，芸香一定會給紅背竹竿草，只是……。」芸香仙子想到袁莫雲必須前往面壁思過，一時卻說不下去。

袁莫雲則說道：「謝謝仙子，莫雲既觸犯祖訓，自會前往寒冰宮面壁思過，接受懲罰，三日之後，



煩請仙子務必將藥草交到這位公子手中，莫雲感激不盡。」話畢，袁莫雲雙手合十，再九拜瑤池金母聖像後，起身說道：「煩請甄娘聖女引路寒冰宮，莫雲前往懺悔贖罪。」

這時，芸香仙子身旁一位成熟侍女，領著袁莫雲前往寒冰宮而去。眾峰女年紀尚輕，自幼也與袁莫雲感情甚篤，見她前往寒冰宮懺悔，與芸香仙子一樣心中擔憂，不知所措，眾人面面相覷。

袁莫雲隨著甄娘聖女，一路來到了寒冰宮前的吊橋，甄娘停下了腳步，難過的對袁莫雲說道：「雲兒，前面就是寒冰宮，甄娘不能陪妳過橋而去，妳自己要保重。」話畢，甄娘臉上兩行淚珠滴了下來，嗚咽的不住啜泣。

袁莫雲安慰她道：「甄娘，別擔心了，雲兒感謝甄娘的照顧，當年如果不是甄娘領雲兒回峰，雲兒無依無靠，早已飄零餓死。今日觸犯峰規，褻瀆聖母不許仙凡戀之禁令，自當接受懲處，甄娘勿憂。」

甄娘泣道：「可是，那寒冰宮冰霜刺骨，妳如何承受得住？我落雁峰自創峰以來，也無人入寒冰宮過，妳這一進入，恐怕……」甄娘一時哽咽地說不下去。她自小疼愛入峰的小女孩，尤其對袁莫雲的乖巧懂事更加疼惜，只因自己在當年三十年華後，仍未遇有緣人，遂依落雁峰規晉升聖女，永世侍奉峰主，虔誠供奉瑤池金母。如今自己已四十年華，竟要將自己最疼愛的袁莫雲送入寒冰宮，想到此處，更是痛徹心扉。

袁莫雲見她如此哭泣，心中也著實不捨，兩人緊緊擁抱哭泣，袁莫雲泣道：「甄娘，對不起，雲兒因他而保全貞節，為報他恩，甘心領罪。」一場生離之景，似有死別之意。秋風蕭瑟，捲黃沙飛揚，增添大

地含悲；落葉凋零，似泣袁莫雲為真情之無奈。無盡穹蒼，仙界聖母，見此情景，能不動容。

李玄揚自來到客房後，一人獨自無所事事，當天夜晚峰女送來晚膳，本想問峰女袁莫雲是否也會回房，但又想起袁莫雲一再告誡三日內不得與任何人交談，因此也就未問服侍晚膳的峰女。

翌日早晨，峰女送來早膳，李玄揚仍是無所事事，也不敢到戶外走動，以免犯了落雁峰門規禁忌，因此，一整天獨自待在客房內，卻也不見袁莫雲來，心中甚為疑惑，尋思：「難道莫雲回峰另有他事，否則怎會沒來找我，她不是告知峰主我是她夫君，還是落雁峰另有門規夫妻不得同房，此事甚奇！莫雲既要我等三日，我再等她一日看看。」心中一直回想先前袁莫雲的異常，以及入落雁峰以來袁莫雲不尋常的舉止，李玄揚漸漸有些忐忑不安。這一夜，他仍自己在客房內入睡。

深夜二更時分，李玄揚正熟睡中，突然聽得門外人影幢幢，火光明亮，女子驚慌聲此起彼落，似有倉皇急促之事。李玄揚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眼下顧不得袁莫雲告誡之事，急忙開門來到戶外。見一峰女急忙而來，攔她問道：「姑娘，冒昧請問，現在發生什麼事，眾人怎會如此驚慌？」

那峰女急忙道：「公子有所不知，仙子寒疾發作，我等正想法子止住仙子急症，請公子稍歇。」

李玄揚回道：「姑娘，那莫雲知否？」

那峰女不知應如何回答袁莫雲正於寒冰宮面壁，躊躇說道：「這……，莫雲姊姊……」

李玄揚見她如此回答，心覺不妙，定有什麼事情發生，急忙說道：「姑娘，莫雲到底在哪裡，煩請告

知。」

那峰女回道：「公子，我一時不知如何對您說明，請恕我先前往處理仙子寒疾。」

李玄揚回道：「好，我同妳一起前往，順便問仙子。」

那峰女回道：「公子，不可，仙子神聖玉體，不容男子褻瀆，千萬不可。」

李玄揚朗聲說道：「我略懂醫術，或許可以幫得上忙，妳難道要置仙子生命危險於不顧？」

那峰女說道：「你懂醫術，這……，這……，好吧，跟我走。」

其實李玄揚哪懂得醫術，只是平時聽孫羽珊診斷之語，略懂穴位之道，在此情急之時，他擔心袁莫雲之去處，想親自詢問芸香仙子，因此佯稱自己略懂醫術，讓峰女放鬆戒心，才得前往探視芸香仙子。

那峰女領著李玄揚來到芸香仙子寢居門前，見眾人手忙腳亂，不知所措。這時甄娘立於門前，見李玄揚這位男子來到，臉上一陣驚慌，連忙問那峰女：「小玫，妳怎會帶這位公子來仙子寢居，快帶他離開。」

小玫連忙說道：「甄娘，這位公子說他略懂醫術，小玫不知仙子現在情形，只好帶他前來。」

這時，房內出來一位年紀稍長的侍女，正是前日芸香仙子身旁的另一名成熟侍女。甄娘急忙問道：

「鳳娘，仙子現下如何？」

那鳳娘回道：「情況不好，藥已服下，藥效尚未作用，但眼下仙子手足寒冷如冰，如無法逼出她體內寒氣，恐怕藥石一時也無作用，我目前也不知如何是好。」

甄娘聞言，渾身驚慌顫抖，喃喃說道：「一個雲兒，一個香兒，這可如何是好。」

這時李玄揚急忙插話說道：「我練有達摩祖師所創菩提易筋神功，如依這位鳳娘所說，應可逼出仙子體內寒氣。」

眾人聞言，無助的面面相覷，畢竟芸香仙子聖潔冰清，身負供奉聖母之大任，除非聖母授意，否則不得與男子接觸，眼下芸香仙子病情惡化，眾人也著時不知所措。於是，甄娘急忙快速離開，眾人也知所以。而李玄揚未獲允許，也不敢貿然進入屋內為芸香仙子療傷，眾人只得站在門前乾著急。

突見甄娘又急忙快速的奔回，上氣接不著下氣，喘息不已的對鳳娘說道：「聖……母……：恩准，聖母恩准，方才我入奉瑤宮擲筊請示聖母旨意，連續三個聖筊，聖母恩准這位公子醫治仙子，快，快帶這位公子入內。」

鳳娘聞言，趕緊引領李玄揚進入芸香仙子寢居。那寢居中一席木板大床，四周白絲布幔圍繞，隱約見芸香仙子睡臥床中，身上雖裹覆著厚厚毛被，仍蜷曲著身子不住顫抖。這時鳳娘掀開布幔，面無血色的芸香仙子，卻更顯古色柔弱之美，鳳娘握著芸香仙子之手，心下更為驚慌，說道：「仙子，這位公子將運功為妳驅寒，請仙子再忍一下。」

這時，芸香仙子因月事疼痛劇烈，已至暈眩之境無法回話，更兼體內寒氣發作，齒列顫抖之聲嘎嘎作響，著實令人心疼。鳳娘見她已不省人事，一時不知如何處理。

這時李玄揚只覺救人至先，豈管得了禮數，上了床榻握著芸香仙子右手，竟是寒如冰霜，鳳娘本要阻



止李玄揚上芸香仙子床榻，但見情勢如此危急，想起既然已得聖母旨意恩准，只好未加阻止。

李玄揚除去裹覆芸香仙子的毛被，只剩身上的薄紗，鳳娘見狀怕有失仙子清白，正要上前阻止，只見李玄揚右手翻掌，氣運丹田，左手翻開芸香仙子後背薄紗，再以右手掌心貼住芸香仙子背心，一股沛然暖流，源源不斷輸往芸香仙子體內。此時上前要阻止李玄揚舉措的鳳娘，竟被李玄揚身上的氣流所逼退不得近身，鳳娘一時甚為詫異。

說也奇特，這鳳娘乃落雁峰具醫術之聖女，醫術雖非上乘，尚仍有一般常識，她見芸香仙子體內極寒無比，不可能一時半刻逼出寒氣，但見李玄揚右手貼住芸香仙子背心瞬間，那芸香仙子竟立即止住顫抖，片刻之後，臉色漸轉紅潤，心下對李玄揚的神功欽佩不已，尋思暗想：「此人定是瑤池金母聖意，指派來解救芸香的使者。一定是的，一定是的。」

運功之時，李玄揚心想：「仙子體內寒氣怎會如此強大，若非我功力足夠，以易筋之理，導寒氣入我體，經絡位移導為暖流，否則連我也被這寒氣所傷。」

時過一炷香時間，只見芸香仙子逐漸甦醒，臉色竟已紅潤。芸香仙子正疑惑背後何人之時，李玄揚正收手盤坐，一時雙目緊閉尚在運氣調息，待芸香仙子轉過頭，竟見一男子盤坐自己床榻，而自己身上僅著一層薄紗，臉色一陣驚慌，急忙問一旁的鳳娘說道：「鳳娘，這是……這是……」

鳳娘見李玄揚收手，急忙將大衣披覆在芸香仙子身上，並低聲說道：「仙子，是這位公子運氣為妳驅寒，醫治妳的寒疾。現在先小聲點，他正運氣調息，否則恐會走火入魔。」

芸香仙子穿好了衣裳，見李玄揚仍閉目調息，心想：「前日莫雲姊為他甘冒祖訓，承受寒冰之苦，今日此人卻解我寒疾之苦，又破我千年以來，峰主未與男子接觸之例，這人……，難道是……丞相欽選之人？不，此次是巧合，事過之後，斷難再有二次因緣。」



## 求藥草佳人斷魂，奪寶珠綠林喪命

正當芸香仙子想得入神之際，李玄揚已調息完畢，睜開眼睛說道：「仙子，妳無恙了吧？」

芸香仙子回道：「聽鳳娘所言公子相救芸香，芸香在此先謝過公子恩情。」

一旁的鳳娘趕緊說道：「仙子，這位公子入房爲妳驅寒，甄娘已請示聖母，經聖母三個聖筊恩准，請仙子勿憂。」芸香仙子本以爲自己受男子碰觸肌膚而破戒，心中正憂慮，但聽得已經聖母恩准，總算放心。

鳳娘繼續說道：「我趕緊到外頭告訴大家好消息，讓大夥兒放心，並請甄娘進來照料妳。」芸香仙子點頭許她。

這時，李玄揚擔憂的問道：「仙子，李某名玄揚，敢問仙子，隨我而來的莫雲，現下何處，我已兩天未見她蹤影，方才峰內如此緊急，怎也不見她，煩請仙子告知。」

芸香仙子見他如此憂心，嘆了一口氣說道：「李公子，昨日本想派人告訴你，但見你未來詢問，所以爲了完成莫雲姊遺願，原等後天黎明，芸香自會給你紅背竹竿草去救人。如今你已是芸香恩人，芸香現在就可賜藥予你。」

李玄揚聞言，滿臉驚恐，心驚膽跳緊張的問道：「遺願，莫雲遺願，仙子，妳說莫雲遺願是什麼意

思！」

這時，門外的甄娘正好進入，來到李玄揚身邊，傷感的說道：「莫雲爲了你觸犯峰規，只好前往寒冰宮領罪。仙子與莫雲感情甚篤，不捨莫雲，爲此昨日哭了一日，以致體弱氣虛，再次誘發體內寒氣攻心。」

李玄揚語帶顫抖地問道：「寒冰宮又是什麼地方，聽妳們之言，好似莫雲生命堪慮一樣，到底怎麼回事，仙子可否告知？」

芸香仙子說道：「不瞞公子，依我落雁峰規，離峰峰女不得孤身返宮，需攜帶夫婿同回，峰主方得接見，這是第一代峰主創峰之時所訂，原因乃我落雁峰世奉瑤池金母，以求護佑蒼生，而當年聖母因牛郎織女觸犯仙凡之戀戒律，大爲震怒，阻止兩人相見，後仍感於他二人真情，因此許他二人每年得於鵲橋相會一次。第一代峰主於是依此原則，希望峰女於每年一次的外出濟世之時，去尋有緣之人結縭，但結縭後就不得再獨身返宮，而回峰之峰女，峰主不許接見。除非有要事，與夫婿同入回宮，峰主便可接見，但絕不許攜帶非自己的夫婿或情人回宮，此爲落雁峰最大戒律。」

芸香仙子嘆了一口氣說道：「莫雲姊爲助你救人，只好帶你同入，方得入奉瑤宮與我相見，但金母像前豈容謊言，莫雲姊坦承你非她夫婿，只好接受峰規處置，自行前往寒冰宮領罪。」

李玄揚急忙問道：「所謂寒冰宮領罪，是領何罪？」

芸香仙子想起袁莫雲，哽咽無法言語，甄娘一旁說道：「違反此規，須入寒冰宮面壁思過三夜，恕



其前罪後，方得允其所請，賜她紅背竹竿草。而寒冰宮，冰寒刺骨，一般人絕難承受一天一夜，三夜之後，……必爲冰人。」話畢，甄娘卻已難過的不住嗚咽哭泣。

李玄揚聞言震驚，退了三步，滿臉驚恐，無語問天，心思頓時飄散，一時之間恍如隔世。

李玄揚回了神後顫抖說道：「傻姑娘，妳真是傻姑娘！」這時李玄揚突然跪在芸香仙子面前，說道：「仙子，我顧不了妳們峰規，李某在此懇求妳，快帶我去寒冰宮，我一定要救她出來。」

芸香仙子見他如此誠懇又堅定，但又礙於峰規不得進入寒冰宮，急中生智對著甄娘說道：「甄娘，峰規只規定，受罪之人在三日內，其他峰女不得進入寒冰宮探望，但李公子非我落雁峰門人，應可進入，並未觸犯峰規。」一聽芸香仙子此言，甄娘也點頭認同。

於是，芸香仙子急忙對甄娘說道：「甄娘，妳快帶李公子前往寒冰宮，快。」話畢，甄娘拿了一把火炬，立即引領李玄揚前往寒冰宮。

兩人到了寒冰宮前的吊橋，甄娘對李玄揚說道：「李公子，我是落雁峰門人，有罪之人於寒冰宮思過，所以三日之內我不得過此橋。你非落雁峰門人，快過橋去即可進入寒冰宮，宮內右側有片石壁，莫雲在那兒，你快去。」話未畢，李玄揚追雲步眨眼之間，已迅速來到寒冰宮，李玄揚持火炬著急地四處尋找，果在一片石壁之前，見到側臥地上，全身已是冰冷的袁莫雲。

李玄揚見狀，霎時惶恐不已，急忙抱起袁莫雲冰冷的身體，立即飛奔出寒冰宮並過那吊橋，見甄娘急促說道：「大娘，快，請您帶我去一處室內。」

甄娘趕緊引領李玄揚前往自己寢居而去，進入甄娘寢居後，李玄揚趕忙脫去袁莫雲後背上衣，單手運氣，窮盡全身神功，掌貼袁莫雲後背，將自己體內強大的一股暖流，徐徐導入袁莫雲周身，但袁莫雲卻未見任何起色。

甄娘見狀心慌不已，趕緊前往告知芸香仙子及鳳娘。片刻之後，芸香仙子、甄娘及鳳娘來到，見李玄揚仍運氣治療袁莫雲，但袁莫雲仍是毫無血色，全身冰冷。鳳娘見狀提起袁莫雲右手把脈，發現並無脈動現象，無助地搖頭。

這時，芸香仙子急切說道：「鳳娘，去取仙命丹來，快！」

鳳娘聞言，驚訝說道：「仙子……，那仙命丹僅有兩顆，乃救治仙子性命之用，豈可……」

芸香仙子回道：「鳳娘，就當芸香方才已死過一次，若非李公子相救，已用去一顆，快去取來，遲了，就怕來不及了！快去……」

鳳娘回道：「是，鳳娘這就去取。」

片刻之後，鳳娘取來仙命丹，這時李玄揚暫時停止氣療，收手之後自己沉思了半晌。這時芸香仙子命鳳娘趕緊讓袁莫雲服下仙命丹後，突然，在自己右手指上猛然一割流出鮮血。

運氣中的李玄揚，餘光見到芸香仙子自割手指，駭然一驚，登時收氣丹田，驚慌問道：「仙子，妳……妳這是……」

芸香仙子將自己手指滴落的鮮血，放置於袁莫雲口中後，對李玄揚說道：「公子莫驚，莫雲姊服下仙

命丹，必須以我體內之血爲藥引，因此芸香才會自割手指！」

李玄揚聞言鬆了一口氣，再要爲袁莫雲運氣之時，突然靈光一閃，喃喃自語說道：「禪定止息，對了，她一定禪定止息了。」於是，起身運氣，改將氣流由袁莫雲天靈處導入。

原來當年在鳴沙山兩人相處的石窟內，李玄揚曾教袁莫雲一些易筋基本功，包括禪定止息之法，此法與龜息大法相似，但自閉筋絡運行之功更勝於龜息大法。只是袁莫雲功力不夠，自然無法入定，但略施禪定止息法，自封天靈穴，以她功力尚可保有一天性命，如再由外力運氣解開天靈穴並導入氣息，自可續命。

然此時袁莫雲已是全身冰冷，毫無生命氣息，李玄揚方才由背心爲她運氣周身，不見有任何起色，只覺袁莫雲體內經絡完全停止運行，這才想起禪定止息法。但袁莫雲撐了一夜後氣絕，再冰封一夜，心肺已停止運行，縱使李玄揚解她天靈穴續命，終究應是回天乏術。

豈料，應是袁莫雲的真誠感動仙界瑤池金母，幸有芸香仙子賜她仙命丹。那仙命丹在心肺停止氣息停止後一日內服用，具活血凝氣、起死回生之神奇功效，乃第一代落雁峰主偶得仙人傳授，聚雲川一代獨有藥草，並採天地真陽煉製而成三顆仙命丹。而那仙命丹卻須以落雁峰內一棵獨有的龍血樹所產之「麒麟竭」爲藥引，方能起續命功效，那龍血樹所產之「麒麟竭」，僅由峰主食用，以活血養氣，因此落雁峰主之血便爲仙命丹之藥引。

落雁峰在位峰主性命垂危之時，得服用仙命丹續命。而落雁峰主一任二十年即傳位下一代，歷代峰主

僅第三十一代峰主在位期間瀕臨死亡，故服用仙命丹續命，因此目前僅剩兩顆仙命丹。

芸香仙子感於李玄揚對袁莫雲的真情，更不捨情同姊妹的袁莫雲就此死去，更兼李玄揚方才救治自己之恩，竟獲聖母恩准，因此斷然決定以仙命丹救治袁莫雲。

這時，窗外天色已亮，自袁莫雲服用仙命丹，李玄揚運盡全身內力爲她氣療已過三個時辰，袁莫雲仍是毫無起色，但此時的李玄揚心知，就算耗盡自己的氣血，也絕不能讓袁莫雲離他而去，即使現在自己體力已近虛空，只要他停歇，袁莫雲就將與世長辭。絕不能，他絕不能讓袁莫雲就此而去。

一旁的芸香仙子、甄娘及鳳娘見李玄揚已盡全力，汗如雨下卻不停歇，令人動容。但見袁莫雲仍是毫無起色，因此三人已由焦急轉爲面容失望，心想雖已服用仙命丹，但畢竟袁莫雲乃因冰凍之故，恐是仙命丹也難挽回。

這時的芸香仙子，垂淚的離開逕自前往奉瑤宮，獨自一人在奉瑤宮中虔誠的向瑤池金母祈求，盼能爲袁莫雲化去死劫。

而仙界聖母終是慈悲，奇蹟果真降臨，只見李玄揚用盡全身氣力，爲袁莫雲運氣療治了五個時辰，臉上已是滿佈汗珠，雖已氣空力盡，仍不放棄任何一絲希望的運功。就在那一瞬間，仙命丹神效作用，加以李玄揚源源不斷的暖流導入袁莫雲體內，袁莫雲突然咳了三聲，暈厥了過去，但臉色竟已出現一絲紅光。

一旁的甄娘哭泣著露出驚喜笑容道：「活了，活了，莫雲活過來了。鳳娘，她活了。」而見袁莫雲已



有氣息，李玄揚也就此收手，但自己內力已耗損過多，一時無法言語，自行盤坐運功調息。

鳳娘一聽袁莫雲已活了過來，趕緊將方才命峰女燉煮的補氣養血湯藥，慢慢餵食袁莫雲。

芸香仙子本在奉瑤宮爲袁莫雲祈福，峰女小津趕來奉瑤宮通報說道：「仙子，仙子，莫雲姊活了，莫雲姊活了。」芸香仙子聞言心中歡喜萬分，趕緊叩拜瑤池金母聖像後，與小津前往探視袁莫雲。

這時，李玄揚已調息恢復元氣，來到袁莫雲身邊，靜靜地觀看她的面容良久未發一語。甄娘一旁見李玄揚如此深情端詳袁莫雲，輕聲問道：「李公子，我見你對雲兒似乎用情甚深，雲兒又對你情深義重，甘願付出性命，但你可知她是有夫之婦？」

李玄揚看著袁莫雲，淡淡回道：「大娘，若非她，李某今已赴黃泉路，我們相逢於危難，互相扶持，但非兒女之情。她憐我隔世已久，不知人情世故，陪我千里尋親，李某答應陪她萬里尋夫，豈料今日爲救他人，竟險喪自己性命。」李玄揚紅著眼眶續道：「再怎麼說，縱使救不了他人，我決計不許她犧牲自己生命。她如果真的死去，如何去尋她夫婿，我李玄揚又有何顏面苟活於世。」

甄娘被李玄揚這一席話感動，說道：「李公子重情之人，雲兒有你這個朋友，也算是她的福氣了。」

這時芸香仙子也來到一旁，聽到李玄揚這一席話，也深爲感動，對眼前這位少俠心中欽佩萬分。

由於仙命丹功效神奇，在眾人言談之間，袁莫雲清醒了過來，第一眼所見正是身旁正端詳著自己的李玄揚，袁莫雲氣弱游絲地說道：「這……裡……是……哪……裡……？」

李玄揚見她清醒，喜極而泣，深吸了一口氣，閉上雙眼再徐徐呼了一口氣出來，默默感謝蒼天憐憫，握住袁莫雲左手說道：「妳總算……，妳總算又回來了，妳這個傻姑娘。」

芸香仙子一旁說道：「莫雲姊，這裡是甄娘寢居，妳總算是有驚無險。」

袁莫雲逐漸清醒，心中甚爲疑惑，說道：「玄揚……，仙子……，這是怎麼回事，我不是……在寒冰宮……」

這時李玄揚語帶責備地說道：「妳還說，要我入落雁峰什麼話都不可說不可問，卻逕自去充當英雄。」

甄娘遂將這幾日發生的種種事情，及李玄揚運功爲芸香仙子驅寒之事，告知袁莫雲，袁莫雲這才瞭解一切。

接連兩日，鳳娘燉煮藥膳爲袁莫雲補血，李玄揚則繼續爲她運功補氣，三日之後袁莫雲已完全復原。

由於李玄揚告知芸香仙子自己尚有要事在身，且未婚妻尚在中慶等候，因此在袁莫雲康復後，來到奉瑤宮外辭別芸香仙子。而袁莫雲因非攜夫婿回峰，李、袁兩人不敢褻瀆聖母，不敢再入奉瑤宮。因此，芸香仙子爲答謝李玄揚救治之恩，親自來到宮外送行。

這時一位峰女將打包好的紅背竹竿草呈給芸香仙子，芸香仙子並將紅背竹竿草親手交給李玄揚說道：「公子，感謝你的相救，芸香親送紅背竹竿草答謝，不成敬禮。公子是芸香救命恩人，便是我落雁峰貴

客，今後若有任何芸香可以效勞之處，公子可再入峰告知，芸香一定盡力協助。」

李玄揚回道：「李某只是舉手之勞，仙子無須客氣，李某也感謝仙子賜藥。倒是仙子體質陰寒，如不徹底根治，若寒疾再犯，這可如何是好。」

芸香仙子笑道：「謝公子關心，芸香自小即有哮喘宿疾，成長以後每月常有此症，已然習慣，況且有鳳娘常燉煮藥膳爲我調理體質，應可逐漸改善。那日實因爲莫雲姊心傷過度，以致宿疾復發疼痛萬分，才致如此。」

這時袁莫雲說道：「芸香，妳一直以來都沒改善嗎？」

一旁的鳳娘搖頭嘆道：「唉，我已調理過無數種藥膳，每月之痛稍有改善，但是只要她宿疾復發，一樣如此，我實在已無法根治仙子之症。」

芸香仙子見眾人討論自己病情，笑道：「好了，無需再爲我的宿疾煩憂，芸香都已習慣，況且在李公子面前談論此事，豈不讓人見笑了。我事自有天命，莫雲姊姊無需掛懷。」

袁莫雲說道：「是，那莫雲就此告辭，芸香務必保重，也謝芸香續命之恩，莫雲永銘於心，告辭。」

芸香仙子回道：「妳我好姊妹，無需客氣，莫雲姊也務必自己保重。」

李玄揚說道：「仙子，那我們就此告辭。」

芸香仙子說道：「公子一路保重，請恕芸香不能親送公子出峰，依我落雁峰規，峰主不得離開落雁峰，所以特請甄娘、鳳娘代芸香爲公子及莫雲姊送行出峰，請公子見諒。」

李玄揚說道：「仙子客氣，再次感謝仙子賜藥，我等告辭。」話畢，李玄揚與袁莫雲兩人在甄娘及鳳娘的陪伴下，緩緩步行離開落雁峰。

出了落雁峰後，李玄揚與袁莫雲兩人便一路快馬往中慶而去。

由於李玄揚與袁莫雲這一去落雁峰耽擱了十餘日，在中慶等候的孫羽珊等不到兩人，僅能乾著急等候。待兩人一回到中慶，到客棧尋得孫羽珊及阿永後，爲了趕赴武林大會尋找乾坤門，一行四人隨即動身前往牛心寺而去。

因中慶到牛心寺間山路蜿蜒崎嶇，四人急急行了數天後，總算在武林大會前一日來到峨嵋山下，山下僅有一處村莊，其時天色已晚，四人遂在莊內尋了一處客棧投宿。

這一夜，阿永因白日喝水過多，三更時分醒來欲去茅廁小解，恍惚之間，忽見一道黑影急馳而過，躍過那客棧小牆飛奔而去，背後三條黑影急馳追趕，多事的阿永瞬間驚醒，心下好奇尾隨而去。由於那前後黑影身輕如燕，腳法輕盈，阿永理當追趕不及。但因後方三條黑影之一輕功極高，手持紅色玉簫，已攔住前方急馳的黑影，所以當阿永趕到時，那四人正對話著。

那手持紅色玉簫之人說道：「歸掌門，你平日習慣獨身行走江湖，此番你又未與綠林幫門人同行前往武林大會，今日你是插翅難飛，快快交出手中明珠，秋某尚可保你性命無憂。」

原來第一條急馳的黑影乃綠林幫幫主歸末谷，爲免與綠林幫眾同行遭人覬覦日耀珠，因此故意聲東擊



西，單身前往牛心寺，今夜也是投宿此村莊客棧。歸末谷方正熟睡之際，三條黑影侵入歸末谷房內欲殺歸末谷，幸歸末谷機警，及時清醒逃離。但終究那手持紅色玉簫之人輕功高強，攔住了歸末谷。

這時歸末谷說道：「秋門主，武林大會在即，老頭兒我手中這明珠可不能丟，不然這武林大會上的英雄豪傑見不著這明珠，恐是不會善罷干休。」

那手持玉簫之人哈哈笑道：「哈哈，歸掌門，無須你親自出馬，秋某會代替你出席這武林大會。」

歸末谷說道：「秋槐仇，看來今天你百毒門是要強奪的樣子了。就算你奪了，你這等鬼門鬼派，也非武林大會邀請的門派。」

秋槐仇回道：「放心，此事已是天下皆知，這天虹劍並非你們所謂的名門正派才能持有，天下各門各派都有資格。」

歸末谷聞言，臉色頓時轉為憤怒說道：「這麼說來，今日是免不了一場廝殺了。」

秋槐仇語調邪惡厲聲說道：「哼，歸末谷，乖乖交出日耀珠，饒你不死，上次尤鬼之死也就不予追究。否則，秋槐仇向你保證，今夜的月亮，將伴你長眠。」

歸末谷朗聲說道：「誇口，老頭兒倒想見識見識你百毒門有何能耐。」

秋槐仇冷冷說道：「好……，既然你壽命將近，秋某就成全你。」

秋槐仇話未說完，歸末谷以迅雷之速，手中竹杖登時擊往秋槐仇天靈，電光石火之間，秋槐仇輕功挪身，一個轉身避過那竹杖。歸末谷知秋槐仇乃用毒高手，心知不能久戰，持杖迴旋三圈，運足氣勁，以三

虛一實杖法急攻秋槐仇，秋槐仇手中玉簫輕挑，化解歸末谷的攻勢。兩人一來一往間，過招三十餘招。

這時秋槐仇一個迴身，與歸末谷近身交手，手中玉簫掠住歸末谷竹杖，歸末谷因懼秋槐仇使毒，不敢近身相搏，正要借力後退，但此時秋槐仇左手運動欲擊歸末谷，卻故意露出一個破綻，歸末谷突見此破綻機不可失，瞬間凝氣於左掌，勁力九成，一個掌心擊中秋槐仇左胸，秋槐仇立時退了三步，但卻無恙。

歸末谷心疑此掌勁力九成，秋槐仇怎卻毫髮無恙，正遲疑之間，忽感氣血聚胸，心口急縮，立時面無血色，雙目呈現驚恐之色，一時無法言語。

這時只聽得秋槐仇冷笑道：「歸幫主，這是南疆蛇毒。秋某上衣乃蛇皮所製，衣上滿布肉眼不見的細針，你竟敢掌劈秋某，哈……哈……，加上你運動急促，蛇毒立即攻心。」

秋槐仇話未說完，歸末谷已是挺直的倒臥黃土，雙目仍是驚恐之樣，但卻停了鼻息，止了心跳。

躲在暗處的阿永，見此情景，心下驚恐，目瞪口呆，自知若被發現性命難保，因此也聰明的不敢出聲。

秋槐仇見歸末谷已死，說道：「萬心，搜他身上的日耀珠。」楚萬心遂在歸末谷身上搜出一個小錦袋，袋中果是日耀珠。

楚萬心喜道：「門主，果然是日耀珠，哈哈，咱們的計畫成功了一步。」並將日耀珠遞給了秋槐仇。

秋槐仇取過日耀珠後說道：「好了，勿高興過早，後續還須一番苦心，一切務必小心謹慎。你倆找個無人的地點將歸末谷屍首埋了，我先行前往會商要事，你與麻多自行前往牛心寺與我會合便可。」話畢，

秋槐仇自行離去，楚萬心與麻多則將歸末谷屍首抬走。

這時一旁的阿永見此情景，顫抖不已，等他三人離去後，不敢上前追趕楚萬心，遂起身回村莊客棧。

這時天色已亮，李玄揚起床見不著阿永，正納悶間突見阿永拖著疲憊的倦容，臉色蒼白地漫步回來，李玄揚見狀問道：「阿永，你去哪了，怎地臉色如此蒼白。」

阿永見李玄揚，突回了神似的，驚慌表情大叫：「師父師父，不好了，歸老頭，歸老頭死了。」

李玄揚疑惑說道：「歸老頭，誰是歸老頭？」

阿永說道：「就是上次大會，綠林幫的歸老頭呀！」

李玄揚聽他提到綠林幫，便知是歸末谷，說道：「歸前輩死了，怎麼可能，上月武林大會上還好好的，你可別亂說。」

阿永音調突然轉為小聲之狀，來到李玄揚耳邊說道：「我剛剛看到歸老頭，被人給毒死了。真的，師父，阿永沒騙你。」

李玄揚聽阿永此言，心中大為吃驚，他心知阿永傻裡傻氣，但絕不會說假話，心想這歸末谷怎會真的死去，便對阿永問道：「阿永，你說你見到歸前輩被人毒死，他屍首何在，帶我去看。」

這時孫羽珊及袁莫雲梳理完畢，已來到李玄揚身邊，正聽見李玄揚與阿永的對話。

阿永回話對李玄揚說道：「他們把歸老頭帶到沒人的地方埋起來，阿永怕死，不敢跟去看，不知道歸

老頭被帶去哪裡了。」

孫羽珊聞言急忙問道：「阿永，那歸前輩怎麼死了，被何人所殺？」

阿永說道：「毒死的，我看歸老頭才打了那人胸前一下，還來不及說話，就已經慘死，但是那個人太

遠，阿永沒聽清楚他是誰。」

孫羽珊擔心說道：「此人必是用毒高手，玄揚哥，今後務必小心。」

袁莫雲則說道：「歸末谷手握日耀珠，在此重要時刻痛下殺手，必與明珠有關。」

阿永急忙回道：「對對對，他們搶走歸老頭的珠珠，我有看到。」

孫羽珊思索了一下，對李玄揚說道：「玄揚哥，看來此人必會在此次的武林大會上現身，屆時這比武取劍的四強決戰，恐怕增添許多變數。天下人皆知日耀珠在綠林幫手上，而此人取走日耀珠，依規定直接參加四強決戰，但這綠林幫眾豈肯罷休。」突然，孫羽珊回身對阿永說道：「對了，阿永，你萬萬不可告訴任何人你看見歸末谷已死之事，且會上也不可指認此人，否則必有性命之憂。」

阿永聽孫羽珊此言，顫抖的問道：「師娘，阿永什麼都沒看到，阿永怕死，不說、不說……。」

袁莫雲來到阿永身邊拍拍他肩膀說道：「阿永不怕，有你師父在，壞人不敢來，別怕。」阿永這時才放寬了心。

於是，四人用過早膳後，收拾了行囊，遂上峨嵋山，往牛心寺而去。





## 萬眾矚目神劍出，牛心寺前爭英雄

這一日乃約定武林大會，匯聚三珠尋找乾坤門的日子，午時未到，那牛心寺前廣場已聚滿了人，人數約莫有一、兩千人。

由於蒙古統治中原後，漢人受盡欺凌，常有聚眾造反元朝之人士，但都被蒙古人迅速平定。因此，武林人士覬覦天虹劍神威已久，畢竟天虹劍乃大宋岳飛將軍佩劍，除寶劍鋒利外，更有號召漢人雪復河山之魅力，那號召者如真能推翻蒙古人，自當統領天下，登九五至尊皇座。故此番武林大會，除了五大門派四大幫門外，更吸引了許多小門派前來搶奪天虹劍。

午時到後，黃山、劍門、霍山、華山、天目五大門派，少林派、紅蓮教、煙波山莊均已到齊，此外俠刀門、綠林幫、天星幫、虎幫等四大幫門也已到齊，其他尚有紫巾門、天道門、金銀幫、太陽門等許多小門派也來參加。

而武林上最大幫的丐幫，自蒙古人統治以後，鮮少在武林上走動，此番武林大會也未參加。

紅蓮教主梅少龍，見眾門派均已到齊，卻獨不見持有日耀珠的歸末谷，及持有星炫珠的李玄揚，因此，來到場中朗聲說道：「各位英雄，約定的時間已到，但眼下僅有梅某手中的月靈珠，不知綠林幫弟兄是否持有日耀珠？」

這時，綠林幫副幫主魯若泛與幫眾面面相覷，卻不知幫主歸末谷行蹤。於是魯若泛搖著頭對梅少龍說道：「日耀珠在本幫歸幫主手中，幫主與我等分頭而來，一會兒應該便會來到。」

突然，遠處四個人影快步而來，眾人一看，是李玄揚等四人，眾人心下大喜，只剩歸末谷手中的日耀珠到齊，即可一睹天虹寶劍神威。但眾人等了約莫一個時辰，已是心煩氣躁，有人大聲叫喊說道：「你綠林幫是不是要私吞，怎地不取來明珠。」

魯若泛聞言，也只能百口莫辯，畢竟日耀珠的確在自幫幫主手中，但卻苦等不到歸末谷來到。

梅少龍見群雄已不耐煩並鼓譟，便轉移話題，竟引起眾人的興趣。梅少龍說道：「各位英雄，這日耀珠既然未到，各位可知乾坤門位於何處，這三珠匯齊，又如何開啓，恐怕只有江莊主知曉，不如請江莊主對大家說明。」

於是，煙波山莊江天雨說道：「各位英雄，江某回憶當年陸丞相之交代，昨日在前方雙飛亭前的黑白二水匯流之地，發現一處平台，台後有一片石壁，那石壁上……果然刻有乾坤門三字。」

眾人聽他此言，心下大喜，這十多年來的傳聞，人人急欲開啓的乾坤門，竟已在咫尺之遙。這時，梅少龍說道：「各位英雄，這乾坤門是真是假，三珠開啓的傳聞，如果沒有匯聚三珠，也無從求證。如今，既然缺少綠林幫的日耀珠，恐怕也難以求證了。」

就在此時，一條身著黑袍，手持紅色玉簫的身影，躍入場中，挺直立於梅少龍面前。群雄見狀一陣疑惑，不知來者何意。

阿永見狀突然心生驚恐，知歸末谷死於他手，立時扯了李玄揚衣角低聲說道：「師父，就是他，歸老頭就是他毒死的。」李玄揚聞言心中有數，但卻不動聲色。

梅少龍見來者乃百毒門秋槐仇，輕聲笑道：「奪命紅簫，來者莫非是百毒門主秋槐仇？」眾人一聽來者是秋槐仇，當下一驚。

秋槐仇回道：「梅教主好眼力。」

聽來者乃是百毒門秋槐仇，天目派掌門古疏軒不悅道：「你百毒門這等陰毒邪派，來此做甚？」

秋槐仇回道：「今日武林大會乃關係天虹寶劍，這可是關乎天下之事，不是僅有自稱名門正派的你們才可擁有。況且，……秋某手裡，可是握有開啓天虹寶劍的……日耀珠。」

眾人聽他自稱手中握有日耀珠，心中生疑。此時，梅少龍說道：「秋門主，這江湖上人人皆知日耀珠在綠林幫歸幫主之手，可由不得你在此信口雌黃。」

古疏軒應聲附和笑道：「呵呵，怪不得人稱邪派，的確不假，連這等謊言也敢在此撒野。」

秋槐仇冷言說道：「古掌門雖自稱名門正派，但也不必嘴上英雄，有膽量秋某領教你流星劍法的花拳繡腿。」

古疏軒一聽秋槐仇如此嘲笑自家的流星劍法，怒氣難抑，當下手按劍柄，長劍出鞘，劍似流星般急馳朝秋槐仇而去，劍鋒來到秋槐仇面前二步之遙，此時秋槐仇仍是紋風不動，藝高膽大。瞬間，那劍鋒在秋槐仇兩步之距時，突被外力定止不動，在場高手莫不吃驚。

正是梅少龍瞬間出手，右手拇指及食指捏夾古疏軒之劍腹，古疏軒手中長劍立時動彈不得。在場高手所驚者，實因那古疏軒乃武林中數一數二高手，但梅少龍竟能在瞬間捏定古疏軒之劍，使其動彈不得，讓人不禁驚訝梅少龍的武功根基。

此時，梅少龍見古疏軒不遵武林之規，厲聲說道：「今日武林大會乃為天虹劍，要取劍，依武林規矩，能到四強決戰，自有資格。你等恩怨會後自去私了，梅某可不許誰亂了這規矩。」

古疏軒心中吃驚梅少龍的驚人內力，因此收了劍，並哼了一聲，未再說話。在場眾人被梅少龍的武功震懾萬分，一時也就安靜了下來。

這時，只聽秋槐仇冷冷說道：「若非梅教主相救，劍鋒再進半步，秋某保證你命喪當場。」

古疏軒一聽此言，氣憤秋槐仇誇口看扁自己，又是氣憤難消，正要再開口叫囂，一旁華山派掌門穆秋震拍拍臂膀制止了他，爲了天虹劍，這時古疏軒才抑制心頭怒氣。

但此時梅少龍說道：「秋門主，方才你自稱手中握有日耀珠，可有實據，今日武林大會各路英雄爲此而來，你若無故來此干擾，梅某可不客氣了。」

秋槐仇回道：「梅教主，秋某前次未參加武林大會，因此，取珠之前，需先確認是否有四強決戰資格，否則，秋某可沒空陪你等練劍。」

秋槐仇所言有理，在場多數是名門正派，看不起像百毒門這等邪派，因此秋槐仇爲顧及自身權益故出此言。



而梅少龍爲求公道，便來到少林方丈普明身邊拱手說道：「大師，今日武林大會比武取劍，前次大會公推由您少林派主持公道，武林人士心服口服。而依前月之約，持有三珠者，直接參與四強決戰，無須層層比試，然先前持有三珠者乃綠林歸幫主、這位李少俠及梅某，如今這秋門主自稱握有日耀珠，是否直接參與四強決戰，請大師明示。」

普明大師回道：「阿彌陀佛，眾生平等，人人平等，各路英雄好漢既是均爲復興神州而來，老衲心中無正無邪。自然依前次武林大會所訂規矩，持有三珠者直接參加四強決戰，秋門主如持有明珠，便是如此規矩。只是，老衲冒昧再詢問李少俠，是否確定放棄四強決戰。」

這時李玄揚一旁回道：「是，方丈大師，李某放棄四強之戰，只是乾坤門啓，取得天虹劍後，這三珠可否依約送給李某？」

這時在場眾人想起月前之事，仍是一陣哄然而笑，在場未參加前次大會者，便不知眾人爲何而笑，待問得周身之人後，人告李玄揚爲娶妻而渴得三珠，便也跟著大笑。

普明大師雖看似不苟言笑之高僧，但聽李玄揚強調三珠之事，知他心地純真，也不由會心一笑說道：「李少俠之言，老衲謹記在心。乾坤門開啓後，老衲一定主持這個公道，三珠歸李少俠所有，也算是在場各路英雄送給李少俠的新婚賀禮。」普明大師此言，更是引起現場一陣哄然大笑。

笑聲止歇後，梅少龍說道：「秋門主，既有方丈允諾，可否亮出閣下所持之日耀珠，以便確認。」

秋槐仇聞言，緩緩由懷中取出一個錦袋，那錦袋眾人一看便識得是那日歸末谷所持之錦袋，秋槐仇

再由袋內取出一顆明亮之珠，以示眾人，果然是那日歸末谷手中之日耀珠，眾人甚爲吃驚，明是歸末谷之物，怎會落在秋槐仇手中。

果然，綠林幫一位長老吃驚之餘，大聲問道：「秋槐仇，你怎會有我幫主之物，快快說來，不然我余萬堂不會善罷干休。」

副幫主魯若泛應聲怒聲說道：「秋槐仇，我幫主現在何處？」

秋槐仇冷冷說道：「這日耀珠原本是否爲你綠林幫歸幫主所有，這秋某可不知曉，只是秋某日前有幸拾得這日耀珠，所以才來參加這武林大會。歸幫主乃你綠林之人，卻反倒問我在何處，這要秋某如何答你。」

余萬堂聞言大怒說道：「我呸！那日耀珠本幫視爲至寶，歸幫主視爲生命護守，豈會輕易掉落。你快說，我幫主到底現在何處？」

秋槐仇大笑道：「哈哈，這實在奇了，你們自己不去尋你幫主，卻來問我幫主在何處，這豈不荒唐。」秋槐仇一口咬定珠是自己拾得，不知歸末谷去處。

綠林幫長老余萬堂忍無可忍，上前正要尋秋槐仇理論，卻被梅少龍一手給架開制止，余萬堂瞬間被梅少龍移退了三步，無法接近秋槐仇。

梅少龍又是厲聲說道：「余長老、秋門主，梅某方才已經聲明，今日各路英雄到此，梅某可不許你等擾了這大會，你等有何恩怨情仇，會後自去了結。今日誰要在會上尋仇鬥狠，便是與紅蓮教梅某爲敵。方

才既有普明大師主持公道，持有珠者，便能逕行參加四強決戰，有誰不服？」說罷，目光炯炯的瞪視余萬堂。

余萬堂心中雖是氣憤，但眼下武林人士在場，梅少龍又厲聲責備，只得抑制怒火，等待會後再尋秋槐仇問個明白。當下魯若泛、余萬堂及在場的綠林幫眾，一時憂心歸末合此時身在何處，又憂心手中既無日耀珠，只得參加層層比武的淘汰賽，方得參加四強決戰，以取得天虹劍，否則，便枉費綠林幫眾這多年來辛苦守護日耀珠以得天虹劍的苦心。因此，綠林幫眾眼下只得商討由誰出戰參與比試。

方才之爭議甫定，梅少龍轉身對李玄揚說道：「李少俠，秋門主手中既有日耀珠，我等三人得前往這乾坤門尋找天虹劍，否則今日之會恐是白忙一場。」

李玄揚允諾道：「晚輩配合教主之意便是。」

梅少龍又對眾人朗聲說道：「各位英雄，今日日月星三珠既已匯齊，我等前去尋天虹寶劍，請各位在此稍候，如尋得寶劍，自取來此。」並轉身對江天雨及普明大師說道：「煩請江莊主帶路，也請普門大師前往作證，免生眾人疑慮。」

話畢，梅少龍、李玄揚及秋槐仇三人，遂在江天雨之引領下，躍下寺前一座雙飛亭，再循溪涉水而過，來到一處平台，平台前方一處石壁，壁前古木參天，綠蔭蔽日，帶有幾許陰森，方位隱密，一般人實不易察覺此處。後方多人好奇，也一同跟隨而來，想先睹這天虹劍風采。

眾人來到石壁之旁，見石壁右側刻有乾坤門三字，但石壁之面平整無奇，無法看出這門位於何處，眾人正疑慮之時，只見江天雨來到石壁左方一張高度及膝的石椅，並對眾人說道：「開啓門的玄機在此！」

李玄揚、梅少龍、秋槐仇三人上前一看究竟，見那石椅上方有三個圓形孔，孔上各刻有日、月、星之形狀，圓孔大小正與三珠大小約莫相同，石椅側面上端有一厚實的鐵製把手。眾人見狀大喜，心想這便是開啓乾坤門的機關所在。

此時，李玄揚、梅少龍及秋槐仇三人，各取出自己所持明珠，各自將手中明珠置入對應的圓孔位置，但卻不知如何操作這機關。

眾人在一旁研究甚久之後，有的推石柱，有的搖動鐵製把手，但卻不見石壁有何異樣。一群武林前輩，包含李玄揚、梅少龍等高手在內，輪流上前啓動那機關，被這機關玄機著實折磨得汗如雨下，卻也對這機關莫可奈何！

一名大漢自告奮勇使盡蠻力推那石椅，那石椅仍是不動如山，氣憤之餘，口出粗話，一腳往那石椅踢去，豈知那石椅堅硬如鋼，那大漢腳尖與石椅相碰瞬間，立時疼得哇哇大叫，眾人一旁見這窘景，不由一陣大笑。那大漢只得脫去鞋子，在一旁拼命查看那紅腫的腳踝。

眼下眾人實在對這機關之設置無可奈何，一時懷疑這乾坤門到底是真是假，只見袁莫雲走到石椅旁，仔細端詳那石椅片刻後，將圓孔中的三珠先行取出，並將那石椅側邊的鐵把輕易地由上方移置另一側後，又將那三珠對應置入圓孔內，接著又將那鐵把由上方移回原位，但此刻袁莫雲需稍費些手勁，才能移動那



鐵把，只見她這次將鐵把漸移回原位之時，那三珠竟隨著鐵把的移動漸漸沉入那石椅內，待鐵把移回原處後，三珠已經沉入石椅之內，但眾人卻驚見石椅另一側竟因三珠的沉入，啓動石椅內之另一柄鐵製把手由另一側伸了出來，眾人一陣吃驚。

此時，袁莫雲手握石椅左右兩側之鐵製把手，向右側方向轉動，卻無任何動靜，她再改爲以左側方向轉動，竟見那石椅跟隨轉動，眾人見狀則驚訝的瞪眼張口而視。

但由於石椅過重，袁莫雲轉了半圈後對李玄揚說道：「玄揚，我勁力不足，你再來試試。」李玄揚點點頭後，接過手轉動那石椅。

只見李玄揚運足氣勁，握住石椅兩側鐵製把手後，輕易的將那石椅轉動了五圈，直到不能轉動爲止。這時驚人的現象果然產生，那石壁竟裂出一扇門的痕跡，那片裂開的石壁，竟往後方錯動約一掌之距，眾人見狀又是一陣吃驚。

江天雨見狀對袁莫雲說道：「姑娘好巧的身手，竟可輕易轉動這機關。」

李玄揚也說道：「莫雲，妳……妳怎好似甚爲熟練之樣？」

袁莫雲回道：「我夫君略懂機關術，常見他設計一些機關原理，我實在不懂，方才見眾人費勁無法開啓，才想起可能這扇門以機關術設置，仔細觀察之下，見過夫君曾運用此原理設置，莫雲才想試試如何開啓，沒想到果然如此！」

這時袁莫雲查看了那裂開的石壁後，轉身對李玄揚說道：「玄揚，你再將這扇石門往右方，或往左方

推開看看。」

李玄揚依袁莫雲之言，再到那石門右方，往左側推開那石門，果然那石門下方置有滾輪，在李玄揚施力之下便緩緩打開。

十多年來，武林人士尋蹤已久的乾坤門，今日總算解除塵封，原本只是武林傳說，如今竟爲事實，眾人驚喜之餘，期待的正是那乾坤門之內，是否真有岳武穆隨身的佩劍——天虹神劍。

乾坤門開啓後，梅少龍命紅蓮教教徒生起數把火炬，交給李玄揚等人，眾人持火炬進入那乾坤洞，洞內黑暗伸手不見五指，不知四壁何在，天虹劍又置於何處。梅少龍尋了一盞油燈座點燃後，命教徒再去尋其他油燈座點燃，果然，在左右兩側各有一盞大型油燈座，點燃後，洞內頓時明亮，只見那洞內大小狀如大廳，約莫一座庭院大，足可容納數百人，但洞內空無一物，僅有十盞油燈座，四方均是石壁，並未見所謂的彩虹寶劍，於是眾人便四下尋找彩虹神劍之藏放處。

這時，煙波山莊三少武雲，一直跟隨在江天雨身邊，突見大廳前方三階台階中的二層，凹入台階地板處，有一木匣，因日久塵封不易發覺。武雲見狀，向江天雨說道：「義父，您看，那台階下嵌有一只木匣。」

江天雨聞言，上前查看，果見那台階內嵌著一只木匣，因長久塵封之故，匣上滿布塵埃。江天雨於是將那木匣取出，眾人見狀也一起上前圍觀這木匣。只見江天雨輕輕吹去那木匣上的塵埃後，緩緩打開那木

匣，映入眾人眼簾的，竟是一把劍長三尺六寸的寶劍，凜然橫置於木匣之中，再細看那劍鞘上刻有精忠兩字。

眾人見狀大喜，其中一人大聲喊道：「果然是精忠岳飛的天虹寶劍。」再看那寶劍旁置有一字條，上頭寫著：「精忠岳武穆，泣血護神州，盼見天虹光，再顯武聖威。」

江天雨於是深深嘆道：「爲此寶劍，十多年來牽腸掛懷，煙波山莊險些滅門，如今神劍現世，總算不致讓人誤爲是江某的傳訛之謠。」

梅少龍一旁回道：「江莊主仁義，我想陸丞相泉下有知，也會感動。」

江天雨則取出匣中天虹劍，交給普明大師說道：「大師，可以將神劍拿到外頭讓苦候的各路英雄安心了。」

普明大師取過寶劍後，說道：「天虹神劍既已取得，煩請各位英雄前往牛心寺前廣場，依約而行。」

這時李玄揚趕緊走到普明大師身旁說道：「大師，晚輩就不參與比試了，那三珠目前正在那石椅機關內，晚輩可否自行取出保有？」

普明大師笑說：「好，李少俠，方才會上眾人無異議讓寶珠歸你所有，老衲便主持這公道，依約寶珠歸你，你便可去取了。」

李玄揚恭敬的謝過普明大師後，便與孫羽珊、袁莫雲前往取出石椅機關內的日月星三珠。而這時的阿永其實覺得武林大會無趣，早已在那雙飛亭前的溪水前抓魚，一個人玩得不亦樂乎。

待眾人均由洞內散去，前往牛心寺前廣場準備比武取劍之時，李玄揚與孫羽珊、袁雲莫等三人，獨自留在洞內，尋找當年文天祥交代李玄揚的一件重要大事。

李玄揚對孫羽珊及袁莫雲兩人說道：「當年文大叔赴義前，曾再囑咐我，乾坤門開啓取得天虹寶劍後，爲確保江山資產，等四下無人之時，尋月廳及星廳。若按文大叔之意，此處應該就是日廳，我們找找哪裡可以開啓月廳及星廳。」

於是三人四下找尋有無月廳及星廳之蹤跡，經過數個時辰的東尋西找，任何可能的角落均已尋遍，卻尋不得何處可以開啓月廳及星廳。

此時，孫羽珊疑惑問道：「難道文大叔沒告訴你何處可以開啓？」

李玄揚回道：「這我倒是在忘記了，時間實在過久，我當時也不知乾坤門內是何模樣，所以也就記不得。只記得他說月珠啓月廳，星珠啓星廳。」

這時孫羽珊靈機一動，來到方才天虹劍木匣嵌入之處，見那凹槽底部，竟有三個圓孔。方才眾人取劍之時，只關心天虹寶劍，因此並未注意這凹槽底部。

孫羽珊見狀喊道：「玄揚哥、莫雲姊，你們來看，這凹槽底部也有三個圓孔，應是有所關聯。」

兩人上前探查那圓孔，袁莫雲仔細端詳那凹槽內的三個圓孔，圓孔平淺，底端各有凸起形狀，與日月星三珠上凹入之形狀相同，說道：「我見過夫君設計此種機關術，那三珠給我，我來試試。」

李玄揚將那三珠遞給袁莫雲，袁莫雲取過月靈珠後，將月靈珠上嵌刻出的月亮形狀，套合在石階凹槽



內的其中一個圓孔，那圓孔底端也是凸起的月亮形狀。珠上月形與凹槽底部月形果然相合，接著袁莫雲將月靈珠往上扳動，只聽見嘎嘎兩聲，左方石壁竟又錯動裂開，浮現一扇小石門，門寬僅容一人進入，高約五尺。李玄揚走到門邊，將此扇石門往外推開後，果有一間石室，大小約與日廳相同。

李玄揚三人進入石室後，因手中火炬僅有一把，李玄揚將手中火炬舉高以增加照度，見眼前滿是一只只的大木箱，三人震驚之餘，將其中一只木箱打開一看，竟見箱內裝滿黃澄澄耀眼的黃金元寶，三人一時呆然相望。

孫羽珊說道：「玄揚哥，這……這……些全是黃金。」

李玄揚回道：「是，真的是黃金，文大叔當年所說，要將這些黃金告知宋室後裔，並作為抗元資金，果然是真……真令人不敢置信……」

袁莫雲說道：「難道這些木箱內全是黃金？」

李玄揚回道：「我也不知，文大叔只說有黃金，有文物。我當時不懂黃金有何貴重，文物又有何貴重。」三人遂開啓了數十只木箱查看，果然全部裝滿黃金。

袁莫雲訝異道：「這木箱層層相疊，約莫數百只，每箱均裝滿黃金，這恐怕有上千萬兩的黃金呀！還好當年文丞相等人將這黃金安藏於此，否則落入蒙古人之手，只是讓他們白白糟蹋而已。」

孫羽珊說道：「這裡藏的均是黃金，玄揚哥你不是說還有星廳？」

李玄揚回道：「對，文大叔說星廳也有藏東西，更不可落入蒙古人手裡。」

孫羽珊說道：「那我們再去找星廳。」

三人於是離開月廳石室，又來到大廳，並將月廳石門由外往內推回原位，只聽得喀一聲，那石門又與石壁合一，原來那石壁上有許多紋路，且月廳石門與石壁紋路一致，因而完全看不出石門位置。

三人將月廳石門復原後，又來到大廳台階上放置天虹劍的凹槽，袁莫雲取過李玄揚手中的星炫珠，將星炫珠上凹入的星形符號，套合凹槽底部凸起的星形符號，與先前月廳之方法相同，將星炫珠往上扳動，也是聽見嘎嘎兩聲，右方石壁也是錯動裂開，浮現一扇小石門，門寬及高度與月廳之石門大小相同，李玄揚走到門邊，與方才推動月廳石門相同，將此扇石門往外推開後，三人進入那星廳石室查看，石室內一樣堆疊數百只木箱。

袁莫雲見狀說道：「這難道也是黃金嗎？」

孫羽珊附和說道：「打開瞧瞧便知。」

於是三人打開距離石門邊最近的一只木箱，仔細一瞧，並無方才的黃金，而是一卷卷的紙軸，三人心  
中甚為好奇。

李玄揚說道：「對了，文大叔說這是宋室藏經閣內珍藏的字畫、書籍、玉器等珍貴文物。」

於是三人各從中取出一卷紙軸，李玄揚手中紙軸打開一看是一卷字帖，正是東晉書聖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三人雖不識得王羲之何許人也，也不知這「快雪時晴帖」如何至寶，但見帖上許多朱紅印落款其中，心想應是重要文物。袁莫雲手中紙軸，正是古今文學藝術罕世奇才——北宋蘇東坡的「寒食帖」，

而孫羽珊手中紙軸，只見文字躍然紙上，乃唐代懷素的「自敘帖」。三人因不懂這字帖之珍貴，將三卷紙軸捲起後又放回原處。

這時李玄揚又開啓一只木箱，見箱內也是數卷畫軸，李玄揚取出一卷畫軸，打開一看，正是北宋郭熙的不朽名畫「早春圖」，畫上一樣有許多朱紅章落款，因李玄揚也是不懂字畫，依舊放回原處。袁莫雲所開啓之木箱，箱內則藏有許多書籍，最上一本取出一看，正是北宋「范仲淹文集」。

而孫羽珊所打開之木箱，見箱內置有一把黑色古琴，正是唐代所製之「風雷琴」，但因孫羽珊學醫，亦不懂這「風雷琴」珍貴之處，將它放回箱中後，說道：「玄揚哥，這些應是宮廷重要至寶，只是我們不懂這書畫之珍貴，這些文物如淪落蒙古人手裡，恐怕也是糟蹋焚毀而不知珍惜，所以文丞相才將它們藏於此，以便將來大宋光復之時，再送回宮中繼續保存傳世吧！」

李玄揚回道：「我猶記當時，文大叔最爲重視這文物至寶，甚至說月廳黃金可失，但星廳至寶絕不可失。可見這些我們看不懂的書畫，應是甚爲貴重的至寶。」

此刻，李玄揚已依當年文天祥獄中託付之事，開啓乾坤門尋得黃金、文物等至寶。如今，僅剩最後尋找宋室後裔一事，以便告知宋室後裔此藏寶處，用以恢復宋室江山之用。

於是三人關閉星廳石門，便回到大廳開始商議著持紅背竹竿草醫治劉廣之妻後，接著如何去尋宋室後裔之事。

在群雄爭奪天虹劍方面，自尋得天虹劍後，少林派普明大師已持天虹劍來到廣場，並依約請欲比武取劍之人分組。現場數千之眾，人人均想持有這天虹寶劍，但眼見來者均是武林頂尖門派之掌門，更兼武林最大密教紅蓮教之教主也來爭劍，雖說規則言明不傷及對方，但如與此等絕頂高手過招，刀劍拳腳無眼，簡直玩命。因此，便是看熱鬧的多，有膽登記參與爭劍的，卻都僅是稍有名氣之幫派頭子。

最後登記結果共二十四人參與爭劍比武，並由梅少龍宣布比武規則。

梅少龍對著群雄說道：「各位英雄，方才登記結果共二十四人參與比武。第一輪兩人一組，抽籤決定組別，共分十二組比試，取十二名參與第二輪比試。第二輪再分六組比試，取六人參與第三輪；第三輪再分三組比試，但僅取兩名與梅某及秋門主參與爭劍戰。因此，第三輪比試時，採焚香計時方式，勝出之三人中，取其比試勝出時間最短之兩名，參與爭劍戰。比試共分三個場地進行，分別由少林派普明、普心及普智三位大師擔任公證人。」

普明接續向眾人說道：「各路英雄好漢，我少林派承蒙諸位看重，願爲天下蒼生之福主持這個公道。只是老衲有言在先，比武以技優者勝出，雖說刀劍拳腳無眼，難免傷及對方，但絕不得重傷對方。而比武以奪得對方胸前所懸銅錢者即勝，重傷對方者便失去資格，勝方便可參加下一戰比試。接著，比試正式開始……」

由於牛心寺前庭廣大，比試分爲三個場地，群雄紛在一旁圍觀。由於方才分組抽籤結果，五大門派間



並未成對比試。但五大派掌門之一的劍門派郭雲天，與四幫門之一的虎幫，兩人同組捉對廝殺，最令人期待此二位高手決戰，何人勝出。其餘組別則群雄均認為必定是五派四幫掌門勝出。

因此，多數人集中於普心法師主持之第二場地。這時，第二場地之上，左方一人手持長劍，威風凜凜之狀，昂然而立；右方一人身著藍袍，手持長刀而立。

普心法師說道：「本場地比武正式開始，先請兩位施主各報名號。」

右方身著藍袍持長刀者說道：「在下俠刀門林淨丘，拜候。」

左方那人昂首挺然，拔出長劍，狀似威風之姿，眼神凌厲端視林淨丘，以頗有威嚴之語說道：「阿貓幫，胡天來……」一語方畢，林淨丘差點笑噴出來，但一旁群雄卻已笑不攏嘴。群雄之中有人心想，為爭奪這天虹劍，竟連這阿貓幫、阿狗幫的，也真出來獻醜。

未等群雄笑畢，普心法師隨即說道：「林施主、胡施主，比試開始！」

林淨丘隨即收起笑容，提刀專注，方才雖覺對方幫派之名可笑，但如今比試開始，勝負攸關取劍之權，一時不知對方功力，故而不敢輕敵。

為掌握攻勢，林淨丘率先出刀，刀中運足七成功力，直取胡天來右路而來，見胡天來提劍要擋之時，林淨丘已將刀鋒轉為左路而去，這時胡天來竟不知那是一般高手過招之起手式，卻不及來防左路，林淨丘納悶之餘，左手以迅雷之速，順手將胡天來項上懸吊之銅錢摘拔下來，勝負立判，林淨丘勝。而林淨丘也對自己的輕易取勝甚為詫異，沒想那阿貓幫胡天來功力竟如此薄弱。

一旁群雄有人笑意未停，卻在這須臾之間，林淨丘已取下胡天來之項上銅錢，眾人一時目瞪口呆。

普心法師見狀也是一陣驚訝後，喊道：「林施主勝……，此戰……，此戰由俠刀門林施主得勝。」

原來那胡天來僅是一般劍客，為奪取天虹劍，臨時冒個阿貓幫參與比試，但其功力與武林四幫門之一的俠刀門主林淨丘，功力實在相差懸殊，因此，林淨丘竟只在一招之間便已取勝。

這時，同一場地，普心法師請第二組人員入場，比試兩人，正是五大派掌門之一的劍門派郭雲天，與四幫門之一的虎幫幫主嚴剛。

那虎幫乃四幫門中最高武勇者，而郭雲天更是名震天下的五大門派之一，兩人上場互揖為禮後，便各自取出兵器。

郭雲天說道：「久聞嚴幫主威名，今日若有得罪，還請見諒。」

嚴剛聲若宏鐘說道：「好說，好說，今日嚴某也得罪了。」說罷嚴剛手中一把丈三關刀，舞動刀光朝郭雲天而去，郭雲天手中三尺秋水遊走刀光之間。

嚴剛心知不能久戰耗損體力，否則晉級第二輪後的勝算將會變小，因此出刀凌厲，畢生絕學「連環刀法」上手，一時虎嘯生風般的刀法，如狂風驟雨襲向郭雲天。

郭雲天也以劍門派絕學「五行劍法」禦敵，一招「金波水影」劍鋒凜凜，招招化解嚴剛的連環刀。兩人刀劍來往之間，郭雲天劍招如波光水影，層次綿密，顯見名家風範；而嚴剛刀法如狂風掠地，那柄關刀

舞來更是虎虎生風，技驚四座。

兩人均是中原武林絕等高手，在場圍觀群雄莫不佩服萬分，其中本想一試但終未報名參與比武取劍之人，見兩人這等高手過招，也是心覺汗顏，暗自心想自己若真上場比武，也只是自取其辱而已，因而慶幸自己並未報名比試。

郭雲天及嚴剛刀來劍往之間，兩人已交手數百招，誰也未占上風，時間一過便是兩個時辰，仍未見勝負。

這時其他場次比試者均已完成第一輪比武，勝出者果不出眾人所料，均是五大派及四幫門，但見這第二場地的郭雲天及嚴剛遲未分出勝負，因此，原本於第二場地另外兩組尚未比試之人，便改到第一及第三場地。

然郭雲天及嚴剛兩人經過兩個時辰的過招，嚴剛刀勢更為威猛，關刀連環；而郭雲天劍招更為綿密，五行劍法，劍走五行，刀光劍影的刀鋒劍芒，讓在場群雄紛紛懾服，比試兩人更是暗暗驚服對方的武學造詣。

此時，嚴剛心知保留體力無用，眼前這關過不了，更遑論第二輪之比試。因此，嚴剛真元匯聚丹田，運勁十分，手中關刀凜凜虹光，仿如戰神一般威風凜凜，在場群雄均可感受那渾厚的威勁。嚴剛一式連環刀法最上乘之「開天闢地」，鋪天蓋地而來，刀劍交鋒之時，郭雲天虎口均可感受那威猛的關刀猛勁，幾招過後，郭雲天凝氣於劍，一式畢生絕學五行劍法之「水火源轉」上手，起劍之時烈如火，交鋒之時冷若

水，這一烈一冷劍招，強弱互換，讓嚴剛登時頻頻分心，無法猜測強弱變化之機。便在此時，郭雲天一個回身躍上空中，空旋來到嚴剛後背，嚴剛回身出刀凌厲續攻郭雲天，說時遲那時快，正當嚴剛回身之時，郭雲天便在這電光石火的瞬間，左手摘下嚴剛項上銅錢，勝負立判。

嚴剛見自己項上銅錢被郭雲天摘去，立時駭然停住手中關刀，驚訝半晌後慚愧洩氣，說道：「唉！慚愧。」

郭雲天雖經兩個多時辰的對決，但劍術精湛的他，元氣耗損無多，回道：「嚴幫主武功蓋世，郭某僥倖，承讓。」

嚴剛說道：「我嚴剛敗就敗了，技不如人，你不用再說。」話畢，默然離開比試場地。

這時在場所有參賽者，經第一輪比試後勝者已出，便在少林派普明法師主持下，進行第二輪抽籤，並進行第二輪比試。

第二輪比試中，郭雲天竟又與五大派之首的陽平秋同組捉對廝殺，而五大門派之華山派掌門穆秋震，竟也與天目派掌門古疏軒同組較勁。

群雄眼見上場的劍門派郭雲天，及黃山派陽平秋，心中均想知道這五大門派中，究竟何人技高一籌。然此時的陽平秋，心中卻暗想著，自己數月前身中蒙古劇毒痊癒，月前又受銅虎戰神一拳，雖已康復，但終究五臟受創，尚未回復過去功力，真元難提，於是尋思道：「雲天兄五行劍法凌厲，素惡蒙古惡



賊，其性義薄雲天，不如讓他勝我，並減低元氣耗損，保留體力爭劍，免得我若功體受損，勝不得那毒王秋槐仇，豈不反讓天虹劍落入惡賊手中。」於是陽平秋心中有了決定。

郭雲天對陽平秋拱手作揖說道：「平秋兄，沒想今日我倆竟在此爭長爭短，實在無奈！」

陽平秋義然之態說道：「雲天兄，莫如此說，事關武穆天虹神劍之歸屬，如落蒙古或惡人之手，則蒼生將繼續生靈塗炭。你我皆須戮力為蒼生情義，而保此天虹神劍。」

郭雲天聞言深表認同，說道：「如此說來，郭某得罪了。」

陽平秋回道：「在此領教雲天兄的五行劍法。」在場群雄萬眾期盼這五大派間的對決，正是「五行劍法」對上「八卦迷魂劍法」。

兩人手中三尺秋水過招，噹……噹……數響交鋒，均不失為中原高手之風采。郭雲天五行劍法，劍式綿密，強弱層次相間；陽平秋八卦迷魂劍法飄忽不定，變幻莫測，正是高手對決，群雄屏氣凝神，全神貫注兩人純熟的劍法。

不出片刻，兩人如此來往約過二十餘招，陽平秋一式「迷魂迴影」，劍虹飄忽，忽快忽慢的莫測變幻之招，劍招幻化往郭雲天而來，以激化郭雲天的上乘劍法抵禦，陽平秋劍法之精妙，在場群雄無不讚嘆。

郭雲天見狀，五行劍法絕招轉動，一一拆招，但卻感陽平秋劍招之中氣勁微弱，因此接招之時費力無多，便在此時，陽平秋急攻郭雲天右路，卻露出左路破綻，郭雲天心中半疑，護守右路之時，左路大膽搶步近身，去取陽平秋項上銅錢，霎那間，郭雲天竟輕易取下陽平秋那銅錢。郭雲天，勝！

在場尋雄見狀一陣譁然「啊！」，沒想那五派之首的黃山派陽平秋，劍法如此精妙，卻在三十招內敗給郭雲天。但此刻郭雲天卻心知，陽平秋不露痕跡的故意讓招，才讓自己不費氣力輕易取勝。而陽平秋劍法已臻化境，那迷魂迴影招式如此精純，卻讓在場群雄感受不出他故意讓招。

隨後陽平秋故意咳了數聲，說道：「佩服佩服，雲天兄五行劍法果然名不虛傳，陽某佩服！」

郭雲天收劍回道：「平秋兄，你！」

知道郭雲天心有疑惑，不等郭雲天說完，陽平秋連忙搶話說道：「陽某前受蒙古劇毒，後受銅虎戰神一拳，功體部分尚未痊癒，但今日已然盡力，來日有緣，再與雲天兄切磋。」

郭雲天沉默半晌思索後，終於頓覺原是陽平秋爲了減少自己體力的耗損，故意讓招，但爲免讓人議論，故而過招之時以其「迷魂迴影」招式，激化自己以五行劍法禦敵，卻又故意露出破綻落敗。

同一時間，那五大派中最喜逞口舌英雄的天目派古疏軒，其流星劍法終究不敵華山派掌門穆秋震。兩人過招數百後，穆秋震終以華山派的「滄浪劍法」，懾服古疏軒的「流星劍法」。

古疏軒落敗後，惱羞成怒的說道：「哼！今日過招不能重傷對方，但我派流星劍法殺傷力甚大，故而古某不敢出重劍攻擊，才讓你華山派僥倖得勝，哼！」

穆秋震聞言冷笑說道：「如此說來，倒是古掌門承讓了。」

古疏軒趾高氣昂的回道：「好說！」隨後神氣的退下場去。

在場眾人心中暗自譏笑古疏軒明明自己技不如人，卻硬說是因不能重傷對方而未出重劍，紛紛搖頭恥笑他毫無五大門派掌門應有的氣度。

在此第二輪比試中，綠林幫主因歸末谷未在现场，由副幫主魯若泛贏得第一輪比試，卻在此第二輪含恨敗給霍山派掌門玉霖雙，無緣晉級第三輪比試。

在一片譁然喊聲之中，第二輪比試結束，天色已黑。但爲求儘速比試勝出者取得天虹劍，經在場群雄決議挑燈夜戰下，第三輪的焚香計時比試也將開始。



## 紅蓮教主稱頂峰，蒙古雙雄劫天虹

經第三輪分組抽籤後，在普明大師宣布下分組競技。第一場地的霍山派掌門玉霖雙輕取天星幫主狄飛延；第二場地的劍門派郭雲天，也在一刻半鐘的時間，輕易勝得太陽門主秦光。

反觀華山派穆秋震，與俠刀門林淨丘兩人之戰，刀劍來往之間已過兩刻鐘半炷香時間，雙方仍未分出勝負。但最終仍由穆秋震技壓林淨丘，奪去了林淨丘項上銅錢，但時間卻已過了三刻鐘……。

經三輪比試之後，分由玉霖雙、郭雲天、穆秋震勝出，但因穆秋震用了三刻鐘時間才退敵得勝，所用時間較玉霖雙及郭雲天爲長，因此，便由玉霖雙及郭雲天取得了爭劍戰資格。

三輪比試結果已見分曉，因此普明大師當眾宣佈道：「各位英雄，第三輪比試由玉霖雙及郭雲天兩位掌門勝出，接著由兩位掌門，與梅教主及秋門主兩人，共此四人參與爭劍戰。」

這時秋槐仇手持兩紙籤紙，一張籤紙爲梅少龍，一張籤紙爲秋槐仇，捲成柱狀後，遞給玉霖雙及郭雲天兩人各自抽出對戰之人。

玉霖雙先上前抽取，打開那籤爲秋槐仇；郭雲天所抽那籤，自然便是梅少龍。

因此，最終之爭劍戰，第一場乃由霍山派玉霖雙，對決百毒門主秋槐仇。群雄此時心中各自嘀咕著，眼前名震江湖未遇敵手的玉霖雙，對上那運毒神手秋槐仇，究竟鹿死誰手甚難判斷。



場中只見秋槐仇冷笑說道：「嘿嘿，久聞攝魂掌威震江湖，迄今未逢敵手，今日秋槐仇倒要領教領教！」

玉霖雙卻維持其慣常的冷漠高傲，冷冷說道：「出招！」

秋槐仇聞言，長立不動，卻謹慎注意玉霖雙之動靜。見秋槐仇尚未出手，玉霖雙氣貫雙掌，掌心托天，瞬間，右掌拍動周身氣流，兩個空中飛旋左掌往秋槐仇左肩而去，那掌氣勁渾厚，急速如風，秋槐仇立刻側身轉動急避那掌，豈料玉霖雙右掌卻似幻化百掌般，已轉為右胸而來，秋槐仇心中一驚，連忙運勁以手中紅簫左右抵擋，這一來一往之間，玉霖雙掌氣毫無間隙，攻得秋槐仇毫無招架空間，只是忙於護守。

這時群雄才真正見識玉霖雙那威震江湖的「攝魂掌」威力，畢竟方才與玉霖雙對戰之人，包含綠林幫副幫主魯若泛在內，均是武功平庸之輩，因此玉霖雙輕易之間便已取勝，眾人未能窺見其真功夫。此番對戰之人乃武林中至高之用毒高手，因此玉霖雙不敢輕敵，近身之時不讓秋槐仇有用毒之機，因而起手之招便攻得秋槐仇難以招架。

秋槐仇連忙數個空中盤旋，急落於數步之外，說道：「好個攝魂掌！」其話未畢，玉霖雙那雙掌錯動，左掌如影，右掌如刀，腳上輕功急馳而來，秋槐仇心知不是玉霖雙對手，見那威力萬鈞的攝魂掌逼命而來時，心中一個早已計畫好的盤算，竟是一個轉身毫不避閃，誘使玉霖雙掌擊背心，只見玉霖雙果然掌心毫未受阻的險些擊中秋槐仇後背之上，那掌若是擊中，秋槐仇定是五腑受創。

正當掌心即將擊中秋槐仇後背之時，玉霖雙一個心驚，一聲「啊！」急收氣勁，險些重傷了對方，但此時自己龐大的氣勁突然衝擊於胸，登時氣血翻湧。未等那氣血翻湧餘勁停歇，為求得勝，玉霖雙連忙一個側步抓去秋槐仇項上銅錢，秋槐仇心下一陣錯愕，項上銅錢卻已落於玉霖雙之手，敗下陣來。

雖說那玉霖雙奪去秋槐仇項上銅錢取勝，但方才未料秋槐仇臨陣對戰之時，竟是一反比武常態，在高招對決之時毫不避閃，寧可以身接掌，誘使玉霖雙擊傷自己。適巧玉霖雙見機不妙而收掌，否則重傷秋槐仇便得棄權。然而這一收掌，玉霖雙自身的渾然氣勁卻因一時驟停，那未出掌的氣勁因而衝擊於心，一時氣血翻湧難停。

同一時刻，另一場的劍門派郭雲天，與紅蓮教主梅少龍之戰，兩人劍鋒來往之間已過數十招，均為探招之式，未顯各自絕學。

這時梅少龍禮貌說道：「久聞郭掌門五行劍法劍術精湛，今日在下斗膽領教。」

郭雲天回道：「不敢，郭某獻醜。」

話畢，梅少龍手中長劍忽綻寒光，登時劍鋒凜凜，有如降魔天神，正是梅少龍絕學「落鷹劍法」之威，頓時如虹閃動的劍芒，如疾馳般的劍雨，分由四路直逼郭雲天而來。見那威懾的劍雨氣勢，郭雲天毫無懼色，五行劍法應式而出，雙劍交鋒之際，噹……鏘……巨響，令現場群雄驚心動魄，一旁有人讚嘆說道：「好絕妙的劍法。」郭雲天心中更是驚嘆，不敢置信梅少龍武功竟如此高強。

梅少龍之落鷹劍法劍勁渾厚，劍法綿密，毫無破綻可攻，郭雲天一生與人交手，不曾見此毫無破綻之劍法，兩人交手已過數百招，郭雲天已是喘息不已，功力耗損極多，突然，梅少龍一個停劍，藉機運足真元，郭雲天順勢回防調息，豈料，調息之間，郭雲天突然一個心血翻湧，氣力漸漸流失，心想：「這……有毒……那籤有毒」，郭雲天覺悟已然大遲。

郭雲天畢竟歷經三輪纏鬥，元氣已有耗損，此刻又覺悟身中秋槐仇之毒，氣力漸失，而眼前梅少龍武功又高深莫測，心想只能放手一搏。於是畢生絕學五行劍法之「水火源轉」，頓時揚起烈如火，又冷若水的五行劍招，由上盤直攻梅少龍，只見梅少龍身形微動，手中長劍輕盈飄舞，看似水花飛濺的劍虹，竟含震天氣勁。雙劍爭鋒交手來回數十招，郭雲天身中之毒漸鎖筋脈，逐漸無力持劍，本要回劍再出，但梅少龍劍鋒快了一步，瞬間，未傷郭雲天毫髮，已將郭雲天項上銅線之細繩削斷，郭雲天回身之時，那銅錢飛落，梅少龍一手從容接住。

郭雲天落敗後嘆了一口氣，說道：「梅教主劍法深奧，郭某佩服。」

梅少龍拱手說道：「承讓，承讓。郭掌門劍法精純，在下僥倖，僥倖。」

一旁五大派掌門中的陽平秋、古疏軒及穆秋震，均屬用劍高手，但見紅蓮教主梅少龍初顯神通，其劍法竟然如此高深莫測，也都暗自驚服。而眾人則均不知郭雲天已身中秋槐仇「鎖筋散」之毒。

數個時辰，幾個輪番的捉對比武，自午後到黑夜，眾所矚目的天虹劍之爭，終於由紅蓮教主梅少龍，

與霍山派掌門玉霖雙兩人爭奪。

此時，整場主持比武大會的少林派普明法師說道：「各位英雄，今日比武結果，最終由梅教主及玉掌門兩人爭取，老衲在此見證，勝者即為天虹寶劍之主人。比武規則與方才相同，兩位施主，請。」

在場群雄屏氣凝神，終想見識兩大高手的對決，更想明瞭傳說的武穆神劍——天虹，最終落於何人之手。

這時，夜風徐徐，風中微帶絲絲涼意，夜空之下的牛心寺前，數百火炬熊熊燃起，登時照亮夜空。

夜色中，梅少龍氣宇軒昂，挺然而立；玉霖雙傲骨嶙峋，冷然不動。

梅少龍說道：「玉掌門攝魂掌威震江湖，今日梅少龍領教。」

玉霖雙一貫冷漠，說道：「出招吧！」

登時兩人目光相接，寒光冷冽，雖是身形不動，氣流卻已凝結。忽然，玉霖雙身影疾馳，掌心氣流波動，朝梅少龍胸前而來，只見梅少龍凝神而視，不避不閃，暗運氣勁成拳，待玉霖雙掌勁來到之時，擎天一拳與玉霖雙砰然衝擊，看得令人驚心動魄。

兩人內力較勁之時，突然，玉霖雙忽覺氣力漸失，掌勁氣力瞬間流逝，玉霖雙心中一駭，立時收掌急退數步。群雄此時卻渾然不知玉霖雙氣力流失。

隨後玉霖雙勉力凝氣於掌，卻突感心口氣血難順，竟然無法聚氣，當下心中駭然心想：「怪了，怪了，我怎一時氣力全失。」原來玉霖雙也是身中秋槐仇的「鎖筋散」之毒，此刻卻尚未察覺。



梅少龍見狀，一記「震天乾坤掌」，掌力五分，朝玉霖雙胸前拍去，玉霖雙勉力以掌相抵，但此番一抵，玉霖雙竟是震退數步，毫無招架之力。

然玉霖雙面容驚恐，尋思暗想：「怪了，難道，難道我中了那鬼王秋槐仇之毒，不，不可能，他毫無機會施毒。」心中越是疑惑，玉霖雙心神越加混亂。突然，玉霖雙恍然大悟，心道：「抽籤，……秋槐仇那籤有毒！」那鎖筋散之毒性能一時抑制氣血運行，卻不至於致命或致傷，因此難以察覺，此刻玉霖雙雖已覺悟自己中毒，已然太遲。

只聽得梅少龍說道：「玉掌門，得罪了！」那梅少龍疾如風的身影，夾帶五分勁力的掌勁，誘攻玉霖雙左肩，玉霖雙難運氣勁，起手要擋，豈料梅少龍掌路變換，瞬間摘去他項上銅錢，徒留一臉錯愕的玉霖雙。

兩人過招不過數十招，梅少龍竟能在這片刻之間，瞬間擊敗威震天下的「攝魂掌」玉霖雙，就連現場群雄也是一陣錯愕。

紅蓮教徒見自家教主得勝，揚起一陣歡呼道：「教主神武，教主神武！」

而場上玉霖雙則是心有不甘，可能因秋槐仇下毒而致內力不濟落敗，但卻又毫無證據顯示秋槐仇下毒，現場何人相信，縱使確信秋槐仇下毒，但秋槐仇已敗於自己手下，無權爭劍，眼下自己確實敗於梅少龍之手，爭執只是落人笑柄而已。沉默半晌後，玉霖雙遂默然下場而去。

於是，少林派普明大師，持著天虹神劍端立場中，說道：「各位英雄好漢，老衲今日在此見證，比武

結果，由紅蓮教梅教主技壓群雄，取得最後得劍之權。因此，老衲便依武林大會之約定，將此天虹神劍交予梅教主，盼梅教主能不負兩位丞相之期望，再雪神州。」

語畢，普明大師將乾坤門內取出而尚未開鋒的天虹神劍，雙手橫端為禮，正要交給梅少龍接過。突然，……那不及眨眼的一刹那……眾人眼前閃過一條迅急身飄的人影，正是絕頂高手的輕功造詣，便在一瞬之間，那天虹劍竟消失在普明大師手上，卻也不在梅少龍手中。

眾人一陣錯愕，世上再有何人，能在少林派方丈普明，及武功深不可測的梅少龍面前，當眾劫去那天虹神劍。

只見那名高手劫去天虹劍後，身影急落於梅少龍身後數尺之距，同時另一名手持細刀之人，也輕功落於那名高手之旁。普明大師見自己失落天虹劍，有負群雄重託，心有所愧，朗聲對那名高手說道：「這位施主，這天虹劍依約該為梅教主所有，不知施主由老衲手中取去之意為何？」

一旁古疏軒朗聲怒道：「這便是劫，哪是取！」

那名高手回道：「這劍，該歸朝廷所有，豈容你等自行分贓。」

古疏軒急道：「鬼話！劍乃大宋之寶，如何歸朝廷所有。你是何人，在此撒野？」

那名高手冷冷笑道：「哼！雕蟲小技的流星劍法，也配問我之名。」

古疏軒聞言氣炸，手中長劍應聲而出，此番出劍可不管他會不會傷得對方，起劍便是天目派的絕學「流星劍法」。那古疏軒劍鋒來到那名高手身旁時，一旁手持細刀之人登時刀光數閃，掠去古疏軒劍鋒，

隨後那人刀勁變猛，卻舞刀輕盈而速，只聽得如鬼鳴般的噓聲，刀劍交鋒僅僅數招，古疏軒面容顯露驚恐之色，那人刀勁，隨刀鳴之聲更加威猛無邊，登時一刀砍斷古疏軒頭顱，古疏軒當場斃命。那五大門派之一的天目派掌門，竟在這短短時間遭人取命，一時震驚群雄。

普明大師本立一旁，見那人正要砍中古疏軒時，連忙提起手中法杖要去揮擋，豈知那人刀速如電之快，快得普明無法來救。

普明雖是出家之人，見此情形心中甚怒，說道：「施主，老衲言明不得傷人，今日施主在此放肆殺戮，便別怪老衲失禮，更不容你等取走這天虹劍。」

這時陽平秋上場說道：「刀如鬼鳴，想必閣下便是傳言的蒙古高手——神鬼二決之一的，鬼決刀——蕭藏，而身旁這位，便是神決劍——冷心楓。」

眾人聽聞陽平秋說此二人乃蒙古絕等高手「神鬼二決」，心中登時駭然而驚。

那名奪劍而去的高手，便是冷心楓，哈哈說道：「好眼力，未見我倆，卻知我名，閣下好眼力。」

陽平秋說道：「今日我漢人在此聚會比武，二位外人不應干涉。」

冷心楓大笑說道：「哈……哈……，我倆哪有干涉？只是這劍本該歸於朝廷，我倆特來取回而已。」

普明大師正色說道：「老衲受各路英雄重託，可由不得你們任意帶走！」

冷心楓冷言說道：「那倒要看看你等南人，有沒有人攔得住我。」

這南人之語，乃是蒙古人輕蔑南方漢人之稱謂，在場群雄一聽甚為氣憤，但知對方乃蒙古絕等高手之

神鬼二決，卻不敢上前阻攔。

陽平秋回道：「今日我等中原高手皆聚於此，恐怕非兩位可以任意妄為。」

冷心楓嗤鼻笑道：「哈……哈……，高手！未見過我蒙古軍征戰天下的神威，你等也敢自稱高手，笑話。今日便讓你等見識，神鬼二決就是能任意妄為。走！」話畢兩人轉身便要離去。

這時普明大師一個飛身箭步上前，擋住冷心楓去路，說道：「劍留下，施主要去便去。」

冷心楓怒道：「找死！」手中奪來的天虹劍應聲出鞘，直取普明大師，普明手中法杖護身迴盪，步跡輕盈，避開劍鋒，過招之時以「擒龍之式」去奪冷心楓手中之劍。只聽咻……咻……的劍鳴聲，劃破眾人喧囂的黑夜，劍鋒銳利，招式勁猛，幾招過後，普明大師未得上風，無法奪回天虹劍。

夜空下天虹劍冷冽的寒光，吸引無數群雄目光。眾人心中心感慨的是，沒想到中原群俠尋覓多年，且負有九五至尊聖命的天虹劍，如今現世卻落入蒙古人之手，令人又是憤慨又是無奈。

普明大師幾番身手未能奪回天虹劍，心思：「天虹劍由我手中失落，如不取回，我少林派如何對群雄交代。」心想之時，便易筋聚氣，準備初露畢生絕學，勢必要奪回那天虹劍，於是說道：「老衲得罪了！」隨後聚氣凝掌，一式融合少林絕學拳掌之式「降龍拳」，掌納拳勁，拳勁生風，再融合普明大師渾厚的內力，氣隨力生，力由拳發，威勁有如橫掃千軍之勢。而冷心楓只是運劍護守，並未攻擊。

兩大高手對決，氣勁威猛，劍鋒凌厲，令現場圍觀眾人驚心動魄，聚精凝神而視。群雄雖是看得心驚



而跳，但此番見少林拳法如此精妙，紛紛讚嘆少林果然不愧是中原武學的最高殿堂。

而普明大師手中法杖，與冷心楓手中天虹劍鋒交輝錯動之時，只見普明大師拳路掌法不斷變換，仍是要奪冷心風手中之劍。

這時冷心楓退了數步，冷冷哼道：「哼！想奪劍，妄想！」只見冷心楓手中天虹畫了數道光影，瞬間，劍鋒疾速如風，劍風凜冽，風中依稀聽得那淒楚的劍鳴之聲，迴盪無光的劍影直逼普明大師而來。

普明大師雖是舞動法杖相抵，但那劍鳴聲似催魂，擾人心智，那劍光速如電閃，無影無鋒，普明大師心中一陣駭然，心想：「此人劍法竟然如此詭譎。」一個念頭未過，普明大師法杖正要抵擋劍鋒之時，那劍卻突然直取左心而來，普明連忙收杖相擋，劍、杖一個氣勁交鋒，登時鏘……的一聲轟天巨響，現場群雄有些功力不高之人，立時心驚魄散。

現場觀看的中原高手，見到此景心中駭然不已，沒想那冷心楓劍法造詣如此高深絕倫，難怪武林流傳「神決劍出，鬼決刀鳴，諸佛迴避，不撓其鋒。」今日一見，果然如索命閻羅一般，令人膽顫心驚。

然這轟天巨響的一震，竟是震得普明大師筋脈錯動，氣血翻騰，對冷心楓的功力已然心中有數，心想：「此人好猛的劍勁！功力遠遠在我之上。」普明心知今日遇上絕等高手，稍有不慎便是魂斷，只能奮力一搏，於是少林絕學易筋經心法運動周身，化氣於掌，再顯少林絕世武功。

兩人此番回合交手數十招後，普明大師雖是易筋氣轉，內力不絕，但因冷心楓劍法實在詭譎難防，普明大師略顯疲樣，冷心楓一個飄渺的空躍，劍鋒朝普明大師天靈而去，志在取命，普明急忙運杖要擋，豈

料當普明手中法杖提上半空之時，突然，……冷心楓一個急停，劍鋒如電光石火般刺向普明咽喉，那劍刺入，普明必是當場魂斷。

眾人驚見「啊」的一聲，普明眼見不及避閃，放落手中法杖，右臂連忙來擋，隨後冷心楓手中天虹，一劍刺穿普明右掌，登時血流如注，群雄一陣愕然。冷心楓劍鋒更快，抽回天虹劍，又是一劍正要刺入普明胸口，不留生機，劍到胸口三寸之距，噹的一響，被人用劍掠開，正是陽平秋出劍解圍。

冷心楓見狀，冷言說道：「又要前來送死，神決劍下不差你一條亡魂。」

陽平秋氣惱說道：「你等蒙古人種，竟是這般冷血，殺人毫不眨眼，我等中原群俠只是比武聚會，卻讓你們惹來一場鮮血，可恨至極。」

冷心楓說道：「哼！這天下乃我大元天下，你等在此聚眾謀反，便是死罪，殺你這等南人，理所當然。」

陽平秋怒道：「真是毫無人性的冷血蒙古！」

此話一出，一旁鬼決刀蕭藏，瞬間舉刀逼命朝陽平秋而來。這時一旁圍觀的群雄，聽那冷心楓毫無人性的語，也不管他勝之不武的，幾位高手上前圍住冷心楓及蕭藏兩人。

眼見眾人以多對寡，冷心楓竟是毫無懼色，說道：「哼！既然全上，也好，我便代替將軍，誅殺你等反賊。」

話畢，那華山穆秋震、俠刀門林淨丘及虎幫嚴剛等三人，提劍圍攻冷心楓；陽平秋及少林普心大師則

圍攻鬼決刀蕭藏。只見光影閃爍，刀劍交鋒，正是漢家高手之正面對決。

隨著刀劍的強勁舞動，風中只聽得刀劍鳴聲不絕於耳，雙方人馬交手半個時辰之後，穆秋震、林淨丘及嚴剛三人不敵冷心楓，陸續受了劍傷。

這時梅少龍運劍來救三人，提劍急攻冷心楓，那冷心楓與多位高手對決，竟是未露疲態，此番再與梅少龍交手數十回合，兩人劍影穿梭，一時難分軒輊。

另一頭的陽平秋與普心大師，與鬼決刀蕭藏交手數十招後，一個冷不防，蕭藏一刀劈中普心大師左臂，登時血柱噴出，陽平秋連忙使勁一招「八卦乾坤」，暫時逼退蕭藏，並急忙把普心大師扶到一旁。

這時，蕭藏見梅少龍與冷心楓兩人正在交鋒對決，為求速決，一記「鬼鳴破劍」夾帶雷霆萬鈞的氣勁，一招分為十二式，似要取命般的急攻梅少龍，只見梅少龍「落鷹劍法」一人抵禦神鬼二決之逼命刀劍。

群雄見此神鬼二決的刀劍造詣，以及少林方丈受傷而敗之景，已然明白，自己上前只是徒然成為刀劍下的亡魂而已，因此更無能力解救梅少龍的困境。

梅少龍一人獨鬥神鬼二決已過半個時辰，高手對決，以一對二，足顯梅少龍武學造詣之高，技冠中原群雄。但終是以一對二，更是對決不世高手，況且方才爭劍比武之時已耗元氣，因此，梅少龍漸處下風。

這時，冷心楓說道：「中原武林竟有你這樣的高手！好，你夠格見識我冷心楓的『秋落無痕』，黃泉路上你可以瞑目了。」

梅少龍回道：「中原之物，便應歸還中原。」

兩人話畢，冷心楓上乘的神決劍招急落，蕭藏的鬼決刀同時破風而來，梅少龍雖是劍網綿密，但終究難禦其鋒。只見神鬼二決刀劍一左一右同時來取梅少龍性命，便在千鈞一髮之際，突然……，一個烈火掌風，冷不防急劈蕭藏後背，蕭藏餘光閃過之時，急忙回刀劈往後背襲來那掌，那掌瞬間錯動避過蕭藏刀鋒，但右臂衣袖卻被蕭藏削落，露出右手臂來，這人正是紅蓮教火雲堂主馮鳴南，出手那掌便是「火雲掌」。

同一刹那，一個劍光也是冷不防急馳冷心楓後背，冷心楓急忙回劍去擋，登時兩劍鏘……噹……之響，那出劍之人，一套劍法閃動如虹，急攻冷心楓，冷心楓一時連退數步，梅少龍立時化去逼命危機。出劍之人，正是紅蓮教風雷堂主，龍燁。





## 再顯身手驚群豪，少林點化菩提功

正當龍燁出劍為梅少龍解危，逼退冷心楓，冷心楓退了數步站穩後，哈哈說道：「又來出手相救，好，好！中原武林果然臥虎藏龍。今日便讓你等見識，我蒙古戰神如何馳騁天下。」

話畢，冷心楓舞動手中天虹劍，一套詭譎莫測的劍法，與龍燁兩劍交鋒數回合，龍燁一手「風雷十二劍法」，劍鋒兼具剛猛與輕柔，其劍法絕倫令在場群雄讚嘆。但龍燁雖是劍法超群，然眼前冷心楓此番詭譎莫測之劍法，乃畢生獨門絕學，劍法已臻出神入化之境，因此，兩人交手數十招後，龍燁一時也難取勝。

於是，龍燁連出數劍後，趁機躍退數步，與馮鳴南一同來到梅少龍身旁，龍燁請示說道：「教主，眼下應當如何？」

梅少龍顧慮龍燁及馮鳴南安危，便回道：「此二人武功高強，不可再戰，且看局勢再說吧！」

龍燁問道：「但那天虹劍落入蒙古人之手，又該如何是好？」

梅少龍回道：「眼下群雄及少林高僧也無力取回，也只能靜觀其變了！」於是龍燁便點頭應命。

這時，冷心楓見群雄無人上前再來奪取天虹神劍，便對蕭藏說道：「劍已取得，先回去向將軍覆命吧！」

蕭藏聞言，點頭示意，回道：「好！就依你之言。」

於是兩人轉身便要離去，而一旁群雄方才見兩人如此武功高強，連少林兩大高僧普明、普心也負傷敗陣，更兼方才比試獲勝的第一高手梅少龍也難以取勝，因此神鬼二決兩人提著天虹神劍便要離去之時，也就無人敢再上前阻擋。

正當兩人趾高氣昂緩步準備離開牛心寺前廣場之時，突見後方李玄揚急追而來，高聲吶喊：「站住！」

原來李玄揚與孫羽珊、袁莫雲三人，自群雄攜劍離開乾坤門後，便繼續留下尋找星廳及月廳數個時辰，待他三人尋得星廳及月廳至寶，並再次封閉乾坤門離開之時，已是深夜時分，卻見群雄仍在比武。三人因對爭劍比試並無興致，便四處尋找那獨自遊玩的阿永。待尋得阿永之後，本要前去向陽平秋辭別，卻聽那後方圍觀群雄喧囂不已的直罵蒙古人，詢問之下方知神鬼二決奪走天虹劍。而天虹劍乃文天祥臨終託付重任，如今卻是落入蒙古人之手，李玄揚自然不能置之不理，於是連忙追劍而去。

冷心楓一聽有人高喊站住，便與蕭藏兩人停下腳步，回身而來瞧見李玄揚，豎眉說道：「你是何人？」

李玄揚心有怒氣，卻沉住怒氣說道：「李玄揚，特來取回天虹劍。」

冷心楓笑道：「哈哈，這天虹劍本該歸朝廷存管，自然送交朝廷。」

聽此一言，李玄揚克制不住怒氣，喝道：「我呸！……此乃大宋宮廷之物，文大叔等人用命守護，如

何送交朝廷。」

冷心楓回道：「大宋……，呸！亡國之朝，還稱大宋，你等南人真是冥頑不靈，我大元已經一統天下，天下之物均歸我大元朝所有，豈容你等南人私吞。」

李玄揚氣憤非常，深吸一口夜空下的沁涼氣息，強抑心中怒火，冷言說道：「聽說你們叫神鬼二決，既然是鬼，所以我不聽你們扯鬼話。劍拿來！不然我便自己取回。」

冷心楓被李玄揚此番輕蔑的言語，激怒心中怒火，怒目說道：「哼！年輕人口氣不小，但也太自負，我神鬼二決，西征波斯，躍馬中原，還沒有人能從我手中拿走任何一樣東西！倒看今天你如何取走！」

李玄揚譏笑說道：「哼！那是我中原武林前輩不屑跟你們這種鬼怪交手，你們才能在此吹噓，今日你便是將那劍吞了下去，我也要將它取回。」

一聽李玄揚譏笑自己鬼怪，那蕭藏二話不說，啪的一記快刀，如狂風暴雪般的刀風勁力，急攻李玄揚而來。李玄揚後發先抵，腳踩追雲步，身輕如雲，劍虹飄渺遊走八方，一一化去蕭藏刀式。隨後李玄揚猛然轉身，回劍迅速反取冷心楓，志在奪劍。冷心楓手中天虹劍鋒利無比，李玄揚手中長劍明顯不敵，劍鋒處處損傷。此時李玄揚一人獨戰蒙古兩大絕等高手，雙方難分軒輊。

交手數回合，神鬼二決驚訝李玄揚武學高深，冷心楓心想：「此人劍法如此迅疾超凡，不曾見過，不挫他銳氣，倒讓那些南人給看笑話了。」於是，劍映長空，鋒馳如虹，一式「秋落無痕」絕學出手，這時，蕭藏見狀也一記「鬼鳴破劍」絕招上手，與冷心楓兩人聯手，配合無間的分取李玄揚左右二路，李玄

揚左右同時護守，登時險象環生。

雙方纏鬥不久，李玄揚劍身受損，不敵天虹劍威，但志奪天虹劍，不再留情。於是李玄揚氣流周身，易筋轉穴，凝乾坤之氣，氣聚於劍，頓時劍光如虹，映照暗夜長空。

神鬼二決感受到李玄揚那凜然劍氣，不敢大意，專注凝神，畢生絕學同時上手，冷心楓又一式「擒鷹殘紅」絕頂之招，劍鋒如鷹低鳴；蕭藏又一式「刀弑狼」巔峰絕招，刀鋒如狼哀號，兩人刀劍相鳴，揚起大地肅殺之氣，氣流中猶如鬼神降臨般凝結，現場群雄總算感受「神決劍出，鬼決刀鳴，諸佛迴避，不攪其鋒」之威名。

三人刀劍交鋒，疾如電，光閃虹，刀劍綿密毫無喘息之機，一旁眾人心驚膽顫，孫羽珊及袁莫雲更是擔憂李玄揚安危。雙方連環數十招過後，那劍風刀勁如狂風驟雨，淩厲無比，連現場圍觀群雄也被逼退數步。

此時孫羽珊站身於陽平秋後方，憂心李玄揚安危，向前詢問陽平秋問道：「前輩，此二人是誰，武功強嗎？」

陽平秋回道：「此二人乃蒙古大將軍——蒙戰手下之神鬼二決，蒙戰手下尚有漠雪雙鷹、四大金剛戰神，此九人同列蒙古九大高手。神鬼二決武功蓋世，威震西域，兩人聯手更有『神決劍出，鬼決刀鳴，諸佛迴避，不攪其鋒』的威名。我方才與之交手，果然名不虛傳。」

孫羽珊憂心道：「這麼說來，玄揚哥恐有生命危險，這……」



陽平秋說道：「李少俠如此精純的劍法，功力遠遠在我等之上，絕無性命之憂，陽某此刻如果上前與他並肩而戰，必是連累他分心救我，反生危險。眼下陽某正細心留意，如有危急必當解圍李兄弟，孫姑娘妳倒無須擔心。只是李兄弟一心奪劍，但對手武功高強，如有性命之危，倒是不必勉強，而此刻卻不知如何阻止李兄弟奪劍之心。」

聽了陽平秋此番分析，孫羽珊才知李玄揚劍法高深絕妙，心中稍寬。但李玄揚畢竟以一對二，恐久戰對李玄揚不利，足智多謀的孫羽珊突然靈機一動，將阿永喚到身邊來，在阿永耳邊吩咐如此這般，交代阿永去辦，阿永領命便一臉笑意，由人群中擠出雀躍而去。

此時李玄揚與神鬼二決已交手數十回合，李玄揚雖是劍身受損，兵器不如天虹劍銳利，但劍氣由易筋轉穴而出，劍鋒疾而無影，劍勁超凡，神鬼二決一點也未得任何便宜。

交鋒之中，神鬼二決越鬥越快，兩人心靈默契越加契合，刀中藏劍，劍中出刀，更是式式毫不停歇。此時，李玄揚再顯絕學——疾龍劍法之「疾風訣」，手中劍虹疾馳如電，易筋內功周身護體，腳踩上乘輕功追雲步，正是劍疾、破風、無影，眨眼一瞬，劍影已由左路瞬間疾馳右路，那劍虹快得無影無蹤，神鬼二決更是駭然心驚，自他二人征戰天下，未遇此等高手。一旁群雄見李玄揚疾快無影的高超劍法，更是瞠目結舌，人人屏息張目觀戰，一時暗夜長空鴉雀無聲。

便在此時，突然間……，廣場中北方一棵樹梢之上，傳來朗朗明亮之聲，那喊聲說道：「蒙戰將軍

到！」

在眾人屏息無聲的夜空之中，這一喊聲聽得明亮清晰。而與李玄揚決鬥之神鬼二決，正與李玄揚絕招相鬥，這「蒙戰將軍到」的喊聲一出，冷心楓突然看了蕭藏一眼，兩人心有疑惑對看之間一時分心，但這高手對決的頃刻，豈容絲毫分心，便在冷心楓分心對看蕭藏的一刹那，李玄揚身影如電般的急速，一式「青龍探爪」的擒拿之勁，正手反掌的挪移之勢，竟將冷心楓手中的天虹劍奪了過來。這突如其來的情勢轉變，震驚現場眾人，那冷心楓更是一時詫異瞠目而視。

蕭藏霎時心想蒙戰將軍此刻正在北域，如何來此中土南境，必是有人刻意讓他兩人分心，猛一回神驚覺上當，卻見李玄揚奪了冷心楓手中之天虹劍，當下一怒，勁提十分，威猛刀勢上下綿密的直取李玄揚。此刻冷心楓一時愕然不動，李玄揚與蕭藏以一對一，易筋之勁上手，氣聚於劍，那天虹劍宛如再遇新主一般，正義劍虹氣貫天地，李玄揚一式「疾風訣」劍疾如風，風馳電掣，不消片刻便將蕭藏擊敗，劍鋒抵住蕭藏咽喉，群雄又是一驚。

冷心楓回神之時，正要拔起自己懸背之劍，卻見蕭藏已然落敗，於是緩緩走到蕭藏身邊，單手雙指拈住李玄揚抵住蕭藏咽喉的劍鋒，並緩緩移開後，對李玄揚冷冷說道：「小兄弟，雖然方才有人用計引我分心，但能由神鬼二決手中取物，你是第一人。下次相見，定是取你性命，否則就降我大元朝，為國效力。」

李玄揚回道：「有人託我來尋此劍，那人至死都未降你北朝，李玄揚受託而來，又如何再降。我身囚

蒙古死牢十餘年，只因年少單純不懂逃生保命，如今既出死牢，要再取我命，便憑本事。」

冷心楓笑道：「呵呵，好，好義氣！好骨氣！下次相見，便是死搏，告辭！」接著冷心楓冷眼斜瞪樹梢上喊聲之人，那人正是阿永，冷心楓本想上前一番教訓，但畢竟已然落敗，也只好與蕭藏兩人黯然離去。

原來方才孫羽珊聽完陽平秋之語，知道神鬼二決乃蒙戰將軍手下，於是靈機一動要阿永攀上樹梢大喊，佯稱蒙戰將軍已到，既然主子到來，兩人必然分心，李玄揚便可化去險境，卻沒想此招分心計策，讓李玄揚有了奪劍之機。

李玄揚將取來之天虹劍，正要交給普明大師，卻見普明右掌劍傷，普心左臂刀傷，雖已止血，但孫羽珊仍以金創藥爲他倆敷療消紅。李玄揚說道：「大師，此劍交還大師處置！」便將天虹劍遞給普明。

普明起身走到場中，對群雄說道：「各位英雄，老衲慚愧，險丟天虹劍，有負各位英雄重託，今幸李少俠仗義取回，老衲便將此劍交給梅教主。」

梅少龍由普明手中取過天虹劍，端詳一番後，對群雄說道：「在場的各路英雄好漢，梅某不才，蒙各路英雄讓賢，僥倖而勝，梅某今後將竭力護衛此劍。」

一旁江天雨則期許說道：「也願梅教主聚有志之士，雪復大宋山河，不忘陸丞相及文丞相臨終之託。」

梅少龍回道：「這是當然，只是不知那宋室後裔今在何處，李少俠是否已尋得？」

李玄揚聞言回道：「待我尋得宋室後裔，定當速告梅教主！」

梅少龍回道：「那好，梅某便在紅蓮教總壇恭候李少俠消息。」隨後命一旁教眾取來紙筆，繪寫了一張紅蓮教總壇位置的路圖後，在群雄面前將那路圖遞給李玄揚，並說道：「李少俠如尋得宋室後裔，便依圖上位置前往紅蓮教總壇告知梅某，梅某定當持天虹神劍，號召天下勤王。」

群雄聞言紛紛點頭稱許，內心真切期待那梅少龍真能號召天下勤王，驅逐蒙古異族，再復宋室江山。這時天色已近黎明破曉，由於經方才神鬼二決的挑釁，有些膽小之人見天目派掌門古疏軒命喪神鬼二決之手，驚嚇之餘早已離開會場下山而去，因此梅少龍便對餘下眾人說道：「各位英雄，今後便待李少俠尋得宋室後裔後，梅某再召集各位共商大事，今日之會到此，感謝各位。」於是群雄便各自散去，爭奪天虹神劍的武林大會便此終了。

正當群雄陸續離去時，李玄揚急忙來探視普明、普心大師傷勢，經孫羽珊診斷乃屬刀劍之傷，並無大礙後，便向普明大師告辭說道：「大師，我等也就此告辭。」

普明大師卻問道：「李少俠，老衲有事想請教李少俠，不妨同行一起下山。」

李玄揚聞言心生納悶，但仍回道：「是，但容我先向陽前輩打聲招呼。」於是李玄揚向陽平秋告辭之後，一行四人便與少林派普明等人一同下山。



行路一段，一行人來到一旁歇息之時，普明大師問道：「李少俠，老衲冒昧請教，方才你與神鬼二決交戰之時，老衲見你內功心法，正是我少林純正的易筋經心法，而且功力已臻頂峰，不知少俠如何有我少林心法，又是師承何人？」

李玄揚這時才知原來方才自己與神鬼二決所施心法，乃是菩提易筋經，而那易筋經乃以達摩祖師傳予少林之易筋經為本，再創最後一式，自然與少林易筋經心法皆同，難怪普明要於下山途中問他。

而普明大師乃當今少林方丈，武功心法除少林派三聖長老外，就屬他功力最高，連他自己都尚未練成易筋經十二式，那李玄揚之功力竟已達少林易筋經頂峰之式，況且易筋經乃少林不傳絕學，李玄揚又是如何習得，普明於是納悶非常。

聽聞普明之話，李玄揚便實話告訴普明，說道：「大師，我所練內功心法乃菩提易筋經，與你少林易筋經十二式皆同，只是當年達摩祖師離開少室峰後，後來再創最後一式『無住菩提』，但達摩祖師告誡，功體非臻上乘，心未達無所住之境界者，修練此式，必定走火入魔，因此，達摩祖師為免少林神僧誤練，未傳此式。」

普明點點頭，又問道：「但少俠又是如何得知此消息，及菩提易筋經心法？」

李玄揚回道：「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達摩祖師傳給一個什麼可的大師……」

普明說道：「禪宗二祖，慧可法師。」

李玄揚附和回道：「對，對，慧可法師，這名字我當時可記不起來。我只記得片段，達摩祖師將這

菩提易筋經，以梵文寫在袈裟上，傳予慧可法師，又為免慧可法師誤練走火入魔，故達摩祖師並未告知此事，認為有緣者自可得神功。而那袈裟傳到一個……祖能大師，便不再傳。」

這時普明大師大笑，說道：「六祖慧能。」

李玄揚聽他糾正，自己也哈哈大笑：「好像是，六祖慧能，我實在不認得他，所以記不得。對，就是六祖慧能大師。」

普明大師說道：「那六祖慧能天生慧根，乃禪宗修行境界至高之大師，深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真相，連我少林眾長老也都自嘆弗如。」

李玄揚聞言好奇問道：「對了，大師，這就是我一直無法參透之意境，何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何謂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以及何謂無住菩提，可否請大師教我。」

普明笑道：「哈哈，李兄弟，有些人修習一生也無法參透，老衲可也不敢說自己已然完全參透。不過解經讓你瞭解如來實義，老衲倒是可以，但還是你自己要去參透。等等老衲便解經讓你明瞭。誠如李兄弟所言，既然達摩祖師以梵文寫於傳法袈裟，又未告知慧可法師，你又如何得到此菩提易筋經呢？」

李玄揚回道：「大師，您實在考驗我的記憶，那實在是十年前之事。那時，我與文大叔，也就是文丞相，同囚一牢，文大叔說唐朝有一皇帝好像要滅佛的。」

普明複誦說道：「唐武宗排佛。」

李玄揚說道：「對，唐武宗排佛，還好那達摩祖師袈裟幸得六祖門人保存，未被毀去，後來輾轉收藏

大宋藏經閣。當時大宋有人將它翻譯成漢文，文大叔整理藏經閣之時，便將它背誦熟練，以修習神功保國衛民。唉！豈知文大叔竟……」說到此處，李玄揚回想起與文天祥於獄中相處種種，及最後慷慨赴義的臨終辭別，宛如歷歷在目，不由一陣鼻酸。

普明見狀說道：「文丞相英雄氣節，萬古流芳。老衲懂了，故而你修練之菩提易筋經，乃文丞相口述予你。」

李玄揚回道：「是的。」

普明又說：「能蒙文丞相重託，又口述不世神功，可見文丞相對少俠信任之至，願少俠能為天下蒼生造福。」

李玄揚說道：「哎呀！大師，您太抬舉我也，造福我可沒那本事，只是我既出死牢，文大叔託付之事，我一定要完成，以告慰大叔在天之靈，如此而已。」

普明說道：「好，少俠真是重義之人。還有，老衲心中十分納悶，我少林長老個個摒棄雜念習練易筋經，有些尚且窮其一生難成頂峰之式，何以少俠竟能年紀輕輕便達此頂峰之式？」

李玄揚回道：「大師，老實說我也不知道，我每日只是等候處決，等久了，便已不再思它，空對四壁，便僅此一念修練菩提易筋經，只有最後一式『無住菩提』不懂其意，怎麼練也練不成，所以方才請教大師。」

普明聽後沉思半晌後，似有所悟點頭說道：「哎呀！沒想今日少俠乃老衲之師。我等多數少林長老

雖是摒棄雜念，修證菩提，習練功體；但李少俠卻心無所念，因此無念，難怪能成蓋世神功。老衲今日受教，受教！」

李玄揚一臉疑惑說道：「無念！何謂無念？您說什麼，我好像不甚了解！大師，如果您問完了，可以教我方才所謂無住菩提之義嗎？」

普明一番體悟之後，為李玄揚解經，細細說道：「無住菩提，也是老衲第一次聽少俠所述，依老衲之解讀，應是達摩初祖為免禪修之人又住於相，其意念境界更高之義理。這菩提乃修佛之人崇高理念，目的為證得不昧生死輪迴的覺悟與智慧。因此佛說數萬千法門，以助世人證得菩提。而佛說金剛經便以解空之法入門，告訴世人不住於相，也就是不要執著於世上萬物種種等一切事與物，而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執著於任何一切事與物，不為所求的，自然生其心而所作之作為，自可超脫七情六慾，超脫一切生死，了脫輪迴，進而了悟自性的本質，便可證得菩提。」

李玄揚聽得糊塗，但仍是抓著頭皮仔細凝聽，普明繼續說道：「佛更以夢幻、泡影、露電為例，這些暫時或一剎那可見，但卻瞬間消逝的物象，其表象雖逝，但其本質未變，一直存在，例如那影乃是假象，被照射的原體才是真相，但世人卻都執著於影，難得了脫。而禪修所求者，乃證得自性內存在的本質真相，便是自己，便是我，便是佛。因此，證得菩提後，我即是佛，佛即是我。」

經此一解，李玄揚略知其義，但卻無法領悟，疑惑問道：「既然要證菩提，那就如大師所說，禪修以證菩提就是了，為何達摩祖師又創這無住菩提，那不就不要證菩提了，豈不怪哉。」



普明呵呵笑道：「李少俠，這便是老衲受教之處，若非李少俠提點，老衲應該又執著了，又住於相了，所執著之相便是菩提。也就是老衲過去執著於證菩提一事，菩提反不可得，但如六祖所言，一切本無菩提，又何須執著菩提，便是達摩祖師告誡之無住菩提。因此，既無菩提，又何住菩提。」

聽此一番解經說理，李玄揚似有大悟，又似無悟，皺眉深思半晌後，低聲複誦：「既無菩提，何住菩提。」更是無法意會理解，於是說道：「大師，真對不住，我可能與佛無緣，實在難解。不過大師您解說得很好，只是我實在資質愚昧，難懂禪理，還是謝謝大師開導。」

普明聞言仍是呵呵笑道：「呵呵，少俠，勿急勿急，慢慢意會，多少大師禪修一生，仍是入於執著，少俠初識我佛大智慧之理，又怎能一時了悟，勿急勿急。」

歇息一番後，眾人便繼續下山而去。

下山之後，李玄揚謝過普明大師開導，便辭別普明等少林一行人，各自分頭而離去。

這時袁莫雲調侃問道：「李大師，方才普明大師闡述那些經理，你都聽懂嘛！」

李玄揚回道：「不懂！完全不懂！」

袁莫雲冷嘲道：「我還以為李大師你開悟了，竟能聽得如此入神，還真以為你頓悟成佛了呢，一副那認真模樣！」

李玄揚自嘲說道：「我在獄中實被那經文之義困擾甚久，因此難成無住菩提之式，想說問問大師，哪知要這許多禪理。算了，這一式不練了，到時候走火入魔，像瘋子一樣，把你們嚇死，更慘！」

孫羽珊說道：「那可不要練，到時玄揚哥發瘋，那該怎麼辦？」

袁莫雲玩笑說道：「也對，千萬別練，不然李大俠發瘋，誰還制服得了你！」

孫羽珊欽佩之樣說道：「玄揚哥，你怎會武功變得如此高強，太不可思議了！」

李玄揚輕輕搖頭說道：「唉！珊兒，妳說我囚於牢中，每日除了四壁，還是四壁，將近十年耶，還能做什麼事，除了想妳外，沒事只好練功夫度日，不然未被處死，也肯定悶死。」

孫羽珊聽他這麼一說，不由臉紅羞澀。

袁莫雲聞言莞爾說道：「哇，好深情的李公子呀！我看我們羽珊心裡可感動呢！」

孫羽珊羞赧回道：「莫雲姊，妳又笑我了！」

袁莫雲笑道：「好啦！不開妳玩笑了，妳有個疼妳的好情郎，令人稱羨。」

孫羽珊回道：「待莫雲姊尋得夫君後，一樣會令人稱羨呀！」

袁莫雲轉而搖頭嘆息回道：「唉！不提了，眼下出不了關，不知如何去尋。」

孫羽珊安慰說道：「莫雲姊，會的，會尋得的。」

袁莫雲回道：「但願！不過還是謝過羽珊祝福。」

四人閒聊之時，突見綠林幫副幫主魯若泛一行人下山遠遠而來，阿永一見著魯若泛，便向遠處高喊：「滷肉飯，滷肉飯。」

李玄揚疑惑說道：「阿永，等等再去用餐，此處沒有客棧呀！」

阿永回道：「師父，阿永沒要吃呀，我要告訴滷肉飯事情啦！」這時阿永見魯若泛等並未回應，於是向遠處急衝上前，去尋找魯若泛。

孫羽珊嘻嘻對李玄揚說道：「阿永在叫綠林幫魯副幫主啦！」李玄揚這才突然意會莞爾一笑。

這時阿永一副傻勁，一路高聲叫喊滷肉飯而來，魯若泛見了阿永說道：「小兄弟，是魯若泛，不是滷肉飯，你可別胡亂叫喊呀！」

阿永皺眉說道：「沒錯啊！昨天你叫滷肉飯，他叫魚丸湯，沒聽錯呀！」

那綠林長老余萬堂聞言怒道：「大膽之徒，無禮之甚，膽敢戲稱我名。」

阿永一臉疑惑，大聲說道：「你們明明就自稱滷肉飯跟魚丸湯，生什麼氣！要氣就氣，不告訴你們歸老頭的事了！」阿永生氣轉身便要離開。

一聽有關幫主歸末谷之事，魯若泛連忙喊道：「小兄弟別走，別走！有話好說。」

阿永純真模樣生氣說道：「有什麼話好說，這個魚丸湯發什麼脾氣！」

余萬堂連忙又吼聲道：「余……萬……堂。」但副幫主魯若泛連忙阻止余萬堂，示意無須對那傻勁阿永動怒。

但阿永聽他如此吼聲，又是氣道：「你魚丸湯到底發什麼脾氣！」

這時余萬堂實在無奈，終於了解阿永應是智能不高，雖是心中有氣，卻不再言。

魯若泛緩頰說道：「小兄弟，我是魯若泛，他是余萬堂，不是滷肉飯、魚丸湯。」

阿永細細字字重複說道：「你是滷……肉……飯，他是魚……丸……湯，沒錯呀！」

唉！秀才遇到兵！魯若泛認了，於是搖頭嘆氣不再計較，說道：「小兄弟，你剛剛說我幫歸幫主在哪？」

阿永仍低頭細聲複誦著：「滷……肉……飯，魚……丸……湯，沒錯呀！」於是抬頭大聲問魯若泛道：「那你到底是誰呀，我阿永都搞糊了，你到底是不是滷肉飯呀！」

魯若泛搖頭苦笑回道：「對，對，小兄弟，我叫滷肉飯。你知道我幫歸幫主在哪兒嗎？」

阿永天真地以為名字無誤後，轉為緊張兮兮地說道：「滷肉飯，我告訴你，歸老頭……歸老頭……他……他死了！」

消息宛如晴天霹靂，綠林幫眾人聞言驚訝萬分，余萬堂心急上前問道：「歸幫主怎麼死的，你又怎會知道？」

阿永回道：「前日，前日夜裡，我尿急上茅廁，看到……看到拿紅簫的秋槐仇，把歸老頭毒死。」

魯若泛更是焦急問道：「小兄弟，話可別亂說，你親眼所見嗎？」

阿永點頭說道：「對呀，對呀，阿永沒亂說，亂說雷會打呀！我還聽到他說是南疆蛇毒，阿永真的看到。」

魯若泛見阿永天真之樣不會說謊，顯示歸幫主是真死。這時綠林幫眾一行人氣憤萬分，開始商討如何



去尋秋槐仇討回這筆血海深仇，而阿永告訴事情始末完後，便回頭來找李玄揚。

這時孫羽珊正問李玄揚眼下何去何從之際，李玄揚說道：「本該往北先去大都醫治劉大叔之妻，再去尋宋主。但我實在思念爹娘行蹤，想先回沛坡村老宅，看看有無爹娘留下的任何訊息，再前去大都，或許可尋到爹娘行蹤。」

孫羽珊回道：「可是伯父伯母確已十多年從未回家鄉，當年他兩老離去匆匆，應該沒有留下任何訊息，只怕玄揚哥落空。」

袁莫雲體會李玄揚思鄉心情，說道：「我想，劉大叔之妻病症，誠如大叔所言，也非急在一時，尋宋主也非迫在眉睫之事。而玄揚離鄉久遠，也是思鄉情濃。羽珊，不如我們就陪他回老家一趟吧！」

孫羽珊回道：「也好，玄揚哥也該回老家看看，那我們此刻便動身吧！」

於是一行人一路賞遊巴蜀川江風光，並自白帝乘舟沿江而下，沿途賞瞿塘之雄、巫峽之秀、西陵之奇，見峽邊兩岸岩峰聳立，天如一線，更兼飛瀑其間，不由令人嘆服鬼斧神工的山川奇景。其間偶聞猿聲長啼，萬里空谷迴盪，鳴音久絕，思親之情倍覺心傷。一為思夫的袁莫雲，心中不由惆悵衷來；一為思親的李玄揚，聽那兩岸猿聲啼鳴，更是觸動心弦，此刻那顆懸宕之心，只求蒼天讓他再見雙親一面，哪怕只是一眼，他也瞑目，想到此處，眼眶不由滴下淚來。

看在孫羽珊眼中，心疼李玄揚思念雙親，但卻無能為力；又見袁莫雲惆悵之狀，顯是思念夫君，孫羽珊甚為同情，也是無能為力。行經此峽，陷三人於沉思惆悵之樣，無怪乎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此時，又聞一陣猿聲長啼，鳴……，但鳴音甚為古怪，三人同時舉目而視，那惆悵之思立消，三人並同時笑了出來。

袁莫雲立刻說道：「阿永，別叫，太難聽了！」

原來阿永見三人一副鎖眉愁思狀，便覺無聊，又聽處處猿啼，便好玩地學著猿啼聲，豈知此舉反讓那愁思的三人化去心傷，回到現實。



## 感天地大夢終醒，尋宋主連峰如願

江水湍流，乘風行舟，一日便到江陵，四人在江陵歇息一夜後，兼程趕回福建沛坡老宅。終於來到沛坡村的街上，來往之人如昔，並無異樣，但此刻近鄉情怯的李玄揚，心中卻是激動萬分。

行經一處熟悉的大宅，李玄揚紅了眼眶，回頭看著孫羽珊，語帶顫抖說道：「十年前，……十年前就是這裡，我被抓走，與妳從此別離，險些……險些永難再見。幸好……幸好。」

孫羽珊感同身受，點頭說道：「這十年，真是一場夢，一場夢啊！」

李玄揚此刻細細看著沛坡村的一草一木，一屋一瓦，小時候深刻的景物依舊，如今卻是人事全非，心中感嘆良多。漫步間，突然，一間殘破屋瓦，門扉深鎖的古宅，彷彿孤寂許久，殷殷等待主人的歸來，映入李玄揚眼簾的那一刻……，時空凝住，不能輕彈的男兒淚，不住由李玄揚眼眶垂了下來。

看著那深鎖的門扉，閃過李玄揚腦際的，是那時出門之時，與娘親竟為了一個麵筒餡餅而嘔氣，豈知這一氣，竟是恍如隔世。紅熱的眼眶中，含著心中無限的祈求，他多渴望推開門扉的背後，映入眼簾的是那慈眉善目的娘親，及那忠厚木訥的老父。

一旁孫羽珊見他垂淚入神而思，心中不捨，跟著潸然淚流。

袁莫雲上前拍拍李玄揚肩膀，安慰說道：「走吧！進去看看吧。」

李玄揚於是推開門扉，只見屋內處處塵封，心中又是感嘆，再看著一桌一椅，憶起小時的片片回憶，不由又是一陣心酸。隨後，屋內四處查看，遍尋不著任何爹娘的訊息後，長嘆說道：「唉！……看來，爹娘真沒回來過，我們走吧！」

袁莫雲說道：「離家這麼多年，你不留下來住幾天嗎？」

李玄揚冷冷搖頭，嘆道：「住下了，可能只是徹夜難眠，不如走吧！我想再去大都尋尋，再打聽看看。」

於是四人到孫羽珊老宅探視一番後，便離開沛坡村，準備前往大都，盡快醫治劉廣之妻。

行了數十天，一行人總算來到大都。時正黎明，天方破曉未明之刻，因時節入冬，北方天寒，李玄揚引著三人，走往大都街頭的一處角落，果見劉廣仍如往昔一樣，在那角落手舀清粥供膳，寒冷的街角，卻給人無限的溫暖。

看著劉廣單薄的身影，想他一心為妻虔誠祈求的真誠，孫羽珊見了一陣鼻酸，想起自己同是爲了等待李玄揚歸來，雖是時刻祈求蒼天保佑，卻遠遠不如劉廣這樣對妻子祈福的無限懇誠，不由紅了眼眶嘆道：「他們一定是很摯愛的夫妻，老天爺真的給他開了太大的玩笑！」

袁莫雲搖頭回道：「唉！不離不棄的堅貞，世上如他者，能有幾人。這樣一個大好人，老天卻給他這樣的遭遇。幸有羽珊妙手，否則真不知他們今生能否再回往昔一般！」



孫羽珊說道：「這紅背竹竿草可是莫雲姊用命換來！我想也是劉大叔真誠感動蒼天，否則斷難有此機緣。羽珊只是盡力，但那毒性過久，實在不知能否治癒。」

阿永這時插話道：「師娘，不要再說了啦！阿永要過去吃粥啦！」

孫羽珊回道：「好好，走吧，不然我們阿永餓死囉！」

一行人來到劉廣面前，劉廣一見四人，內心激動萬分，興奮喜悅的說道：「孫大夫你們真回來了，真回來了，感謝菩薩！來……來……來……，先來碗粥熱熱胃心。」於是劉廣連忙舀了四碗清粥讓四人食用。

只見孫羽珊一匙清粥入口，卻是心上一陣鼻酸，淚流而下，那粥實在味美開脾，川流體內的溫熱甘香，卻是訴盡一個摯情男子，對愛妻的殷殷企盼，化為那米粥與大骨熬燉的滴滴濃香，只有經歷相同境遇的人，才能體會那令人生死相許的真情。上回孫羽珊雖已吃過劉廣之粥，但經這數月奔波後的她，卻更能體會。

四人用膳完後靜坐一旁，劉廣仍是執著誠意地將那清粥分食完後，再引四人前往家中。行經觀音廟前，劉廣請一行人稍等，入內誠心感謝觀音菩薩顯靈，讓久病的愛妻出現一絲生機。

隨後，來到劉廣家中，孫羽珊再次診視久臥的劉廣之妻，說道：「大叔，請您將薄荷草與紅背竹竿草

混合剝碎後，再加點熱水稀釋，麻煩您了！」

劉廣應道：「好，我這就去。」

此時李玄揚憂心的問道：「珊兒，真可以治好嗎？」

孫羽珊深吸一口氣後，嘆道：「玄揚哥，我也沒十分把握，我只是曾於一本古籍見過，師父當年傳我的醫書，也並無此症之記載。劉大叔如此愛妻摯深，我也只能盡力一試。」

於是孫羽珊請李玄揚拿幾件厚重被單，將劉廣之妻頭上裹蓋著，半個時辰之後，那劉廣之妻額頭漸冒汗珠，這時劉廣端著紅背竹竿草湯汁前來，說道：「好了，好了，孫大夫，好了。」

孫羽珊端過那溫熱藥汁，輕輕敷灑於劉廣之妻髮髻四周，讓那溫熱藥汁漸漸沁滲入腦，中和毒箭劇烈毒性，以達驅毒療效。

隨後，孫羽珊又開了一帖「活心方」，遞給劉廣說道：「大叔，煩您前去藥鋪，照這方子上的麝香、蟾酥、附子、紅藥、熊膽、龍腦、牛黃、珍珠，抓三帖藥回來煎煮後，讓大娘服用。」

劉廣聞言回道：「好好，我這就去！」

話畢，劉廣拿著方子趕忙急奔而出，飛奔似的前往藥鋪抓藥，回來後又趕緊煎煮藥方讓其妻服用。

如此經過一日一夜的療治，孫羽珊以外敷之法，驅除「見血封喉毒箭木」之毒性，內以「活心方」益氣強心，活絡腦血筋脈，見那劉廣之妻睜眼醒來之時，孫羽珊滿心期待，眾人更是心繫關切。

這時，見劉廣之妻仍如往昔一般睜眼呆視，毫無言語，目光呆滯。孫羽珊見狀，心知一切心血已是白費，心灰搖頭嘆道：「唉！……盡力了！」

一句「盡力」，劉廣心中期待落空，登時魂飛九霄，心力憔悴，原以為孫羽珊看出病症，並已取得解藥，滿懷期待歷劫回神的愛妻。如今一句「盡力」，劉廣知道一切又回到原點。

回神後的劉廣，再次接受蒼天的安排，微笑說道：「孫大夫，無論如何，我阿廣還是真心感謝你們的相助，一切都是緣分吧！」

孫羽珊失落慚愧說道：「大叔，真對不住，羽珊真已盡力，實在對不住！」

劉廣趕忙回道：「孫大夫快別這樣說，你們願意為內人長遠奔波，我實在感謝萬分，畢竟十多年了，尋遍名醫無人能治，只能隨緣了。所以，請孫大夫千萬別自責。」

於是，劉廣一樣準備豐盛佳餚，答謝李玄揚一行人，並再邀住一宿。

翌日，因孫羽珊實無救治之法，李玄揚一行人只好辭行劉廣。

劉廣依舊燉煮香濃清粥讓李玄揚四人食用，餐後一行人準備離去，劉廣正送行話別之時，突然，劉廣後方忽有微弱的氣息聲，輕輕喚著：「阿廣！阿廣！」

只見劉廣一怔，入耳熟悉卻又甚為模糊的聲調，眼前李玄揚等四人正在面前，那後方的輕喚聲無他，莫非……莫非……，真是……她……，劉廣心中這麼想著，心揪成一團，鼻卻已酸了，真是他不敢相信的

奇蹟嗎？

驀然回首，映入眼簾的一幕，蒼老的劉廣，無聲無語，卻不住哽咽淚流……，眼前一個老婦端坐床前，目光惶惶，正是他摯愛的妻子，竟能自己起身，並喚出他的名字。

此刻阿永早已在外頭等候，一旁李玄揚三人卻是驚訝無語。

只聽得劉廣之妻，又輕輕說道：「阿廣，你怎麼了？」

劉廣哭了，聲淚而下，泣聲說道：「老……老伴，妳……妳總算醒了。」劉廣雙膝顫抖地向前，緊緊抱住險些天人永隔的妻子，低聲說道：「謝菩薩，謝菩薩！」

隨後劉廣立即轉身，五體投地跪叩孫羽珊，聲淚俱下哭道：「孫大夫，孫大神仙，孫大菩薩，阿廣謝謝妳，阿廣謝謝妳，謝謝妳的大恩大德！一定是菩薩派妳來的！」

孫羽珊方見此景，早已感動淚流，卻見劉廣跪地叩謝，連忙拭淚扶他而起，說道：「大叔快起，大叔快起，羽珊承受不起。」

劉廣仍是泣道：「她……她終於醒了，終於醒了！孫大夫，謝謝妳，大恩大德，阿廣實在感激不盡！」

孫羽珊回道：「劉大叔，這是醫者天職，您別如此大禮，羽珊擔當不起呀！」

見妻子終於回神醒來，劉廣心中萬分歡喜，萬分感謝，李玄揚與袁莫雲也都為劉廣高興萬分，並向他道賀一切總算化解劫難。



而劉廣爲感謝李玄揚等人大恩，卻無從答謝，急忙取出一本經冊，送予李玄揚說道：「李兄弟，阿廣實在無從答謝你等大恩，這本『金剛經』乃當年一寧禪師贈送予我，內有其註釋詳解，易於閱讀理解，阿廣多年來信奉受持，沒想真能保佑阿廣。今將它送給李兄弟，盼能保佑你早日尋得雙親。」

李玄揚取過後，高興萬分，自他習得菩提易筋經後，卻因不曾閱讀「金剛經」，不解經文深意，故而難以禪透「無住菩提」，雖經普明大師開示，但未曾見過經文，終是難懂深意。如今，劉廣送他此冊經一寧大師註釋的「金剛經」，不由欣喜萬分。

而劉廣之妻既已回神，孫羽珊便開了幾帖開靈、安神、養心藥方，吩咐劉廣今後按時給藥服用後，一行人便辭別劉廣，來到城中尋處客棧住下，以尋找李玄揚雙親。

這時，四個人在客棧內用膳，阿永吃飽後，一樣總是好奇的愛到戶外玩逛，袁莫雲回想劉廣，仍是感歎說道：「唉！老天實在給劉大叔開了一個大玩笑，十多年耶，考驗這樣一段不離不棄的真情，實在太難爲他了。還好皇天終是不負苦心人，若非遇得羽珊姊神醫妙手，他夫妻倆今生恐難再續前情啊！」

孫羽珊也感嘆回道：「或許真是冥冥之中的蒼天安排，羽珊雖知醫法，若非那紅背竹竿草，羽珊縱有回春之能，也難治癒她。但天下豈有如此之巧，莫雲姊竟是落雁峰人，能得那絕跡已久的紅背竹竿草，況且……，還是莫雲姊捨命換來。」

袁莫雲回道：「都過去了，或許真是大叔的真誠感動菩薩吧！」

兩人聊了半晌，卻見李玄揚入神而思，並未答語，善解人意的孫羽珊見狀，心中已然明瞭。

而疑惑的袁莫雲則關心問道：「玄揚，你怎麼了？」

李玄揚回神，淡淡說道：「想起劉大叔寂寥身影，唉！不由想起我爹。不知我爹娘他們究竟在哪，是否安好。」

袁莫雲聞言，安慰說道：「放心，皇天不負苦心人，會讓你尋到的，我們不就準備在大都城內尋找嗎！」

李玄揚回道：「如今也只能隨緣了！走吧，咱們上大街上看看去。」

三人漫步在大都城街上，東尋西探，除了看看元朝統治下的大都城市井生活外，也如大海撈針似的，尋找李玄揚雙親。

就這樣居於大都城半月，逢人便問，仍是毫無音訊。這日，心灰的李玄揚說道：「羽珊、莫雲，我們走吧，先去尋宋室後裔好了，或許爹娘早已不在大都，再尋下去，只是大海撈針，總不能爲我自己，誤了江山大事，也耽誤莫雲尋夫，待尋得宋室後裔後，便想法子幫莫雲弄得通關文件！」

袁莫雲回道：「唉！都已多年，也不知夫君身在何處，如今也非急在此時了，玄揚倒無須再爲我憂心吧！」

李玄揚說道：「妳陪我尋得羽珊，我定要幫妳弄得通關文件。不過眼前，還是先完成文大叔託付之

事，尋得宋室後裔一事完成，便無牽掛。」

孫羽珊一旁見李玄揚與袁莫雲如此關懷彼此，又想著這些日子以來李玄揚與袁莫雲的互動身影，心中若有所思，不由想得入神。

此時李玄揚叫道：「珊兒，珊兒。」孫羽珊連忙回神應答。

李玄揚關心問道：「珊兒想些什麼，莫非妳也想爹娘了！」

孫羽珊回道：「沒事，想著李伯父、伯母行蹤，便發呆入神了。咱們現在去哪？」

李玄揚回道：「如方才討論，我決定先去尋宋室後裔，完成文大叔交代的江山大事，再去尋我爹娘吧！」

孫羽珊說道：「好，走，一起去找阿永回來吧！」

於是三人等阿永回來後，一行人便啓程出發。李玄揚便依著文天祥臨終前特別交代之語，去尋宋室後裔，以完成文天祥託付之遺願。

行約數日來到江西境內，見遠處一處村落，李玄揚欲尋戶人家問路，遠遠瞧見一群大漢正聚集於那村落前吆喝著，卻看不清怎麼回事，於是一行人便緩緩朝村落而來。

此刻，那群大漢爲首之人，正準備強擄一對年輕夫婦的愛子，但那年輕父親正緊緊抱住愛兒，而爲首大漢乃摩神教葛元，怒目說道：「快快交出你兒，隨我回去效忠摩神，否則別怪我無情了！」

那年輕父親已身中葛元的七夜迷劇毒，臉色發青，仍是緊抱愛兒，說道：「不，你們這些妖魔真是可惡，怎會忍心拆散人家天倫。」

葛元冷冷說道：「敬酒不吃，要吃罰酒！好，既然說我拆散人倫，索性連你老婆一同帶回去給教主享用，反正你也再活不久，正好她母子倆便可相聚！哈哈，來人，帶走！」

這時那幾名大漢上前架住那少婦，少婦狂命嘶喊：「不要，放手。」另外幾名大漢則毆打那年輕父親，並由他手中搶過年約七歲的幼子，少婦見幼子被搶去，心下更慌大喊：「放開我兒，放開我兒！」

葛元對那少婦哈哈笑道：「哈哈，不必憂心，妳會跟妳兒在一起。」一旁數名大漢跟著邪笑，僅剩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年輕父親，仍是聲嘶力竭地狂喊：「放開我兒，放開我妻！」

一群大漢擄著那對母子，轉身便要離開，一名大漢仍是哈哈的笑著，臨行前再踹個那年輕父親一腳。

一群人正要離去之時，突然前方一條纖細身影，長髮飄逸，身著雪白錦衣之女子，直立眾人眼前，只聽得那女子冷冷說道：「放下人！」

葛元見來者乃一女子，更見她如此年輕貌美，不由心花怒放，邪惡笑道：「呵呵，好，好，放開她，妳……妳更是迷人呀！」那群大漢附聲而笑。

那女子並不生怒，反而陪笑說道：「哦！所以，你們改想擄我回去囉！」

葛元大笑說道：「對，對，聰明！小美人，隨爺一同回去，包妳幸福快樂！」

那女子說道：「哎呀！只怕你們無命消受，真是可惜了！」



葛元笑道：「無命消受！哈哈，小美人，妳放心，爲了讓妳幸福快樂，我還真想活個長命百歲呀！哈哈……」

那女子輕笑回道：「你們有命無命，倒要問我手中這雪影劍！」

葛元畢竟是摩神護法，武功不凡，江湖歷練豐厚，聽聞「雪影劍」三字，心頭一凜，駭然說道：「雪影劍，妳……妳是……江湖傳聞的……雪影飛貂！」

那女子冷笑回道：「聰明，正是我段天紅。」

葛元收起方才調侃神情，說道：「哼！久聞雪影飛貂段天紅威名，原來是個美人胚子，今日葛元便來領教領教。」

段天紅冷言說道：「人放開，留你們活命！」

葛元笑道：「放開！哈哈，妳當摩神教都是……」葛元輕蔑之語尚未說完，只見寒光一閃，一道雪影劍虹波光映天，隨後劍虹入匣……

這時李玄揚已來到村落之前，正聽見他們的對話，那寒光一閃，隨後劍虹入匣的瞬間，李玄揚嘆了一聲道：「好快的劍法。」

在場眾人不及看清電光石火般的劍鋒，那葛元已無法言語，咽喉迸血直流，直直躺落血泊，當場氣絕身亡。其餘摩神教眾見狀，驚恐萬分，一時不知所措。

段天紅說道：「還有誰想讓我幸福快樂的！」那群摩神教徒驚魂未定，連忙放開那對母子正要逃命，

卻均被段天紅攔了下來。

其中一名摩神教徒顫抖說道：「女俠饒命！女俠饒命！」

段天紅冷言道：「交出解藥……」

那幾個摩神教徒方才見段天紅一劍斃命的身手，早已嚇破膽囊，一聽段天紅命令交出解藥，所有人連忙掏出自己身上之七夜迷解藥，並同聲說道：「解藥在此！」

段天紅取過每人之解藥瓶後，將一瓶解藥交給其中一人，並說道：「幫他解毒。」

於是那名摩神教徒，連忙上前讓那年輕父親喝下那七夜迷解藥，過了一刻鐘時間，那名年輕父親果然毒性消退，臉色漸轉紅潤。

隨後，段天紅將其餘解藥瓶收入懷中，並對那幾名摩神教徒冷冷說道：「滾吧！」

於是那數名摩神教徒便倉皇奔逃而去，暗自慶幸逃過死劫！

而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年輕父親，見妻兒獲救，上前緊緊抱住妻兒哭泣，並連忙對段天紅謝道：「多謝女俠相救，大恩大德……」

未等那人說完，段天紅冷言說道：「別說什麼謝恩的屁話！一個男人保護不了自己妻兒，在這亂世如何存活。若非本姑娘方才看不慣那淫邪惡徒擄走你娘子，我才懶得救你！」

那年輕父親聞言一時啞口無言，低頭自責。

段天紅責聲說道：「以後自求多福了，天下沒有第二次的好運。」話畢，段天紅瞧了前來的李玄揚一

眼，並未言語，一條雪白身影飛縱，段天紅猶如錦毛飛貂，飄逸而去。

這時，袁莫雲見著地上已死的葛元，突然想了一會兒，對李玄揚說道：「玄揚，他……，他不就是那日在長安城挑釁紅蓮教的人，名叫葛元。」

李玄揚端視一會回道：「對，便是他的七夜迷毒粉，當時險些令妳中毒身亡。此人也是死有餘辜。」

孫羽珊說道：「哇，方才那位大姐姐身影飄逸，好凌厲的身手呀！」

李玄揚回道：「她出劍極快，收劍輕盈，輕功也是一流，是個高手中的高手，不知這段天紅是何方神聖。」

這時見那對年輕夫婦正要攜子離去，李玄揚連忙向他們詢問武功山方向後，便繼續前往武功山上，往宋室後裔所居的連峰岡而去。

蜿蜒的山間小路，兩側石壁嶙峋，日曦餘光穿梭林間，隨風搖曳的扶疏樹影滿山盪漾，更聞懸瀑飛漱振流，構畫武功山脫俗的仙景。李玄揚無心賞景，四人一路循山而上，越往上峰，寒風更爲刺骨，卻見迷幻雲海飛纏繚繞，難辨前路。遇有山中路人，便詢問連峰岡位於何處，經行路之人一路指點後，四人果然尋到那連峰岡。

連峰岡上景色清幽，放眼所見卻無住家，四人在岡上遍尋不著，便於樹下稍歇。阿永見一隻香狸急奔而過，便又好奇追去捕捉，追了數百尺，那香狸身手敏捷，阿永追趕不上一時失足，「啊！」的一聲大

叫，跌了個跟斗。

這時正好一名老婦經過，見阿永跌撞樹欖不起，連忙上前問道：「小兄弟呀，有沒有怎樣？」

阿永拍拍受傷的腳背，連忙起身傻裡傻氣回道：「沒有，這個摔不死阿永啦！」

那名老婦問道：「要小心點呀！對了，小兄弟，你來這裡做什麼啊？」

阿永回道：「喔，我阿永跟師父來找皇帝啦！」

那名老婦聞言臉色驟變，似有防備問道：「找什麼皇帝呀？」

這時李玄揚三人因聽見方才阿永跌落的大叫聲，聞聲急忙趕來，正見那老婦與阿永在對話。

阿永聽那老婦問語，卻不知如何回答，一見李玄揚，拉著李玄揚問道：「師父師父，她問我要找什麼皇帝，阿永不知道。師父，我們要找什麼皇帝呀？」

李玄揚回道：「阿永你方才怎麼了，嚇死人呀！」

阿永抓頭傻笑說道：「跌了一跤啊！阿永腳會痛耶！」

孫羽珊急忙上前看他腳傷，責備說道：「這麼不小心，你看受傷了吧！」孫羽珊連忙拿起身上的傷藥幫阿永敷治。

這時那名老婦問李玄揚道：「方才這位小兄弟說你們在找皇帝，那皇帝到此地來了嗎？」

李玄揚回道：「這位大娘，阿永不懂事，亂說話，您別放心上！對了，大娘，這附近有姓趙的人家嗎？」



那名老婦聞言面露驚恐神色，愣了半晌後，回道：「姓趙，你們找姓趙的人家做什麼呀！」

李玄揚心中也嘀咕半晌，尋思暗想道：「還是別將這尋宋室後裔之事透漏的好。」於是回道：「喔，來找位朋友。」

那老婦心想：「明是來此有所目的，卻又隱瞞，實在可疑。」於是說道：「小兄弟，這裡沒有什麼姓趙的人家，你可能要到別處去尋了！」話畢，告別了李玄揚，準備快步離去。

孫羽珊一面幫阿永敷藥，一面卻聆聽觀察李玄揚與那老婦的對話，尋思暗想：「大娘方才聽玄揚哥問起趙姓人家，明明神情有異，此事必有古怪。」見那老婦正要離去，孫羽珊靈機一動，佯裝對著袁莫雲開口說道：「文丞相託付妳江山大事，妳卻辜負丞相的赤血丹心。」

袁莫雲聽孫羽珊此言，一頭霧水。但這時那老婦卻停下了腳步，回頭端視孫羽珊半晌，只是神思並未言語，心中似有萬千情緒。

片刻之後，老婦說道：「是文丞相要你們來的嗎？」

李玄揚聞言，內心突然激昂萬分，心想：「她該不會就是伶姨！」於是對那老婦說道：「我受文大叔叔之託，來尋趙平。您……您該不會就是……伶姨？」

那老婦心情激動，眼眶泛淚，回道：「真……真是文丞相託你而來？」

李玄揚說道：「是！是文大叔叔臨終前託付之事，今日特來尋趙平。」

那老婦問道：「可是，文丞相已爲我大宋殉國，怎能託你？」

李玄揚心想眼前老婦應是知曉趙平去向，無須再瞞，於是簡說自己與文天祥獄中相識際遇，及文天祥臨終託付之事，又因自己乃爲死囚，被囚近十年，以致現在才來尋趙平。老婦也自承自己便是文天祥託孤的伶姨。

伶姨也總算相信李玄揚真是文天祥臨終託付之人，便領了四人前往連峰岡下的一處草屋，來見趙平。

草屋內的一對年輕夫婦，見伶姨帶著客人回來，心中疑惑，問道：「姨娘，他們是……？」

伶姨回道：「入內再說，先端茶水招待人家。」

那年輕夫婦連忙邀請李玄揚四人入內，那少婦並入內端茶招待。

伶姨說道：「平兒，他們是受文天祥文丞相之託，來此尋你的。」

李玄揚聞言興奮說道：「平兒？你便是趙平嗎？」

那年輕男子回道：「是，在下趙平，方才那位是我妻子。請問閣下是……？」

李玄揚心中萬分高興，心想：「太好了，總算找到趙平，我終可完成文大叔叔所有託付之事，大叔，九泉下您可以瞑目了！」於是李玄揚回道：「我叫李玄揚，受文天祥臨終之託，特來此尋你，並告知你有關乾坤門寶物之事，以便你能雪復大宋江山。」

趙平聞言，疑惑說道：「乾坤門寶物？」

伶姨一旁也是疑惑，問道：「什麼乾坤門寶物？」



李玄揚便將文天祥等打造乾坤門，藏置天虹寶劍、抗元資金及文物資產，以待宋室後裔雪復江山之事，盡皆告訴趙平知曉。

趙平聞言，沉默半晌，暗自沉思。這時趙平妻端出茶水，後頭三個稚幼小童跟來，兩男一女，見有來客一時生疏，便往趙平身上撲抱，撒嬌的叫「爹」。

趙平左右抱著小童，左右親吻小童後，說道：「乖，爹跟客人說說話，你們到娘那兒去，不許胡鬧喔！」

其中一名小孩嘟嘴說道：「可是人家想要爹爹陪我玩呢！」

趙平說道：「坤兒乖，爹待會兒便可陪你玩，先去娘那兒，不然待會兒爹爹可不陪你玩哩！」三個小孩只好嘟著嘴前去撒嬌趙平之妻。

趙平此時輕嘆道：「李壯士，不瞞你說，宋朝已經亡國了！不是我一個趙平便能復興宋朝。如你所見，我現在只盼讓這三個兒女平安長大，趙平便已心滿已足，所謂社稷江山，趙平實在無心！」

李玄揚聞言，心中一愣，尋思：「我不尋雙親，千里迢迢來尋他交代大事，他……他卻無心社稷江山，這……」李玄揚一時不知如何再言。

現場一片寂靜，隨後趙平又淡淡說道：「我大宋由東都汴京南遷臨安，先祖被金人所俘，於北地生活毫無尊嚴，如今大宋國祚已終，實乃天命。眼前元帝統轄中原，兵兇將殘，雖有你說之天虹寶劍號召天下，但……我趙平何人也，怎有能力將蒙古人趕回漠北。伶姨雖跟我說過我的身世天命，但那已是過去，

如今我只想平凡而居，盼子女平安成長，如此而已。」

李玄揚回道：「可是，蒙古人欺壓漢人，民不聊生，你總不能坐視不管吧！」

趙平看了李玄揚一眼，笑道：「壯士，前些年楊鎮龍聚眾起義，不也自稱大興國皇帝，最後不是身首異處。所以，天下乃有德者才可得，我趙平何德何能，焉敢再想大位。」

李玄揚總不好勉強趙平，於是無奈說道：「可是，文大叔畢竟託付我將這些乾坤門寶物交你，你如不受，又該如何。」

趙平回道：「文丞相既可將此重任交付予你，足見壯士必是仁義有德之人，如果壯士願意，可擔此重任，驅逐蒙古，便可另建江山。」

李玄揚聞言，冷笑滑稽說道：「我……呵，呵！趙大哥……你在說玩笑呀！……我能擊退蒙古人自己當皇帝，……趙大哥你真是說笑了！這事完了，我便想跟羽珊開個小館維生，哪有這偌大本事！」

孫羽珊一聽李玄揚提此開小館一事，反倒嬌羞靦腆了起來，沒想到小時兩人的兒話，李玄揚如今還記得，竟還當真！

趙平聽了李玄揚之言，也是笑道：「唉！壯士，你說得對，我趙平與你相同，只想似現在一樣平凡度日，哪有這偌大本事興復江山！所以，這雪復江山之事，我是無能為力了！若無九五真龍的天命，誰坐得了那龍椅，江山誰主，一切只能聽由天命了！」

聽趙平之言，李玄揚知他已無意江山，堅不承受這樣的重任，但眼前文天祥託付的龐大資產，如今又



該如何。

此刻在李玄揚心中，這樣的重任反成為燙手山芋，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於是便與孫羽珊及袁莫雲兩人商議一番。

三人商議定後，李玄揚對趙平說道：「這樣吧，趙大哥，文丞相所託之天虹劍，經中原武林人士比武由紅蓮教主梅少龍所得，當時梅教主當眾承諾，若尋得宋室後裔後，便號召天下響應扶持宋主。如今既已尋得趙大哥，趙大哥又無意再涉江山大業，則群雄便無宋主可扶。因此，我等總該向梅教主通報此事，再請梅教主與你商議後事應當如何，如果經你允諾同意，煩請趙大哥再遣人至臨安城神農堂通報我等，我們便將這些江山資產交由趙大哥指定之人，以統籌江山大業，畢竟這些總是大宋資產，該由趙大哥定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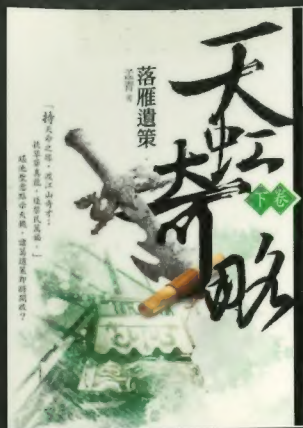
趙平聞言，總是卸下多年來伶姨告訴他的重任，於是點頭同意說道：「好，便依李壯士之言。」

這時伶姨說道：「平兒，你真要放棄這大宋江山麼！當年文丞相歷經萬苦將你尋回，便是保我宋室血脈，你真要放棄嗎？」

趙平回道：「姨娘，如今已非宋室江山了！江山代起之人，恐還得付出多少生命的代價，算了吧！都過去了，我只想與您，及這些孫兒們平凡過日，讓它去吧！」

伶姨受文天祥的託付，自幼將趙平撫養成人，兩人已是情同母子，雖知趙平乃宋室血脈，但終不忍他因涉江山大業而步步驚魂，如真有不測，這些小孫子們不就成了孤兒。心想及此，於是也就贊同趙平的決定。

（續下卷）



## 天虹奇略 (下卷) 落雁遺策

「持天命之緣，渡江山奇才；扶草莽真龍，造黎民萬福。」

瑤池聖意點示天機，諸葛遺策即將開啟？

李玄揚該如何挽救武林危機，誅殺老謀深算的梅少龍？

瑤池聖意及諸葛遺言所提「江山奇才」與「草莽真龍」人在何方？

患難知己袁莫雲、未婚嬌妻孫羽珊，古今難解的三角習題李玄揚又該作何抉擇？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說，故事 (25)

## 天虹奇略 (上卷) 乾坤祕劍

定價 · 300元

作 者：孟青

校 對：廖凰廷、段玉屏、雯子

專案主編：黃麗穎

編輯部：徐錦淳、黃麗穎、劉承薇、林榮威、吳適意

設計部：張禮南、何佳誼、賴澧淳

經銷部：林琬婷、莊博亞

業務部：張輝潭、焦正偉

發行人：張輝潭

出版發行：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402台中市南區美村路二段392號

出版、購書專線：(04) 2265-2939

傳真：(04) 2265-1171

印 刷：基盛印刷工場

版 次：2013年 (民102) 一月初版一刷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天虹奇略 (上卷)：乾坤祕劍／孟青著． —

初版．—臺中市：白象文化，民102.01

面：公分．—— (說，故事；25)

ISBN 978-986-5890-20-9 (平裝)

857.9

101024672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版權作者所有，翻印必究

設計編印

白象文化 | 印書小舖

網 址：www.ElephantWhite.com.tw

電 郵：press.store@msa.hinet.net